



石頭魂

政熙



石頭魂

石

頭

魂

卷

第二十五回

眞番女賺賊高指揮

假燕將活擒茹太守

當下衆將士皆側耳靜聽，呂軍師却以手指滿釋奴，向月君道：『今日大功，要成在這位女將軍。』月君道：『是是。』卽將兵符印信，交與御陽：『除女弟子以外，各營兵馬，悉聽調遣，違者治以軍法。』月君隨退入耳房，看軍師發令。御陽將兵符印信，供在正案，北向拜畢，立於簷下，朗聲說道：『燕逆篡位，聖駕播越，正臣子披肝瀝膽，盡忠報主之日。大元帥特興義師問罪，謬委某以軍旅重任，凡諸豪傑將士，其各戮力同仇，罔或懷私誤國！王法無親，犯者不貸。』遂命軍政司，將軍政條約宣諭畢，乃南向坐下，兩班將佐，皆躬身參謁。御陽傳令左先鋒小皂旂，右先鋒楚由基，二將：『挑選精

兵五百，各用木棍；老弱兵五百。用些殘缺軍器。不打旗幟，不帶弓矢，向青州一路迎敵來將；只要輸，不要贏，直誘至寨門相近，汝二將殿後保護，兵馬盡收入寨中；別有號令。』又傳令滿釋奴：『汝選五百健卒，把守寨門，豎立認旂；燕將到時，別有號令。』又傳令：『右軍賓鴻一軍爲前鋒，左軍董彥果一軍爲後勁；監軍高成甯，帶着劉超，並壯士六百，居中調應。——分作三軍，次第望萊州進發，日行三十里，截住登萊之兵。又煩劉瓌，督同葛纘，押運糧草，接濟諸處。』各遵令而行。

却說青州都指揮高鳳，自燕兵南下之日，卽先降附；指揮李溶，陳恭，舊是燕山衛同知，久已歸燕，新降在青州衛的。太守茹剛，係兵部尙書茹常之子，亦是新任。燕王密勅原令候登萊兵到，會合而進。高鳳自恃善戰，遂與茹太守商議，說：『這幾個嚮馬，嘯聚山谷，擒之不啻探囊。俗語云，迅雷不及掩耳；我們星夜進兵，掃清山寨，奏聞朝廷，——這個功勞，豈不是青州文武的？又有尊公先生，鼎言吹噓，怕不榮陞官爵。若待張總兵來，我們須受他節制，青州成了功，也是他的；況且遲延日子，被這些草寇

探知，先有整備，倒難爲力了。我昨日演兵時，已密傳發兵號令。太守公高見，以爲何如？」那茹剛是個粗暴少年，巴不能勾占此大功，就極口稱妙；李潞，陳恭，亦欣然應允。高鳳又說：『青州兵共有五千，挑去五六百名老弱，我等統率三千前進；太守公與千百戶，領兵一千五百名，出城五六十里下寨，以防賊寇從小路抄出，襲我之後；再點民夫三千，煩各廳官員們，緊守城池，使萬無一失。』部署已定。

高鳳自爲前鋒，殺奔卸石寨來，正遇着小皂旂楚由基兩將，帶領着三五十名馬軍，餘下都是步卒。高鳳大笑道：『原來是小小竊賊！』遂令衆軍士，雁翅排開，當先出馬，大喝道：『爾等無知草寇，可惜送了性命！早早投降，在我高將軍部下，吃分糧兒，還有好日子；若說半個不字，目下就做無頭之鬼。快快跪接天兵，饒汝性命。』楚由基更不答話，輪刀直取高鳳，不五六合，由基敗走。小皂旂接戰數合，亦走。高鳳舉鞭一招，大軍掩殺上去。兩先鋒且戰且走，兵士們身無甲冑，腰無弓箭，甚覺輕捷，四散亂奔。燕軍追殺一程，却不會殺得半個。高鳳又大笑道：『真是烏合之衆！動動手

兒，就沒命的跑了。」隨收軍下寨。小皂旂招集軍士，相距十里安營。楚由基道：「以我二之武藝，何難立斬高鳳，何故元帥必要詐敗，放出多少醜態？」小皂旂道：「你還有所未知：太陰聖后是能上天入地的活神仙，自然用的不錯，我二人只是依計而行。」又吩咐軍士，和衣枕戈，提鈴喝號，不得懈弛。

燕營內指揮陳恭，向高鳳道：「我看來將，顏亦驍勇，恐是佯輸之計。」高鳳道：「佯輸必有奇兵接應；你看這個光景，兵先走了，那將領就有三頭六臂，便怎的？我今乘他喪膽之時，前去劫營，保管殺他罄盡。」陳恭道：「誠恐今日之敗，正要誘我劫寨。」高鳳道：「似你這樣懦怯，怎麼當個將官？我自前去，你二位守寨。」李睿道：「陳將軍也是揣摩來商議的話，那有不同行的理。」……三更前後，各領六百精兵，火把齊明，殺入小皂旂寨內時，二先鋒尚未睡熟，聽見敵人來劫，忙綽軍器上馬，向前死戰；衆軍士驚醒，幸是不脫衣服的，起來容易，各自逃生。二先鋒亦撥馬而走。燕軍追殺數里，然後回去。小皂旂又退至三十里以外。天將明了，查點軍士，殺傷一百餘人。楚由

某道：『詐敗詐敗，倒弄得真敗了！軍師明見萬里，何不算到劫寨呢？』小皂旂道：『這個不是我們的罪。今日再戰一場，明日奔入寨內，由他施設罷了。』

高鳳回到營內，諛口道：『如何？難道他也是詐敗？』二指揮齊聲道：『將軍高見，非某等可及。』

次早，正要進兵，有伏路小卒報道：『賊人連夜退有四十多里，殺得魂都沒了。』高鳳呵呵大笑，傳令軍士，緩緩而行，明日一鼓擒之。

那時張楚二先鋒，等候交戰，直到傍晚，遠遠望見燕軍已經下寨，又退十數里，以防夜劫。

高鳳向李潯道：『此去離石寨不遠，賊人一敗，必遁入寨中；來日我當其前，兩將軍攻其後，務使他片甲不歸。』計議已定。

好個小皂旂！于詰旦整兵迎敵時，猛見燕軍兩路分開，乃向山基說：『彼將襲我後也。乘其將發，可分一半軍向前邀之；看我將敗，汝亦亟走，合力殿後，防其衝寨。』

由基便領三百軍士，接住李濬陳恭，小皂旂接戰高鳳。甫交兵時，衆兵先走，二將且戰且退。看看相近卸石寨，高鳳大兵，將合攏圍來，二先鋒又衝一陣，與衆軍士都退入寨，時滿釋奴已受密計，閉門堅守。

小皂旂與楚由基，同見軍師，具言劫寨敗之故。御陽道：『極好。汝二人就帶圍來軍士，伏在寨門內左右山坳，看十五夜，燕兵盡行進寨，便放紙炮三個，在他後背殺來；用的器械，都要大刀。』又傳令卜克，莊次躡，馬千里，三將，『領驍勇軍士三百，從東山僻路抄出，等燕軍進我寨後，殺入他營內，活捉守營軍士；若有逃去的，盡行追殺，不許放走一人。』又命董彥器，謝勇：『汝二人領軍百名，從山西小徑抄出，在大路上四散把守；如有逃回敗兵，并伏路的探望小卒，殺個盡絕，不許漏過半個。』又傳令董彥呆張倫倪諒，諸將：『率領軍士各勇，短刀團牌，伏在寨內大路兩旁，用牌護身，但砍馬蹄人足，不取首級。』又令前營瞿鵬兒等三將：『帶領勇士五百，伏在九仙亭兩旁，聽紙炮爲號，向前殺出；其卸甲降者，不許擅殺。』各將得令去了。軍師帶著

小將董霖，董騫，到演武廳等候報功。

却說高鳳進兵至卸石寨，見山口險隘，不能攻打，乃自領數人，尋路登山，瞰望虛實。祇見寨口內一段，依稀有條窄路，其外萬山包裹，林木蔥鬱，無一些踪影。遂于山僻四處，搜拿了兩個鄉民，——却不是呂軍師教導了他的話，差在山邊做細作的，——帶回營來，賞以酒肉，問：『你二人，是山內百姓麼？』應道：『正是。祖上住在此間，到今五百多年了，只是種地爲活。』又問：『這裏必有小路，直抵卸石寨內，你們可引官兵進去，擒了盜首：有太大的賞賜哩。』答道：『小路雖有，都是樵柴漢走的，隔著千山萬嶺，灣灣曲曲，一日也走不到他寨內。昨日出去砍柴，看見沿路有人把守，去不得的。』又問：『聞得有個女將，有多大本事？這些強盜，怎的都服他？』答道：『我們從不進寨，不知詳細。但聞得這個女將，有些符咒法術，救好了一個大盜女兒的病，因此奉他爲首。近日又來了一個女將，倒是絕好的武藝，要奪他的寨主做，着實有些和不睦了。』高鳳說：『是真的麼？』應道：『也是他們小軍傳說的話。』又問：『共

有多少強盜，多少糧草馬匹？」隨應道：「我們鄉人，那裏知道？」高鳳令養在後營。

當夜報有伏路軍士，拿了四五名女人解來。高鳳喚進，爲首一個，將官裝束，立而

不跪。高鳳罵道：「你這幾個浪潑婦，也來做細作，還敢大膽不跪麼？」那女將厲聲道

：「我的誥命，比你的職銜也差不多，怎麼跪你？」高鳳隨問軍士：「是何處拿來的？」

軍士道：「我們哨探到寨口，看他從寨內悄悄出來，就跟他背後，約會了前邊伏路

兵拿來的。」高鳳大怒道：「這不是來做奸細？還敢嘴強？」喝令斬首報來。那女將也

大怒道：「你斬了朝廷的命婦，少不得永樂萬歲爺，他砍你的頭。」高鳳又喝問道：「

你現從賊寨中來，就是命婦，已做了賊的老婆；你且說個明白，看我殺得你殺不得你。

那女將就在懷中，取出官誥，向上一擲道：「你看了快殺。」高鳳看時，是番騎指揮

火耳灰者之妻，洪武時誥封的。高鳳隨卽教放了繩索，請坐了，問道：「你的丈夫，與

我也會過兩次，如今皇上，甚是重用；爲何夫人却在賊營內呢？」答道：「我的丈夫，

向在平安都督部下，與燕王戰敗被執，那時平將軍亦被生擒。我帶了幾個婢女，逃至臨

潘地方，不意被強盜拿了，他要強姦我，我就與他賭併。內有個爲首的女強盜，勸解道：「你若肯歸順我，便保你節操。」想起來，這班草賊，少不得官軍來勦，伸冤有日，因此假服了他。我平昔性氣高傲，這些小職，都不看在他眼底，他們就傳說我要奪他寨主做，因此那個女賊頭，也有些疑惑；撥我看守寨口，是相遠之意。不知我若殺了他，一者仰報國恩，二者夫妻完聚；放着五花官誥的夫人不做，倒做這個賊首？這不是他們下流見識麼？」高鳳連忙下席謝罪。就問：「如何可以破寨？夫人必有良策。」滿釋奴道：「卽在旦晚，便可蕩平。只要將軍爲我表奏明白，使朝廷知我衷曲，不加罪譴，感恩不淺了。」高鳳道：「這個在小將身上。」滿釋奴道：「寨中新到了個道姑，明日十五夜，女賊頭請了衆賊頭的老婆，陪這個道姑，在九仙臺上賞月，說我管着寨門，不使諱去，送桌酒來。」那些強盜，都要大家暢飲的。我想這個機會湊巧，所以潛身來見將軍。做個裏應外合之計。」高鳳道：「你部下有多少兵？不要漏了好消息。」答道：「止有三百名小賊。——起初是他的羽黨，後知我丈夫，現居高官，我又用好言撫慰他，

說順了朝廷，都有官做，因此成了我的心腹了。明晚一更以後，只看紅燈爲號，我便大開寨門，將軍統領大軍直入，我當先引路，搶至九仙臺上，生擒了這些女賊。——只怕不消殺得，都便投誠了。」高鳳道：「妙哉，此計！一命軍士斟羊羔酒來，奉敬夫人。滿釋奴一飲而盡。李濬問道：『看他前日兩個小賊，無甚本領，爲何在淮上勝了官軍，壞了大將？』滿釋奴道：『有個劇賊，寶大刀，驍勇不過；今犯傷寒，病得要死了。其他總是贖包貨，上不得場的。』又再三約定而去。

次日戌刻，高鳳自統一千，李濬陳恭共領一千五百，（餘者守寨，）各各飽食戰飯，馬摘鈴，人銜枚，行至寨口，早見紅燈挂起，寨門已開。高鳳策馬先入，滿釋奴迎着，便爲前導。走過了窄狹山口，遙見九仙臺上，隱隱有女人數十，俱在臺上，飲酒作樂。滿釋奴指點道：『只這高臺便是。』忽聽得寨口放起紙炮，臺上亦將紙炮擲下。高鳳道：『因何放紙炮？』滿釋奴窺地勒回馬道：『是要斬你的腦袋。』高鳳頭已落地。四面喊聲齊起：九仙臺下瞿鵬兒，五百勇士，都是長鎗，直前亂搗；後面寨口，小皂旂

楚由某等，都是大刀，從台後排頭砍坐；左右兩旁，團牌滾進，但砍人足馬蹄，紛紛都倒。李濟陳恭，已知落在爐中，遂下馬同衆軍，卸甲投降。——月君在臺上笑道：『今夜呂生初出茅廬第一功也！』

軍師傳令，拿的將領，解至演武廳發落；其軍士盡發後營，將號衣軍器繳驗。滿釋奴先獻了高鳳首級，各將士解到李濟陳恭。小軍稟道：『聖后有令，說此二人，勢窮後降，決非真心，可腰斬示衆。』二將跪求道：『倘得饒命，願效微勞，斷不敢負軍師厚德。』呂軍師道：『汝能從我行計，當在聖后前保你。』二將連連叩頭道：『願遵將令。』於是命解其縛，以禮相待。不多時，卜克等三將來稟道：『奉軍師將令，守寨軍士殺的殺，拿的拿，一個也不會走脫；并獻上都指揮銀印一顆。』軍師遂傳令前營贖鵬兒，彭岑，孫翦，三將，統領二千軍士，盡穿了燕兵號衣，盡用的燕將旂幟，還一人似高鳳面貌者，一般裝束，督同濟恭二將，出寨三十里外下營。密付印文一函，附耳授計，——如此而行；了事之後，徑行前打青州。

鴟兒等遵計，在小軍內挑出一名，遠看與高鳳無異，將高鳳原來衣甲，與他穿了，即率兵一寨。見燕營空着，就便屯駐。令健馬飛寶印文，遞至茹太守寨內。茹剛驗是都指揮印信，親手拆開。內寫：賊勢窮蹙，約在某日投誠，請太守公赴寨，文武面同受降。茹剛大喜，帶領五六百兵士，疾馳而來。早有李潑陳恭接着，——二人原是假降，意欲漏個消息，怎奈彭岑孫翦等，都扮作燕軍，緊緊挨着，沒個空兒。——只說高將軍寨中拱候。茹剛就策馬前行，將近營門，遙見高都指揮下座來迎。茹剛忙縱馬進營，那高都指揮却閃在人背後，喝聲：「拿下！」衆武士把茹剛橫拖倒拽的綁縛了。彭岑孫翦，各一刀，取了李潑陳恭的首級。跟來的五六百軍兵，爭先逃命，瞿鴟兒向前追殺，正遇着董彥嵩謝勇二人，巡拿伏路兵回來，截住逃兵，殺得罄盡。瞿鴟兒遂與彭岑孫翦，統領軍馬，向青州進發。董彥嵩自回繳令。

呂軍師正統大兵出寨，聞知大喜，即率諸將，星夜趕到青州。見城門緊閉，鴟等喝令軍士，在城下辱罵。軍師笑道：「他怎敢出戰？」令取長竹竿數根，挑着三個指揮

的頭，並四紙榜文，又將茹太守綁于軍前，懸與守城人觀看。這裏軍士，把榜文糊公城，早有人扯去，送與同知等官員。榜曰：

玉虛勅掌殺伐，九天雷霆法主，太陰聖后大元帥唐，示諭青州文武官員，軍民人等：前者起義勤王，一戰于泗州，再戰于臨淮，殺燕軍二萬，斬猛將數員，兵聲已震于江南。其臨江不渡者，祇因建文皇帝出亡，不及返虞淵之日，所以暫回山寨，招納豪傑，共建義旂；先定中原，迎復舊君。何意茹剛高鳳等，助紂爲虐，反肆鴟張。本帥未張一弓，未發一鏑，已皆梟首軍門。爾等如有忠于建文者，卽開門納款，官仍爲官，士仍爲士，本帥方藉同仇之誼；若以舊君爲弁屨，願作燕孽之臣民，可速開門一戰，以決雌雄。慎毋徘徊歧路，首鼠兩端，以致荆山被火，玉石同焚！特諭。

建文四年十月

城內有兩個秀才：一姓王，名錫命，一姓莊，名洩，見了榜文，在市中大呼道：「我二人不願爲燕王之民。如有同志者，都隨我們納款。」衆百姓發一聲喊，都說：「我等皆不願爲燕民。」頓時和從者，便有數千，徑奔向城門，椎碎鎖鑰，一齊湧出，直赴軍師營前，叩請入城。呂軍師問何人倡首？衆人答道：「莊王二秀才。」軍師廷之上座，贊道：「汝知天道人心，我當薦用。」莊洩指着錫命道：「他是濟陽殉節教諭王省之子，小子是王省之門人。」軍師道：「可謂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師，又有其弟。」遂下令將士們，擺着隊伍進城，如有取民間之物，值一文者，斬，直十文以上者，加倍償還，仍斬首。行次吊橋邊，官員皆來跪接。軍師笑道：「汝等不得已也。」衆百姓說：「同知通判各官還好。惟有臧知縣，大貪大惡，他的綽號，叫做臧昏瘟，到任了七八年，把我們益都百姓嚼盡了。」軍師喝令拿下。——真正紀律嚴明，秋毫無犯。直至府堂坐定，安民已畢，隨命書吏贍榜文，通發所屬十三州縣，並提解庫內錢糧，有不解者，卽是叛黨，發兵問罪。早有探事兵，飛報聖后已到益都界上，軍師隨率同文武將領，向前迎去。早見前導

是董彥嵩，領着五百兵開路。月君乘著八座的亮轎，紫蓋紅旂，黃旄白鉞，金瓜銀鉞，畫戟蛇矛，彩幡羽葆，前呼後擁，如王者儀仗。四員女將，皆柳鎧繡襖，鳳冠雉尾；第一滿釋奴，次素英寒簧柳烟兒，——皆面似梨花，眸如秋水。呂軍師等下馬祇候。月君早傳令軍師，各回城內巡察。復有衆百姓，前至十里鋪，執香叩接，懂頌之聲，如雷動地。迤邐進得城來，但見家家懸綵，戶戶焚香。有七八十歲的老婦人十來個，當前跪着，口稱活菩薩，曾降甘霖，活我青州百姓的。月君親自慰勞，令各賞銀一錠。天已晚了，卽入府署安歇。

次日清晨，出堂公座，衆將領官員參謁畢，軍師稟道：『莒州係州同署印，臨淄係是新任，二官均已逃去；益都縣已經拿下；并本郡守及教授，共缺五員。』又薦莊王兩秀士獻城有功。月君隨命董彥嵩爲鎮守青州將軍，鐵鼎爲監軍道，張汝翼爲參議，周紹爲青州太守，金蘭爲益都知縣，王昇爲莒州知州，鄭桓爲臨淄縣知縣，——莊涖代鄭桓之職，——王錫命爲府教授。

隨傳令下教場，處決茹剛等。那闔郡百姓，却像看好戲文的，早已齊集，挨肩擦背，不可算數。月君只帶三百軍士，並各將領，排駕出城。到演武廳，南向端坐，命呂軍師簷下側坐，衆將士擺列整齊。月君命將夾板過來，把茹剛顛倒夾着，從腳心鋸起，至頸子乃止，整整分作兩半，仍梟首，同高鳳，李潛，陳恭首級，均行示衆。其家屬人等，男子盡行斬首，女人並十歲以下童子，免死釋放。益都臧知，令將利刀從仙人頂刺下，挑去腦蓋，放入光明，療其一生之昏癩。——百姓個個稱慶。

當日軍師卽統領大軍，前取登萊二府；月君仍回卸石寨。

第二十六回

全淳風義匿司公子

高監軍計襲萊州府

萊州府有個姓全名然的術士，精于星相，兼通讖緯，又能望氣占風；自謂與唐朝的李淳風無異，起個雅號，曰全淳風。常游于京師，要求個當路的公卿，炫其術數；然每

每不識忌諱，出言黷直，以此取厭於世。聞江都邑宰司鐵而之名，前去進謁。司公素性最不喜的江湖星相，因有相契同年的書，極爲稱道，不得已勉強一見，也不去問他的技術。全淳風忽抗言道：『老先生的尊相，忠心貫日，鐵膽凌霜，是張睢陽顏魯公一流人物；官雖不過御史，大名可垂于萬世。』時司公的長公子，年甫十二歲，在旁站着，全然看了看，打一恭道：『可敬可賀！這位是公子麼？』司公答道：『是黃口孺子，何消尊諛？』淳風道：『老先生眼睜之下，橫着三道煞紋，是要夷及三族的；就是這位公子，不在此數之內，所以敢於敬賀。』卽告辭去了。司公一想，這人不肯諂媚，與平常相士有間。然說到滅族，不信道有叛逆的事，株連着我？怎又說睢陽真卿一般的？於明日，又召淳風進署問道：『學生何故應當夷族？』淳風道：『要做忠臣，顧不得夷族了。夷族是大罪，忠臣是大節，在老先生身上，却併作一件。必應在五年之內。昨日長公子，再求一看。』司公就叫出來，淳風仔細看畢，說：『好個崢嶸頭角！他日爲國報仇，爲親顯名，有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做出來哩。』司公半信不信的，教支取俸金四兩相贈

，淳風堅辭不受。司公便問：「既在江湖行道，爲何不要相金？是嫌輕麼？」淳風道：「相士若要求錢財，那肯直說？」司公道：「不意爾輩中，有直言無隱之人！」便問了籍貫表字，拱手道：「他日尙須相會。」全淳風遂一揖而出。

是年爲洪武三十一年，因司公清正，行取進京，拜授御史。建文踐祚，特陞僉都。及靖難師下長江，因而想起全相士之言，慨然謂其夫人曰：「脫有不虞，我當罵賊而死；滅族之兆已見，然我宗祀，不可斬也。」呼其長子司縉至前，將淳風昔日所言，備述一遍曰：「縉兒，汝當亟去，爲我延續宗祧。」司縉痛哭不捨。夫人曰：「相公教他到那里去？」司公曰：「正是程嬰存日，千古無二。他如今已十七歲了，不是嬰孩，由他自去罷。我看這全相士，倒是抗爽有智識的，我兒竟到萊州府去尋他，問個避難之策。」司公卽付些盤纏，立逼公子起身。

公子一徑到萊州府，尋着了全淳風，全不認得。細問來由，方知是司公之長子，遂留住于密室。又安慰了幾句，說在下自有道理。一日，淳風向司公子道：「機會來了。」

向者濟水之氣，干于太陽，占是女真人出世；近聞得有個唐聖姑南下勤王，殺敗燕兵，今已據了卸石寨。我算他必取青萊登三府，莫若先去投他，做個裏應外合，獻了城池，那時可以建功立業。」司公子道：「我願去走一遭。」淳風道：「公子年紀尚少，須我同往。」於是在槽上檢了兩頭快驢，備上行囊，向青州大路進發。

行不兩日，見有三四個戴紅巾兵丁，攔住問道：「你們是怎樣人？往那里去的？」淳風應科，便下了驢，拱手答道：「大哥可是守汛的？」兵丁笑道：「守汛都砍了，還留到如今？」淳風道：「這樣說起來，是卸石寨的義士了。」兵丁道：「虧你猜。」將手指着前面道：「兀的不是我們賓將軍的大營麼？」淳風道：「好哩。煩大哥引見賓將軍，小可有話稟。」兵丁道：「不是兒戲的！你先與我說去甚事。」淳風道：「星夜奔來，只爲着的軍機二字，漏洩不得。借重通報一聲，將來自然知道。」又一個兵丁道：「誰耐煩通報？知道是細作不是？拿他去見賓將軍就是了。」將繩子向頸上套來。淳風一手接住道：「不消得，就此同去。」那些兵丁做好做歡的擁到大營，說拿了兩個蹤跡可

疑的人，解來了。賓鴻卽陞帳，教令押進。淳風與司韜，立而不跪；左右刀斧手，吆喝一聲，二人全然不懼。淳風徐徐而言道：『將軍可要萊州府麼？在下備令謹具帖兒，送在這裏，望乞稍霽威嚴，以便呈上。』賓鴻道：『一個利口！一定是奸細。』喝令推出斬首。刀斧手扯洩下去，淳風厲聲道：『不納良謀，斬我便了。只這位是殉難忠臣的公子，他來投我，我反累他，如何黃泉路上去見司公！』賓鴻聽了這話，連忙教帶轉來，問是何殉難的公子？司韜道：『你們枉起義兵，連鐵面司都御史都不曉得麼？』賓鴻遂下座揖遜至帳中，分賓主坐定，問淳風姓氏。答道：『在下姓全，名然，字淳風；這位是司僉都諱中的公子。』賓鴻道：『何不早說？幾乎教我做了不赦的罪人。』淳風道：『不敢。行軍之際，豈可不嚴爲防範？』賓鴻道：『正是日前監軍有令，凡客商向西者許走。向東者，皆令宿于客店，不許前行，以防通漏消息；若無貨物，卽係可疑，皆須拿來駁問明白，然後發放。』——所以有此一番。多多得罪！』一面詳詢來由，一面令小校飛馬請高監軍，及劉將軍到營，與全淳風司韜相見，備陳始末。高監軍肅然致敬道：

『不意今日英雄，都是殉國的忠嗣！』阿蠻兒道：『汝父與我父，係是同年同寅，而又同時殉難；今我與汝，又得同聚于此。報冤雪憤，定自有日。』淳風隨問司公如何殉難？高參軍約略一說，司韜放聲大哭。劉超道：『聖后寨內，殉難的子女甚多，今日相商正事，不必過哀。』司公子方收了淚。營中已擺上酒來，把盞之間，高監軍問道：『全先生此來，必有高見，可試請教一二。』淳風道：『裏廂外合四字，是大綱領；其餘條目，總請監軍與各位將軍主裁。』就把衛指揮姓名，並兵馬數目，及近日軍機情形說了。監軍道：『兵貴神速，遲則有變；既承見教，務于三日內要建此大功。府上可有心腹數人麼？』淳風道：『有。』監軍就退入後營，疾書三紙，加以封函，一付與阿蠻，一付虎兒，一付淳風司公子。再備兩頭驢兒，令四人立刻起程，限來日晌午到淳風家下，各人照着紙上說話行事。淳風等如飛而去。監軍即令快馬，迎取後隊董彥嵩等三位將軍，來到寨中，各密授了計策。頃刻挑選精騎八百，餐飽戰飯，于子刻結束起程，限十二個時辰，到萊州城下，違誤者斬。賓鴻董彥嵩等，各遵令，督軍掩甲，星馳而去。

却說劉虎兒四人，走至半夜，已有百餘里，淳風道：『我們到近城十來里，要將驢頭丟下，步行進去。那守門兵丁雖認得我，却不認得列位，但看驢兒走得通身是汗，必定猜疑盤問，若有差誤，不是當要的。』劉虎兒道：『極是。』四人飛步入城，剛是午刻。各取出高監軍封函拆開，先看全淳風的，上寫着：

可備硫黃燄硝引火之物，于半夜子刻，到相近指揮衙門的城上，看外有紅燈挑起，便是大軍到了，即放小紙炮兩個，以便軍士扒城。

全淳風道：『妙極。我有內弟，是做紙炮生意的，硫黃等物，極其便宜。』又看劉將軍的紙上，寫着道：

可司公子去殺守西門的兵丁，把住城門，來一個，殺一個，候大軍進城。——是大責任，切勿有誤的！

劉虎兒道：『砍城門須用大刀，這却怎處？』淳風道：『離此不遠，有關老爺廟，周將軍手內，擎着一把大刀，重有百餘觔，——只怕難用。』虎兒道：『用倒好用，只是廟

門闕了，怎麼去取？」淳風道：「天賜其便：廟旁牆垣坍了，走得進的。」虎兒道：「既有此刀，那怕他千軍萬馬。」隨又看周蠻兒的紙上，寫的是：

可與淳風相商，全數十心腹人，砍帶枝葉青竹，用作軍器，在指揮衙

門左右，截住救火的兵丁人等，——可禦箭，二可禦馬。——齊聲

大呼卸石寨十萬軍兵在此。——如無青竹，小聚樹的幹亦可。

全淳風道：「足見大功必成。萊州向無青竹，是我在鄉村攜來數根，今種在屋後；小聚樹亦有。」隨去砍削停當。淳風又邀了兩個妻弟，五個徒弟，連自己三個兒子，四個種園的家人，在臥房內擺下酒飯，與彼說明就裏；衆人都知淳風術數靈驗，無不信從。飲至二更，淳引了劉超，到關公廟中，暗暗跪禱：「若事成者，刀即取去；事不能成，取不動神刀。」禱畢，劉超一掣在手，即便分頭自去行事。

淳風同了大兒子，逕奔北城，在堵邊伏着，窺闌城外，遙見西城一盞小燈有數丈來高，淳風即將小紙炮連放兩枚。城外軍士，便趕到北城根下，放了軟梯，一個個上來。

爲頭的是朱飛虎，雷一震，帶着三十名勇猛好漢，背上各負一個草束。淳風接着，引至指揮衙門，有幾個巡更軍士，盡行殺了。朱飛虎道：『軍令一半前門放火，一半後門殺人。』隨卸下所負草束，令淳風引至後門，却是一片空地。飛虎等十六人，各持大砍刀，在兩邊站立等候。雷一震引着十五個勇士，皆是長鎗手，打開大門，徑殺進去。廳上守宿兵丁，跳將起來，手無寸鐵，皆被擄死。就把草束堆垛屋簷之下，加以硫黃燄，點着火，登時燒起，烈燄冲天。內堂的人，只道是外堂失了火，鳴起鑼來，開門救護，被衆軍一刀一個。直殺到私宅門首，——是兩扇石門——雷將軍舉起鐵鎚一下，打得粉碎，納聲喊，搶將入去。

那指揮叫做蒯捷，他有個結義的兄弟，叫做賽李達，也使兩把鏢鏃鐵的大板斧，都從夢中驚醒，一個向外奔出，一個正搶進內室來救。蒯捷道：『兄弟向後門走罷。』賽李達道：『後門黑暗，必有巡風的強賊。我們趁着火光，從前門殺去。就是真梁山泊的好漢，少不得砍殺他娘。』蒯捷害怕，自向後門跑去。賽李達只得掣身飛步，大叫來了

，遂先引路奔出後門。黑影裏朱飛虎大喝一聲，雙刀劈來。賽李達閃過，就地滾去，輪斧橫砍，勇不可當；只得讓條路，被他去了。賽李達在後面，不見蒯捷，又翻身殺將轉來，正掃着雷一震，舞動雙鎗，當面截住。賽李達大吼一聲，就向側邊滾進，兩把斧如風輪一般，砍散了幾個軍士，直殺出大堂。那時阿蠻兒已截殺了救火的人，也奔入衙衙，見個使雙斧的，來得兇猛，倒閃在暗處，讓他過去，從背後一棗木打倒，活擒住了。看他是個好漢，隨交與全淳風，先押回去，自却守在衙門口。都被朱雷二將，殺個罄盡。索性大放起火，連屍帶骨，燒作灰燼。

那千戶百戶衙門，也相去不遠，點起數百軍士，趕來救時，董賓二將軍人馬正到，迎着就殺，登時星散。賓鴻道：『劉周二將軍去殺武官；我與董將軍去殺文官；雷朱二兄，可向四處巡風，以防意外。』賓鴻隨帶百餘騎，直至府前，打開大門，下了馬，坐在堂上，教令軍人大聲傳說：願做建文皇帝的官，快出來迎接；要做燕逆的官，快出來廝殺。時天已明了，各廳官員，都戰戰兢兢，向堂下跪着，說我等皆係建文年間選授的

，情願歸順。軍廳就呈上金印一顆，稟道：『太守缺員，近係小官署事。』只見董彥嵩，阿蠻兒，縛了縣令百戶典史等官都來了，說皆已投降，唯有千戶逃去。全然向前說：『周將軍交與我這個漢子，擗斷繩索，也逃去了。小可看守不嚴，有罪有罪。』阿蠻兒笑道：『四五個人，弄他一個不住。』全然道：『我徒弟都被他打傷了哩。』董彥嵩道：『他不再來纔是他得命處。』分付廳縣各官，速出城迎接監軍來發落。

不多時，高成甯已到，止帶盧龍等數騎，其餘兵馬，盡屯城外。彥嵩等接住，都稱說：『監軍妙算如神。』成甯道：『皆賴諸將士威靈，予何功焉？』隨發放各官，視事如故。唯百戶一員，交與董彥嵩營中效用。說武官有兵權，不可復職。又傳令繕寫書吏四名進來，一面出榜安民，一面起草申奏聖后，敕全然第一功，全然再四謙遜，成甯道：『賞謝公，則蠻夷率服；賞罪私，則親戚離叛；——余惟秉公而已，不問親疏也。』又發告示一道，張掛四門；并着快馬，飛頒各屬，通行飭諭。云云：

玉虛勅掌殺伐，九天雷霆法主，太陰聖后駕下監軍高，爲刑賞事：照

得牛殺子奪，人主之大權，所以匡風俗而勵人心也。貪墨不誅，則世道日壞；廉潔不褒，則民俗滋僞。本監軍奉命東征，已平萊郡，正發政施仁，移風易俗之日，如有向來貪酷官吏，荼毒生靈，昏庸守令，廢壞綱紀者，爾民卽向本監軍營門據實控告，審訊明確，立正典刑。特給榜文，通諭闔屬知之。

建文四年 月 日

監軍處置已畢，卽令各將軍帶領人馬出城，移營在東關外札住。

不兩日，有百姓數千，齊到營門，跪遞公呈：一是保舉高密松令清廉；一是控告卽墨金令貪酷，與金弁同惡相濟。監軍看了呈詞，立請董將軍去提拿，與原告人等質審。有孫馬飛報，呂軍師統率大軍，已到界上。咸寧卽同諸將，前去迎接。御陽拱手道：「監軍之拔萊州，與不佞之克青州，同在一日；用兵如神，無異于淮軍之襲安邑也。」咸寧遜謝道：「功倡全然，諸將成之，於懋何有？」當下合兵一處。

彥嵩提拿兩罪犯已到，衆百姓都來候審。成寧卽取兩詞與呂軍師看。內金令名性字立命，弁名貝，字有才。軍師道：「美哉，名號！」隨大開營門，命兩個耆老進來，問道：「那狀上第一款，女鬼號冤，是怎樣的？可從實說來。」老人稟道：

有一窮人，姓張名辛，借住富豪王庚宅邊兩間小屋。辛之長女，年方十七歲，被庚教令家人婦女，哄誘入室，按住強奸；其女抵死不從，抓破庚面，方能得脫。庚惱羞成怒，遂向張辛說：「你女我已奸過，快快送我爲妾，從今不要房錢了。」辛歸責女，含冤難辯，遂將剪刀自刺心胸而死。金有才從中說合，金令得了銀五百兩，反將張辛重責，勒令燒埋。——這是合邑稱冤的。

又問：「第二款，冤汚烈婦，怎麼樣說呢？」老人稟道：

金令最信任的蠹吏王羔，羔與烈婦梅氏，原係表戚。羔有結髮，逐出在外，慕梅氏少寡而美，遂賄氏之族長，強納聘禮。氏鳴于官，斷云

：「族長主婚，既由正禮；孀婦再醮，亦合常經。」羔恃本官之勢，竟搶回家。烈婦早懷鳩毒，自飲而死。氏弟赴縣喊告，縣官謂自盡死者，從無抵償之條，反問了誣告人命。現今發驛擺站。——這件事是人人痛恨的。

又問：「第三款，誣殺真僧雞奸呢？」老人稟道：

真僧性月，有個小徒弟，偷了師父銀兩，逃回家去；其母素與光棍往來，遂誣性月爲雞奸，致死了他兒子。金令知性月素有積蓄，串同金弁恐嚇不從，遂夾了七夾棍，要性月承認雞姦，竟夾死於公堂之上。

——這也是衆人不服的。

呂軍師大怒道：「只這三件事，死有餘辜了。」耆老等又稟：「那金性若無金有才，也到不得酷極處，總是有才唆撥的。」咸寧道：「足見貪酷的官吏，若無些惡才，怎濟得他窮貪極酷。這一對殺才，真豺虎不食之徒也！」軍師喝令，即在營前，用解腕銀尖刀

，刺入金令之心。咸寧笑道：『這是使他後世性中，仍不忘了「金」字。』又令種種臭糞污穢之物，塞入金貝七竅而死。咸寧又笑道：『這個來生，有才化作無才了。』并抄沒宦囊，賑濟焚獨。發放已畢，隨手自草奏，薦高參軍精通韜略，熟諳軍旅，有獨當一面之才，宜與軍師重任，暫管萊州府事，俾以賞罰黜陟，行其激勸鼓舞，則地方幸甚。咸寧謝道：『不才何人，敢當軍師推轂？』御陽道：『薦賢黜不肖，平生素志也，非有私於先生。』

卽統軍士，向登州進發。流星探馬，報說登州張總兵，率領大隊人馬，將次到了。軍師擇地下寨，令將士整備廝殺。——此按孫子先處戰地而待敵之意。

第二十七回

黑氣蔽天夜邀利魔王

赫虹貫日晝降鬼母尊

那卸石寨中，有座特起的峯巒，名曰九仙臺，其高百仞。月窟因其虛有臺名，竟在

峯頭之上，創起一座層臺，不啻空中樓閣。落成之日，月君與鮑曼二師，登其上曰：「此可請利魔公主一會；後日有事煩他，省得臨渴掘井。但我不知魔教本末，乞曼師指示一二，方好周旋應對。」曼師道：「這是月君與我教爭光了。甥女利魔公主，計生下三千五百五十四年矣，誓不匹偶，還是處子。說他的道行神通，雖釋迦老子，也不能勝，所以魔教日王一日。當時釋道二門，輪迴的，皆爲帝爲王，歷世久遠；其魔道出世的，雖爲帝爲王，非草莽凶逆，卽篡竊奸雄，多招殺報自刎。魔王掌教之後，凡轉輪帝王者，幾歷在二教之上，——向稱爲儒釋道者，今當稱作魔釋道矣。」月君笑道：「我已領會得。但請速去速來。」

於是曼尼駕祥雲飛至須彌山北，早見青黑氣中，重重疊疊，盡是紫金殿閣，碧玉樓臺，玳瑁爲瓦，珍珠爲幕，——奇瑰閎麗，不可名狀。遂斂雲光，來到闕下。有數十魔女，皆頭挽肉髻，兩鬢青絲，直垂至足；衣綃金窄袖之袍，外罩五色挑繡百花比甲，——一個個面似桃花。有認得曼尼的，飛報與利魔公主。公主出迎，見曼姑在寶石砌的盤

龍街上，左脚滑了一滑，公主笑說：『姨娘飯了外道，怎的回到家鄉，這樣二脚不牢？』曼師也笑道：『若滑跌了，好歹賴着甥女醫治哩。』兩個便攙着手，直至殿後東首峭壁之巔，一個玲瓏小閣內坐定。閣中有額顏曰冠清，是言高出於太清玉清的意思。

——原來此閣不由構造，是就着個大石峯，巧鑿成的。魔主便說：『甥女便問姨娘扶持那月裏嫦娥，與天狼作對，亦曾洗得恥辱否？』曼師道：『正是。月君常說，『枉了幾個女仙，恐不濟事，若得利魔聖主，肯垂玉手，方爲萬幸。』心中十分愛慕，央浼了我幾次，做姨娘的方肯捨得一來哩。』公主道：『我向知嫦娥的容貌，是歷劫沒有的；如今轉了塵世，還是怎樣？』曼師道：『比在月宮時更好。』利魔道：『一者要看他的姿態，二要顯顯我的神通，三也要與姨娘面上好看，自然去的。』只見幾個魔女，都捧着九彩火玉五色水晶盤子，盛着餚饌，送到閣上。那盤中餚饌，不過是龍肝鳳髓，豹胎猩脣諸品。唯酒更爲特異，其名曰若木精華，又名扶桑露，是在扶桑花房內釀成的，那花朵有椰瓢般大，利魔公主親取兩朵，將指甲輕輕挑開，款款的傾向八寶

玻璃盞內，（異香發越，透徹瓊霄。）遞將過來；曼師一吸而盡曰：「較之我所釀百花露更好。」刹魔主笑道：「百花露是樊老嫗的古董方，我這扶桑釀，是我自意造。甥女要做個開關造化的主兒，豈肯隨人脚跟而走？不是我唐突姨母，爲怎麼的，依那個苦惱的觀音，把自己這樣豪奢門庭，却倒撇下？」曼師道：「非也。彼釋氏方借我以爭光，非我假彼以生色；猶之乎高才盛名之士，爲當事者，必欲羅而致之座上，以爲榮耀，非是那一班干名希譽，求託門牆，希傳衣鉢，稱爲弟子門生者可比。」說罷，皆拊掌大笑。曼師隨起身，憑欄一看，東見東勝神洲，南見南瞻部洲——山嶺如菽，人馬如蟻，歷歷不爽。曼師曰：「咦，彼方爭榮辱于彈指之間，正所謂朝菌不知晦朔，螻蛄不知春秋也！」

當下曼尼辭了刹魔公主，回至卸石寨，述於月君。

到次日酉刻，忽有黑氣冲天，掩了夕照，幾乎對面不見人影。曼師道：「甥女來了。」鮑姥隱娘，皆自迴避；唯曼師月君，騰身九仙臺上相迎。見那魔主，隨從有八個魔

女，前兩個都拿着翻山攪海靈蛇矛，次兩個拿着繞指柔掩月飛霜劍；隨身兩個，各執一柄九彩鳳翅火雲蒸日月掌扇；後兩個，一執倭銀鎚，一執烏師金瓜；簇擁着利魔公主，騎着一匹怪獸。

利魔主見曼尼與月君相迎，遂下了坐獸，執了月君兩手，自髮至足，看了一回，笑道：『真個風流煞！』月君笑答：『若不風流，怎得到人間一走？』利魔又說：『好一個伶牙利齒！』月君又道：『齒牙不伶俐，怎見得利魔公主？』公主大笑道：『我若是男兒，定要與你做個顛鸞倒鳳的夫妻。』月君道：『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利魔主道：『真乃我輩中人！與爾結爲姊妹何如？』月君大喜，遂交拜了四拜，稱魔主爲姊。月君向着曼尼道：『我還要拜姨娘哩。』曼尼師笑道：『一個甥女，尚且把我劈頭支扛，開口不得，何況又添一個？來不得，來不得！』三人胡盧一笑，方纔坐下。月君先問魔女姓名，利魔主道：『執矛的就是武陵蠻王徵側，徵貳；執劍的，一名空空兒，一名青兒，——就是聶隱娘所聞名逃避的；執扇的，一名聶魂姑，一名吸神娃，還是處子；』

落後兩個，一卽鳩盤茶，一卽樣花煞。一八個皆髮盤成的高髻，烏羽織成的衣裳，光
彩閃爍，有萬般顏色，足着鎔金龍鳳朱履，——都是一樣妝飾。月君看那獸時，獅頭九
尾，龍身鱗趾，翠毛金鱗，狼狽異樣。又問魔主此是何獸？曼師代答道：「西母之麟，
與應元天尊之獅交合所生。纔產下來，卽飛至須彌山頂。我父王阿修羅，收來用作坐騎
。所以密池將石麟鎖着，恐他又去偷那吼獅子，生下個不像樣的雜種來。」月君道：「
只怕是吼獅子去偷漢哩。」三人又笑了一回。隨命擺上酒餚，四海九州的珍品畢具。酒
是女真國奶子燒，半侵酒釀，又有百花自然汁，出自月君杜造；斟入玉罍，親遞與利魔
。利魔接來一看，其色如海棠花，其氣如鬱金香，呷了半杯，笑道：「味雖芳烈，却不
是天然釀，就多用人工雜湊的。」月君道：「總是塵土之物，何足當姊姊一嘖？」隨命素
英柳烟，邀衆魔女，去寶華寺妙香軒內飲酒。利魔指着柳烟問月君，此女何由在此？月
君略把情由一說。利魔道：「此女有二十年風流之福，原來倒是賢妹作成他的。」月君
不解，請叩其故。利魔道：「他曾爲后羿宮人，始而被寵，後卽見殺；自後托生爲夏姬

，又爲羊后，及太平公主。在我魔道中輪迴的淫福未盡，如何可以守節？到那時候便知。

『月君隨問：『武嬰還有福分否？』魔主道：『正是他將賢妹的靈文來投于我，我已收了他，待過二百年，教他轉個男身，做個風流帝主。』月君謝說：『具見魔道大方，不在此計較。』大家通天徹地的講論，早見月上東山，翠陰滿座。魔主遂起身，挽着月君的手，行至水簾洞口，月君道：『此內卽小妹臥室。』刹魔步進石時，正中設一張沈香七寶牀，四角皆懸夜明珠，兩行各六把盤龍楠木交椅，下面一張大理石几，左右各十二扇織錦圍屏。刹魔道：『亦是人間洞天。』隨向曼尼道：『煩姨母分付侍女們各自安寢，不必伺候。我與月君，只就此同榻了。』曼師去後，月君道：『我聞魔教不禁男女之慾，何姊姊數千年，尙爲處子？願聞尊旨。』刹魔道：『妙哉，問也！釋玄二老子，所以勝我教者，只爲魔性好淫，歷劫以來，幾希泯滅。自我掌教之後，能與三清，如來鼎立稱雄，只爲我是個處子。若一涉邪淫，能不受制于彼耶？』月君道：『是則姊姊以一人之貞，而庇億萬人之淫也。』刹魔道：『是亦不然。三教之徒，皆爲姦爲盜，此

又何說？」二人直說到天明，曼師悄步進來笑道：「兩位新人，可出洞房了。」於是攜手復登九仙臺上，正見太陽升起。

陡然有一道赤虹，其長竟天，貫于日中。曼尼道：「此必是我姑母，鬼母天尊下降。」月君亟命取袍帶服畢，忽紅光千丈，飛至面前。定睛向那紅光中看時，現出一位女天尊來。——這天尊是大力鬼王之姊，其妹卽是阿修羅大魔王之夫人，所以曼師稱爲姑母，乃剎魔王祖姑也，皈于正道，現在二十四諸天之列。——當下與月君等，各相見施禮畢，天尊開言道：「昨見黑氣直冲靈霄寶殿，知是公主在此，所以特來一會。」剎魔謝了，闍鬼母道：「便是那天狼星，可以刻下使他了當，何故與他慢廝條兒？」天尊道：「他熬修了五百劫，方得此天位，數該做三十三年人間帝主。我輩神通雖大，亦不能拘數而行。前者文曲星景清歸天，告他殺戮忠良，大傷天道，衆仙眞皆云應俟數盡鞠問，我就出班執奏，必要滅他祿位，——已滅却一紀。月君！記得參奏他時，我在上帝前，要助你報仇麼？」月君躬身答道：「姪雖謫塵寰，已能略知前因；自願何人，乃承天

尊眷佑？歷劫不能仰答高厚也！」利魔王道：「若論爲人報冤雪恥，還是我教中人，肯烈烈轟轟，做他一場。」曼師道：「不意這些仙真，怕犯殺戒，倒像那世上的公卿，都要保守官爵，箝口結舌，沒個肯出頭露面的。」天尊大笑，隨向月君道：「如今這朝世界，就在家裏爭王奪伯，天倫都已滅盡。可惜了忠臣義士，便宜了賊子奸臣，真是神人共憤。爾須大加刑賞，慎勿當權錯過！此爲千古光燄之事。若夫塵埃富貴，雖帝王何足道也。」月君道：「謹遵天尊明教。在煩之本意，原不過爲天下後世，存此一點天彝，洩此一片公憤，俾知忠義者若此，奸邪者若彼已耳。至于功成，則歸之太虛，于我何有？而况夫草露之富貴哉！」天尊道：「如此則上台天心，下孚人望，而又完全己之本來，深恩予懷。」月君起謝。天尊又問：「有幾位仙真在此？可請來一會。」月君隨請鮑姑，聶隱娘，與天尊，並利魔王，各相見畢。鮑師道：「九仙臺祇見得西南境界。」月君指東南一峯，說：「此峯高出三界，可望蓬萊，何不一登，留個勝蹟？」曼師笑道：「此峯尖尖矗矗，稜稜層層的，是要人坐立不得。」鬼尊道：「不妨。」就把三尖兩刃

刀，向着那山峯擲去，端端正正，在峯頂劈下，裂開兩半，望空寫個亭字，那東半邊裂的峯頭上，就現出一座金頂五岳朝天，披着八卦方位八面玲瓏的亭子。刹魔主隨取魔女所帶繞指柔，拋起空中，化爲複道，直接着劈裂峯頂。六位仙靈，一齊上去，都到亭子內坐下。——若是凡夫目力，不過七八十里，極望之處，周圍唯一道清涼。今月君等，皆是法眼，如日月之照臨河沙世界，雖千百里外，秋毫清爽。——正見萊州東大路上，列着兩陣，四員大將，如走馬燈一般，盤旋交戰。刹魔主將手指向東一彈，那邊陣上一將，雙淚迸流，不能措手，就被這邊一將，揮起開山大斧，連盔帶腦，劈去半個。那一員將見砍翻了一個，心中吃驚，也被這邊一將，攔腰斬爲兩斷。這裏陣上軍士，湧殺過去；那邊大敗虧輸。刹魔道：『待我把他們全軍了當罷。』月君急起身稱謝道：『我等法力，不可與凡人計較。』天尊道：『誠然。今且別過，容有緩急來相助罷。』月君就稽首婉言稟道：『人天路隔，恐微誠不能感達，尙求天尊指示。』天尊乃取出信香一片，遞與月君道：『焚此卽到。』月君再拜受了。刹魔道：『你們偏有什麼香，我却沒有。』

「遂在頭上，拔下一莖青絲，亦付與月君道：『這是燒不得的，恐怕有些腥。你只是放他飛去，這髮兒自然來報我，比祖姑母的什麼信香還靈快哩。』月君謝道：『所謂髮管我頭，毛皆我身也。』天尊道：『我勸公主，從地底回去罷。黑氣所至地方，多遭災害，生民無辜，良爲可憫。』利魔道：『我自遵依。獨自我教這等利害，爲何姨母與祖姑母，皈佛的歸佛，皈道的歸道，不替阿修羅爭口氣呢？』天尊亦不回答，別了月君，仍顯出萬道紅光，冲霄而上。利魔主道：『如今世人，總是該殺的，慈悲他做什麼，鬼母是我長親，不好不依他。』遂招呼衆魔女及怪獸等，飛上劈裂峯頭，說聲去，都向石峯內鑽入，無影無跡了。

第二十八回

衛指揮月明劫寨

呂軍師雪夜屠城

登州張總兵，就是北平都指揮使張信，建文皇帝曾頒給密勅，令他謁便擒拿燕王，

他反將密勅奉獻于燕，助成逆謀的。迨燕王南下淮揚，恐山東沿邊，有防海的兵，掩襲其後，因命張信，招撫登萊諸郡，就陞爲總兵官，鎮守其地。今却奉了燕王密勅，會剿卸寨。聞得青萊二府，相繼陷沒，亟統兵二萬前來，正迎着呂軍師大隊人馬，列成陣勢以待。張信手下，有兩員家將：一名戎英，一名仇武，皆力敵萬夫。當日兩將齊出搦戰，呂軍師陣上阿蠻兒，迎敵戎英，朱飛虎接戰仇武，差不多有五十來合。正在酣鬪，仇武忽覺左眼胞上，有指一彈，火星迸裂，眼珠已碎，被朱飛虎腦門一斧，劈于馬下。戎英着了忙，亟欲脫身，被阿蠻兒大喝一聲，措手不及，斬爲兩段。呂軍師羽扇一揮，掩殺過去；張信策馬先逃，衆軍士皆棄甲丟盔而去。追逐五十餘里。幸有寧海衛指揮向秦，正奉張信之檄，提兵前來策應，混戰一場，各自收兵。

張信計點軍馬，折其大半，遂集衆將商議。皆言：『戎仇二將軍，與彼大戰，看看要贏他，不意仇將軍雙眼忽閉，被他殺了。——一定是妖法。沒有破他的妙訣，怎能抵敵？』時向秦帳下，有一書記，姓林，名中柱，出來抗言曰：『攻城難，野戰易；爲今

之計，大元戎莫若退守登州，堅壁清野。密令膠州衛與滿家峒兩處兵馬，伺彼進攻，一截其糧餉，一從背後襲擊；那時元戎以大軍掩之，可致全勝。」張信道：「此計固好。獨是滿家峒指揮巡海未回，所存兵馬不多，亦無良將，奈何？」林中柱道：「這不妨；元戎可速發令箭，調取回來。一面令登州城外百姓，星夜搬入城中，將房舍林木，盡皆焚燬；日今隆冬天氣，野無禾稼，堅城在前，糧餉不繼，彼進無所獲，必將宵遁。俟衛將軍到，然後合兵，恢復青萊，未爲遲也。」張信大喜，即發檄膠州，令指揮合斷青州餉道，俟滿家峒兵來，合攻敵人之後；向指揮仍回寧海防守。

遂帶了林中柱，連夜拔寨，返至登州，盡驅城外居民入城，各處放起火來，將遠近房屋，與倉屯露積之物，都燒做灰燼。可憐衆百姓，號哭震天，拋男棄女，倉皇奔向城內；又苦無處可依。張信就編入兵伍，分給器械，以壯軍威。并整備榴木砲石，藥弩火箭，灰瓶飛礮之類，禦守城池。

這邊呂軍師，詰旦，下令磨食秣馬，統兵前進，有三十餘里，不見燕軍旗幟。軍師

道：『彼退軍甚速，必有奸計。』就屯駐兵馬，令董蕞、翟鳳兒、董篤、阿蠻兒，各領騎兵一百，分左右哨探履實，如遇岡林所在，切勿輕進。四將得令去了。忽見馬靈飛來，備說利廣、聖主彈指神通，助我陣上斬他二將。軍師道：『幸哉，猶未報捷；幾乎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不多時，董蕞四將，次第回來，稟道：『前哨二十餘里，登高瞭望，並無伏兵。但相登州地面，有無數黑烟，冲天而起，像是失了火的一般。』軍師道：『是了。他算膠州、衛滿家兩枝兵馬，皆在我後，可以邀我餉道，故將居民放火，爲清野之計，俟我頓兵堅城之下，然後三下合攻耳。』分付馬靈，『你去膠州，與滿家兩處，看有多少人馬？』只片刻，回報：『膠州東路，約有二千有餘兵，札下一個大寨；滿家山寨中，不過數百人屯守。』呂軍師令董彥嵩分付道：『汝與莊次、驕馬二將，就領一千二百騎卒，前往膠州，距賊人大寨二三十里，札個營盤，不必進戰；俟彼來截餉，然後殺他個寸甲不存。若無動靜，須候軍令。』彥嵩統兵自去。又傳賓鴻分付道：『我聞滿家、崑指揮、衛青，饒有謀勇，定係巡海去了；今乘其不備，搗破巢穴，就是喪家

之狗。汝可帶領謝勇盧龍二將，挑選一千二百軍士，——步騎各半，星夜前往。破寨之後，即便占住，等候軍令。』賓鴻道：『小將只須三百人便勾。』軍師道：『你但去，別有用處。』賓鴻也遵令去了。遂命雷一震兼攝左軍右軍，劉超兼攝右軍中軍，揮兵直抵登州城下，——那些燒倒的房屋，烟煤猶然未息。軍師下令：趁此城內人心驚惶，并力進攻，如有能先登者，即授爲本郡將軍之職。

一連攻打三日，西南角已陷。一將校手執藤牌，奮勇而上，適值張信部下驍騎谷允，單騎巡城，躍馬來敵，力斬數人，皆紛紛墜下。張信即命軍士，登時修補完固，更加嚴緊，不能得拔。呂軍師即傳令退軍五十餘里，密令兵士，斬伐大小木植，五百餘根，并縫就大小布口袋，五千餘個，貯在後營備用。正值臘月望夜，軍師出帳看月，喁吟杜工部前出塞詩：「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句，仰天長嘯道：「不謂我身膺此任。」時交三更，七營皆已飽睡，唯劉超侍立於側。只聽得喊殺連天，正不知有多少兵馬，攻入先鋒寨內。軍師立于營門，命劉超速傳左右兩軍救應，其有妄動者，先斬。

原來是衛青巡海回來，聞知信息，且不到滿家峒去，一徑乘着月色，各披軟戰，疾趨而來。見下着七個營寨，有些奇形怪相，自願兵少，不能兼攻，便先殺入第一個寨內。皂旗將軍等，都從睡夢中驚起，如何抵敵？軍士慌亂，逃命不迭，被衛青殺得七零八落。又砍入前軍寨內；翟鵬兒聞變，方纔起來，疾忙揮刀步戰。爭奈部下大半受傷，不能支持，幸虧左右營人馬，吶喊來救，彼此混殺一場。衛青皆係步卒，恐有疎失，叻叻一聲，各自退去。這裏不知深淺，亦不敢追趕。呂軍師計點將士時，被殺傷兵卒一千餘名，偏將及將校三名。左哨將軍董騫面中一箭，逃回中營，已自昏暈仆地，箱出箭頭看時，是枝藥箭。軍師亟命載入巾車，送到萊郡調治。即修表自劾，差馬靈去訖。

且說衛青得勝，竟向登州去報功。城上一聲梆子響，守陣軍士，踏起硬弩，弩矢如雨點般射來。衛青部下，大叫：『休放箭！是巡海衛將軍，昨夜已刦了敵人寨也。』城上將弁，雖然認得，不敢專主，便答應道：『這幾日軍令甚嚴，暫請略等。』即飛報與總兵。有頃，張信來了，遙見衛青立馬在濠邊，令人招呼問道：『衛指揮！元帥已發令

箭來傳汝，目今差官何在？」衛青道：「將軍少禮。小將海面回時，並不曾見有差官，大洋內比不得道路上，如何能勾遇着？小將在黃昏時分到來，聞知賊寨不遠，徑率部下軍士，前去劫寨，大獲全勝。」就叫軍士們：「將割的賊人首級，挑起，與張將軍看。」張信知非虛偽，方教放入城中。張信握着衛青手道：「將軍此功不小。」衛青道：「仗朝廷洪福，元戎虎威，小將何功之有？今者正有商議。……」遂回到帥府。

將次天明，忽而彤雲密布，紛紛下起雪來。張信卽命設酒，在蓬萊閣賞雪，便與衛將軍把盞，又請了滿城文武官員，都到閣中。那雪越下得大了。張信與文武各官，行酒數巡之後，命捲起重簾，四周一望，見樓台城郭，都是鏤品琢玉的一般，平沙之上，紛紛滾滾，無異梅花亂舞；海面上雪浪翻騰，真個有千百條玉龍爭鬪；閣外的寒林枯木，就是三島的珠樹瓊葩，也沒有這麼光輝皎潔。——端的好個海天雪景！谷允大喊道：「飲酒寂寞，小將撫劍侑觴何如？」卽立起來，拽扎好袍袖，掣劍在手，先緩後疾，踴躍盤旋，颯颯有聲，——不啻萬道霜飛，千行電激。諸將皆喝采，張信亦贊了幾句。獨有衛

青噤然，手斟一大杯酒，奉與張信道：『小將非敢阻礙，願且商議軍機。』張信道：『都揮之言甚是。』谷允想這句話，明明嫌着他舞劍，卽擲劍厲聲道：『向來原是總戎要守。若依小將，這烏合草寇，何難一鼓擒之？衛將軍不喜舞劍就罷，誰不知道軍中爲重，說這樣噪皮的話！』衛青道：『谷將軍有所不知：昨夜小將去劫寨時，見他聯絡七個寨棚，有似樂師六花，孔明八陣，——擊其前寨，後寨已應。只因兵少，未獲全勝。况且假稱建文爲名，煽惑人心，正不是草寇作爲。』谷允不待說完，便嚷道：『不是草寇，倒是個真命天子不成？』張信便喝道：『毋得妄言！——願聞都揮妙策，同心破寇。』衛青道：『登州僻在海隅，青萊已被賊據，四面全無救援，須得三面夾攻：小將滿家峒之兵，襲其後；發膠州衛之兵，攻其脅；元戎督率諸將擊其前；尅日齊舉，方可奏績。』張信道：『我差官調汝，就是此計。昨報滿家峒已失了，爲之奈何？』衛青大驚道：『這是我的汛地，還了得！小將只今就去奪取。』張信道：『如此大雪，天已晚了，軍士也難走，不如白日去的爲是。』谷允遂接口道：『將軍且暫留。看我明日出戰，殺他幾個賊』

將，然後去復滿家峒寨。只怕這班賊，都站不穩了。一衆文武官，皆齊聲挽留。衛青使說：『谷將軍久隨今上用兵，身經百戰，自非戲言，殺他一陣，則軍聲大振。』小將藉此恢復，亦有破竹之易。只要成功，以報國家，不爭此一夜。』衛青本意要去，反因谷允口出大言，要看他本事，倒就坐下，依舊入席飲酒。至更餘各散。

張信又發下令箭，傳諭各門守城軍士，更番巡邏隄備，方回帥府，獨自在炕上假寐。打算戰未必勝，孤城難守，要寫道告急表章，從海道至京求救。腹內打個草稿，神思昏沉，朦朧睡去。頓聽得號砲三响，納喊震天，這一驚不小。連忙起來，還道是部下內變，隨傅家將，登屋瞰望。時已雪止雲收，一天明月，但見滿城都是裹紅巾的軍士。張信着急了，率領數將，衝出帥府，教授衛將軍處。正遇着瞿鵬兒，一鎗刺下馬來，活捉了。劉超揮起大刀，把這幾員家將，連人帶馬砍翻，殺入帥府。署內林中柱，方巾闊服，搶將出來，大聲喊說：『我是處館南方的人。』劉超命軍士拿下。卜克已從後門殺向前來，——一家大小，不留半個。——卜克占住帥府。劉超即殺向遊擊谷允衙門去，早有

皂旂將谷允赤條條的綁縛解來了。就找至衛青公館，直至東門，殺進去時，寂無一人。原來衛青回去，又暖酒與軍士同飲，尙未睡覺。聽見砲响，就說：『不好了！此李愬襲蔡州之故智也。』如飛上馬。軍士報說，城池已破，情知不濟，率領部下數百人，竟出水城，浮海而去。

那時天已黎明，軍師進城，傳令招降，早見街道上，尺餘的雪，都被熱血浸入，凍結成片，竟是下了一天的絳雪；死屍堆疊，哭聲震地。隨到帥府坐下，諸將皆來獻功。凡生擒的賊將，軍師點驗過，釘入死囚牢，候請旨行刑。隨責問衆將：『何得故縱部曲，妄殺良民？』劉超瞿鵬兒躬身稟道：『小將等適已問明，只因張信將城外遷入的百姓，都給兵器，充作行伍，他們亂竄逃走，黑夜莫辨，以致盡遭殺戮。若是閉戶在家的，誰敢前去問他？』軍師嗟嘆了一回。卽命出榜，安撫百姓。一面檢點府庫錢糧，散給被殺之家。——其合城文武大小官弁，盡在劫中。點視各將佐，單不見了朱飛虎，卽命四下找尋。

原來呂軍師在數日前，令軍士各縫布袋，以裝沙土，爲爬城之具；伐林木來編筏，爲渡濠之用。乘着大雪，卽從衛青回城之後，挑選勇將猛士，竟來襲城；城上幾個提鈴喝號的，盡都亂了，所以如此神速。那朱飛虎，是久慣爬城的，堆疊沙土布袋，離城堵口，尙距三尺許，一心要奪頭功，就把撓鉤，搭住城堵，奮勇而上；不知雪凍冰滑，撓鉤一脫，翻身跌下，暈昏在雪內。軍士那裏知道，一擁將來，把個有力如虎的身軀都踹裂了。

當下找着死屍，便來回繳將令。軍師洒淚道：『雖拔登州，却折了虎將！』命厚禮棺殮，又具牲醴祭奠，軍士莫不感激。全淳風前稟道：『膠州衛負固不服，不才與膠州姜牧是舊識，願奉檄文前去，說他歸命。』軍師大喜。又發令箭二枝：一命董彥嵩，疾速進兵，攻打膠州敵寨；一調賚渴兵馬，進攻寧海衛。淳風又稟：『小可往說，軍師又命進兵，恐不免酈生之烹，無補于公也。』軍師曰：『此事同而勢異；汝若說下膠州，專等他敗兵回來，不許入城，彼進退勢窮，亦必投降。』——是一舉兩得，我豈賺汝哉？

「淳風方悟軍師妙用，欣然去了。」

那膠州知州姓姜，名渭，原是蘇州太守姚善的從弟，從幼在外家撫育，所以改姓。姚善勤王殉難時，長子襄，游學在袁州，聞了此信，亦即變姓爲姜，逃向膠州，認姜渭爲父，藏在署內。年方十九，素嫻韜略，兼精武藝，日夜飲泣，每以不能復仇爲恥。在姜渭初意，原要挂官而去，倒因姚襄報國念切，以此隱忍做這官兒，等個機會。後聞唐月君起兵，姚襄就改名勤王，要去獻策軍門。姜知州聞是女流，尚在遲疑。高監軍初下來州時，便發檄去提錢糧，又被冷指揮閉關不納。今又聞知登州信息，叔姪二人商議，止沒個頭路。忽門上傳進名帖來，是故交全相士。姜知州大喜道：「姪兒之志，成在今日。」忙教請進。姚襄從屏風後窺那相士，見他昂然正容而言，說：「小可舊承老父母錯愛，敢于不避斧鉞，持來保全此州萬姓的性命。卽如登州城內，猛將百員，雄兵數萬，尙且立時破滅，何況蕞爾之城，止于冷匹夫，濟得恁事？老父母如欲盡忠永樂，卽斬某首；若肯報效建文，宜速奉表。」——慎毋猶豫，致令玉石俱焚！」姜牧答道：「下官幼習

詩書，頗知名教，豈敢昧心覲顏，以事二君？所以羈留于此土，亦有志也。久知先生獻了萊郡，高明自然不爽。請略言舉義興兵之概。」淳風就把唐月君志在迎復建文，爲忠臣義士報仇雪憤的話，并自勤王起至今破登州止，細述一遍。姜渭大悅，卽命姚襄出見曰：『是先兄某之長子，在此拱候已久。』淳風道：『當日舍間，有司公子，今日老父母署中，又有姚公子，足見同心王室。』淳風方出軍師檄文，遽與姜渭，卽令將府庫冊籍，并修表箋，差人先往登州投納；又附耳授了密計。

不幾日，冷指揮被董彥殺敗，連夜逃回膠州。見城門緊閉，大喊道：『我是本州指揮，快速開關！』姜知州與全淳風，在城上用手指道：『我等皆已棄邪歸正。今不聽汝入城，斬首獻功，便是同官情誼。爾家口在城無恙。請自裁之。』原來冷指揮名銜，也知燕王奪了建文皇帝的天下，是不義的，只因捨不得這個官，又捨不得這些妻子，心懷着兩意。而今聽了這番話，更無他說，就下馬卸甲，向董將軍馬前投降。彥遂率諸將到城下，却見全淳風與知州出來迎接，驚問其故，淳風具說軍師之計，并述姚公子

的始末。彥嵩卽令請出，與諸將相見。就別過了姜牧，率領一行人等，徑登登州。恰好 賓大刀降了向秦回來，在城外遇着，合作一處，同至帥，謁見軍師。軍師卽命董資二將，各收兩指揮爲部下。正在繕表奏捷，請聖后駕臨，忽報馬靈回來，領有聖后諭旨。內關呂律偶爾失備，變出意外，乃功歸于將，罪歸于己，卽自舉劾，抑何忠恕！暫降爲參軍，攝行軍師事。有功之日，開復軍師。謝恩畢，隨又命馬靈齋奏去訖。

第二十九回

設玉圭唐月君朝帝朔

舞鐵鍬女金剛截仙駕

話說月君自鬼母尊與利魔王去後，下令青州府，選公署一所，暫爲建文皇帝行宮；圖畫聖容一軸，懸挂殿中，朝賀來歲正朔。并令諸文武，會議儀制。青州府知府周縉，奏言：『有原任御史曾鳳韶，親見建文皇帝祝髮，卸去袞龍，擲圭于地。鳳韶拾圭，請隨聖駕；帝因其尊重，恐爲人伺察，再三揮去。旣而燕藩僭位，鳳韶與妻子，同心殉節。

付玉圭史長子公望曰：「見此圭，如見故主。」遺命歲時禮拜。又寧波府太守王璉，當日起兵勤王，會寫有聖容一軸，懸在軍中，號名義士。今鳳韶子公望，與太守王璉，皆不期而來，現帶玉圭聖像在此。再有原任左贊善李希顏，並文武忠臣子弟等，一十三人，先後投臣，及監軍鐵鼎衙門。聞聖后奉建文朝正朔，莫不踴躍蹈舞。今行殿已經告竣，隨與李顏希王璉等，酌議朝會儀制。共言聖后勳德兼隆，不宜用大元帥職銜，仍應稱舊日徽號。入朝不趨，贊拜不名，朝賀宣行三拜禮；百官謁聖后，亦行三拜禮。諸臣行次，不分新舊，以已受職者在先，其未拜爵者在後，奏請睿裁。

『謹列新到忠臣及子弟等姓名於左：

原任詹事府贊善李希顏

原任甯波府太守王璉

原任蒲臺縣尹周尙文

殉國監察御史曾鳳韶之子名公望

殉國衡府紀善周是修之子名轅

殉節戶科都諫韓永之子名鉦

殉國兵科給諫龔泰之子名靈飛

殉國御史林英之弟名菁

殉難邳州知州顏伯璋之姪名無爲

已故武定侯郭英之子名開山

陣亡越蕩侯俞通淵之子名如海

殉難都督宋忠之子名義

殉難都指揮余瑛之子名慶

殉節鎮撫司牛景先之子名驛

原內官少監王鉞

月君覽畢曰：『且看軍師奏至若何。』又萊郡高監軍議上，略言：『后字之義，在古爲

帝；今則爲帝之配，雖尊，亦臣也。宜易舊號，爲玉虛上聖太陰君，掌劫戡亂，正名崇統，攝政帝師，——師則非臣爵也。朝賀宜三稽首。百官見帝師，行四拜，如拜金仙之禮。建文時舊臣在前，義士已受爵者爲次，其殉難之子弟未仕者，各在後。已移文軍師呂律，會復……』云云。呂君以示鮑曼二師，皆云監軍議當。不數日，而軍師及登青州兩郡奏至，皆以萊府爲是，議遂定。月君乃勅下青州府，建文五年，春正月，朔，攝家親率百官，朝謁聖容，以誥天下。乃點閱新舊女弟子，挑選七十二名，令隱娘，寒簧，素英，釋奴，統率隨駕，前往青郡。先是周太守，素知月君雅好幽素，因搭蓬廠一所，高臺三層；——最上一層，布爲帷幄，黃絹紮成欄杆，擺設的湘竹交椅，墨彈山水人物椅披，秋香色哩噠茵褥，建漆嵌芙蓉五色石字畫屏風；中層大理石藤榻一張，松，竹，探春，水仙，天竹，綠萼，玉蝶，紅梅，蠟梅，山茶，鳳尾草，賀正蘭，仙人掌，菩提樹，石柏，十六盆；下層皆用素綾紮廣寒宮殿，又以大靈槎創作婆羅樹的景象。月君至廠，見所費簡而文，甚爲得體。

小除前一日，周太守，鐵監軍，與新來各官員，啓請謁帝師，以便正旦朝會。月石允之，設座層臺，下召文武諸臣進見。李希顏涕泣再拜曰：『本朝之變，開闢所無；山藪野氓，莫不痛心切齒。臣以扈從不及，遁跡夾谷，自媿覩顏，偷生於世。今聞帝師首揭大義於天下，誓討亂逆，而復乘輿；不獨孤臣遺老相慶，卽太祖在天之靈，亦安且慰也！』月君曰：『孤本太祖高皇帝之子民，建文皇帝爲太祖之元孫，當日告之于天，稽之于大臣，而立爲太孫。王守重器，四載之間，仁德洽著。燕藩以庶孽，恃其強梁，倡不軌之徒，反戈向闕，遂致乘輿播遷，存亡未卜，草野同讎；誓與君等戮力，以靖國難。』王濛歎歔頓首曰：『職前勤王，一敗不振，無益于國，每常中夜飲泣；今願執鞭隨鐙，効死疆場，以報君恩。』周尙文曰：『職本欲殉難，聞知帝師起義，挂冠而行；願得再復乘輿，重見故主。』月君曰：『卿眞蒲臺父母！孤受棧培之德，良多。今者勳勩，更爲可幸。』曾公望，周轅，龔震飛，韓鉅，等，皆曰：『我等先人，皆殉國難，君父之讎，不共一天。湯火唯帝師所命。』牛驥曰：『先父景先，扈從建文皇帝，均無

蹤影，痛入骨髓；願爲前驅，幸則君父之仇可洗，不幸則塗肝腦於疆場，無庸馬革裹屍也。」又郭開山宋義等，皆哭泣頓首，誓願効死討賊，復興帝業。少監王鉞進曰：「奴婢向侍建文皇帝，自聖駕南行之後，卽逃出宮闈，潛居浦江鄭洽家內。今願守護行宮，候主復位。」君懋諭曰：「大軍皆在登州，我當親去安撫人民，卽命軍師統兵先取濟南，創立宮闈。一面訪迎鑾輿，一面征討叛逆何如？」衆皆叩首。月君乃退。

次日，周太守等，先習儀于行殿，安設黼扆，懸掛建文皇帝聖容；龍案上置一沈香座，供着玉圭。——一切規模草創，略似廷闕而已。

又次日，爲建文五年春正月元旦，月君及衆文武等，朝于行闕，一如所定儀制。行禮畢，月君宣諭諸臣曰：「孤欲設壇於南郊，昭告太祖高皇帝之靈，卿等意下若何？」王謙等皆曰：「此第一件光明正大之事，非帝師聖見不及此。」隨命胡傳福樸擬表文，略曰：

臣某，濟南齊蒲台縣孝廉唐變之女也，幼通道術，少諳兵機；素有超世

之懷，略無向榮之意。然而性委忠貞，頗識春秋大義，事關僭逆，難忘草野同仇。卽口奉上帝斬除劫數，事屬無稽；若云爲我君征討罪人，甯非共覩？夫建文爲高廟之太孫，遠過漢宣之受命；燕藩乃懿文之庶弟，實同管蔡之興戎。萬古綱常，首重君臣之分；千年社稷，甯論叔姪之私？是以同至操戈，猶之異姓篡國；罪旣無殊，誅所不貸。——况乎擅削元儲之諡號，并叛高祖之顧命哉？前者逆初犯闕，臣與義士某等，戮力勤王，旋正大名于四海。今者逆已僭位，臣與舊臣某等，盟心誓死，爰伸大節于千秋。迎故君而復位，成敗雖在乎天；告神明而討賊，忠義則本乎人也。高皇陟降，在帝左右，爰達精誠，俯垂昭鑒。

正月三日甲子，月君率文武諸臣，出郊設太平牲體，昭告皇天后土，並太祖高皇帝。焚衣灌瓊已畢，莫不掩面而哭。陡見增雨，有一道素彩，冲天而起；諸臣拭淚視之，

互相驚異。月君令兵士掘土，下面掘得藍田玉壘一枚，徑二寸，圍方八寸，文曰：「大哉坤元，承天時行！」衆文武皆稱賀。月君曰：「此皇帝復辟之兆。孤家謹承天意，奉帝爲行在，草勅曰承制。」新舊諸臣，又皆頓首。遂回至闕下，稱正朔爲建立五年；凡有章奏，悉如舊典。正本藏行殿之東序，命顏無爲爲掌奏官守之；李希顏爲大宗伯，周尙文爲少司農，王璉爲大司徒，共參政事。韓鈺，龔震飛，爲給事中；張彤，曾公望，爲御史；胡傳福，黃貴池，周轅，爲學士；郭南山，俞如海，充五軍合後。調張倫，倪諒，爲殿前侍衛；王鉞爲尙寶監。又授林善爲萊郡知府；宋義余慶，暫行協守青州。

部署已畢，乃令牛驛領兵三百爲前導，滿釋奴領女健軍三百爲後隊；聶隱娘，素英，寒簧，統率女真七十二名，隨駕啓行，向登萊進發。前頭兩乘，是素英寒簧的香車，各領着三十六名，兩行分開，都騎的小川馬，手中各擎着執事，一對一對的排過去了，纔是月君的大轎。那轎是龍王所獻，沈香樹根雕成的，九龍戲珠交椅，上嵌着明珠一大顆，八小顆，黑影裏走動，有如明月照乘一般。——原是在卸石寨中常坐的，而今用

了水磨光的香楠木杆子八根，就是一乘大亮轎。那抬轎并打傘的，共是九個壯健女人。看去那九曲柄黃羅傘下，端端正正，坐着一位萬劫不老賽西母勝大士先天一炁帝王師。這些文武官員，都在郊外候送。衆百姓無男無女，若老若少，執香頂禮，都稱是活佛降世。月君令滿釋奴慰勞衆人，并諭各官，不須遠送。又諭董將軍、鐵監軍、青郡是我根本，須防燕兵來襲，宜緊守地方。二人領命；百官等皆自回去。是日車行五十里，仍下五個寨柵。月君居中，餘各四面環繞。

次日早行，不三十里，前面聶隱娘人馬過去，就是素英寒簫的香車，左右並行，——各領着三十六個女真，雁行分列，魚貫而進。忽有一壯婦，大踏步奔至車前，手橫着鐵鍬一柄，喝道：『且住！有本事的敢與我比試武藝麼？』遂將鐵鍬輪動，雙足跳躍，口中咤叱，滾滾風生，迸出萬道寒光，如掣電一般；那婦人的身子，只在風電內旋轉，看不見他的影兒。舞畢，又喝道：『可有人來此試麼？』素英問道：『你是人是怪？可也聞得太陰聖后麼？』婦人道：『恁麼太陰不太陰，聖后不聖后，與我鬥得十合，放你們

過去；若不敢和我比鬥，只好一千年站在這裏。」素英正要用個道術兒奈何他，早有隱娘縱着塞衡回來，問知緣故，笑道：「待我把你顛倒緊着；只恐底下臭氣，觸了蒼天。且報知聖后定奪。」只見滿釋奴，馳馬向前道：「聖后有旨，召那婦人。」那婦人隨着隱娘釋奴一馬一驢的脚後跟，如飛的奔走。時月君太轎，停于中道。他望見月君的轎子，撲地拜倒在地下。月君笑曰：「何俠婦之先倨後恭也！爾係何方人氏，怎麼姓名？因何當路遮攔？請起來細說。」婦人便站起答道：「我住在本郡亂山內亂學村，父母共生我一個，今年二十五歲，也不嫁人，人都喚我女金剛。持着幾斤氣力，打生爲活。就是我身上幾件衣服，也靠着些畜類送來的。聞得聖后起兵，要做個武則天女皇帝……」

『隱娘釋奴齊喝道：「該割舌！」』月君笑道：「這是你來假誠效力的意思了。爲何不到卸石寨來投名，却在此處說些大話呢？」女金剛道：「我沒有這臉面學這些名士山人，鞠躬屏息，伺候衙門的調兒。」月君道：「有異材者，自不同于流俗，難爲你想這激我召見的法子。我正少個主守大寨的，你任此職如何？」女金剛道：「我願盡力向前，不願

落後。月君道：『守蘇旂長緊跟着我，最重大的職任；若有向前之虞，自然調用。』女金剛拜謝了。月君又問：『你的鐵鍬多重？』答曰：『七十多斤。』月君道：『這不像兵器。可用得鐵斧月鏟麼？』女金剛道：『我本無師傅受，將他來鋤地打牲口，使得慣了；別項兵器，却不能用。』月君就令給與劣馬一匹，命滿釋奴撥十名女壯丁，隨着專守蘇旂，隨我大轎行走。女金剛自來不曾騎馬，把個手在鞍背上一按，那馬幾乎蹲下去；遂騰身跨上，用腿一夾，馬即向前直攏，順手勒個住。滿釋奴贊道：『好勁！』仍各依伍次，一齊遊行。當晚無話。

次日，至萊郡界，高監軍早來迎接。月君諭道：『呂律薦爾文武全才，孤今拜爲副軍師之職；本郡知府，已用了林善，待他一到，汝即赴青州調度，以防燕兵。』高監軍謝過，請月君入城，暫止一宿，以慰士民之望。早見父老輩數百，執香跪請，欣欣然簇擁着大轎進城。到了公署，月君坐定，傳令幾個年老的，進來撫慰道：『寡人兵餉不敷，別無金錢可酬父老，止有丹藥一瓢，能祛病延齡。』尙未說畢，老人等忙跪拜道：『

何幸得賜仙丹！』月君諭令滿釋奴，女金剛，凡年五十以上，各給一九；五十以下，有病者，亦賜之。』二人引出父老，按名給散，散了十餘瓢。來的越多了。有那性急的人，一口把丹丸就吞下肚，真似醍醐灌頂，頓覺精神爽健；却又使個乖，來混要。直到瓢盡丹完，天色已黑，然後散去。月君恐明日纏擾愈多，又沒有丹藥了，隨傳令半夜出城。滿釋奴道：『須諭高軍師多備火把。』月君道：『不必。』於袖中取出一顆大珠，望空擲去，端端正正，掛在當天，比明月還亮。牛驛不知是月君道術，只道是天宮特地送出明月，照他一班忠義之士。——遂各啓行。早到了東門，叫開關鑰，向前進發。比及高咸寧聞知，已去二十餘里，追送不及。

行至申刻，有個地名，叫柏香村，但見古柏參天，蒼翠濃鬱，其下參差纍纍，多見荒塚。忽聞大吼一聲，一條黑魃魃的醜漢，縱有四五尺高，突然跳出，——恰如天上掉下個趙玄壇來。——手持兩把巨斧，逕奔月君。月君正欲伸出玉臂，待他斫十來斧，一顯道術，令其心折而降；早已惱動了女金剛，舞動鐵鍬，大喝道：『強賊，有我在！』

「那漢被女金剛攔住，恨不得一斧就剝做肉泥，沒上沒下的橫砍進來。女金剛略側一個，取他的右半邊。那漢亟轉身攔架，兩把大斧飛起，正迎着鐵鍬進來，一聲激裂，火珠爆散。……兩個盤盤旋旋，鬪有五六十合，不分勝負。滿釋奴道：『原來兩個武藝一般，是沒有家數的，只憑着氣力混殺。待我助他。』遂手挽鐵胎硬弓，一彈飛去，正中那漢左手背大指骨朵上，那漢大吼如雷，急得撇下一斧，只仗右手一斧迎敵。女金剛踏進一步，喝道：『看鍬！』那漢就着地滾來，直取金剛的下部，大喝道：『着了！』那柄大斧，如旋風一般，捲在兩腳踝骨上去。女金剛輕輕一縱，却砍個空，便乘勢在那漢肩窩裏，盡力一脚尖，踢翻在地，劈手掣他斧來就砍。……」

第三十回

呂軍師獻誠行宮

唐月君燕饗諸將

這黑大漢是誰？原來就是寒李逵。當日把監押的四五人打倒了，逃出東關樹林中。

歇到天明，打聽得劄指揮全家被戮，一心要報大仇，如飛的徑向卸石寨來。黑夜裏相了幾次，旌旗嚴密，關寨堅固，真如鐵甕一般；巡邏的兵丁，又都挾着烏鎗，宛然臨大敵的光景；——插翅也不能飛進。心中思忖道：『若殺他手下人，就一千個也算不得眼；畢竟把這個婆娘砍他十來截，我哥哥在地下，也得個快活。』不幾時，聽說唐月君要往登州，安撫人民。賽李達道：『好了，這番着了我的手了！』就先向大路上，尋這個怕香村方便去處，藏身等候。到夜間，也只睡一覺，便起來呆呆地望着，誠恐三不知過去了。那一日，等個正着，不意遇了女金剛一個對手，又遭滿釋奴的鐵彈子，打折了左手指骨，倒被顛翻在地。大叫道：『哥哥！我今日以死報你了！』女金剛正要下手，月君道：『目勿傷他性命！』滿釋奴遂令十來個女壯士，一齊上前，用撓鈎套索，綑翻活捉了。月君分付載向後車，就令女金剛押着。那些女真們笑說道：『倒好做一對兒夫妻。』

又行兩日，已近登郡地面，呂軍師率同諸將遠接，——皆戎裝慣帶，躬身聲喏。一路副將，偏將，牙將，將校等，歡聲如雷，都稱萬歲。忽當道剗然一聲，從地下鑽出個

女頭陀來，大笑道：「萬歲萬歲，從來活不到百歲。」月君見是曼師，即欲下輿。曼尼頓足道：「我在蓬萊殿等候，」已不見了。

又前進十餘里，各營軍士，都兜鍪甲冑，吹波羅，擊刁斗，擺着隊伍來接；望見塵蓋，兩行跪下。頃刻駕進南關，至帥府坐定，滿釋奴傳令各卸戎衣進見。諸文武趨至丹墀，分班叩首，月君慰勞令起。唯司縉姚襄二人，仍然跪着，雙淚交頤；軍師代奏：「是殉難都御史司中之子，一是勤王蘇州府太守姚善之子，皆痛傷君父，志報大讎。……將二公子來歷，各述一遍。月君道：『如此，汝二子已建功勳，將來上安社稷，下奠蒼生，名標青史，先尊公九原含笑，又何悲哉？』二人頓首受命。時滿釋奴女金剛將賽李遠押至塔下，月君諭軍師道：『此義士也，可勘訊供詞，同俘犯張信等，一并奏奪。孤家暫退。』」

次日，各將官會集帥府門首，早見軍師來具奏，共是三個章本：一請決叛俘，一請補缺員，一請卹陣亡將佐。滿釋奴即行傳進。不片刻，早已批出。其決俘一疏批道：

建文皇帝以張信爲心膂，密發手詔，令執燕藩。信乃乘婦人車，潛入燕府，悉告于逆，設誘藩司張昂，都揮謝貴等，一時屠戮。反機猝發，勢反燎原，國母灰燼，乘輿顛覆，皆由信以成之也。凌遲雖係極刑，乃國之常典，不足以快人心；着製鐵籠一片，架于炭上，慢慢炙烤，用喂犬豕，以報殉難諸臣，死于種種毒刑者。首級宜露火外，勿使焦爛，獻馘行殿。

谷允爲燕寇前鋒，王師屢遭挫辱，罪亦滔天。第彼向係燕藩斬卒，猶之桀犬吠堯，是爲反賊之徒，一斬足以蔽辜。

賽李達思報劄捷結盟之義，刦孤家于中途，可爲豫讓之流亞。本欲宥而赦之。今旣執性不降，着絞死以全其義，仍備棺衾禮葬，表石于墓，以示來茲。

林中柱遊蕩小人耳，爲人訓蒙作札，求苟活也，乃妄談兵事；彼豈知

孫吳之法耶？據稱老母倚閭，情或有之，姑免其死，削去一耳，逐葬。
餘皆依議斬決施行。

缺官一本批道：

膠州知州姜渭，以死難之節，移作復仇之義，保護孤姪，可謂通權，
着陞爲登州府知府。胡先補膠州知州，莊濬授文登縣知縣，鄭莊卽墨
縣知縣。

董彥嵩特授鎮守登州將軍，司轄爲監軍道，全然參贊軍事。

陣亡將佐一疏批道：

朱飛虎纔膺簡用，屢奏膚功，今以奮不顧身，爬城墜死；董憲年少英
勇，隨孤起義，所向克敵，今以黑夜苦戰，中箭身亡；——均爲可憫
，可遣官奠祭。候帝復位，奏請建祠，以表忠勇。

餘優卹陣亡將士，均如奏行。

時董彥昂卽行謝恩，並煩滿釋奴轉奏：朱飛虎有子朱彪，臣有少子董翺，皆膽力過人，懇請帝師優用。少頃，傳諭：董翺准補董騫之缺；其朱彪權攝右營右將軍，俟有功實授。軍師又請以卜克爲後營中軍將軍，補彥呆之缺；阿蠻兒調補中營右將軍；牛駢補蠻兒之缺，任右營左將軍；姚襄補鐵鼎之缺，爲中營左監軍；月君皆允之。隨發令旨一道，蠲免登州府屬本年各項錢糧，毋庸煩絃。

到次日，軍師親赴法場監刑。張信叩首流血，哭訴道：「逆犯從燕，原非本心；祇因老母當時言：『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一時誤遵母命，情有可矜，乞開天地之恩。」軍師冷笑道：「從來賣國背主，只是怕死一念，爾賊乃逆黨之尤者。昔漢王斬丁公，以忠義風天下；我太祖謫危，素以奸邪誡天下。今燕藩畀爾總兵官爵，是明明以反叛誦天下。『言未畢，賽李達道：『快先殺我！我要去報哥哥。』軍師道：『爾視賽李達，亦當愧死。』卽命以嚼子勒口，擡上鐵簾，如法炙烤訖；然後并谷允首級，貯金漆木

桶之內。回府寫具奏文，一奏聖后，一奏建文帝，遣馬靈飛赴青郡宮獻贖。

本到之日，李希顏王璉，會同文武諸官于闕下，展開表章。其略曰：

署軍師事參軍臣呂律，頓首頓首，謹奏皇帝陛下：竊惟燕藩背叛，神人共憤；乘輿播遷，黎庶同仇。臣草莽布衣，葑菲下質；既乏包胥之義，終鮮李愬之才；謬承玉虛上聖太陰君帝師訪諸草廬之中，委以討賊之任。未奏膚功，竇忝負乘。茲幸託皇帝威靈，與帝師籌略，諸將士戮力同心，旌旗所指，山岳皆爲效靈；鼙鼓纒鳴，風雨咸能作氣。

爰克菁莪，復平登郡。已擒首惡張信，處以極刑；定執臣孽燕藩，置之常典。現今前驅壯士，義氣貫於虹霓；各聚將軍，忠心凌於日月；皆願滅此而朝食，誓不與之戴天。雷萬春飲箭不移，伍子胥鞭屍有待。謹先獻贖二級，告諸天地，懸之闕門，上報太祖高皇帝在天之靈。——臣謹具奏以聞。

諸大臣等，莫不以手加額，打發馬靈繳令，并按獻馘舊典，次第遵行。月君見了，副奏道：『軍師未復舊職；今日建文聖旨，方爲名正言順。』遂援筆批云：

呂律才如景略，識正統之攸歸；學似歐陽，知大宗之難泯。仗義勤王，秉忠勸亂，已奏績于發軔之初，定收效于投戈之後。今具表章，上獻逆馘，功莫大焉！朕實賴之。其授爲少司馬正軍師，兼知軍國大事；并賜黃鉞白旄，及寶劍一口，以崇闔外生殺。爾其欽遵施行！

月君遂發出冊誥金印法器等物，令人賫至軍師府，軍師叩首欽受謝恩。次日，月君升帳，諸將皆集，諭令軍師毋得再謝，并賜側坐；軍師三讓而坐。又傳命諸將佐，各坐簷下，謂軍師道：『孤自起兵以來，豪傑歸附，忠義景從，雖大功未遂，而逆膽已破，皆賴諸卿等，戮力同心。復辟之日，自然分茅裂土。今節屆上元，孤家先行設宴勞將士，爲小奏凱歌之樂。各營軍卒，舊者各給一兩，新者各賜五錢，聽其自備酒餚，營中暢飲。孤家有內帑白金二箱，煩董賓二將軍，按名給散，以示旌賞之意，按此爲飲。』將士

各去遊行，不消說得。呂軍師乃啓奏道：「臣意過上元之後，即欲起兵南伐，求聖后指示。」月君道：「天氣嚴寒，軍士勞苦，稍待春融未遲。」軍師又奏：「臣慮青州以孤城，而當孔道，四無救援，恐有疏虞，則根本危矣。」月君道：「孤已調高軍師前往，無慮也。」正欲退入，只見滿釋奴奏道：「昨日有兩個南方賣解數的女人，一名翔風，是寡婦；一名迴雪，是處女；——流落在此，願來投附。乞取進止。」隨呈上一摺，是各種技巧的本領。月君諭他就收着，俟後日筵上，引他來演些技藝，且助諸將軍之飲興。次日，帥府擺設筵宴，堂上懸燈結綵；地下鋪雜色氍毹；周圍放兜羅異錦，十二圍屏；正中几案，列着古鼎花尊之類；兩邊甬道，搭着布棚，下鋪着筵簟，爲諸將席飲之所。上元辰刻，月君降帳，文武分行拜賀。滿釋奴隨引翔風，迴雪，在丹墀叩首。——二女子俱有輕揚姿態，迴雪更加娟潔。他摺上開着，都是江湖頑耍的解數，內有雙走索，雙走馬，雙鎗刀鬥，雙鬪劍，雙舞天魔，——却是尋常沒有的。月君遂令向帥府左側，箭道內演看。

一，雙走索——是用兩條索子，兩架分開；兩個女子，各在一索之上。走至中間相近處，便一個縱過這邊索上，一個縱過那邊索上。

一，雙走馬——兩個女子，各騎馬一匹；一個在東跑來，一個在西跑去。手中各持一物，在馬背上互相一拋，——你接着我的，我接着你的。復揚袖跑回，手接着手，大家一跳，立在地上。

一，雙鎗刀鬥——兩個女子，東邊的搶到西邊，西邊的搶過東邊；如浪裏穿魚，跳擬如飛；又如天孫投梭，往來如貫。

把看的人，眼都花了，贊不絕口。月君道：『原來如此。』隨回到堂上，諭諸將道：『今日之宴，君臣相慶，須追鹿鳴彤弓之盛典，豈有藉地而坐之理？』令各設椅棹。月君堂中南向，素英寒簧，侍坐堂前；東首帶斜一席，隱娘正坐，釋奴金剛側陪；簷前西首帶側一席，軍師正坐，董將軍寶將軍相陪；餘在塔下，各序次而坐。軍士奏起鏡歌曲，諸將懽呼痛飲。少頃，翔風迴雪二人，又進天魔之舞，——彩袂飄揚，暗香流動；左

盤右旋，或疾或徐，宛如軟骨仙娥。又各舞劍一同，倏如風雨驟至，滿堂蕭颯。月君道：『可謂不減公孫大娘。』命各賞酒一巨觥。隱娘微笑曰：『此聖后作養人村也。』月君命二女，各持金爵斟滿，自軍師起，遍勸三爵，不須起謝；諸將等遵命，立飲而盡。軍師隨令取聖后玉卺，徵臣等合獻三爵，與董賓二將軍，各跪捧卺上；諸將皆頓首。月君道：『卿等起來。孤家素不能飲。』命寒簧另取一玻璃盞，每玉卺內，傾出三分，已盪一盞。方纔飲畢，忽見鮑曼二師，已雙雙立在中堂，拍手道：『好盛會！不知蓬萊關上，衆仙子拱候哩。』月君遂吩咐隱娘，『汝可爲監令官，宴畢後來。』又諭滿釋奴道：『汝可與女金剛，統領女健軍，結兩個小營，在蓬萊閣下，凡有章奏，隨到隨傳。』又諭軍師，及諸將佐軍卿等：須各不醉無歸。鮑師遂挽了素英的手，曼師挽了寒簧的手，同月君出至簷下；冉冉彩雲昇起，已到蓬萊閣矣。

第三十一回

驪山老姥徵十八仙詩

利魔王主講三千鬼話

登州府蓬萊閣，規模宏麗，爲天下第一名勝。正中一閣，直礙雲霄，曰蓬萊；左與右，復有二閣，體勢稍亞，上通複道，參差聯絡；——屹立沆瀣之中，宛如三島，洋洋渤海，陰晴變幻。——誠然大觀，乃塵界之五城樓也。大羅諸仙子，要與月君稱賀，鮑師尅定日期，在蓬萊相候，所以預爲安設齊整，倒先請受賀的主人來，登臨鑒賞。當下月君見正閣左右兩壁廂，都安着水晶玻璃鏡，光明玲徹，與武后鏡殿無異；前列着珠花奇草，又與陳後主移春檻彷彿；後面設有十二疊步障，空濛肖露，似有若無。月君道：「六朝宋主，設一屏風于殿上，表裏洞然，呼百官示之，皆對曰：『無。』」但以手摸之，略有微礙。較之此屏，恐亦不相上下。」曼師道：「此亦較人口吐之絲，龍女所織。」擲之不盈一握，真乃希世之寶。」月君道：「妙是妙極了，尙少一部希奇的音樂來配他。」曼師道：「有——有。莫說音樂，還有個屏風。」鮑師道：「老比丘尼來獻寶了！我知道利魔王，有個天樂屏風，原是唐朝楊國忠的。」月君接着問道：「可就是水晶屏

風上，雕刻的三十六個美女，燈前月下，一個個會走下來，歌舞奏樂的麼？」鮑師道：「是也。」楊國忠這蠢東西，疑是妖怪，鎖閉在空樓上，不敢用他。迨後爲安祿山所取，美人一個也不肯下來；要把火燒滅他，忽然不見，——却是利魔王攝去。這只當做劫奪來的，沒要緊，替令甥女裝體面哩。」曼師拍着手，大笑道：「鮑老的學問，原只如此。那座天樂屏風，本是舍甥女宮內的，只因太真出世，特賜與他，助傾國之用。不期一皇，竟癡想着屏上的美人，太真恐一奪寵，所以賜與國忠。國忠祿山，豈能享受此恩？故舍甥女仍取回去，是物歸故主。你這假斯文，休得談今說古，惹人笑話！」鮑師也笑道：「我說來試試你，不知幾時打聽在心裏了。」月君道：「此屏我未之見，借將來倒也新鮮。」曼師冷笑道：「新鮮不新鮮，司空見慣，值不得半文錢；難道利魔王來，也教他只看自己的屏風不成？」鮑師道：「你們的眼睛，是易耍的。可曉得是梨園子弟，把唐元宗與莊宗國家多傾覆了？而今絕色者，出在蘇州，每班內挑選幾名，攝其魂魄來做戲，——如葉法善攝李北海魂魄，寫碑文一般，比日常倒好。只此就可耍得他眉花眼

笑。『月君笑道：『人間幻事，無踰于此；獨是缺少美醞佳餚。』鮑師道：『也有個法兒，只勉強些；把那上好的素菜，其性滋潤者，蒸熟搗爛；乾燥者，炙炒磨粉；——加酥油，酒釀，白蜜，蘇合，沈香之類，搜和調勻，做成熊掌蛇峯，象鼻犀唇，各項珍羞樣式；再雕雙合印板幾副，印小鹿小牛小羊，與香瘴竹鮑，及鷄鵝鱗鱸，蝦蟹瓊瑤，雉雀載毛鷲的形象。每盤一品，悉係囹圄的。又將榛松欖仁，密棗荔枝，核桃波羅密，蘋葉婆落花參等物，亦照此法，製爲鳥獸之狀；再於撤後用之，省得滋味雷同。其菓品多用新鮮的，如閩粵洞庭諸處，及燕地豆大之茄，蠶大之瓜，晉中棗大之朱柿，西江米大之菱角，東吳指大之燕筍，玉井船大之雪藕，度索山盤大之碧桃，皆頃刻可以咒成。酒必須剎魔主的扶桑花釀，——只此難些。』曼尼道：『又來激我？我却取不動他的。』

『月君道：『是便是；假的一半，借的一半，這像個什麼樣？』曼師道：『這是絕好的樣。你看五伯假仁借義；列國諸侯，誰不怕他？韓信假立爲齊王，竟做了真的；劉先生借取荊州，竟成了帝業。如今世界，還有父是假的，兒子是假的；連嬌妻美妾，也可以

得的哩。『月君鮑師，幾乎笑倒。於是曼師便去借了天樂屏風，並扶桑花釀，及各種珍羞果品，皆整頓停當。

二月十一日，彩霞時候，月君與鮑曼二師，憑欄凝望，早見海天外，電竊氤氳，非烟縹緲，鶯鳴鶴唳，——羣真冉冉飛來。共是那幾位：

素女（九華宮主，玄女之妹）

驪山老姥（地仙之祖）

樊夫人（仙卿劉綱之妻）

雲英（樊夫人之妹，裴航之妻）

董雙成（西也仙女）

魏元君（名華存，仙卿劉幼慶之夫人）

杜蘭香（曾降于馮頤家，瑤池侍書）

萼綠華（曾降于羊權家，瑤池侍書）

麻姑（蕊珠宮仙子，曾降蔡經家）

席姬（帝女也，俗云巫峯神女）

秋蟾（曾居侍女）

龍女（南海大士女弟子）

弄玉（秦史之妻，晉瓊樓）

黃姑（天孫侍兒）

吳彩鸞（文簫之婦，同居瑤島）

天台女（劉晨所遇，居桃花洞）

金精女

（張氏女，名麗英，金精星也；長沙王吳芮欲聘之，乘紫雲而去。）

月君等迎接衆仙子入前閣。雲英周迴一看，笑道：「都是水府的好東西。」又從複道，進至中層正閣，一分賓主稽首行禮畢。內中唯驪山姥，天台女，係是初會，各致傾慕之誠；其餘仙子，是在上界，常到廣寒宮的，皆算故交；——彼此各敘一番契闊。曼師道：「且請坐了，再敘，何如？」於是發真互遜驪山姥坐了東首第一位，次元君，西首第一位素女，次瑤姬；餘皆以陞仙先後爲次序。月君坐主席，曼師南向，鮑師北向。坐定，衆仙子各命侍女，獻上禮物，爲月君稱賀。驪山姥獻的是個針兒，曼師道：「這是仙姥補道衣的了。」老姥云：「就是神杵磨成的，曼師休看輕了！」便念出六句偈云：

飛騰萬里，無影無形；

貫人心孔，頃刻亡魂。

三軍六師，此針可平。

月君稽首而受。次素女獻風囊，內絨着禁飽符，題有赤龍篆；（後二十年，臨難啓看，乃是玄女娘娘賜的。）月君東向跪捧拜受。又龍女獻的柳枝一小枝，是大士淨瓶中摘下的；龍女傳大士法旨云：「後五年，歲大荒旱，以柳枝蘸水，望空洒去，卽降甘霖，可救數百萬生靈也。」月君向南，口稱大士聖號，九叩而受。又董雙成獻的，係蟠桃核雕成小舟，篙師舵工，皆靈動如生；并傳西王法旨云。

舟如半塊，容人三千；

放之溟海，直上青天。

月君向西拜受訖。外突夫人獻的是八寶如意，華存獻的是紫電裙，雲黃獻的是玄霜，——曼師道：「成了個江湖上的醫生，將丹丸做人情了！」看綠華獻的玉條脫一對，曼尼道：「聞得送與羊權了，怎的又帶着？」綠華道：「可知是取回來的？」杜蘭獻金鳳釵一枝，說是鳳化成的，簪則爲釵，簪則爲鳳；曼尼接口道：「足見至寶！譬開來送與張頌如，今又合爲一了。」蘭香應道：「要分半枝來送曼師，只可惜算頭用不的。」

『再拜弄玉獻的是鳳簫一枝，曼尼道：『簫都送却，從此蕭郎是路人矣。』時麻姑玉獻神鞭，弄玉笑道：『這句話，該把神鞭照着光頭兒打一下。』曼尼道：『我聞得蔡經當日曾受過二十鞭，難道我就一鞭也禁不起？』衆仙子皆笑。又看了金精所獻金母，云係金烝結成，不論銅鐵鉛錫，一點皆化黃金。曼尼曰：『你這個算不得禮物，却是賄賂公行了。』月君謝道：『我也是個貪官，倒喜的乾折。』衆仙又大喜。只見巫山神女，舒開玉掌，獻出一片東西，名曰雲魄，垂之如幕，張之如幄，乘之則是五朵彩雲，卷之則無異絲縷；月君卽命挂于閣前。又秋蟾獻紫鸞鳥一對，大如蝴蝶，善能掌上舞；并流許飛瓊意云：『所獻的，就是月君娘娘之家禽，無非要娘娘思懷故宮之意。』月君各謝受畢。外彩鸞仙子，獻手書道德經一卷，說：『在鍾陵時臨過五十卷，悉傳于人間；唯此卷最爲得意，收藏千有餘載，——這是算不得禮的，謹請法眼指教一二。』月君贊賞曰：『骨勁神逸，衛夫人所不若也！』又天台女獻五色靈芝一朵曰：『此芝已產千年，近來光采奇異，想是應該顯耀時候，所以采獻太陰主，只恐曼師要話笑哩。』月君忙稽首道：『五

老四姑，亦未見此神芝，余何幸而得焉！」曼師却瞅着黃姑說道：「休贊，休贊！我是個窮和尚，既沒有彩鸞子寫的半張紙，又沒有天台女采的一莖草，只索學天孫娘娘，差個侍女來口賀口賀罷了。」黃姑道：「曼師也忒性急。」隨將手望空一招，天上飛下個淡黃色雀來，背上負着件東西。月君等看時，是個素錦袱。黃姑打開，取出一領朝衣，乃是天孫織的，名曰開關一炁天衣。黃姑曼尼，就與月君穿上，羣仙莫不稱羨。月君道：「唐姮承天孫娘娘恩逾海嶽，歷劫難報，又蒙賜開關天衣，如何消受？妾聞天孫娘娘宮殿，在天之央，」乃望空叩謝。黃姑述天孫娘娘法旨云：「月君日後，服此天衣，升闕朝帝，當再相會；今數期尚遠，千萬珍重。」月君不覺兩淚交流，俯伏不起。——這却爲何？……只因觸動了當日受天狼星一番挫折，淪謫塵埃，怨仇未報，雖然洞悉前生，却也不知未來定數。今聞數期尚遠一語，也不知將來得升天闕與否，所以感傷起來；正見月君道心日篤之處。——雲英在旁微笑道：「我們做仙人，享的是清涼淡泊滋味；若論起繁華威福，還是下界。只今誰可學得？月君何必悲傷呢？」曼尼道：「若照雲英妹

子這樣羨慕，你就來代了月君，却不是好？」雲英笑道：「只怕不准。」曼師道：「准代，准代，但只是不要同表郎一齊來代。」衆仙子大笑，月君亦爲破涕。

鮑師道：「如今且把禮物收拾過了，大家飲杯酒，看回戲罷。」月君脫下天衣，付與素英，一齊收入後層閣內，拱請衆仙子入席。又命素英與寶相陪仙膝，宴于右閣。月君令女弟子，每席一名，捧壺斟酒。素女呷了一杯問道：「此酒何來？比上界之瓊漿玉液，又是一樣滋味。難道人間有此酒麼？」曼師道：「是老尼所造。」雲英道：「只這酒就強似天上。」衆仙子道：「這却不錯。」

少頃，捧上餚饌，衆仙子見是團圓的小鹿小羊，大以爲怪。杜蘭香道：「莫非月姊用葷麼？」曼師道：「你們這班仙子只好充數，——却不是唐僧見了人參果，說是小孩兒的？且請吃了，批評不遲。」驪山姥注目一看，箸兒在熊掌中間一分，大笑道：「月君耍戲法兒哩。」月君道：「還有個真戲法再耍耍。」遂命女弟子，移下蛟絲步障，擺開天樂屏風，——時正黃昏，閣中四十九顆明珠，周圍懸掛，照耀與白日無異。只見屏

上走下十二個美人來，皆是漢宮裝束，歌的歌，彈的彈，吹的吹，其聲靡靡，其韻揚揚，正不知爲何曲。歌畢，一齊上屏。却又走下十二個來，舉袂揚裙，分行齊舞，或如垂手，或者招腰，或有類乎霓裳，——左右上下，或正或側，或疾或徐，其態搖搖，其勢翻翻，亦莫辨其爲何舞。舞畢，也上屏去了。却又走下十二個人來奏樂，樂器是笙簫箏笛，琴瑟琵琶，雲鑼響板，——其始悠揚，其闋蕭颯，不是筠天，不是雪瑛，亦非天魔之樂；衆仙子皆呆臉相看。樊夫人道：「我雖不能知此，大概是淫聲；不知月君亦奚以爲？」曼師道：「仙子不怕淫，有何妨礙？」驪山姥道：「大概已領略，撤之可也。」月君乃命將屏摺轉。鮑師道：「如此則寂寞了，何以侑觴？」

驪山姥見衆仙子聞了此樂，若有所思，遂道：「文人飲會，尙且分韻聯詩，何況神仙？我不合坐了首席，要出一詩令。」月君道：「這是仙家本等，卽請發令。」驪山姥道：「今是我出，詩不拘是誰先做，——要說的生平私有之事。」月君道：「仙真焉得有私？」驪山姥道：「亦有之，但與凡世男女之私有別。」曼尼道：「我乃釋門，從不

學這些，——方丈和尚不參禪，不誦經，只做兩首詩兒，到處去結納官府，——我與龍女不在其內。」驪山姥道：「這個遵命。但求曼師做個監察詩酒的御史，行些春秋誅心筆法便了。」曼尼道：「那是老尼最能不過的。」於是驪山姥舉手云：「吟詩不論次序，先成者先繳。」衆仙真口中不答，心裏想道：「這個沒搭煞的老姥，想是風了？那樣新戲文不看，却要做什麼私情的詩！除非你是老不怕羞的，做得出來。」月君心上了了，一面吩咐侍女們：「換新鮮酒餚，以助詩興。」遂起立道：「不妨我是已墮塵凡的，吟個樣兒看看。」驪山姥道：「還是月君通達大道。」遂將藕絲絹一幅，撥筆寫云：

曾上瑤臺一炁天，銀河洗盡月光圓。

無端謫下鶯花界，猜是風流第幾仙？

雲英道：「怎麼是第幾仙？應改爲第一，——有誰可稱第一仙呢？」曼尼道：「須讓裴郎的夫人。」雲英道：「酒令無戲言的，令官不檢，統該斟一大觥。」驪山姥道：「偏你這個第一，也該斟。」月君道：「總是找詩不好，亦當受斟。」于是各飲一大玉斝。

曼師道：「後有犯者，罰三爵。那位仙娘，再闖轅門？」樊夫人道：「我來。」遂吟云

：

十二瓊樓清讌還，香風吹動碧霞鬟；

幾回笑指瀛波淺，照我芙蓉半醉顏。

曼師道：「却忘了劉郎也！可謂不情。」驪姥道：「詩極蘊藉，准折過罷。」雲英遂吟曰：

兒家白會搗玄霜；阿姊無端到鄂陽；

賺取裴郎尋玉杵，迷心一點是仙漿。

曼師道：「這却公道，服煞了雲英妹子也！」雲英道：「就是裴郎便怎麼？我怕誰哩？」

杜鵑香詩云：

偶訪前因震澤旁，鳳釵劈破醉瑤觴；

人間不省仙家事，只說仙娘也嫁郎。

曼師道：『豈不勉強些兒？』馮綠華詩曰：

神仙從不怕塵汗，條脫君看臂有無？

饒術曹唐詩一笑，夢華依舊在玄都。

曼師道：『兩手條脫俱無，還虧你裝硬漢哩。』麻姑詩曰：

我是千春處子身，仙郎相見不相親。

誰思指爪堪爬背？——一百神鞭了夙因。

金精女詩曰：

不是神仙不是精，鳳鞋每自御風行。

請看想殺吳王芮，白骨坟前燐火明。

魏元君詩曰：

縮髮瓊姿水玉神，容華老後又生春。

漫言伉儷劉郎在，蓬島何曾有草雲？

董嬰成詩曰：

兒愛瑤池水至清，翩然窄襪踏波行：

素華流影仙衣動，皓月清波共有情。

驪山姥道：『雙妹之詩，有情無情，無情有情，是情非情，非情是情，何其妙也！』曼師笑道：『這是做閨女的故態。』嬰成舉大杯的與曼師道：『爲法自弊，請罰三杯。』曼師飲畢，笑道：『我如今要做織口御史了。』驪山姥吟曰：

針麻鐵杵驪山頂，祇有長庚會見影。

聃老不娶我不嫁，陰陽匹立誰能省？

雲英笑道：『如此白髮婆婆，就見些面也不妨，何況影兒？』曼尼道：『犯上了，該罰十杯。』驪山姥道：『讓過他罷。——只說是但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哩。』雲英道：『好，好！不像那沒頭髮的心腸忒狠。』曼尼道：『罵得毒！不飲十杯，我將戒刀把賢妹的頭髮也削個乾淨。』衆仙真皆大笑，共勸雲英飲了三滿杯。鮑師道：『我也有

詩，不知合式不合式。」吟云：

仙子無情但有緣，緣來便得見嬋娟。

生平喜療相思樹，龍女才郎合一箋。

曼尼道：『詩是不錯，只得有了你這個散相思的五瘟使，天上人間，都不得乾淨。』說未畢，衆仙皆大譁道：『總被他一言抹殺，情實不甘，要罰一百杯。』曼尼道：『不會備得許多酒。』月君道：『每位罰一大杯罷。』樊夫人道：『我是要罰他三杯的。』曼尼道：『是了。他也曾與妹子做過小撮合山的。』衆仙把酒齊送前來，曼師一一受罰道：『今日以一小光頭，而落在衆仙娘道門之內，自然要輸的了。』衆仙真道：『越發可惡！要跪罰三大杯。』驪山姥道：『話兒巧些。我來陪他受罰罷。』衆仙方纔歇手。瑤姬就呈詩云：

朝爲行雨暮行雲，雲雨何曾染電裙？

明月一輪降十二，漫傳宋玉夢中文。

曼師道：「襄王何在？雖然，這是昏君的夢兒，饒過了。」弄玉詩云：

簫史吹簫綵鳳回，雙雙齊跨向蓬萊。

誰知天上神仙侶，浩劫還寒彩袂來！

吳彩鸞詩云：

十二樓臺大赤天，兒家姓字註瑤編；

不妨攜却文簫子，共向西池拜列仙。

天台女詩云

年年花發洞門香，屢夢那知仙夢長？

春露欲晞秋蝶老，劉郎已不認仙鄉。

秋蟾詩云

不似瑤臺月似霜，素霓亦學舞霓裳。

兒家獨倚娑羅樹，消受入風浩劫香。

黃姑詩云

人間乞巧信無端，烏鵲何能接羽翰？

我是天孫舊侍女，明河一笑倚欄杆。

月君擊節道：『黃姑賢妹之詩，可謂千秋吐氣！曹唐李羣玉輩，何物孽子，輒敢冒瀆帝女！我若爲閻羅天子，當碎割其舌，罰他做個啞狗。』素女道：『尤可惡者，世人以黃姑爲牛郎；不知上界之牽牛星，猶之乎人間之有牽牛花，命名若此，乃說是牛郎。銀漢是素秋金炁之精，猶之乎山川之有金銀氣，乃認爲江河之河。仙人御風乘霧，弱水三千，莫不飛渡，何藉舟梁？而乃妄說烏鵲爲橋！天半剛風，無論是人是物，一吹卽化爲塵；當二三月暮春，風氣上行，飛鳥從風而上，化爲遊絲，——豈烏鵲可以直登青冥耶？此皆夢寐嚙語。愚人固不足責，乃文人、才士，竟有形之歌詠者！』瑤姬接口道：『文人、才士之妻女，多喜淫者，卽此報也。』曼尼道：『彼且云天上猶然，况人間乎？所以庶民之家，妻女淫者，或殺或出，反要振作一番；至于紳官人家，則多縱之聽之，而恬然』

不以爲怪。——蘇云報之，反若從其意者。驪山姥道：『真正快論！——且請教素女娘娘之雅製。』素女道：『我倒忘却了。』乃吟云：

珠宮寶闕鬱蒼蟠，帝女高居降節朝；

雙劍劈開千百劫，英雄無數一時消。

月君贊道：『真是掌司法主之語！黃鐘一響，我輩瓦缶無聲矣。』曼尼道：『不妨二雅之音，與鄭衛同列。』雲英道：『且住！我等遵驪山姥之命，勉強以無情吟作有情，何至比之淫聲？真個太欺我道家了！我也要你做一首，若再恃強，我定……』曼尼道：『我定怎麼？』雲英道：『我定把你光頭，做木魚兒敲。』衆仙子道：『這個曼師也難却了。』曼尼道：『小尼頭兒，當不起衆位娘娘看上了他。待我吟來。』乃援筆揮云：

我乃比丘尼，不解風流詩，

觸惱衆仙姑，吟出須菩提。

驪山姥道：『是了是了。看大士面，讓他罷。』月君道：『十八仙中一個尼，這詩是少

「不得的。」

鮑師道：「請舉筋兒再耍。」杜蘭香道：「看這餡饌，又是簇新式樣。」董雙成道：

「味兒清芬，返覺後來者上。」金精女道：「怪得果核都成了精。」夢綠華說：「天廚

星也沒有這巧思。」樊夫人道：「太巧了，天心所不用；天台妹子是地仙，可將此方去

試試。」曼尼道：「劉郎不來，誰與試呢？」天台女道：「曼師忒利害，憑你怎樣，要

罰的。」雲英道：「罰酒便宜他，——罰一杯涼水。」曼尼道：「情願情願。雲英妹子

的涼水，就是裴郎的瓊漿呢。」月君道：「這是要罰的。」曼師笑飲了三爵。驪山姥道

：「我們如今，該說些本分話了。」曼尼道：「本分是第一種的妙話兒。」金精道：「

尚未會說，怎知其妙？」曼尼道：「妙，妙！本分是個玄牝兒。」月君與衆仙子，笑得都

像彌勒佛的口，合不上來。——於是起身作別。雲英附耳與曼尼道：「日後月君歸到瑤

台，可帶這一座美人屏去。」曼尼大聲道：「利害利害。」衆仙子驚問，曼尼道：「雲

英妹子看中意了屏上美人，要幾個與他裴郎爲妾。我想這美人的生兒，是狠惡不過的，

所以說個利害。」月君道：「我未曾說得：這屏從利魔宮中借來的。」衆仙子道：「原來怪不得有些妖氣。」曼尼道：「原是與妖精看的。」弄玉道：「我們今日都輸與曼師了。」——遂各向月君稽首而散。

月君獨自倚欄凝望，半輪明月，早已出海。只聽得曼師在背後笑道：「望什麼？」月君回頭，見利魔王從中開出來，月君卽忙迎上，笑說道：「愚妹望眼將穿，我姊姊却在家下，——所謂睡在眼前，常不見於道遠矣。」曼尼道：「這就是舍甥女的古怪。」利魔王道：「這就是家姑娘的今常。」曼尼道：「是怎說？」利魔王道：「今之常人，見了大英雄豪傑，皆道是古怪哩。」月君大笑，與利魔王行姊妹之禮，各敘了幾句寤寐懷思的話。鮑師亦已到來，與利魔王稽首畢。——同遜利魔面南而坐，月君向北，曼尼在東，鮑姑在西。開後忽走出絕色美人，（都是番裝胡服，）百來個，送上禮物，——端的希奇無價，曠古未見的。一貓兒眼，二祖母綠，三龍鱗鏡，四霧雀扇，五獅髮靴，六蝦鬚箸，七能言石，八解語松，——又有半寸來的猴，一寸來的人，蠅大的仙鶴，孔

雀，鳳鸞之類，——尚有不能知名的數種。月君起身拜謝，命素英，寒鴛收進。又命蘭娘陪諸魔女在右閣設宴。刹魔主道：「昨夜這些俏丫鬚，在這裏做怎麼在？」曼尼答道：「爲見了屏風，都動了春心哩。」刹魔主道：「如何這等易動？」月君道：「愛之耳，非動也，這是曼師的戲言。倒因蘭娘由死裏做風流詩，奈何了諸仙子一番。」刹魔道：「詩安在？」月君遂令素英呈上。刹魔主逐句看畢，見了曼師的四句，笑道：「不意姨娘如此出醜，竟是畫出供招？待我這一宵來壓卷。」遂取筆大揮道：

一拳打倒三清李；一脚踢翻九品蓮；

獨立須彌最高頂，掃盡三千儒聖賢。

月君驚贊道：「三教一筆抹殺，真乃大雄也！」刹魔主大笑。

月君遂命擺上酒來，說：「下土屋羹，恐有污姊妹之口。」刹魔主道：「我自己也帶着。」曼師道：「他是回回的女兒，不肯吃別人東西的。」月君道：「雖然，也要求姊妹略嘗嘗。」刹魔主吃了些道：「這個西施舌，珠柱蚌，與偏涼汀鱈魚，都有味，但

是沒筋骨，——清客吃的東西。」又呷了瓊漿道：「太清冷，不能薰蒸神氣。」遂令衆魔女，將龍肝鳳髓，麟脯鸞膠之屬，獻來。片時，用了十數盤，又連飲扶桑釀七八壺，乃向月君道：「我最惱的這些歪男女，修持錯路，都說着了魔頭；他那裏道着的是迷？到了黃泉路上，化作塵埃，還想着家下親人哩。若着了魔，就是我道中人，會得通靈變化。」曼師接住說道：「怪得月君靈變，原來着了甥女的魔了。」刹魔道：「他妙在將着未着之間。我看姨娘到着了南海的道兒。」鮑姑笑道：「曼師本質，還存在半着半不着之間。」曼尼瞅了一眼，刹魔道：「南海不男不女，非陰非陽，這個道兒，最不好。若說是女身，何以稱爲大士？若說是男身，何以又是妙莊公主？」月君見說得可駭，就支斷道：「曼師昨日如龍，今日如蜥蜴，已降服了。——姊姊留着些罷。妹子要執經問難哩。」刹魔主道：「爾所執何經，所問何難？」月君道：「問三教輪迴，與魔家之同異：譬如從魔道中，轉而爲人者，何等樣？由儒釋道轉而爲人者，何等樣？如今只就女身論之。」刹魔主道：「問得妙，問得妙！彼儒釋道中輪迴者，有貴賤貧富之不同，有

強弱智愚之各異；或男轉爲女，或女轉爲男，或轉而爲禽獸虫魚。若我道中出世者，有富貴而無貧賤，多剛強才智，而無昏愚庸弱，——其無異類，不待言而可知。男女大概如此。若只論女人，名垂青史，可以歷數者，如：

妹喜

妲己

褒姒

驪姬

西施

始皇太后

夏姬

鄭仲

虞姬

呂后

飛燕

合德

梁冀之妻

陰麗華

遲昭平

甄后

潘淑妃

張麗華

太真

花蕊夫人

胡太后

蕭太后

太平公主

虢國夫人

秦國夫人

韓國夫人

洗夫人

呂母

貂蟬

上官昭容

徵側

徵貳

陳碩真

大都色必傾城，才必絕世；其謀猷智略，駕馭丈夫，操縱帝王，不顛倒一世不止也。若有與之爭寵奪能者，如呂雉挾成姬之眼目，而投諸溷廁；武曌之斷蕭妃手足，而埋諸酒

壘；——未有不至隳爛者。彼必敗，我必勝，千古同一轍也。若論其淫，必異乎尋常；若論其烈，亦超乎殊類。守節者，則未之有，——性不能消受冷靜之况也。」月君道：「妹子聞一知二，總是三教與魔道適相會合，勢不並立也。但或丈夫而同出于魔道輪迴者，當何如？」利魔主道：「此妹喜，姐己，虞姬之所以身殉其主也。」月君道：「更有請者：如吳王夫差，是出何道來的？」曰：「我道中來。」月君曰：「若然，西子何隨范大夫乎？」利魔曰：「西施自沈于江，後百餘年，有漁人網得，顏色如生。——曷曾從范蠡耶？世之黠者，造此言以笑夫差，遂相沿于後耳。」月君曰：「始皇之母，何以受制于其子？」曰：「彼已亡秦，是將衰之候；且始皇亦由魔道，女固不能敵男也。」月君又問：「甄后何以爲曹丕所殺？」曰：「甄氏原有憾于袁熙，熙死而歸丕，丕亦由我教中來者，豈能容其私憐子建耶？」曰：「洗夫人又何以故？」利魔曰：「彼掌兵權，殺戮甚繁，足以消其性氣。如呂母，徵側，徵武，昭平，碩真，皆然也。」月君又問：「然則三教輪迴，爲后妃者，可得聞其略與？」曰：「觀其因，可知已。如薄太后

之好黃老，班姬之好佛，鄧后之好經書，各有其夙好之因，然而忘却本來，不過爲尋常婦人而已。至于我道，則全是殺炁，豈特不忘，且有已甚，又必有故而出，應運而興，數完則仍歸本位。——非若三教日夜輪迴，顛顛倒倒，量其功過善惡，而爲升降者。」

因指着左右侍立的道：「他們前生，總是當權之妃后，次亦王公之夫人；今若轉生，依舊如此，——其才與福，毫髮不爽；其運與數，錯銖無誤。是生來夷滅三教的。」月君曰：「世多有高官之妻，而能使丈夫畏之如虎者，不由魔道乎？」曰：「皆是也。是則彼之奴婢，其福雖略差，其才却亦不減，是以能行殺戮。卽如上官昭容，係河環之愛婢。大抵婢之至下者，猶得爲二三品之妻，再下則絕無也。」月君曰：「如明妃，釣弋，章后，蕭后，羊后，之類，是彼教中來者耶？」曰：「明妃不偶，釣弋無權，章后被戮，蕭羊偷生，我教焉得有此？」

月君尚有欲詢，鮑師道：「奇談不可盡洩，且聽笙歌如何？」利魔道：「是何笙歌？」鮑師道：「崑崙子弟。」利魔道：「好，卽命演來。」曼師道：「戲沒有點。演怎麼

？』月君命演牡丹亭。剝魔看了一曲，笑道：『是哄蟲孩兒的。』看到尋夢一折，剝魔主道：『有個夢裏弄懸虛，就害成相思的？這樣不長進女人，要他何用？』向着扮杜麗娘的旦脚一喝，倏而兩三班梨園子弟，俱無影响。剝魔主道：『恁般虛恍！』遂大笑起身，向月君道：『你若到了月殿，何時再會？』曼師道：『那月兒不從須彌山頂上轉麼？』剝魔主道：『只這一句，姨娘可謂收之桑榆了。』究竟是我道中齒牙。』即呼衆魔女曰：『去。』都衝屋而上。

月君忙向窗外看時，但見月色清淡而已。月君道：『神仙御風踏霧，都由空處，有能透山石而走者，亦必破裂一道。今屋瓦寂然無聲，神通之大，真不可測。』曼師道：『若無神通，何能與如來三清抗衡？我自皈南海，也怕見他。』鮑師道：『怪道你學了太廟金人，三緘其口。』月君道：『這是曼師以大事小之義。』

次日，后土夫人，五嶽聖妃，來賀。又四海五湖龍君之夫人，及各山川神女，次第朝謁。到十六日，纔止。

滿釋奴早傳進奏疏一摺，是呂軍師留下的。月君覽之，大驚。……

第三十二回

兩奇兵飛救新行殿

一番騎屢戰舊細君

建文五年春正月，有塞外俺答，聞知中國內變，燕王自稱年號爲永樂，便統精騎三萬，前來叩關請貢，——實係窺伺釁隙，需索金幣之意。邊報到了南京，燕王這一驚不小，因集百官廷議。姚道衍進曰：『北平以居庸爲鎖鑰，遼陽爲屏蔽，——密邇諸部落，朝發夕至。脫有疎虞，長驅莫禦。我太祖起義在南，故都南京；陛下興王在北，宜都北關。今則遷都于燕，臨之以天威，示之以信義，彼必屈而自服。——此目前之形勝，萬世之良策也。』燕王曰：『卿見與朕適合；但寇臨門戶，未遑遷徙。朕今親率六軍，直臨關外，相機進戰；一面整脩宮闕，駐駕北都。卿仍輔佐太子，留守南京，俟平青州，然後北遷。但必得幾個威望重臣，以安江南黎庶之心；卿可公舉荐來。』道衍與廷臣

，共荐文臣楊榮，茹瑺，夏元吉，蹇義，劉儻，黃淮，古朴，芮善等，武臣張武，陳瑄，王佐等。燕王准奏，以姚道衍爲少師，總理軍國大事，夏元吉爲戶部尙書，蹇義爲兵部尙書，楊榮爲禮部尙書，茹瑺爲吏部尙書，古朴爲工部尙書，劉儻爲刑部尙書，張輔爲鎮國大將軍，陳瑄爲護國大將軍，王佐爲留守將軍，黃淮，芮善，爲經筵學士，共輔太子，其餘文武大臣，隨駕北行。

至桃源地方，羽檄報到登州已失，寇勢甚大。燕王曰：『此疥癬疾耳！但恐遁入海洋，結連倭夷，亦爲後患。』乃命李遠爲平寇將軍，『汝可統領二萬雄兵，爲朕踏平三郡。若大兵未經臨城，先迎接者，方准納降；倘敢抗拒堅守，破城之日，盡行屠戮。』李遠曰：『此寇起于大盜，多亡命之徒；請選猛將二員，爲臣臂指之使，尅日便可掃平。』燕王大喜，隨揀饒勇番將二員，一名火耳灰者，一名王駢，爲先鋒。自把玉盃，執李遠之手，酌而送之，曰：『當日卿救永平，不出一月，建立奇功；今次奏績，當亦如是。』李遠曰：『誠如聖諭。』於是叩辭燕王，分路進發，直擣青州。

城中早已整備，開門迎接。燕陣上王琪，與董彥杲大戰三十餘合，琪拖鎗伴敗，杲驟馬追去，不防王琪善用鏢鎗，飛手一擲，正中左眼，墮于馬下；張倫，余慶，兩將齊出，捨命救回，——傷重身亡。

燕軍每日索戰，無敢出敵。李遠便令軍士，解鞍散甲，裸體辱罵。鐵定九年少性剛，按不下心頭的火，點起二千將士，飛奔殺出；燕軍跳起來亂竄而走，都穿入山坡樹林內，且走且罵。定九馬到林邊，恐有伏兵，方欲勒住，忽一聲納喊，定九已連人和馬，跌入陷坑，撓套索亂拋將來，活捉起去了。林內弩箭如雨，將士不能奔救。火耳灰者又率番騎掩至，二千軍逃回城者，不上五百餘名。燕兵遂四面圍定，晝夜攻打。新附諸文武等，皆欲逃去。李希顏與王遜朝衣朝冠，哭于行殿曰：「臣向者偷生，只爲欲圖恢復；今若脫有不虞，臣卽抱堊像玉走，自焚於行宮，決不爲賊子所辱。」於是諸文武，皆涕泣誓死堅守。

飛報到登州，已是二月十二，——是月君與女仙宴會之日。——呂軍師傳集將士，

下令曰：『青州危在旦夕，若有意外，則新立行殿，必遭焚燹，難以示號令天下，此行即勸王救駕，非同小可，誰敢先行？』董彥器，滿釋奴，同聲願往；階下諸將，個個爭先要去。軍師隨下令：董彥器，竇鴻，劉超，卜克，小皂旂，五位大將：『爾等于各營中，各挑一百名敢死勇士，健馬一千匹，於今夕酉刻起身，十三日半夜子時，攻劫敵寨，務獲全勝；違限一刻者，斬。衆兵士皆披軟甲，不帶弓箭，不執旂幟，手中只用筆管鋼鎗，腰間祇跨兩刃鋼刀，銜枚而走，馬倦即易。砍寨之時，却要人人納喊，如千軍萬馬一般。追奔不過十里，疾回守城。候後隊兵馬來到，別有軍令。』董將軍等遵命，即結束星馳去了。軍師又命阿蠻兒，孫翊，楚由基，彭岑，瞿鵬兒，五員大將：『各領軍一千，于十三日卯刻起行，至十六日夜半，劫寨破敵，追奔二十里，便回，札營城下。』自率大軍，于十三日申刻進發。滿釋奴見調不着他，大聲道：『軍師以番將火耳灰者與小將有舊耶？不可調遣麼？小將與他，要決一死戰，上報公仇，下洩私憤；只用女兵一百，不必煩動大軍。』軍師諭曰：『非此之故；汝乃聖后親近之人，現掌啓奏，未經

奉旨，不便私調。今日有奏章，留于將軍轉達。』滿釋奴不得已退去。——于十六日清早，方得送進。月君展視畢，贊曰：『軍師之斷，利于鈺鋒。』滿釋奴奏道：『火耳灰者，驍勇無敵，小將頗能制之；願得女兵三十名，前往找其首級。』月君笑曰：『夫妻反目至此！』願謂聶隱娘曰：『汝可用縮地法，于今日午後，令其交鋒。』釋奴大喜，與隱娘同去。

且說李遠親自督率，并力攻城，自初七日起，至十一日未刻，打破西北角，燕軍奮勇齊登。正值新來武將宋義，帶領數百軍士，都拿的亂石頭，雨點般打來，皆紛紛墜死城下；兩邊排着強弓硬弩，射住來軍；登時修築完固。燕兵又攻兩日，反多折傷，兵士困憊，背出怨言。李遠只得傳令，退軍二十里下寨。業已九晝夜不解甲，一聞令下，正如死囚遇了恩赦，到得黃昏，各人擁被而臥。李遠又料城中膽裂，斷不敢晝夜出兵，隨傳下暗號，令小心巡更；自己亦覺神思昏沉，歸帳安寢。時正二月十三夜，三更時分，董彥嵩等五將，拔寨而入，人人納喊，殺聲震天。燕軍在夢寐中驚覺，有和衣枕戈者，

尚能奔逃性命；其脫衣安寢者，惟有伏地受砍，一個也走不脫。那時李遠在中軍，急得走頭沒路，扯斷韁繩，騎匹劣馬，望後營而逃；二員番將，隨後趕來保衛。幸虧青軍，只有五百，緊緊趕殺了一程，自回青州去了。

李遠走到天明，方知後面並無追兵，坐于地上痛哭道：『我自隨皇上起兵，百戰百勝，何曾如此敗衄！有何面目見我主上？』隨欲掣刀自刎。二番將亟止之曰：『黑夜誤中賊計，何足爲慮！主將何短見至此？』李遠曰：『卿等有所不知：此非青州之兵，乃登州之兵也。計算程途日子，止一晝夜工夫，其內必有善用兵者。眼見此城難破，大功難成，不死安待？』二將曰：『主將高見，雖看得透，然一死不足以塞責；還須招徠兵卒，再進決戰。』——我二人誓不與他干休。』李遠收淚謝之。殘兵稍稍聚集，差不多折去其半，李遠撫卹一番。休息兩日，搖旂雷鼓，大張聲勢而進。正遇滿釋奴，聶隱娘，率領三十名女兵，一字兒擺開，當道攔住。火耳灰者，見止數十個婦女，一騎馬，一條鎗，直衝過來。滿釋奴舞動雙刀，劈面架住，大罵：『反國逆賊，有我在！』火耳灰

者定睛看時，見是老婆，吃了一驚，隨罵道：『潑賊婦！有何面目見我？』釋奴道：『你是反賊，罪該萬死，倒有面目見我麼？』火耳灰者大怒，挺鎗劈心刺來；滿釋奴閃過，雙刀齊下。——一夫一婦，大戰五十餘合。天色已晚，各自收兵，安立營寨。

隱娘道：『我們止二三十人，要防他夜劫，這却須用道術了。』遂令砍伐樹枝一大束，剝作四五寸的數千條，暗畫靈符，運口氣噴去，都變作關西大漢，四圍圍圍，守住營外；方與釋奴回帳安息。

火耳灰者進稟李遠道：『敵人兵止數十，輒敢對立營寨；小將夜半前去，盡斬首級，以獻麾下。』李遠道：『用兵之道，或強而示之以弱，弱而示之以強，如何料得定？』王琪道：『主將也太謹慎了！眼見幾十個潑老婆，就都是一丈青，也殺他個盡情；主將請安寨柵，我們兩個，也只各用三十來人勾了。』李遠不能拘他，聽其自去。正是十六日夜半，登州來的翟鵬兒，楚由基，彭岑，孫翦，阿蠻兒，五員大將，奉呂軍師將令，前來劫寨，恰好與二番將相遇。火耳灰者見兵馬甚多，心中吃了一驚，只道老婆也

來劫寨，拍馬挺鎗，向前殺進。誰知多是生力兵，把六十餘人，捲在重圍之內，二番將左右冲突，脫身不得。正在心慌，忽西北角上，喊殺連天，稍稍分開，甫能乘勢拚命殺出；乃是李遠，恐怕有失，親來接應。月色朦朧，互相混戰，青軍皆奮勇爭先，以一當十；燕兵乃驚弓之鳥，十不敵一，大敗而走。追有三十餘里，方回。却見大路上，扎下個大寨，寨外均是壯士守着，又無旂幟。諸將勒馬看時，既不是燕兵，又不是自家的人馬，昨夜如此相殺，怎不見這枝兵馬？心甚狐疑。阿蠻兒便拍馬向前，厲聲喝道：『是恁麼賊兵，敢在此立寨？』連問者三，全然無應。瞿鵬兒焦燥，揮兵徑殺將去，砍倒了幾個，却不見有屍骸。中軍滿釋奴，只道燕兵劫寨，同隱娘飛奔殺出，見是瞿鵬兒等，隱娘大笑，詢其來由。鵬兒道：『我等奉軍師將令，來劫燕寨，已殺得他大敗去了。請問仙娘，何因在此？這些壯士，大爲奇異。』隱娘遂收了法術，諸將方知仙師妙用。滿釋奴又將來由說過，合兵一處屯扎。

候至申刻，軍師已到，五將備述交戰并隱娘立寨之事。軍師道：『滿將軍報仇心

切，隨營聽戰。外有一事，奉煩驍師。因書數字付之。隱娘看畢，飛跨塞衛去了。軍師安下營寨，帶領數員將士，入城去朝行闕。李希顏王遜等接着，相陪朝覲畢。軍師于袖中，取出兩封密札，一付與董彥嵩，令同小皂旂去行事；一付賈鴻，令同阿蠻兒去行事；各照札內所言，須極秘密，漏洩者斬。軍師方出朝，別了諸文武回營。諸將佐進稟道：『探知燕軍連敗兩次，兵馬折去五停之四，主將李遠，甚是膽怯；唯有番將，恃其驍勇，要求決戰。又聞得各處請救兵去了。』軍師道：『請救只有濟南臨清兩處，我且夕間一鼓擒之，救何能及哉？』隨下令，將大兵撤回城內，只用三千勇士，以驕其氣，待他自來送死。』按兵不進。

那時李遠計點部下兵士，只剩得六千餘名，既不敢向前，又不能退兵，又不好埋怨二番將，心下籌思無策。有王琪偏將高強，進言：『今上以一旅之師，南向而定天下；主將以二萬之衆，喪于草寇之手，失律之罪，又烏可逃？與其退守而死于法，不若進鬪而死于疆場，尙不失爲勇也。』王琪道：『這是好漢子的話。』火耳灰者毅然作色道

：『今日有死無生，有進無退。』於是李遠決一死以殉國。安息了兩天，大犢軍士，買勇而進。望見青兵營寨，零零星星，兵不滿三千，中軍尤爲單弱。李遠私喜道：『今日勝之矣。』遂在平原列成陣勢，下令曰：『若勝敵人一將，看我鞭梢揚起，合力攻其前營；前營一破，餘皆自潰。』早見對陣上，飛出一員女將；燕陣上門旂開處，衝出一員大將——便是火耳灰者，手挺丈二梨花鎗，更不打話，徑取滿釋奴。釋奴輪動神刀，劈面相迎。這一場好殺，兩個之中，早輸了一個。——原來釋奴知道二人武藝半斤八兩，撥馬佯輸而走。火耳灰者待要追趕，忽想起老婆鐵彈利害，返勒馬跑回。釋奴亟背翻身一彈，打中火耳灰者鐵盔左側，把個盔打歪在半邊。火耳灰者又惱又羞，正欲回馬再戰，王琪大聲道：『將軍且住！待我拿來，憑你處治。』一騎馬飛出陣去。劉超舞動大刀，叫道：『滿將軍暫息，看我斬這賊頭。』釋奴見不是丈夫，遂讓劉超迎敵。兩將在陣前，各逞威武，鬥有三十餘合。王琪雖勇，如何敵得劉超？只是儘力支持。被劉超買個破綻，大喝一聲，神刀落處，夾左頸子連右肩胛削去小半身子。燕軍見王琪被斬，個個齒噤。

股票。這裏軍師羽扇一揮，三千猛士，如烈風捲將過去。燕軍誰敢接戰？唯有棄甲丟盔，拋旂撇鼓，各自逃生；——把個陣勢，如灰塵一般的散了。

李遠見此光景，只得與火耳灰者帶着中軍百餘騎，向西南奔走。早見旌旂招飄，兩員大將當先，大呼：「休放走了李遠！」認旂上，一是先鋒大將小皂旂張，一是左軍大將軍董。兩騎馬，兩條鎗，攪將進來。李遠便從刺斜裏向南而逃，諸將合兵追趕，燕軍羅拜求降，攔住去路，李遠方得脫身。走到西刻，已近濟河地方，距濟南止四十多里，又飢又渴，方欲下馬暫息，忽林子內，丟出紙炮五六十團，都是十個一束的，轟然大震，馬皆辟易。跳出一員步將，却是寶大刀，向着李遠馬頭砍斫。那馬直立起來，把李遠掀翻在地。火耳灰者疾忙舉鎗來敵；李遠跳起，搶匹馬先奔走了。火耳灰者亦隨後逃來。其殘兵敗馬，被這數千紙炮打昏了，跌下地的，都被踏死；下得馬的，盡遭砍殺；跟得上主將走的，只有十餘個。忽見又是一將當前，舞動大刀，喝道：「反賊！認得河登將軍麼？」後面鎗兵看着又近，李遠自忖，被他拿去，張僧是個榜樣，即拔刀于馬上

自刎。火耳灰者見主將已死，躍馬來戰阿蠻兒，只一合，奪路而去，單身走脫。阿蠻見了李遠首級，與寶鴻合兵一處，連夜回來，次日即到大寨。——各獻功畢，滿釋奴兒說，只走了火耳灰者，怒氣更增一倍。

要知道董彥嵩小兒統領的，止二百名馬軍，伏在背後，邀其歸路，趕他兩向的；寶鴻阿蠻兒，各統的一百名，是截其去路的。——恐被燕兵探知消息，所以在朝內設計，各帶着暗器，悄然前往；又恐步兵難勝騎卒，所以用紙炮使奪其驚魂飛魄，且以壯己之威勢。軍師當下計點將佐，軍士一個也不少，只受傷的，有二三十名，外有新降的燕將高強一員，兵卒二千餘名，分散各部。隨申表奏捷，並請以張倫暫攝青州將軍，仍兼護衛行殿。

忽報高軍師來到，忙出寨相迎，入帳就座。咸甯舉手道：「前聖后駕過萊郡，早料及青州有虞，原奉命交代之後，即行入衛；不期林知府染病來遲。小弟聞知圍城消息，正在集兵赴救，沿路報來，已有大將五員，李先生將令，星飛前去，諒必克敵，所以中

止。今有一策，候遵旨裁奪。」呂軍師道：「且不必說出，各寫一摺，看是何如。」遂各背寫了，互相遞看。兩軍師鼓掌大笑道：「英雄之見，大略相同！即今言別罷了。」咸留乃故返青州，却悄然于夜間，潛向濟南，自去行事。呂軍師隨傳董彥嵩、賓鴻，授以密計；然後下令曰：「各營軍士，於三月朔起，操演一月，然後起兵。」一面發表，奏請師日期。

到第五日，親下教場閱視。巳牌時分，忽探馬飛報濟南大兵前來，攻打青州，接連兩次。軍師大喜，道：「正好來送死！」即傳命就此起兵，弓強馬壯，人人擦掌磨拳，向大路進發；行了兩日，並不見濟南軍馬。又有探卒飛報：燕兵三萬，已在濟南城外七十里，下着三個大寨。（看書者，要知道此信方是真的。大凡用兵者，兩邊俱有間諜及緝探之人，若明是三月初五日發兵，則濟南探知，城門戒嚴，就要盤詰仔細；高成甯已往濟南，若有差池，將何是了？所以軍師先令操演一月，故示緩局，無非待成甯入濟南城也。然又恐忽而發兵，則號令不信，將佐或有後言，所以先授計於董賓二將，密遣心腹健卒，伴報燕軍來襲，即于教場發兵，一以釋軍心之疑，一以鼓赴敵之膽。——兵不

厭詐，不特詐敵人，并以詐自己將士，此因時制勝之道。……

第三十三回

景公子義求火力士 岳隱娘智救鐵監軍

當日兪都御史景公，諱清者，與教授劉固爲素交。公有少子名星，無於劉固之家；固有次子名超，亦繼與景公之夫人爲子。——卽岳隱娘救歸卸石寨者。景公被難，夷及九族；固之兄與母，以在京邸，並遭殺戮；唯原籍臨清，尙有一孫，與妻氏及景星，幸皆得免於禍，然恐官司捉拿，日夜憂懼。景星展轉籌思，定了主意，跪請於教諭之夫人曰：「兒向承太夫人視之爲子，今日父罹毒刑，繼父亦遭顯戮，此仇此恨，骨化形消，終難泯滅。兒今已一十八歲，略通文武，卽於明日，拜辭母親前去，爲父母報仇，爲九族洩恨。太夫人膝下有孫，可無慮也。」劉夫人痛哭道：「燕王勢力，能奪天下，兒釐釐一身，怎樣報得仇來？我意待汝終喪之後，結得一門好姻眷，以延魯姓宗祧。若慮有風波，改名易姓，瀕跡鄉村，料無他事。報仇一語，豈不是汝孝思，但恐枉送了性命。」

「景星泣道：『具見母親深愛之意。但兒在於此，保母有逢迎燕賊暗暗首告者；况我父親一生清介，忌嫉者多，誰肯說句公道良心的話？若到提騎一至，兒卽爲杭上之肉矣。且伯父止有幼孫，倘若因我干連，豈不兩家同時盡絕？聖人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願母親勿復留我。』劉夫人見景星說的話，甚是有理，只得允其前去，唯再三叮嚀避難爲主。次日，景星恐傷劉夫人之心，竟不再辭，收拾行李，黎明就出城了，望南進發。

到得金陵，寓于西門黃姓之家。身畔藏了利刃，每日東走西闖，打聽燕王，並無出宮之期。住有月餘，心中焦燥，對着旅店孤燈，常常流涕。店主人覺着景星有些古怪，假意來問長問短，叩其籍貫姓名。景星會意，便答道：『姓京，名日生。因探親不遇，甚是愁煩。』店主道：『令親是何姓名？在此做什麼的？』景星却不曾打點得，信口應道：『是做過教諭，姓劉的。』店主人道：『劉令親可與景都御史相知麼？』景星便轉問道：『我在路上，聞得人說景都御史剝了皮；我想人的皮，豈是剝得下的？老丈是京中人，必知詳細，求與我略說一二。』店主人道：『在下也不是此間人；客官若問起這事情，是

人人傷感的。」就把景都御史與劉教諭被害之事，略說一遍。景星不覺失聲痛哭，店主人亦落下淚來。景星道：『劉教諭是舍親，原有關切，所以悲哀；老丈何故也掉淚？』店主人道：『咳！客官既是劉教諭的親戚，我不妨直說。在下姓王名彩，有個堂兄，名彬，與景公原是同衙門御史，也與劉教諭相好。家兄巡按揚州，爲守將王禮等所害。後來燕王登極，又拿寒族問罪。在下正在江湖作客，就改姓了黃，不敢回家，故在此開個歇店。這一番變革，也不知絕滅了多少忠臣義士！想起寒族凋零，又遇着客官也是同病，不禁酸楚起來。』景星又問：『我聞得忠臣義士，皆是燕王所殺，怎麼令兄却爲守將所害？』店主人道：『家兄因燕兵南下，倡義堅守揚州，募得一火力士，如周倉一般的，爲心腹。那守將不軌，已被家兄拿在禁中；其黨羽假傳力士母病，把他喚去，就反將起來，——家兄一門，盡遭屠戮，守將遂獻城與燕王了。』景星太息道：『原來老丈，都是忠臣一脈！但此力士，後來何不與令兄報仇？』店主人道：『他一個人，做得甚事？』這句話，打動了景星的意，便拱手道：『舍親既遭毒害，明日即當告辭。今夜深了，老丈安息罷。』

次日景星打疊了包裹，算還飯錢，徑往揚州。思想着幼時，一個蒙師，叫做黃友石，是廣陵人，素實有些意氣，敢認得火力士？我今且去尋他。到小東關，問着了，一直闖進門去；見友石挂了根杖，在堂前閑走。景星便下拜道：「舊弟子遠來相訪。」友石年近上旬，兩眼朦朧，注視久之道：「我已不認，請道姓名。」景星道：「想是弟子面容，不修幼年光景了。姓名有些難說，容少頃密稟。」友石察其情形，便引入內室，景星雙膝跪下，說：「門生父親，是都御史景清。」友石恍然大悟，扶之起坐，凝思半晌，說道：「賢契只宜遠飛，以避網羅，何乃至此？」景星含淚答道：「老師見教極是。但門生切慕博浪沙之事，是以南飛，窺伺動靜。」友石道：「差矣！留侯所仗是力士，究未成功，幾乎喪命。賢契之才與智，豈在留侯之上耶？」景星道：「門生有何才智？但學留侯此一舉耳。所謂力士，就在老師身上。」友石道：「因何在我身上？」景星道：「此間火力士，聞得素有俠氣，老師自必識之，但求指示。」友石道：「此人大可；他也欲爲王御史報仇，未得其便。住在平山堂西火家村，我固未識面也。」景星道：「我

就此去尋他。友石道：『天色已晚，往回不及了，賢契在此過宿去罷。』景星謝了。

明早出城，徑尋到火力士住處，見兩處木板門，鐵鎖鎖着，又沒個近隣。景星走來走去，問着了個老叟，却是力士的親母舅，說：『是京口于太爺家，兩個公子，請去做教師了。』景星得了這話，就如飛的轉身回來，拜別了友石，取了行李，徑渡江至鎮江府。問到于知州家，冒認了力士的表姪，說有緊要事，要見表叔。——原來火力士有個表姪，就是景星所遇老叟的孫兒。——門上人傳了進去，火力士出來左右一看，問：『我表姪在那裏？』時景星恐被于家人看破，先已站在斜對門，便應聲道：『在這邊。』火力士纔轉身來，景星早趨至前，鞠躬施禮道：『久仰大名，賽過荆卿，恐不能拜見虎威，所以借稱表姪。請到前邊僻處，說句話。』力士見景星體態軒昂，儀容俊雅，不是尋常的人，其來必有緣故，遂同到一個酒館內，——已是殘年，無人飲酒，揀個小閣裏坐定。景星取一錠銀子，付與酒保，說不論價錢，但有好吃的餚饌，只願買來。酒保去了，景星就跪在地下，火力士連忙也跪着，扶起道：『兀的不折殺我！有話請

說。我這顆頭，向已賣與知己，到今未曾送去，還是負心。郎君且勿過禮。」景星便問：「這知己是誰？」火力士道：「王御史。」景星接口道：「義士非負王御史也。這事小可久已知道，若不爲王御史，也不敢千里遠來，——實實與君是同仇的。」火力士道：「郎君也受王禮弟兄之禍麼？」景星道：「非也。這仇有個大主兒；王禮只算是個鼠子，值得甚麼！我今要用屠龍手哩。」火力士道：「那大主兒是誰？」景星道：「博浪沙的事，就是今日的事了。」火力士略識幾個字，那曉得這句話，焦燥道：「郎君說話，甚是糊塗，我却不曉得什麼浪不浪。」景星道：「恐有人竊聽，所以說個隱語。」遂把子房識力士，擊秦皇的故事，備述一遍。力士道：「這個我做得到，——就是這樣做罷。但我尙未知道郎君姓名，因爲何事，發此大念？」景星正要對答，酒保已置了風鷄酒蟹，黃雀熏蹄，板鴨羊羔，各種野味海味之類，堆滿一桌，并高郵皮酒一罈。景星吩咐酒保：「取個風爐來，我們自會煖酒，不用你伺候。」酒保將各件餚饌，裝起十來個盤子，送上炭火，就走向了。景星溫起酒來，斟一大杯，送與力士，自己小杯相陪。

力士說：『你把你的話說完，我吃酒也快暢。』景星就說出真名字，并父親被禍的情由，細細告訴。力士道：『原來郎君是景大老爺的公子！我的故主王御史，與尊公大人是同寅，又是同年，平日極相好的。噢！我把燕賊一鎚打做個酒餅，拿來連骨都吃在肚裏，纔解得我心頭的氣哩。明日，是小除，我在于府，只說回去度歲，就同郎君到南京何如？』景星加額道：『天以義士賜我也！』下席拜謝。二人開懷痛飲。

到晚，力士送景星至歇店，然後仍返于家，即告辭道：『家母舅令表姪來接，我回家度了歲再來罷。』于氏弟兄，久知火教師無家室，不消問去得的，苦苦留他。火力士見情意甚切，想一想：燕王那廝，這幾日亦未必出來，我到過了年去，情義兩盡了。遂謝道：『謹依尊命，初三日回去看看罷。』就出來安慰了景星，教在歇店守候。

不期大除夕的夜半，景星頭疼發熱，大病起來；請個醫生診視，說是犯了隆冬傷寒，又停滯了酒肉，醫不得，看看越沈重了，店家甚是着慌。却喜火力士於初四日，來到店中，連忙走進房內看時，景星病雖昏盲，心却明白，道：『義士真僧人也！』火力士

問店家：『有醫生看過沒有？』店家說：『是未曾下藥』。火力士道：『好個未曾下藥！』若下了藥，倒不好了。這些庸醫，專慣壞人性命的。常言道：傷寒以不服藥爲中醫，不過熬傷幾天，自然會好。』從此每日在房中照看；過了十多日，大解了兩次，病勢已去其半。直到正月盡間，方覺強健。那時早傳說燕王到北京去了。火力士道：『錯過了好機會也！』景星歎道：『噫！這場病，倒是他的命不該絕；天不教我報仇耶？』火力士道：『據你說張良的事，也是不成功的。我們兩人，只自做去，莫管他在南在北，少不得有狹路日子。』遂同起身，渡江北去。

行路間，聽見紛紛傳說：『燕兵圍了青州府，那個聖母娘娘，不知到何處去了。』景星道：『一向聞得青州有個女人，會用妖法，倒奉的建文年號；我初意欲去投他，恐不成，到底是個邪路，豈不辱沒了我祖父？所以不去。而今被圍，眼見得才濟爭了。』火力士道：『毋論他濟不濟，我只去幹我們自捷痛快的事。此去北平，已不遠了，今日可以趕到涿州。』說話之間，猛聽得一聲驢嘯，震天的响；二人抬頭看時，道旁樹下，拴着

們黑花點白叫驢兒，其大如馬，其瘦如狼，好生異樣。沙地上又坐着一個婦人，年紀三旬上下，不膏不粉，自有一種出世的風韻。景公子原是識英雄的法眼，看這姑娘，神采異常，就向前恭恭敬敬，深深作揖道：「不知大娘，何以獨坐在此？」那婦人端坐不動，作色道：「你走你的路。」力士看見無禮，氣忿忿的。婦人指着說道：「你囊中鐵鎚，有多少重，可取出來我看。」力士吃了一驚；原來鐵鎚包着棉被，捲在搭連中，從不打開，晚間做個枕頭，——神不知，鬼不覺的；今被這婦人說破，又不好承認，又不好賴得。景公子說：「不妨，可取出來一看。」力士開了包裹，提將出來，說：「重哩！不要閃了玉手。」那婦人接在手中，默念真言，把兩個指頭夾來轉了數轉，向空一拋，有數丈來高，滴溜溜打將下來，又一手接着。笑道：「原來是孩子家頑兒的東西。」力士暗想：「天下有恁般女人？」就雙膝跪下道：「願聞大娘姓名。」婦人道：「我且問你，兩人帶了鐵鎚，要往何處去？幹甚麼勾當？」力士尚在支吾，景星慨然道：「大娘是使氣中女丈夫，敢以實告。」遂把自己并力士姓名，要擊燕王前後情由說了。婦人冷

笑道：『螳螂之臂，要當車軸；蜻蜓之翼，要撼石柱！燕王帶甲百萬，上將千員，你兩個不是銅頭鐵骨，何苦爲此！現今有卸石寨帝師娘娘，乃上界一炁金仙，縱要翻轉江山，也是易事；其如數會未到，亦只循序而行；何況爾等凡夫耶？公子既是景文曲之後，可知道你表兄劉超在何處呢？』景星道：『也曾聞得有位仙女救去，至今不知下落。』

婦人道：『劉超就是我救的。今在帝師娘娘部下，做中軍大將軍，屢立奇功。』說話未完，女娘用手指道：『那遠遠的一簇人馬，解的囚車中人，是鐵兵部的公子，我奉帝師命來救他。我今先到前路等候，你們慢慢隨着他來；看二更天，火起爲號，你們即來救出鐵公子，同往軍前，大仇可報也。』遂跨上驢，如飛而去。火力士與景星呆了半晌。

囚車已到跟前，插着面黃旂，上書叛犯鐵鼎；有四五十名健軍嚷着，吆喝道：『你兩個是什麼人，敢在此窺覷？』景星是山東口音，答應道：『就是近地人，因走乏了，歇一歇。』軍士喝道：『放屁！快躲開饒你。』景星不敢則聲，拉了火力士，走開去了。火力士道：『我們打從南來，怎不會遇着？』景星道：『定是青州岔路來的。我們

如今，從長計議：還是依着這個姑娘好？還是我們自去行事的好？」力士道：「鐵兵部的公子，我們也該去救他。」景星道：「彼兄長說，且待救了之後，問個的實，再作道理罷。」力士道：「要救他，有何難事？只消一頓鐵鎚，打死了幾個，就救出來了，何用依着那婦人提調？」景星道：「不然，這夫人本事甚強；畢竟日裏難行，要夜晚用計。我們雖救了他，或係熬過刑罰，走不動的，反被人拿住，連我們受累哩。」力士道：「公子高見極是，我們竟依着婦人做起來罷。」二人卽遠遠廝看，到涿州南關廟，見他歇了，就也在左首下個小店兒住着。

時天色已暝，忽見那婦人，反從北來，竟投店中去。店家是個小後生，見了美貌姑娘，便帶笑說道：「小店下了幾十位公差，沒空房安歇，怎麼樣處？」婦人指着店口炕兒問道：「這不是空着的？」小後生道：「那是我睡覺的炕，怎麼樣好？」婦人道：「我離家不遠，和衣睡睡，天未明就去的。」後生便欣然留下。又低低兒語：「如有人來盤問，可說是我的親姊姊。」婦人微笑道：「理會得。」——景星與火力士，都着在眼

裏。兩人吃了夜飯，掩上門，吹了燈，靜靜的坐着等候。

那婦人是誰？卽劍仙聶隱娘也。當下見那後生懷着歹意，就要把他一并了當；故意兒倒在炕上，假粧睡着。到更深人靜，那小後生只是翻來覆去，漸漸近着隱娘身邊。隱娘默念咒語，暗畫符印，吹口氣兒，小後生霍然睡去；——連合店之人，皆昏昏耐寐，如夢魘一般。隱娘起來，取出所帶硫磺燄硝，在炕內碎個火，點在一束穢楷上，各房簷下，都放起來；把袖子向空一拂，微激風起，前後房屋，拉拉雜雜，盡燒着了。先去開了店門，然後趲到放囚車的屋內，叫：『監軍有我在此。』早見兩人，突將進來，叫道：『火起了。』隱娘應聲道：『快救！』——二人走進，正是景星與火力士。隱娘道：『這個時候，用得着你的鐵鎚了。』火力士道：『也用不着。』就一手在那囚車的圍洞□，用力一扳，扳掉了兩塊板，引出鐵監軍，背在背上便去。景星行李，已結束在店房簷下，如飛取了，廝趕着向南而走。回頭看那火時，越發大了。

走到天明，差不多有六十餘里，在一古廟中歇住。鐵鼎拜謝道：『多蒙仙師救拔。』

『隋問：』此二位，並未識面，何因同救小子？』隱娘道：『這是景都憲的公子。』景星道：『這位是揚州王按君的心腹力士。』鐵公子道：『如此說來，多是同仇了。幾時歸在聖后駕下的？』隱娘連笑道：『此二位的志向不同，要效法留侯，去做的一擊故事。』鐵鼎呆了一呆，說道：『賢兄差矣！莫說帝師聖后的神通，就是駕下曼仙師鮑仙師，與這位隱娘聶仙師，都是道通術天的，也不能穀逆上天玉皇之運，尙要與他虎鬪龍爭，以待機會；豈一擊可以制彼之命？只今教坊司忠臣之妻女，與錦衣獄殉難之兒孫，聖后皆遣人救出，現在卸石寨中。賢兄與小弟是一體的，少不得吐氣揚眉，報冤雪恨，表大義於千秋；何乃去捋虎鬚，弄此險着乎？請細裁之。』景星恍然大悟，即拜隱娘曰：『有眼不識仙師，幸恕其愚。』隱娘笑道：『也算識得一半。』力士道：『在下有句話問：日今青州被圍，勝負如何？』隱娘道：『彼二萬人馬，若不日來送死，要去尋他倒費力。』鐵公子道：『這些事，匆匆不能細說，到彼便知。』景星道：『小弟少年性氣，幾乎身蹈不測，今願隨長兄鞭鐙。』火力士道：『如此也好。』鐵鼎向着隱娘道：

「尚有商酌：小子悞爲賊擒，殊覺無顏。今且不返青州，徑入濟南，尋一俠士，——是小子故交，與他做個內應何如？」隱娘道：「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何況有三？你們自行，我先去覆聖后之命。」鐵公子下拜道：「仙師若去，一者，無人通信與軍師；二者，倘有不虞，沒人解救。」隱娘道：「你且說，俠士是誰？」答道：「姓高，名宣，是先父的門生，又與副軍師爲從昆弟。此人忠肝義胆，當今有一無二的。」隱娘道：「這一個行得。」於是四人出了古廟，投大路前往濟南。

不多日，將次到了，隱娘道：「我三人一處進城，覺得礙眼。鐵公子與我進南關，景公子與力士進東關，約定在何地相聚。」鐵公子道：「府署後街興賢里，大門樓便是他家，不論誰先到，略在門首左右相等。」時當歲試之期，景星扮作個赴考的生員，力士扮作蒼頭，分路而去。隱娘扮作村姑，騎着蹇衛，鐵鼎挽了韁繩，像個是他兒子模樣，自從南門而入。兩路門軍，少不得各盤詰幾句；景星鐵鼎，皆是山東聲口，又都像個之人，因此得進了城。鐵鼎路近些，先尋到府署後，有座柵門，是「興賢里」三字牌額。

隱娘下驢少待，景星二人也來了，遂同入里門。一箭路，已是高家大門，內有個顏額，還是鐵兵部書的，「君子豹變」四大字。鐵鼎見門首有兩個人，便向着年老的舉手道：「煩請通報一聲，有故人相訪。學生與匾額上這位老爺是同姓。」不待說完，那人就辭道：「我家老爺，有些小恙，在莊子上養病去了。」鐵公子道：「如此我到莊子上去求會罷。」有個年少的作色道：「我家老爺，近來總不會客，去也是不得見的，莫在此纏纏！」隱娘見他無禮，說：「怎的近來不會客？」那年的雙手一擺，說道：「你是女人，不害羞，也會我老爺做什麼事？」隱娘瞧此光景，料得高軍帥也來在這裏，便厲聲發作道：「你們總是該死的！家裏現放着卸石寨的高威寧，兀自嘴強？我便告去。」只這句話，竟如當心一般，兩人面色皆變，大嚷着道：「是一班拐帶的光棍，叫人來拿他去送官。」那年老的一直跑進去，與高軍帥。原來高威甯，正是昨日到的，恐漏消息，所以概不會客。高官着驚道：「怎的有人知道了？」威甯道：「此必是我家人。」便走去門縫裏一張，見隱娘與鐵堂軍在外發話，威甯急趨出道：「不知仙師駕臨，多

有得罪。」就拉了監軍的手，請隱娘先行，并叫人牽了塞衛進去。鐵鼎道：「尚有兩位哩。」卽招呼景星與火力士，一同進宅。

此時高宣已在前廳，便邀入內室，旋禮畢，請隱娘向南正坐，餘分東西坐下。高宣先與鐵公子略敘衷曲，鐵鼎與將景公子火力士來由，與自己的始末說了，舉手向咸甯道：「幸軍師在此，事可必濟。」忽一人掀簾而起。紫曲三髻，儒巾野服。二宮立起來笑迎道：「今日可謂七星聚義矣。」那人道：「若然，我是阮小七了。」撫掌大笑。咸甯道：「此是舍弟不危。」隱娘忽立起身道：「君等已安頓在此，大家商了起來；我去復了軍師，以便尅日進兵。」高宣道：「請仙師用一杯素酒去。」咸甯代辭道：「倒不必。仙師千年不食，不飢，一日千鍾，不醉，我等不敢斃瀆。」都送至二門。隱娘道：「住足！外有耳目。」跨上塞衛，如飛而去。

出了東關，見大路上有屯札的燕營，就從小路抄過。遙見自家旂號人馬，剛到華不注山下，安營下寨。隱娘直造營門，軍士疾忙報進。軍師亟出相迎，却不見有鐵監軍，

心甚疑惑。方欲動問，隱娘早說出幾句話來：——

第三十四回

安遠侯空出三奇計

呂司馬大破兩路兵

當下聶隱娘把路遇景公子，火力士，與救了鐵監軍，就入濟南城，又得會副軍師，現今在興賢里高宣家下，只候軍師密信傳知，便爲內應情由，細述一遍。呂軍師聞言大喜，舉手道：「請仙師駕返蓬萊，啓覆聖后；我這裡着馬靈通信與他。」隱娘自向登州去了。

却說濟南城中文武官員，聞知李遠敗沒，早已安設三個大寨，防備青兵：中寨是臨清總兵朱榮，與參將楊宗；左右二寨，是兩員都指揮，一姓冀，名英，一姓劉，名忠，三營共有一萬八千軍馬。文武，布政司段民，按察使墨麟，參政李友直，副使李亨，並副將張保，游擊鍾祥，協力守城。差官探得青州兵馬將到，朱榮等會集商議間，有

布政差官，前至營門，說：「寇敵初臨，乘其未立寨柵擊之，可以取勝，速宜星夜進兵。」冀英立起，卽欲點兵前往；朱榮就止住道：「去不得。」冀英道：「却是爲何？」

「原來朱榮，雖隨燕王經歷行伍，却是冒濫軍功，做的總兵，十分胆怯，反作色大言道：『他們文官，不知一鎗一刀之事，只會坐談勝負，敵人銳氣方張，縱有關張之勇，亦未可遽擄其鋒；且看他來的兵將如何，或用謀，或用戰，自然別有良策。』經云：以逸待勞者勝，何故反去迎他？」那楊宗又是個武進士，在建文時爲廣昌守將，降了燕王，陞爲濟南參將，只會咬文嚼字，若說到相殺，便是害怕，也就贊襄道：「元戎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兵貴持重，不可欲速，大有高見。就是諸葛武侯，一生也只謹慎二字爲章本。不是小將說，要連夜去殺他，請問設布政，何不自己來試試，只差人說句話呢？我等不服他節制，何用保他？若勝，則彼文官居爲己功，敗則歸罪于我等，不可不可！」冀英問劉忠：「你的主見若何？」劉忠道：「他們文官來吩咐，就是該去也不去。」冀英孤掌難鳴，只索罷了。

次日辰刻，王師先鋒小皂旂楚由基，直到寨前挑戰。朱榮登台一望，只有五六百兵馬，就大着胆，開營迎敵，問手下誰能先擒此賊？早見驚鈴响處，一將應聲出馬，却是守備于諒，——向爲燕府親信小校，近日陞來的。他知道什麼利害！挺鎗大呼道：「不怕死的前來。」楚由基大笑道：「這等小卒，也來臨陣！殺你當不得什麼，可叫你主將來獻首級。」于諒大怒，劈面就刺；由基用戟一隔，鎗已撇開了五六尺遠，隨手一戟，直透咽喉，死于馬下。朱榮着急，只待要走，冀英拍馬出陣，大喝：「狂賊休走！」小皂旂大叫：「楚將軍少息，待我取他首級。」由基遂勒馬回陣，看他二人鏖戰。——二將戰有四十合；那冀英是燕王部下宿將，却也敵得住。皂旂就佯敗而走，冀英道是少年膽法，驟馬追來。皂旂一掣兩箭在手，先放一箭，冀英側身躲過；就那側身裏連珠一箭，早中眉心，墜於馬下。由基飛馬趕上，一鎗結果了性命。朱榮楊宗等大駭，亟回身緊閉營門；二將也不來衝殺，札住了人馬。軍師大隊已到，聞得兩位先鋒，得了頭功，各加獎勵。

詰旦，秣馬磨食，進兵搦戰；燕陣將士，面面虜覷。只見轅下一弁，出身抗言道：「小將不才，願請出戰。」楊宗看時，是把總王有慶，隨問：「你有何能？」王把總道：「小弁向來叫做王鐵鎗，雖及不來王彥章，也不把這夥賊人看的眼裏。」朱榮道：「你若能勝，我當保陞參將；若不勝，便怎麼？」王把總道：「割下卑弁的頭去。」朱榮即教還匹好馬，并將自己有餘的衣甲賞了他，大開營門，出到陣前。軍師下令，斬了此賊，就踹其營。右軍內朱彪，飛馬而出，更不打話，即便交鋒。戰有十多合，王有慶拖鎗而走，——他善會使的流星鎗，能百步打人，所以賺朱彪去趕，——看看追近，左手在懷中探縫和索，向後覷得較親，劈面一擲；朱彪忙躲不及，已中了頰左骨上，負痛跑回。鐵鎗驟馬來追，董彥鵠大怒，舉手中蛇矛，縱坐下驪駒，當前截住，大喝：「鼠子！敢弄伎倆？」蛇矛早到心窩。王有慶雖然招架了，覺氣力不敵，打算略戰幾合，便要那話兒。彥鵠見他鎗法是江湖上一派虛幌的，沒有多大本事，賣個破綻誘他，王鐵鎗刺了個空，和身擲入，彥鵠就馬上一手抓住勒甲絨縶，將脚尖兒把仲馬一蹬，脫了雕鞍。

，活擒過來，擲向營前，——衆軍士撓鈎亂下，拖將去了。呂軍師羽扇一揮，七營上將，奮呼衝殺過去。朱榮楊宗，拍馬先逃；劉忠揮兵迎敵，早中了楚由基神箭，翻身落馬。各軍無主，登時潰亂，勢若山崩；王師奮勇掩殺，燕兵倒戈橫戰，死者相壓于路。那時段布政正在城上，望見敗得勢頭不好，親自督軍出援；武將張保鍾祥，也隨後來救。朱榮楊宗等，方得進城。段布政卽斂兵先退。張保正迎着滿釋奴，一鐵彈打瞎眼睛，被女壯士活擒而去。鍾祥一軍，爲賓大刀截住，殺得心惶膽碎，無路進城，從斜刺裏逃了。軍師揮兵直抵城下，傳令并力圍攻，限在五日內，要破濟南。又密遣馬靈，夤夜到高宣家，定在二十三日，月上時內應。忽探馬連報，燕兵十萬，前來救援。軍師道：「濟南不應破在三月耶？」便問諸將：「誰能在此，獨當一面？」董彥呆，劉超，皆厲聲敢任。軍師道：「劉將軍別有用處；董將軍可留下本營并左右哨軍馬，結營于此，晝夜更番休息，遏住城中人馬，使彼不得出城襲我背後，將軍之功也。北來兵將，必是燕王揀選，非同小可，我當親往破之。」命小阜旂楚由基，暫充左營。當夜悄然撤兵，向北迎

去。次日己，早望見燕兵人馬，漫山塞野而來，真個軍容威壯。

原來段民早將李遠全軍覆沒情由，先已飛章奏聞，所以燕王特簡足智多謀的名將，安遠侯柳升爲大元帥；第一勇將丘福，朱能爲左右大將軍，——二人武藝，皆萬夫莫敵；又命番騎驍將二員，一名哈山，一名帖木耳，爲先鋒；又挑選六衛指揮毛遂，蔣玉，梁明，宋貴，周長，武勝，皆久歷戰陣之員，爲裨將；統率雄兵九萬，鐵騎三千，殺奔前來。出京之日，燕王親自餞之。柳升負荷重命而來，不但是救濟南，全要踏平青萊三郡。過了禹城地方，早遇着王師，列陣以待。柳升大笑道：『好好！省得我到濟南。』擺開軍馬，直臨陣前。朱能縱馬挺鎗，大呼曰：『天兵到此，尚不速來跪接，要待剗作靈粉麼？』百陣上翟鴟兒出馬，認得是朱能，大罵道：『叛國之賊，不認得我父子斬龜彰義城門？』朱能定睛一看，猜是翟之子，卽罵道：『無知小子，在此偷生，我今取你驢頭。』兩馬相交，兵器並舉；大戰百合，不分勝負。各鳴金收軍。柳升札下營寨，朱能

前道：『元帥休小看了此寇，他的陣式整嚴，隊伍清肅，內必有知兵者。』丘福笑道：

「朱將軍亦怯耶？看我明日破之。」柳升道：「再戰一次，如不克勝，本帥別有良謀。」

次日，丘福出馬，單搦瞿鵬兒交戰。楚由基大呼一聲，飛馬直前。丘福見不是鵬兒，喝道：「小醜速回！殺汝恐污我刀。」由基大罵逆賊，舉鎗直刺，丘福亟架相迎。約略鬪有四五合，由基見是老將，沒些空隙，佯爲落荒而走。丘福縱馬趕去，只聽得弓弦響，急躲時，那枝箭在耳側過去，射去了半個耳輪，大驚回陣；由基復扭身向後心一箭，正中護心鏡上，把鏡射作兩半。番騎帖木耳，哈三，兩將齊出，大罵道：「不怕死的草賊，休得逃去！」由基正欲迎敵，早有卜克，滿釋奴，兩騎突出，大呼道：「楚將軍少息。」卜克接住哈三，滿釋奴迎敵帖木耳，各戰有三十回合。釋奴假敗，好個帖木耳，勒馬不追，倒來雙戰卜克。——這是何故？帖木耳舊係火耳灰者之部下，釋奴不認得他，他却認得釋奴，知道他鐵彈百發百中，極利害的。釋奴見賺他不動，就輕取二彈在手，才勒轉馬，一彈飛去，早打中了帖木耳手背，急得棄了鎗，跑回本陣；又一彈，正中哈三眼珠，直打進腦子裏去，更加卜克一鎗，死于馬下。柳升見折了一將，亟揮鐵騎

出陣，以防衝突。軍師見他兵馬齊整，亦遂收軍。兩邊各枕戈待旦。

柳升當夜定了計策，請朱能，丘福，商議道：「賊人糧草，必從青州運來；我暗暗發兵截取，待他絕食慌張，可一戰而殲也。」二將稱善。柳升就煩朱能，領鐵騎一千，毛遂武勝，領步兵二千，馬摘鈴，人銜枚，悄然而去；下令諸將，堅壁固守。小皂旂等，向前搦戰，竟不飲保。軍師道：「是了。」亟傳賓鴻，劉超，小皂旂，卜克，牛驥，彭岑，宋義，余慶，八將，分付道：「燕兵兩日不戰，必去劫吾糧車。將軍等速領三千人馬前去，如其未劫，守定要路以禦之；如其已劫，務必星夜追奪。既得糧車，交與運軍，必須護送。將軍等徑到青州大路上，立定營寨，防其圍魏救趙之計；如其不來侵襲，候我令到回營。若有兵將前來，須預先迎去，徑行衝殺，不許他安營扎寨；勝則追趕五十餘里便止。再令箭一枝，調選青州城內精兵五千，以助大戰。慢事者，國法具有，不敢曲徇。」

賓將軍等領命星夜前往，早遇護糧將士謝勇等，帶傷逃來。賓鴻道：「軍師神算也。」

！遂同劉超、小皂旗、卜克，帶領一千精銳，前追三十餘里，看看趕上。朱能見後有追兵，還只道是護糧的，又起將來，仰令毛遂武勝，押了糧車先行，自己立馬橫鎗於常路。劉超先到，更不打話，直取朱能，交手大戰。賓鴻就領着小皂旗，沖殺過去，追取糧車。朱能心中着慌，要趕回救時，又被劉超纏住，假意大喝：「着了！」虛幌一鎗，亟亟趕去，劉超便緊緊追上；卜克也就揮軍，一齊來趕。朱能見前面自己兵馬，已經殺散，糧車仍舊奪去，氣得三尸神爆，七竅生烟，拈鎗就取賓鴻。賓鴻大笑道：「爾有何能，敢來劫糧？且吃我一刀！」朱能大怒，不得一鎗刺個透明窟窿，無奈又逢對手，追兵又逼上來，只得奪路而走。賓鴻等趕了一程，回向青州去了。

朱能走得氣急敗壞，見毛遂收拾殘兵，歇在那裏，隨問：「武指揮呢？」毛遂道：「不經關！與那個大刀賊，戰勾三合，一砍兩段了。」朱能就同着毛遂，連夜回到本營。柳升見兵士折去大半，便問：「將軍老將，何以至此？」朱能沒好氣，答道：「元帥奸計，何以至此？」柳升默然。朱能方把奪得糧車，被他追及，交戰情由，說了一番，

又道：『賊軍中如朱能者，不計其數，縱有三頭六臂，亦敵不來。』柳升呆了半晌道：『我與諸公同受國恩，唯有盡力圖保；即前日之計，亦是大家商榷行的，不必追悔。而今更有一策，看使得使不得？』丘福道：『願聞元帥妙策。』柳升道：『前者兵馬少了，以致既得復失。今但留帖木耳與我在此守營，二位將軍并五員指揮，及其餘將佐，挑選三萬雄兵，徑取青州；彼必返兵來救，那時諸公等扼其前，我逼其後，——此圍魏救趙之計，孫臏之所以殺龐涓也。』丘福等齊聲應道：『謹聽尊命。』隨點起軍馬，悄然徑襲青州。

尙距百里，已有青軍迎上，朱能道：『罷了！我的元帥計策，都在賊計之下。』丘福道：『且盡力殺上去，勝得他，便是有功。』當下劉超接住了朱能，賈鴻接住了丘福，攪算得次國手與正國手對弈，可以勉強支持。那毛遂等五個指揮，與卜克等交戰，竟是差了八九個底子，如何對敵得來？但見紛紛落馬，斬者斬，敗者敗，燕兵雖多，先已胆喪。宋義余慶，一直指揮大軍，捲殺過去。端的王師銳氣百倍，奮呼冲擊，所向披靡。

，燕陣上勢如瓦解。朱丘二將，無心戀戰，飛馬脫去；賓鴻劉超，緊緊追殺。燕軍大潰，個個棄甲丟盔，拋旂撇鼓，王師從後掩擊。忽不多時，又有探馬飛報：柳升親自領兵向前，接應回寨。賓鴻等亦即收軍，回繳將令。

柳升又羞又忿，查點軍將，指揮宋貴周長，皆沒于戰；馬步兵被殺者，九千餘名，受傷者三千餘名。忽地心內又有一計，因兩次皆敗，不好再令朱能等去，就道：『兩日遣人探聽濟南城下，有賊一枝人馬距住，城中之兵，衝突不過；我當率軍破之，引出城內兵來，在西南角上，立個大寨，與我爲犄角之勢，更番挑戰：賊若擊此，則彼應，若擊彼，則此應；兩處合勦，必然就擒。煥二位將軍，在此守寨何如？』朱能道：『元帥差矣！我等與元帥，皆受心膂之寄，分不得爾我。就是兩番計策，未爲不善，或被賊人間諜，以致彼得預備。今元帥設欲自行，視我等爲不盡忠也！小將願與王將軍同往，雖死無怨。』柳升道：『如此，具見同心爲國。事不宜遲，便令挑選鐵騎一千，精兵七千，此刻即發，使他迅雷不及掩耳。』二將督率兵士，偃旂息鼓，電掣星馳，差不多夜半

，已抵濟南，砍寨而入。王師雖是更番休息，有一半不睡覺，當不得燕軍勢大，鐵騎衝突，登時沸亂：睡着的人，都被踏死；巡邏的，只辨得逃命。

董彥杲支持不來，殺條血路，望東北而走，約有三十里，才勒住馬，部下不及百騎。天已微明，見一簇敗殘軍兵，倉皇無路，彥杲亟令招呼，乃是雷一震，身中數箭，傾了董翥，董翱，——亦皆受傷，說道：「兩個小將軍被他截住，兄弟死命殺入重圍，才救得出來。朱家姪兒，已被亂兵殺死了！」彥杲搥胸道：「我怎的回見軍師？」董翥道：「父親是起義功臣，這又非戰之罪，何妨呢？」四人招集了些脫逃的軍士，也只有六百餘名，回到大寨請罪，細述被劫之故。軍師道：「此我未經算到，於將軍何尤？就今晚略施小計，連柳升大寨，一總破個乾淨。」立傳諸將佐秘示道：「我料濟南之兵，必列成犄角，以搗我軍；今晚未能立寨，必防我軍夜劫，我將機就機以劫之。」，隨命卜克，瞿鵬兒，馬千里，郭開山：「各統軍五百，徑劫空營，從後殺出，彼必合圍，汝等可各分左右力戰。」又令劉超，阿蠻兒：「各統軍一千，從中營殺入，亦各分左右，接

應曜卜四將。」又命賓鴻，董彥杲；「各統領一千，一從營左，一從營右，接應六將。」又喚宋義，余慶：「各帶步兵一千，皆持三叉火把，從後揚威納喊而進，擊他敗走；那時將軍等從後盡力掩殺，趕至柳升大寨，只看燕營火起，便是我兵在他營中接應，內外夾擊，必然大破。彼決不敢北走，定向濟南而逃，黑夜之間，切勿遮其去路，只是從中截斷格殺，從後合力逐追，直搗濟南城下。」諸將皆遵令而去。隨又命孫翳，莊次，蹇，小阜，彭岑，各領鐵騎五百，從他兩寨夾空中間過去，抄至柳升寨後，待濟南兵敗下來，卽砍寨殺入，燒其糧草。餘將佐楚，由基，俞如海，董翥，牛駢，盧龍，各率鐵騎一千，精兵二千，搗其中堅，接應皇旂諸將。調遣甫畢，雷一震厲然大聲道：「軍師以末將帶傷耶？我願當先。」軍師道：「我寨中止剩滿將軍三百兵耳，又安可不留汝爲護衛？將軍既願衝鋒，可換下董翥，董翺二小將來。」一震大喜。軍師乃登觀星臺以望之。

當下卜克，瞿，鵬兒等，統軍先行，不勾四十里，早見濟兵新營，吶聲喊，一齊砍入，真個空的，就向後營殺去。燕將朱能，丘福，橫鎗立馬大叫道：「鼠賊中了我老爺的計了

！』卜瞿二將，呵呵大笑，當先接戰。忽一聲砲响，寨左朱榮，寨右楊宗，各領兵殺來，四面圍住，大叫佷放走了一個。卜克等四將，全無懼怯，各分左右冲突。但見後面濟南兵馬，紛紛星散，却是劉超阿蠻兒兩員猛將，舞動大刀，殺入重圍，正迎着楊宗，被劉超揮作兩段。朱榮亟欲奔時，阿蠻兒大喝一聲，手起刀落，劈去半個腦蓋。——就如兩個猛虎，從中一攙，把濟南萬二千軍兵，衝作四分五裂；賓鴻董彥杲兩枝兵，又分左右殺來。朱能丘福，正在酣戰之間，覺着部下，皆呼號逃竄，正南上又是無數火把，搖旗擂鼓，喊聲漸近，正不知有多少青軍，自己反在重圍之內，只索拚命殺出，向大寨而走；只有二三百鐵騎跟上，其餘都被截住。將次近寨，柳升早聞喊殺之聲，疾忙結束，殺將起來。朱能丘福見有救應，復旋身迎敵。不隄防寨後小皂旂等四將，從背後拔營而入，放起火來，烈焰冲天。雷一震等五將，又在當面殺到，把大半應兵，擠在營內；其已出營外的，又被董賓二將，從側肋裏趕到，截殺作兩三段。急得柳升眼睛暴裂，手足慌亂，恰遇劉超，大喝道：「逆賊！待走那裏去？」柳升忙鑽入鐵騎隊裏，帖木耳大叫：

「元帥，可隨我來。」就砍殺了自己好些兵卒，奪路而走。探得朱能，併力殺將出去。後面劉超與小白旂等，合兵追擊；斜刺裏卜克瞿鵬兒等，又正殺敗了丘福，湧將上來。朱能大呼：『進則可生，退則必死。』與帖木兒拚命衝殺，且戰且走，甫得脫身，大叫：『元帥！』却不見有柳升答應。朱能復翻身殺入，鎗起處，刺死了一員牙將，柳升方乘勞殺出；又遇着丘福四將，合作一處，僥天之倖，脫了虎穴潭。忽丘福大叫：『不好！』左臂中一箭，幾乎墜馬。——原來由基將軍，黑影裏趕上射的。朱能強說：『有我在，不怕。』正走之間，却見些敗殘軍兵，倉皇而來，互相嘶喚，乃是毛遂蔣玉梁明三個指揮。就緊跟着柳升等，也顧不得從頭的軍士，大家向着濟南路上，沒命的飛奔。

……

劉超賓鴻小白旂瞿鵬兒等，一路趕殺燕兵，忽馬靈傳到軍師將令云：『且止！……』

第三十五回

兩皇旂死生報故主

二軍師內外奏虜功

馬靈傳到軍師將令，說：『軍師苦戰了一夜，恐彼城中有生力兵接應，不必緊追，只在後面，遙張聲勢，不容他再立寨柵，逼使入城，另有調度。』董賓二將，就令軍士埋鍋造飯，飽餐再進。

柳升回顧追兵已遠，謂朱能道：『目今還是立寨，還是進城？將軍定有高見。』朱能道：『部下甲兵，不及千數，寇勢方張，豈能支撐？戰固不足，守或有餘，還是進城的是。』柳升遂令軍士，一路搶些東西，在馬上一頭吃，一頭走，徑入濟南。段布政等，連忙出關迎接，殷勤致慰曰：『將軍爲國盡力，戎行勞苦。』朱能忿然道：『那學得你們文官安逸。』就全下個公署，做了帥府，令軍士嚴守城池，然後傳集衆官商議，柳升注視一遍，莫敢開言，乃向着段民道：『本帥隨主上百戰，而得天下，未嘗少挫軍威，不意誤敗於草寇！今且休養精銳，招募勇健，且晚朱將軍戮力擒之，以報我皇知遇之恩。』段民聽去，是老觀跌倒，全仗着嘴撐的話兒，隨順口應道：『勝負兵家之常，元

戎威名播于四海，豈慮此小醜？」朱能道：「亦有話說：雖有良將，亦要精兵；彼皆亡命之徒，我多畏死之士，所以有此蹉跌。元帥欲募鄉勇，一城之內，能有多少？況是未經訓練，安能便上戰場？今煩方伯公，轉爲奏請，調取各路善戰之兵，爲臂指之使，則掃其巢穴，如烈風之振蕩耳。」段民道：「奏聞在職；至若守城大事，則仗將軍，文官不嫻軍旅，非敢偷安也！」柳升道：「用着你們守城，還好。」段民遂去繕本，衆官各散。

過了一宿，柳升朱能帶着殺剩鐵騎數百，上城巡視，見青軍已到，安下七個營盤，前後聯絡，左右貫穿，有若陣勢一般。朱能道：「你看賊的營盤，也有些怪相。」正說話未了，早見一彪人馬，直奔城下，當先兩員猛將，一樣打扮。

兩將見城上張着麾蓋，料是柳升，遂令軍士指名辱罵。柳升卽欲點兵出戰，朱能連忙止住道：「動不得！我們昨向文官說了些大話，今日再敗，豈不當面出醜？」柳升道：「難道受他這般辱罵，倒不叫做出醜麼？」朱能道：「野戰易，攻城難；彼之辱罵，不過激元帥出戰。我今亦令軍士辱罵，彼若近城，以強弓硬弩射之。以罵敵罵，何爲出

醜？」柳升道：「姑聽將軍。」於是城上城下，大駭大罵，至晚方息。獨是柳升，不知青軍主將姓名，較之呼名者，原輸一著。

小皂旂與楚由基回營，稟上軍師，軍師道：「明日再換兩將，并選兵士善罵者前去。」董彥杲曰：「不攻而罵，何也？未將敢請。」軍師道：「此佯誘其出戰，而實解其守禦之心；五日內，可以摧城，將軍毋疑。」軍師屈指一算，大後日是五月二十三日，微笑曰：「已遲兩個月矣。」即喚馬靈，密諭：「今夜五更，汝可仍往高將軍處，定於念三月上時，照前三月念三之約行事；汝可即留彼處，助成大功。」馬靈得令自去。

念一日晚間，小皂旂巡哨，約有二更時分，見城堵上隱隱有一大漢，手執皂旂一面，在那裏招展。小皂旂走近幾步，厲聲喝道：「怎賊大膽，敢學我皂旂將軍的樣子？好賊看箭！」連發連珠箭，忽無踪影。明辰，入帳稟知軍師，軍師道：「你今夜仍去巡哨，若再見時，速來稟我。」小皂旂巡來巡去，將交二更，忽抬頭見執皂旂大漢，仍在舊處，亟飛馬回營告知軍師。軍師即與小皂旂星馳前往，仰首端視一回，恍然歎道：「此

乃君之先將軍，一片忠魂，丹誠不泯，特來顯靈報國耳！」隨立馬營門，飛傳諸將，頃刻俱集。先令小皂旂，楚由基，寶鴻，董彥杲，雷一震，董蕪，董翹，郭開山，馬千里等，帶領九百名勇士，各架雲梯，分作三路上城；董彥杲，小皂旂，楚由基，但看雲中皂旂所向殺去；餘六將，分衝東門、南門，放大軍進城。又命劉超，阿蠻兒，孫翳，盧龍，各領軍一千，殺入南門；卜克，瞿鵬兒，彭岑，牛驛，各一千軍，殺進東門。又命姚襄，俞如海，各率兵五百，伏在府城北，鵲山湖畔，俟彼逃出掩殺。又命滿釋奴，持令箭一枝，到齊王府保護，不許軍士擅入；餘軍士隨軍師前進。

小皂旂等九將，趕到城邊，遙見堵口上，若有人將皂旂招引，衆將各于相近處，擊立雲梯，魚貫而入。女牆邊有些兵丁，是東倒西歪的，坐着打盹，就排頭斫將去，頓時做了肉泥，——也有幾個倒頭城下去了。又聽得遠遠地敲梆鳴鑼；也是有一聲的。寶鴻等遂各分頭去搶城門。董彥杲指道：「雲中皂旂，已轉向西了。」三將便隨着皂旂所指，殺到一個極大的公署。見內裏有人馬喧嚷，恰是柳升、朱能，聞得砲聲震天，心知有變

，帶領鐵騎，正要殺將出來。剛遇着董彥杲，小皂旂，楚由基等，率領敢死勇士，當門截住，都擁塞在內。朱能大叫：『速退！』柳升急回馬，全着朱能，竟向後門逃出，董彥杲隨後殺進。楚由基大呼道：『雲中皂旂從西轉北了。』遂一齊勒轉馬，趕到西邊，却有直北大路。三將拍馬向前，恰又遇着柳升，從後轉南而來，彥杲望見，大喝一聲，挺着蛇矛搶去，柳升着急，向後便退，朱能亦就躡身行路。忽見一大漢，大踏步手執鐵鎚，迎面打來，——此正是火力士。朱能急駕時，早把個馬頭打得粉碎，立時仆地，朱能一躍而起。帖木耳就使稍來刺火力士，力士閃過，從旁滾進，鐵鎚起處，連人腿和馬肋，打個寸折，又復一鎚，帖木耳成了肉醬。幸虧只有數十步兵擋住，柳升乘間搶過去了。朱能奪了匹馬，隨後來趕，小皂旂等，早已殺到，認得是朱能，挽弓一箭，射中後肩胛。朱能負疼喊道：『元帥救我！』柳升回頭，見朱能中箭，遂上一步，放他過去，挺手中畫戟來戰。見是小皂旂，大喝看戟，虛恍一恍，撥馬而逃。小皂旂等，皆在狹路，被燕軍鐵旂攔定，殺得七零八落。時柳升與朱能，奔出西關去了。再看空中，已不見

有皇旗招動。董彥杲道：「神靈已去，叛賊已逃，想是不該喪命。我們且勒兵到布政司衙門去。」早見馬靈迎任道：「副軍師在堂上，將軍等可去相見。」董彥杲等，直至轎前，下了馬，高威當舉手道：「來得正好！藩庫有數百萬金錢，所以護守在此；段布政署內，多已封鎖。將軍等且暫住，我迎軍師請令去。」

時天色已明，呂軍師亦正進城，見高威當飛馬而來，便拱手道：「因有皇旗將軍，顯靈報國，所以先了一日；馬靈又留在城，更無人再通消息。」高威當道：「衆將進城時，某等與馬靈斂酌，尙未睡覺，卽統領家丁等，分路殺出接應，少間可悉。今來請令者，因段布政居官清正，民心愛戴，某斗胆保護，候裁奪。」呂軍師道：「我到齊王府去，可速令段布政來，自當以禮待之。」高威當又飛馬而去。

軍師到了王府，坐于殿中，令人請齊王。齊王早知有人保護，心已放寬，直走出來，俯伏在地。軍師急扶起道：「殿下金枝玉葉，何乃自卑若此！」二人方各施禮，分賓主而坐。軍師道：「殿下係太祖高皇帝之子，所以特遣一將來護。但既附燕藩，又曾得

罪于建文皇帝，此處不可以留。且欲借殿下之宮府，爲建文皇帝之行殿，煩請于三日內，收拾行裝，學生親送殿下出城，自南自北，唯其所欲。」只見高成甯領着設布政來，軍師隨請齊王與成甯相見，并設一坐于下面，令設布政坐。段民道：「何以坐爲？不才忝方岳之任，失守疆土，大負主上之恩，一死不足盡責，請即斬我頭，以示僚屬，以謝黎民。」軍師道：「學生奉建文年號，所以明大義也。今定鼎于此，便遣人訪求後位，尙欲借方伯爲明良之輔，何苦殉身于燕賊耶？」段民道：「不然，建文永樂，總是一家，比不得他姓革命。不才受知于永樂，自與建文迂闊，肯事二君，以玷青史？」高成甯再三勸諭，段民卽欲觸柱，軍師道：「士各有志，不可相強，可回貴署，明日與齊殿下同送出郭何如？」段民長嘆不答。

兩位軍師，就出了王府，並馬來至藩署，收了帑庫，封了冊籍。隨至柳升所住之公署，立了帥字旗，放砲三聲，二軍師南向坐下。早有軍士，解到丘福，已是垂斃。軍師道：「丘福素爲燕藩之將，猶之桀犬吠堯，死後可掩埋之。」少頃，陸續獻功。劉超活

捉劉毛遂，審係建文時德州衛指揮，降于燕藩者，軍師大罵：「賊奴！德州係由南入北，三路總要之地，爾若死守不降，燕兵何道南馳？」命腰斬之。馬靈解到李友直，火力十解到墨麟，彭岑解到李亨，軍師一一勸訊：墨麟係建文時北平巡道，素與燕藩往來密契者，亦命腰斬；李友直爲臬司書吏，李亨爲藩司張易書吏，——具密奏燕藩謀反，李友直李亨二人偵知，抄竊疏稿，以告燕王。軍師大怒道：「此張信之流亞也！謝貴，張爲中計慘死，皆二賊奴致之。」命綁於庭柱下，置火慢燒之。又審張保，係耿都督部將，暗降於燕，又假意逃回，賺取真定府；命支解之。——仍各梟首號令。王有慶叩頭求降，自陳流落江湖，爲鎗棒教師，偶到朱榮部下，頂食空糧，拔起把總，苟圖出身；今願充馬前一卒。軍師道：「此可恕也。」即發與董將軍，令爲牙將。高宣，景星，解到濟南府太守劉駿，及各廳員；高不危，鐵鼎，解到歷城縣令陳恂，并佐貳等員。咸甯立起身道：「此位是景都憲公子，這是家兄，名宣，那是舍弟，名不危。」鐵公子遂引三人，同進拜見，軍師答以半禮，即命設座，二公子坐于左側；二高又鞠躬告畢，方就左

邊坐下。軍師先向咸甯道：『昆仲英才，幸得共襄軍旅，社稷之福也！』適賓鴻等諸將，來獻蔣王及各武弁首級，稟道：『城中凡有拒敵者，盡皆誅夷，降者，又有數千，已交與沈監軍查點。』小皇旂道：『先父在雲中，展旂指引，直至北城，小將射了朱能一箭，就不見了靈旂，不知何故，所以不敢出城遠追。』軍師道：『爾先尊歿於朱能河間之戰，今已中爾神箭，料亦難生。城池既拔，大仇又復，前途自有伏兵，不須爾去遠追，所以斂却靈旂也。』因向景鐵二公子道：『兩位令先尊之枯皮焦骨，猶能大顯威靈，攝賊氣魄，真千古未有之人，千古未有之事！今皇旂將軍，忠魂報國，亦千古未有之人，未有之事也！』三人皆頓首稱謝。少頃，姚襄俞如海米繳軍令，獻上柳升金盞金甲，及所乘馬，言：『彼與一小軍，互換穿戴，我二人錯認拿獲；朱能亦換小軍衣服，所以被他走脫，逃向德州去了。』軍師笑道：『雖走脫，無多日矣。』那時高不危，屢以目視咸寧，咸寧乃手指劉知府與陳知縣，請命軍師道：『他二人原是建文時除授的官，未曾盡節，但向來居官，操守廉潔，政令和平，不愧救命之職，所以濟南藩府縣，向有三

清之號。』軍師道：『今人今古難得，奇人更難，安可以殉難勤王之大事，盡人而責之？清爲有司之本分，統復原官，仍令視事。』命左右放了綁，給與衣冠。劉駿陳恂及名員，皆叩謝而去。

次日，軍師出榜安民，勞賞將士，令各率兵，屯札城外。沈珂送上降兵冊，共五千八百七十一名，軍師發與董寶二將，拔其勇銳者，充伍，餘令發往登萊各處屯田；有願歸農者，與之安插。隨具表章告捷，并上諸將功冊。又繕摺奉交滿釋奴，前赴登州，請帝師駕臨濟南府。

第三十六回

唐月君創立濟南都

呂師貞議訪建文帝

建文五年，夏六月，呂軍師檄飭濟南府，令將齊王宮室，改作行殿；并集諸文武會議，迎請建文皇帝復位。公議李希顏，王璣，兩舊臣，認識聖容，可以訪求行在，奉時

帝師，不允，因此連日未決。忽值門將士送進稟單，內開一寒馬先生，一雪和尚，一嵇山主人，一衣葛翁，一補鍋老，要求見軍師。軍師道：『此必國變時韜晦姓名者，卽令請進。』降塔延入，施禮就座，問道：『承列公降臨，先請教真姓名。』第一位朗然應道：『學生衣葛翁，濫叨侍從之職，姓趙，名天泰。這位補鍋老，原官欽天監正，姓王，名之臣。那兩位俱是止翰：一稱雪和尚，姓郭，名節；一稱嵇山主人，姓宋，名和，又號雲門僧。這一位刑部司務馮灌，稱爲寒馬先生。還有東湖樵夫牛景先，官居鎮撫司，——共是六人，互相送給行在衣糧。爲小人伺察，遂奉勅各散。牛鎮撫投湖而死；聞其子牛駢，已歸駕下。某等相約來此，願得訪求建文皇帝，仍爲神人之主，上慰高皇在天之靈。』軍師道：『難得難得，皆忠臣也！候帝師駕臨，學生奉請便了。』忽又報有少年九人，都稱是忠臣之後，不期而集，皆求進見。隨命請來，都齊齊整整，趨至塔下，向上三揖，升堂再拜；又與五位老臣，各叙一禮，分長幼坐定。先是第二位開言道：『小子姓魏，名袞，先父諱冕，官拜監察御史。』指下手的道：『表弟鄒帝軻，是小

子舅父大理寺丞鄒公，諱瑾之子；先父與舅父，共毆逆徐增壽于朝，和燕王作對，原拚有赤族之禍，所以命小子與表弟，改姓潛蹤，得免于難。今聞訪迎故主，特地前來，願備任使。」又一位接着，就說：「小子是松江郡丞周，諱繼瑜之次子，名文獻；先父募兵勤王，慘爲燕逆所磔，君父之仇，是不共戴天的。」那齒最長坐居第一的，鞠躬緩頰，說：「在下殉難給事中黃鉞之友，姓楊，名福。」指着末座少年道：「這就是黃公之子，名瓚，挈他逃避；今吾得見天日，不啻重生聖世。」又一位袖中取出一手卷，呈上軍師道：「小子葉先春，先君忝任郡守，名仲惠，棄官歸隱，編成信史一冊，斥燕爲叛逆，被人發覺，禍至抄家；小子密藏底稿，逃之遠方。今特晉獻，伏維採擇。」軍師道：「此卽逆孽定案，卽投史館。」其三人一姓余，名行毅，是燕府伴讀余逢辰之子；當燕王屠戮張弼，謝貴時，連辰踉蹌，奔至殿上，抗言「擅殺王臣，要行反叛，我豈肯與逆黨爲伍？」遂觸柱而死。」張鵬，素有膂力，兼精武藝，爲指揮張安之子，——安卽樂清樵夫，聞新天子詔到，自投于崖者。各次第自陳畢，下剩一人，挺然按膝而坐，

左顧右盼，絕無片言。軍師見其形容凹凸，鬚髮鉤鬚，目如火炬，知是猛將，方欲詢之，忽拂袖厲聲道：『我不知咬文，但能使鐵蒺藜，重有六十四斤，雖千軍萬馬，亦不怕他。先父薊州鎮撫曾溶，曾起兵討燕，爲賊所殺。今願甲兵三千，去報大仇。』軍師微哂道：『此真大義所在！』

忽探馬飛報，帝師鑾駕將到境上。兩軍師率衆文武官員，前去迎接。同出東關，行及七十里，早望見了滿釋奴，與女金剛，二將，各分左右，領着七十二個女真，引導而來。且君見軍師等遠迎，隨命隱娘向前各加慰勞，俱令先回。前面已有百姓，數萬餘人，執香頂禮，擁塞不開；這些文官，都被圍困在內。軍師命火力士，雷一震，各執帥字旗，呼令百姓，兩行跪接，讓開大路，毋得喧嚷。二將遵令，大聲曉諭；這些百姓，紛紛滾滾，竟像不聽得的。二人發起性來，遂將令字旂，橫擔在手，東擋西攔，一時橫顛壓倒的，不計其數。

只見有個女人，面如霽月，目似春星，身穿藕色道袍，當前立住。火力士道：『聖

后駕到，速速站開！」那女人道：「我是正面接的。」火力士就把旗柄，在他肩膊上一逼，說：「過去！」女娘不動分毫；力士再用力一逼，女娘返靠過些來。力士是經過聶隱娘的，暗稱有些奇怪。雷一震不知高低，就扯了女娘右臂，用手一帶，被女娘左手，按住他右手，從穴道輕輕一按，雷一震遍體酸麻，按到在地，笑道：「原來是一包貨！」力士乃向前作揖道：「大娘休怒，請略上個道兒，待我等陪罪罷。」那女人道：「你如何認得我是大娘？」火力士一時乖巧，便順口道：「是我們聶隱娘仙師說過來。」女人道：「既如此，我躲在一邊，汝可去報與隱娘。」那時雷一震，也猜是有道術的，就深深陪個禮兒。女娘道：「爾要知道如今是女人的世界哩。」早見火力士，全着聶隱娘來了。女娘便上前稽首道：「隱娘別來無恙。」隱娘連忙下寨衛答禮道：「我道是誰？却是公孫賢妹。只恐力士與將軍，都要出些醜哩！」力士道：「我是遇過仙師的，倒還乖巧；雷將軍做了個臥虎的樣子哩。」二人大笑。那女娘道：「途次不使去見月君，爲我致意罷。」又在隱娘耳畔，說了好些話，就如飛的向南去了。

看看月君鑾輿到來，隱娘近前，將公孫大娘來迎駕，因括蒼地方，有個女將，正在危難之中，前去救援，卽同他來匡助，不及在此候見，——約略說了幾句。月君大喜，見兩行百姓，俯伏在地，都呼聖母娘娘萬歲，月君曉諭道：『孤家無德於父老，何勞如此遠接？』衆人齊聲道：『前年蒙聖母娘娘趕逐了賊太守維金，至今萬民感激。』月君又加撫慰一番。進得城來，轉入新建的行殿。

次日，呂軍師及文武諸臣，會齊入朝。有頃，蕭隱娘傳出令旨，宣示道：『古者聖王執中立極，所以建都之地，宮闕必居中央。今齊王府在東偏，不宜爲皇帝行殿，可另擇閎廡院宇改造。一到正殿落成，卽可迎接帝駕；後殿不妨稍緩。至于向來文武各空署，文者改爲軍師及監軍府，武者改爲將軍府。衆軍士仍撥營舍安頓，不許強占民居，犯者按以軍法。今既建都於此，訪求皇帝復位，爲第一大事；文武百官，須衆議僉同，酌定四人出使，奏請孤家裁奪。』諸臣得旨，各自散去。

軍師私謂高威道：『昨日將趙天泰等五人，密摺奏聞，今日帝師令旨，若爲不知

者，是不可使也。獨是訪求建文，原要得舊臣遺老；今若會此五位，有誰曾識聖容？」高軍師道：「但不知帝師之意，何以不用此五人也？」少不得要再議。」

明日，諸官畢集公所，皆默然無語。王之臣馮灌卽立起，以手指天，自表其心道：「軍師豈以某等借此一語，希圖富貴，不是誠心去訪故主者耶？何以緘口不奏？」呂軍師道：「諸位先生之忠心亮節，田夫牧豎，亦且知之，而况某乎？獨是帝師令旨，祇要四人，須去其一，誰應去；誰不應去，學生豈敢擅使？」王之臣道：「此最爲易事。何妨將某等五人姓名，一同奏請，候帝師親點，便無異議。若要某等甘心自去一人，亦有所不能，何況軍師耶？」高軍師接口道：「不然。帝師明諭，酌定四人，何敢以五名奏請？還是諸位先生裁酌見示，某等方可循行。」延至日晡，終未議定。次日，諸臣又集，高軍師倡言請五位拈鬮，以憑天定。那向在下臣，又要各表忠誠，請大家公鬮，奏帝師裁定。時劉超見呂軍師躊躇，就道：「拈鬮固好，但迎復變輿，何等重大，也須于潛展，對天至誠禱告，然後分鬮；今已午後，豈可草草！」高成寧就先立起來道：「劉將

軍之言，甚是。」又各散了。

當晚，呂師貞挑燈靜坐，正在凝思，忽報劉將軍要稟機密，軍師卽令召進，命坐于側。劉超道：「某往常見軍師，視強敵如兒戲，攻堅城若拉朽，機無不合，算無不勝，何以遣使一事，反若疑難？」軍師道：「汝尙未知聖后，不欲用此五人，而五人又必欲爲使，彼所持甚正，無以折之耳。」劉超道：「原來如此。」卽起身辭出，連夜往見景姚三公子，并阿蠻兒，與副軍師，約定如此如此。

次早畢集，高軍師道：「請五位先生分圖，便可立決。」呂軍師正要開言，只見劉超，阿蠻兒，鐵鼎，景星，姚襄，五人，搶向前來，厲聲而說道：「我等父親，皆粉軀碎骨，上報舊主；今在帝師駕下已久，歷有微勞，安見得某等不能去尋皇帝，畢竟是諸位老先生，全身隱節者，方克爲使耶？」軍師知是劉超之計，恐在王之臣等五人臉上，不好看相，乃假意喝道：「爾等皆年輕，毋得出此不遜之語！」董彥杲、賓鴻又進前道：「今請覲下諸舊臣，與五位先生，并五位公子，各書名字，爾軍師爲之公關四名，更有

何說？」你一句，我一句，把趙天泰等五人，倒禁住了。

忽報門外有五人，自言來請命去尋建文皇帝者，立等要見軍師。衆皆愕然，隨令速請。趙天泰見有兩個老些的先進中門，却是故交，便趨出相迎道：「只爲我等要尋故主，會議三日，尙未決哩。」說話間，五人已到簷下，軍師等延入，大家箕圍一揖，不次坐下。趙天泰先開言道：「此位是刑曹梁田玉，這位是禮曹梁良玉，當日扈從建文皇帝出宮，我輩共十有三人，後奉帝旨，止令程濟，楊應能，葉希賢，隨駕而去。」尙未說完，有一位少年，頓然起立而言，說：「老先生且住！小子與這兩位，便是隨駕三人之子，小子姓程，名智，字知星，父親程濟。」那一位少年，就接着道：「小子姓葉，名永清，是葉希賢長子；帝令父親，改爲應賢。」那一位也就說：「小子姓楊，名繼業，父親楊應能；帝自名應文，用應字排行，都認爲師弟，以防不測。」軍師道：「然也。不但求帝，且是尊親，莫善於此。當時會御史，恨不能隨帝，今伊子公望，亦正英少。正合四人之數，而又以完御史公之意。」衆文武齊聲贊曰：「真天意也。」軍師方向趙編修

說：『帝師駕到之日，某已將五位一片忠心，密摺奏聞，不見批答，而反勅令酌議，是帝師不欲煩重先生也。大抵登山涉水，萬里間關，瘴癘風波，幾歷寒暑，恐非五旬之人所堪。前此李宗伯與曾侍御要去，帝師止許公望，第公望又不認識聖容。今者得此三位，雖亦未曾瞻觀天顏，然有父親在彼，尋着父親，即是尋着故主，忠孝兩全，又何庸議哉！』於是趙大泰等，莫不心服，皆猜帝師能知未來之事。軍師立刻草奏達上。

俄頃間，滿釋奴飛馳而至，傳令云：『帝師召見軍師。』遂同諸文武，齊赴闕下。

帝師早已陞殿，命兩軍師引進，趙天泰并程知星等，拜畢賜坐。帝師道：『孤家不煩老成之意，宗伯李希顏知之，亮卿等之心亦明矣。』趙天泰等稱謝道：『敬尊容裁。』帝師卽命會公望近前曰：『汝與程知星，由江西而湖北湖南，至兩粵六詔諸處；葉永與楊繼業，由江南而浙東浙西，至七閩諸處；四人分作兩路訪求。可於一日內，卽便起程，上天下地，必須尋着，教請復位，慎勿空回。』四人皆頓首受命。軍師又前奏，新到忠臣之子若干，已在午門候旨，月君隨令召見。魏袞等羅拜於殿簷之下，軍師逐一奏明

姓字履歷，月君賜令平身。却見曾彪相貌奇特，狼狽然有吞牛之氣，隨問：「汝父起兵討燕，爾亦在軍前否？」彪應聲道：「是我爲前部。」月君又問：「爾勇無敵，何以至敗？」應道：「若論小將，焉得敗？只因先父營中內變，反應賊人之故。」月君道：「這算個天意。爾用何軍器呢？」彪見問到武藝，心中喜極，應道：「是鐵蒺藜，重有六十餘斤。」月君卽命取到，命女金剛試舞一回，真個影若旋風，光如流彪，曾彪也呆了。月君命女金剛鐵鍬來，令曾彪也舞一回，只覺重了十餘斤，學不得女金剛舞來輕捷。月君又命取鮑師的鐵叉來，橫放在婢下，令曾彪：「汝試舞此叉。」彪疾趨向前，雙手去舉，竟有千斤之重，裝個硬漢，只用一手，盡力舉起，怎舞得動？連忙放下道：「不過擺着看的東西，怎應教人舞起來？」月君又諭：「還有件看的東西。」卽令將壘師狼牙棒取來，喚曾彪：「這個不須舞，汝試舉與孤家看。」曾彪用力雙手來舉，動也不動；就做個蹲虎之勢，一手据定了叉，一手托着把柄，掙命一起，剛剛離地半尺，額子內的筋，漲紅得有麻繩粗細，喘吁吁放了，立起道：「憑是誰舉不得。」月君隨命蟲隱娘

：「汝試將狼牙棒舞來一看。」只見隱娘走上，將三寸金蓮的尖兒，就地一挑，那棒跳起來，有五六尺高，一手接住，迴身便舞。滿廷文武諸臣，看得眼都花了。那些舊將士，都知是道法所使；只些新到的，莫不驚詫，心中暗想：「有此等本事，何不就殺向燕京？」倒覺解說不出。看曾彪面如土色，舌頭伸了，縮不進去。二位軍師，皆含着微笑。隱娘舞畢，又將狼牙棒向空拋起，有數丈來高，輕舒玉手接了，丟在丹墀，向月君道：「舞得不好，帝師休笑！」只見曾彪跪着，只是磕頭，說：「小將頗有忠心，留着我養馬執鞭也能。」月君諭道：「汝聽軍師提調就是。」

第三十七回

帝師勅議內外官制

軍師奏設文武科目

建文五年，秋八月，月君承制，頒敕諭一道，曰：「今者行宮已建，訪迎聖主，復位有日。諸文武皆景附雲從，若不拜爵，何以對越天顏？獨是本朝官制太繁，銓法太疎

，是懸缺以待人，非因材而授官；雖有知者，不能盡其長；愚者，亦可自掩其短。建文皇帝曾委方孝儒攷較周官之法，惜乎逆變，未告厥成。茲爾兩軍師呂律高咸甯，可會同在廷諸臣，斟酌損益，毋乖於古，適協於今；奏請鑒定。凡屬著舊文武，咸授新爵，庶幾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之義。其速欽遵施行。」發下軍師府，呂律即會同高咸甯，並諸臣集議。師貞謂咸甯道：「設官與取士，二者相須而並行，若官制更張，科目仍舊，必有扞格而不能相通者。」諸臣皆以爲然。兩軍師遂草成兩冊二疏，以示諸臣僚。設官疏

四：——

臣等竊聞軒轅立四杵，重華任五人，而有一道同風之盛。商湯以伊虺爲阿衡，周武以旦奭爲師保，——熙熙皞皞，後莫有媿其隆者，何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不肖者，不得倖進也。自後世任法，而不任人，無論智愚賢不肖，皆囿於法之內，而不能超乎法之外；於是巧佞者，得因法以進；正直者，每與法相抗而去位。是法者，小人之利，君子之害也。夫

繆公，西戎之霸王耳，得百里於牛口之下，而以為相；苻堅，氐部之雄會也，得王猛干捫虱之間，而任之以國；豈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耶？

故苟得真賢，則起于草茅市井，登之清廟明堂，斯之謂用人。君用一相而得當，則相之委任百工，亦莫不當，此豈區區焉積算微勞，使之循階趨級者哉！故周官之制，止於三百六十，而庶事舉，猶患其官之多。迨漢唐設官以千數，宋元以萬數，而事猶叢脞，日見其官之少，其故可思已。

董子云：道者，萬世無弊。賢者之為人國也，治之以道。道為百法之宗，又何法之可加哉？曼倩有云：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其功，是則法之謂耳。雖然，今距唐虞三代，已數千百年，又豈能專任人而不任法乎？臣與咸甯等，準古酌今，擬定官制，在廷不過周官之數；在外則就本朝之制，減去三中之一。夫十羊九牧，其首必填；一楫數工，其舟必覆；才可大任，則綱舉而目張；才不可任，則焚絲而控卷。故官之多寡，與國家之

理亂相關，又豈可作法於奢哉！伏請睿裁。

官制冊

一三公： 大師 太傅 太保

是為元相：主坐而論道，參贊化育，變理陰陽。

一三孤： 少卿 少傅 少保

是為亞相：主平章軍國，綏懷夷夏，不與庶事。

一 黃門尚書： 侍郎（主察閱章奏批可駁否） 通政 通議

下設知奏廳

一 都給練： 給事中（主封閱詔勅獻可替否）

一 紫微省大學士：

左右學士（主侍天子經筵以備顧問） 侍讀學士（主侍東宮經筵）

侍講學士（主侍東宮經筵） 纂修學士（主起居注并修國史）

撰文學士（主撰詔勅文章詩賦）

典籍庶士（主校閱經史冊籍）

一 大冢宰掌邦治

少冢宰（主銓衡）鈞曹 銓曹

大宗伯掌邦禮

少宗伯（主樂）禮曹 樂曹

大司徒掌邦教

少司徒（主財賦）戶曹 幣曹

大司馬掌邦政

少司馬（主軍旅）尚曹 備曹

大司寇掌邦禁

少司寇（主刑）矜曹 決曹

大司空掌邦土

少司空（主水）土曹 水曹

各曹設正郎

副郎 主事

一 都憲御史

僉憲御史 監察御史

各道御史（皆主繩愆糾繆察劾官吏）

下設勘問司

一 國學司成

司業 司學

下設博士

訓士（主訓胄子）

一 靈臺監正

監丞（主觀察星象推算律曆）

下設天文生

一 京府大尹

左右丞

左右別駕（分主兵刑賦役河防諸事）

下設經歷司二員

外府倣此；地僻事簡者，遞減之。

一 京縣尹

左右尉（分主兵刑農禮樂水利諸事）

下設巡司

外縣悉倣此；地僻事簡者，亦遞減。

一 州牧

左右判（分主兵刑禮樂賦役水利諸事）

下設令史

一 四郡設開府一員（職兼文武。若地處簡僻，遞加重八郡止。）
標兵五營（每營一千三百五十名）

中軍副將（主防守本郡城池，並衙署倉庫。）

四營參將（兩營主分防兩郡，兩營主分守各縣。）

以下裨將牙將將校同府，自行酌設。

一 二郡巡道設一員（亦兼文武）

兵三營（每營六百二十五名）

中軍參將（主防守本郡城）

二營裨將（主分汛各縣道路）

以下牙將將校，自行酌設。

二 在京設五營將軍各一員

每營（各設兵一萬二千五百名）

副將（各二員）

參將（各二員）

裨將（各四員）

牙將（各十員）

將校（各二十員）

一 大元帥（不預設 臨期簡文武全才特用。）

一 羽林將軍等官（照五營之制，每營鐵騎五千名，卽爲鑾儀衛。）

取士疏曰：——

竊聞拜官在於一朝，取士則在平日，如栽木於山，必取梗楠杞梓之材；育魚於淵，必求鱣鮪魴鯉之類；——而後可以任棟樑，充鼎俎，爲清廟明堂之用。故西漢重經術，而明經者爲最優；東漢重節義，而立節者亦最盛。唐以詩賦爲科目，雖涉風華，然其意旨，實爲三百篇之餘波，洋洋乎亦云美矣！至宋王安石，始創制執之文，初亦竊附於經術；自後揣摩沿襲，遂爲濫觴。由今之世，漸至拾牙慧，掇唾餘，攢湊成文；甚而全竊他人之作，僥倖於一得，雖掄元拔魁，考其胸中，則固烏有先生也。夫苟能闡發經旨，卽片言數字，亦可不磨；若茫無了解，雖千言萬語，徒取精

粕；而必律以七篇之多，亦奚以爲？乃校勘者，方摘其點畫之差訛，字句之糺繆，從無議及經旨之當與否者，如此取士，其可用於世乎？夫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理同而事異。今則不然，其仕與學，截然判作兩途；所用非昔者所學，所學亦非今者宜用，是何異於徒具虛舟，無舵牙，無帆檣，而欲涉江汎海？其不相率，而覆溺者，幾希。夫如是，則設官取士，豈可以方柄而圓鑿哉？臣與咸甯等，改絃易轍，更定科條，與新設官制脗合；相須而並行，相濟而並用，庶幾乎渙簡賢于用法之中，寄循資於倫人之外，爲補偏救弊之一助云。

科目冊

取文十三科：

一，曰經術（陶鎔歷代諸家傳註，更出己裁，文詞純正，方爲人較，若但沿襲宋人舊解者，不錄。）

一，曰經濟（經者，經國；濟者，濟世；首而禮樂典章，次則兵刑財

賦，河防鹽鐵，陰陽律歷，各就所長，試以策論，文格合于唐宋八家者方錄。）

一，曰詩賦（詩旨合于六藝，體格貫乎三唐，方能觀感教化；若學宋元詩調，竟成有韻之文者，不錄。賦取屈宋，次亦歐蘇；若作四六駢詞，但尚浮華者不錄。）

取武士三科：

一，曰將才（試以將略陣法，可用矣，令之治兵，有效而後用之。）
一，曰武藝（首重勇敢，試以鎗刀弓矢，再藝劍槊，爲上；勇強于藝者次之，藝強于勇者又次之；如勇藝超羣，不識字者亦用。）

一，曰劍術（通神者入選，餘皆不錄。）

一，文武百官之中，果得命世奇才，卽如舉傅說於版築，拔淮陰於軍伍，一朝可拜將相；若夫中人，原由資格。

一，科目之設，全才爲上，偏才次之；漢之治獄，首推定國；唐之理

財，獨稱劉晏，皆偏才也。後世多有歷遍天曹者，豈盡人而全才，返在二公之上乎？卽此二端而言，優於理財者，勿使治獄；長於兵略者，勿任禮樂。餘仿此。

一，衡才而取，難定其品之邪正，故漢廷之法，試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一有敗檢，終身黜逐，是因懲惡之大權也。

一，用人易而知難，方正者，必孤立而犯顏；兪邪者，必黨同而取容；觀其素履，察其幾微，無有不得。

一，文科，須年登三十，素有著作成帙者，先送試官閱過，然後赴試；其定甲乙，總以平昔著述爲本，不以一日之短長，衡其優劣。

一，武士科，不論年歲，若將才，亦須有著述可取，而後許其應試；其武藝一科，但取技勇，不試文字。

一，試期，每年文武各試一科，三年而三科皆遍。縣試送郡，郡試送州府，州府取而升諸朝，六卿別其妍媸，宰相定其甲乙，天子欽點

一元，中者卽成進士；皇榜無名者，仍爲庶人。

一，廕生與之世祿，吏員與之冠帶；有志者，仍由科目，方行擢用。

一，外委武弁，若牙將將校各員，有勇藝者，須由科目，然後擢用。

一，文武科目，總無額數，每縣一二人，或數十人，或竟無，皆可，

卽府亦然，但取真才，以充實用。

一，冢宰銓選外官，仍用掣籤，以示至公，而後召見廷對；長才任以

冲劇，才短調之簡僻，方爲隨材器使。

一，取士爲人臣以人事君之義；如濫登者，削職；得賄徇情者，皆斬

；晉賢，超遷至極品，爲第一令典。

諸臣開畢，莫不歎服，遂請趙天泰等署名，皆固遜不肯列銜。軍師齊聲道：「此

原爲建文皇帝典章，諸位先生，皆係舊臣，義所當然，弟輩不過代擬一稿耳。」趙天泰

方次第署上。又移青州闕下老臣，各署名銜，會于公所，拜奏。帝師批曰：「卿等所奏

，斟酌古今，揆衡允當；旣重立賢，而亦不廢任法；雖循資格，而又不妨特闡；具見經

濟空獻。著爲令典，昭示來茲。」隨拜李希顏爲少師，趙天泰爲少傅，梁田玉爲少保；遙管業希賢爲太師，程濟爲太傅，楊應能爲太保。正軍師呂律，以大司馬，參知軍國重事；亞軍師高威寧，以少司馬，參知軍國重事。王璉爲冢宰，郭節爲司徒，梁良玉爲宗伯，馮澹爲司空，宋和爲司空，周轅爲司成，鐵鼎爲都御史，門福爲紫薇省大學士，王之臣加少司空銜，仍爲靈臺監正，黃貴池爲苦門侍郎，高不危爲京尹，王鉞爲掌奏監，餘聽家量材授職。至京營五軍，以董彥杲爲中軍大將軍，賓鴻爲左軍大將軍；前營大將軍以劉超充之，右營大將軍以阿蠻兒充之，後營大將軍以瞿鵬兒充之；皆兼舊職。金山保，小咬住，赴京營練習，暫授冠軍之職。張倫，倪諒，均授副殿將軍，兼帶侍衛。其餘武員，悉聽軍師分別任用。

第三十八回

兩軍師同心建國

一八子戮力分兵

二軍師於建國之後，同心輔政，舉賢任能，剔邪除蠹，崇儒重農，養老恤孤，輕徭

薄賦，不期月，而濟南大治。

一日，高咸寧商於呂師貞曰：「齊地界乎南北，四無關河之固；既建行闕于此，當思爲根本之計。今者，春麥不豐，秋稼又薄，國費日繁，兵餉無出；可乘士氣精銳，北取臨清倉粟，南取濟寧積貯；略汶沂，控淮泗；進則可取，退亦可守。先生以爲何如？」某已草得一疏在此。」遂遞與軍師。其略曰：

臣聞古之立國者，必先固其根本，根本固，而後進退由己。濟南雖爲大郡，但非建都之地；何者？因橫亘于南北，勢所必爭，而不可以一日苟安者。請以全齊之勢論之：武定爲燕薊之門庭，曹濮乃魯衛之藩蔽，沂州實徐淮之鎖鑰，登萊是海東之保障。今登州有守，曹濮無虞。所慮者，南有淮安卅萬雄兵，北有保河德州三郡強敵，南北交相猝發，我則疲于奔命。臣愚以爲臨清濟寧，乃南北之咽喉，今猶未服；發一旅而取臨清，則門庭固而渤海靖，進則可卷燕幽之地；分一師而拔濟寧，則鎖鑰嚴而沂泗安。

，進則可拓淮揚之界；東昌兗郡，四無可援，將不勞兵而自服矣。且臨清濟寧，舊設倉廩，陳粟堆積，又足藉之以資軍餉，一舉而三利備焉。古云雖有智慧，不如乘勢。今以百戰百勝之氣臨之，席卷全齊，只在指顧間耳。然後休兵息民，以俟乘機復辟，或南征，或北討，臨朝決策。至若目前，急務無有踰于此者。伏候聖裁。

呂師貞贊道：『先得余心！全齊已在掌中矣。』遂連名上奏。帝師批曰：『二師深謀遠慮，悉合機宜。但南北殊途，其各分任。天討出於至公，剿叛無順，須相須並行，務體孤家至意。』于是受同分圖，呂軍師拈得濟寧兗州，高司馬拈了臨清東昌。就下教場，點集將佐二十四員，精兵一萬二千。諸將佐亦請分圖；圖得「呂」字者，十二員：

小島旂

彭岑

雷一震

牛駢

劉超

張鵬

馬千里

姚襄

余慶

俞如海

葛纘

盧龍

圖得「高」字將佐十二員：

卜克	董森	董翔	孫翳	曾彪	楚由基
莊次躡	郭開山	瞿鵬兒	謝勇	宋義	阿蠻兒

二軍師下令：明日五更，祭纛起行，後者軍法從事。

忽報景翕都飛馬到來，呂軍師見其而有駭色，遂道：『翕都欲請行耶？』景星答道：『然也。適已飛奏帝師，某以君父大仇，寢食不安，故願戮力疆場，稍盡臣子之誼。』女金剛又持到令旨，宣諭道：『景星英氣凌雲，忠心貫日，正宜歷練戎行，允以原官兼監軍使，率兵先進；軍師呂律，從後接應，勿使有虞。欽哉勉旃！』景翕都心喜，請以火力士為先鋒。呂軍師道：『力士祇能步戰，宜于山谷險阻。今齊地多平原大陸，利于騎戰；若以步敵騎，雖勇奚施？』翕都因請用之，呂軍師道：『既如此，可選善戰步兵一千，令為先鋒；再選騎卒二千五百，驍將四員，翕都統為中軍。某追隨後塵，佇聽捷音。』景公子笑逐顏開，謙遜了幾句，各自散去。

次早五更，二軍師到演武廳時，景翕都與火力士，已等候良久。高軍師道：『真不

槐爲景老先生令嗣！』祭禮已畢，正在分兵起行，有探馬飛報：東昌府差人進降表，并有軍師稟啓，即候進止。兩軍師全拆看時，大概說燕王靖難南下，唯東昌一旅之力，能折其銳，厥後弗敢正視，遂道回行，濟南淮北，遂無聲城。今父老永懷故主，猶如疇昔聞義師定鼎，盡願歸城，以副雲霓之望，不勝待命云云。呂軍師遂發放來差云：『東昌官民，凜知大義，自臨清回日，當至本郡撫慰士民。』來差自具帝師闕下進表。

且說臨清一州，乃南北衝要之區，向設有總兵官，已在濟南敗亡。今止有都司一員，姓賈名旅；守備二員，一名支豹，一名高爵。其知州姓竺，名石麟，貪狠異常；却有三個家將：一名尖刀王正，原是吳中無賴，因持解腕尖刀，替人刺殺仇家，逃走到北邊的；一名鐵鎚陳筋，兩臂青筋，剔起如繩，人以鐵鎚擊之，能用兩臂迎受，故順口呼此美號；一名太監刑突，做過太湖內大盜，絕無一毫鬚髯，所以稱做太監。還有三個術士：一知風鑑，叫做皮善相；一通陰陽，叫做楊爾葵；一能卜筮，叫做沈子蔡。皮善相和定竺知州，必竟出將入相；沈子蔡又卜得敵人若到，必致軍覆殺將：——因此整飭政伍

，調撥甲兵，其實都司等相商拒敵。武官見文官如此勵精，不敢不應承。獨高守備婉詞微諷道：「我等食人之祿，忠人之事，固不待言。但恐卵石不敵，雖盡忠而反誤國，亦不可不慮及。」竺石麟道：「這是要降賊的話。」喝令：「左右爲我擒下！」王正等齊擁上，立刻把高守備綁了，下令道：「且囚在禁中，待我破敵之後，上聞而後誅之。」即點起五千人馬，盡數出城，札下三個寨柵：中是知州，左是都司，右是守備。

不兩日，楚由基先鋒，領着五百精兵，早到臨清界上。竺石麟令楊爾燾先望敵軍氣色，仔細看了一回，說道：「敵兵之氣，陽中帶陰，主先小吉而後大凶。」竺石麟分付善射手，若敵軍來近，惟以亂箭射之，令其先亦不小吉。頃刻間，喊殺震天，對面五百健兒，雁翅排開，一將當先出馬。認旗上寫得分明「先鋒百勝楚將軍」，竺石麟見了，也覺驚心，命家將小心出戰。王正飛馬而出，大聲道：「可認得俺尖刀大將王正麼？」楚由基更不打話，竟殺過來。兩相交鋒，不三合，被由基一戟，洞胸而死。立馬橫戟，指着對陣道：「燕賊雄兵十萬，上將千員，不勾兩陣殺盡；爾等蠅蟻螞蟻，也來俺老爺

手中納命，豈不污我畫戟！」竺石麟大怒，教放亂箭，由基乃勒馬緩款而回。當晚，高軍師大隊已到，聞先鋒得勝，大喜，下令防其劫寨，小心巡視。

却說竺石麟，折了一個家將，心中似有悔意，但大言在先，欲罷不能，甚爲納悶。

楊爾笑道：「明日交戰，別有妙法。」石麟道：「爾說先小吉，倒應得大了。但不知後大凶，作何應法？」楊爾笑：「某之法，正使彼應大凶之兆也。先與我猛將一員，精兵一千五百，於五更時分，待我抄出背後襲之，略俟其陣亂，明公掩殺其前，使彼首尾難援。——此小秦王之所以破竇建德也。」竺石麟大喜，依計而行。早有伏路兵，報知高軍師，軍師大笑道：「我卽不備，亦無懼；然必須一日乘機破之。」遂登將臺，將令旗招動，排一個陣勢，外方內圓；外四面方如棋局；兵士在南者向南，在北者向北，東西亦如之。內圓則左右環繞，宛然一個太極圖。郭剛由粗知陣法，看了又看，全然不解，因問軍師，軍師曰：「方圓二陣，肇自軒皇，法太極方輿之制；尙父廣其意，而爲三才四象；武庚因之，而化爲八卦，名曰八陣。陣有八變，其體皆方，此方陣變化之妙，至

于極者。若帝師之制五行，非方非圓，前首後尾，中有二翼，其形如鳥，名曰五行，實有七陣，此又渾融于六花八卦之間，權衡於三才四象之外，非天縱之聖不能也。若夫八陣之妙，包含在內，長于守；一花之妙，顯著在外，利于戰；至五行之妙，或隱或顯，亦奇亦正，能伸能縮，可散可聚，戰與守皆利。陣法至此，神乎神乎！今區區小陣，不過兼并方圓二陣之制，略加變通，如蘇若蘭之璇璣圖，其象圓也，而載圖之錦，實本方也。外方四面，可以拒敵人四面來攻；內圓四層，則每一層之兵可以分應一面。若全體引而伸之，亦成常山之蛇，一時應急，可以用之。」正在講論，後面敵兵已納喊而來，高軍師笑道：「割雞焉用牛刀？」早見後陣卜克，躍馬挺鎗，當先殺去，正遇着一將，身穿皮甲，手舞雙鐵鎗，如旋風滾至。卜克大喝一聲，神鎗早到，那將急側身一躲，鎗在左肋邊過去；就丟了左手鐵鎗，挾住鎗桿，右手一鎗，當頭下來。卜克已掣鋼鞭在手，向上正迎個住，就順勢將鞭逼着鎗柄，直削到那將手腕上，用力一勒，把個大指勒斷，只得棄了鐵鎗，兩手來奪鎗。卜克却飛起綱鞭，照頂門打下。那將自恃臂膊硬掙，奮

然舉迎，脛擦一聲，膀子兩截，墜于馬下；又復一鎗，完了性命。楊爾葵見勢頭不好，急要走時，被卜克飛馬趕上，活捉過來。那些小卒，發一聲喊，登時星散。竺石麟遠遠望見，心中着忙，說要大家決一死戰。高軍師大隊人馬，早也衝殺過來，並無一人迎敵；竺石麟手足無措，遂先策馬奔跑。衆軍大潰，但見人頭滾滾墜地。楚由大呼：「與你們小軍無事，可速投降。」軍士都丟棄鎗刀，羅拜於地。郭開山與曾彪緊追着賈旅女豹；董嵩董朝宋義，飛趕着竺石麟那突。將到弔橋邊，只見城上豎了降旗，高守備領着數百人殺出，大叫道：「竺知州，我來請你去寫奏章上開哩。」說聲未了，一白鬚老人，輪着條鐵扁担，夾馬頭一下，竺石麟倒栽葱撞下地來；董嵩飛馬先到，喝令衆軍士拿下。董朝宋義，又活捉了邢突，並沈子蔡，皮善相。

後面高軍師，與瞿鵬兒，孫翦，卜克等，一齊都到。高守備下馬，迎接進城，到帥府坐定。郭開山曾彪，各獻了賈旅交豹首級。高守備押着竺石麟，向前跪下，只是叩頭求降。高軍師倒有寬恕之意，那些衆百姓，湧進轅門，齊聲喊道：「竺知州殺得我們臨

清人勾了！一個個白鬚的，前稟道：「小的叫做老好漢，因這位高守爺做官，兵民愛戴；彼竺知州這賊，拿來監禁，說得勝後要殺他，是小的不服，糾集了衆兵民，打開牢門，救將出來，迎接大兵的。今我等見軍師不殺這萬惡的官，滿城百姓，將來都要死在他手裏。那楊爾燧沈子蔡，與邢太監皮善相，都是挑唆知州害百姓的。只有余州判是個善人，做官也好，吏目也還去得。我們公道良心，歹的說歹，好的說好，只求軍師爲百姓做主。」高軍師立命將竺石麟等五人，腰斬市曹。就陞高守備爲參將，駐守本州；又陞余州判爲知州；其吏目原官如故。一時帥府門外，懽聲如雷而散。又命郭開山，盤取臨清倉廩米石，給散本州兵餉。分撥已畢，即起身前往東昌府巡視去了。

濟甯一州，正當南北之中，人民殷富，戶口繁庶，比臨清更勝。州之北五十里，有個分本口子，其泉脈九十有九，出自萬山之中，彙注于此，七分向南，三分向北。燕王即位之後，計欲引導此水，開達河渠，以通漕運，用富昌伯房勝，監督河道，設有河兵七營，共一萬五百名，副參游守五十餘員，——而有些本領的，止副將王禮，參將徐政

，游擊盧來興，丁勝，王宗等。其河兵一半多係空糧，卽現在者，亦不做工；惟僉取民夫力役，兵餉總歸私囊。——合州怨聲載道。——聞知濟南已失，恐民心生變，遂撤河工之役，挑選精壯者補伍，已勾一萬之數；城池堅固，糧米充足，可戰可守。監河房勝，又係靖難時宿將，稍有謀略，早於城外，結下五個寨柵，以待敵至。

時火力士統着步兵一千先到，房勝在將臺望見，願謂左右曰：『人人傳說青州妖賊利害，原來只是如此！』遂揮衆將：『率善射手五百名，長鎗手二千名，乘其遠來疲乏，不待他站住擺隊，徑行捲殺過去，可以立破。』王禮等得令，頃刻點兵迎去，箭利馬逸，勢若風雨驟至，步兵如何抵當得住？被他一衝，四下分散。火力士雖然勇猛，舞動雙鎗，打死幾個，無奈孤掌難鳴，只得隨着亂兵奔走。王禮等趕殺有十餘里，遙見塵沙漲起，接應兵到了。——原來是雷一震馬千里二將，率輕騎五百，疾趨而至。王禮等見來兵亦屬無多，卽揮令軍士迎敵，混戰一場，不分勝負，各自收兵。

景僉部中軍人馬，當晚亦到，遂于高阜處，立住營寨。火力士自己綁縛請死，景僉

都道：「我與汝義同兄弟，豈可如此？我當請削官職，戴善鬪功。」計點兵卒，先傷大半，乃連夜具表引罪，并作一啓，達上軍師。軍師亟引衆將，飛騎前來，勸慰曰：「賢喬梓精忠蓋世，四海盡知，偶爾小挫，何足爲論？且不佞爲主帥，而使先鋒失利，余之罪也！與僉都何涉？今當進兵破之。」遂令小皂旂彭岑，各引五百壯士爲先鋒，直逼敵營。房勝大笑道：「一些小草寇，何以王師敗績？想必有些妖術。」卽命軍中，殺取猪狗血，并穢糞之類，預爲整備。

小皂旂一馬當先，大喝：「篡國賊徒，天兵到此，不降何待？」房勝見有皂旂一面，插在背後，曰：「此必妖人也。分付衆將，只要敗，不要贏，引入陣中擒之。」王禮卽撥馬出陣，罵道：「草賊恃有妖法，可知道死在目前了？」小皂旂罵道：「瞎眼聾耳的賊，我等堂堂王師，豈用邪術？快放馬過來！」交手不數合，小皂旂霍地撥馬而走，王禮縱馬追時，房勝亟令軍士大叫：「勿追！」忽聽得弓弦一响，咽喉早中，兩脚朝天，死於馬下。王宗驃馬出救，不提防又是一箭，應弦而倒。火力士認得是王禮王宗，率

部下飛奔出去，搶回屍首，來稟景兪都與呂軍師道：「此弟兄二賊，就是害故主王御史的，乞賜與末將，挽心祭奠，以慰故主之靈。」軍師大喜，命用太牢玄酒，設位致祭。卽暗傳將令：今日連殺二賊，彼已喪膽，若亟攻之，則逃避入城，拔之非易；姑退兵二十里安營。只見力士部下小卒，倉皇奔來，報說火將軍祭畢王御史，已自到了。衆皆大駭，景兪都問是何故，可有話說？小卒道：「火將軍教轉稟軍師與監軍說：向來偷生者，只爲御史之仇未報，今幸張將軍連射二賊，我得藉以報故主于地下。且昨日兵敗，負罪匪輕，亦何面目立于人世？獨自有負景公子大恩，俟來生報效耳。言訖，立拔劍自刎，我等飛救不及。」景兪都不覺失聲痛哭。呂軍師道：「此義士也！監軍勿哀。」命備棺以將軍之禮葬之。

第三十九回

美貞娘殺美淫官

女秀才降女劍俠

當日洪武太祖設立燕山六衛，衛各設兵三千。有配軍姓儲名福者，入衛已經數年，在北地娶得一妻范氏，小字非雲，是將門之女；慣使雙劍，神出鬼沒；而又姿色明豔，性格溫和，人皆稱爲燕中飛將，故又號曰飛娘。燕王靖難兵起，調衛卒入伍，儲福憂憤不食，慟哭不止，飛娘勸諭之曰：『事到艱難，機須決斷。』儲福哽咽不能言，謂飛娘曰：『我雖配軍，頗知大義，豈肯充亂賊之隊伍耶？我與汝結褵未久，且岳母孀居，汝宜相依爲命；我亦有老母在故鄉，決意潔身回籍，奉養天年。明日卽與汝永別。』飛娘道：『君之母，妾之姑也；君有忠孝之心，妾獨無忠孝之志乎？我母自有昆弟奉養，無煩置念。』儲福曰：『不然，我家括蒼，距此五千餘里，係是逃回，比不得從容行路，那能同走？且使汝母汝兄弟永無相見之期，更爲不忍。』飛娘曰：『事當權其輕重，若論跋涉艱難，之死無怨。』儲福曰：『多謝賢妻，既有此美意，則不必通知汝家，收拾行李，卽于四更起行罷。』是晚，預僱了短盤牲口，夫妻二人，一晝夜走二百餘里，料燕王不能遠追，然後按程回進。到了處州府縉雲縣括蒼山中，尋有母親，悲喜交集。

於是儲福樵薪，飛娘辟績，竭力以養母；山中之人，稱爲孝子孝媳。過三個月，母老病亡，晝夜泣血，躬自負土，葬于祖墳之旁。

一日，傳有新天子詔到縣，儲福同山村農叟出去探聽，方知燕王奪了帝位。儲福一路哭回家內，謂飛娘曰：『我今與汝永訣了！汝年甫二十二歲，又無子嗣家業，我雖有兄弟，母且不養，何況于嫂？我死之後，汝宜自擇佳耦，毋使終身顛沛，我黃泉之下，也得瞑目。』飛娘流淚曰：『是何言也？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嫁二夫，不意君之尙不能知我之心也！君爲義士，我豈不能爲節婦？君欲殉國，我豈不能殉身？母子姑媳，當相攜於九泉路上，獨不能爲耦復仇，死有餘憾。』儲福道：『今天下一家，我與汝做得甚事？惟有死耳！』遂扼吭而死。飛娘乃拮据備棺殯殮，日則呼號靈前，夜則藁臥棺上，計闕葬夫之日，自投壙中。

時縉雲縣令喪耦，聞飛娘美，意欲納爲繼室，令教官約同山叟爲媒，通命于飛娘。飛娘正言拒之，曰：『妾聞縣長主持風化，教人以貞，不聞教人以淫也。况是渣下庶

民之嫠婦，又豈可爲父母官之伉儷？女子之道，從一而終，若逼再醮，可持頭去。『教官知飛娘志不可奪，隨復縣令之命，且述其素行貞孝。韓令曰：『有是哉！我當獎之，豈敢犯之？』事遂寢。

不數日，又有處州府別駕范希雲，少年佻達，饒有丰姿，——係蘭州人氏，是援例出身的。——平生魚色，內外兼好。適太守丁艱，鑽謀攝得府篆，民間少艾婦女，常被姦污，貪淫之名，合屬皆知。早已聞得飛娘姿容絕世，今又傳說喪了丈夫，縉雲知縣竊娶不能，乃拊掌大笑曰：『彼一醜夫，豈配佳女？自然我當受用的了。』恐又不肯作妾，心生一計，傳請經歷，託言：『要尋個淑女，主持家政，亦稱夫人；近聞縉雲山中危鰥娘新寡，我與他同籍同庚同名同姓，豈非天作之合？卽煩一行，這個月下老人，也還做得過。』經歷欣然遵命，跟隨了好些衙役，經到縉雲山中，請見飛娘。飛娘只道縣官又來胡纏，便發話道：『好個沒廉恥的，朝廷名器，便輕似微塵，也不把個知縣與這樣畜生做！』經歷接口道：『這縣公也不自量了。我是本縣經歷，並不爲一小小知縣而來，請

出面言。』飛娘在內回道：『山村野婦，不敢相見，大人有話請說。』經歷就把范通判之命，述了一遍，又道：『即日實授太守，現做黃堂正夫人，不可錯過。』飛娘聽了，暗歎口氣道：『死期已逼，待不得葬丈夫了！』又見他跟隨人衆，恐一時激出事來；乃婉言辭道：『太守率表十邑，又比不得縣正風化攸關，豈容強納民間寡婦？願大人裁之。』經歷道：『此言差矣。遣媒通命，先王之禮，且爲正室，正太守公風化之意；他日受了誥命，衣錦還鄉，豈不榮耀？切莫執拗，致生後悔。』飛娘抗言道：『匹夫匹婦，各有其志，若用強逼，頭可斷，身不可辱也。』經歷乃將機就機，巧言道：『娶正夫人，豈有用強之理？這個不消慮得。我卽去復太守公之命，自然名正言順，斷不使人委曲屈節的。』說罷，竟自起身去了。

過了幾日，只見經歷督領夫役，抬到聘禮：白金五百兩，彩緞五十端，及珠翠釵釧等物，堆滿草堂之上。飛娘見了，怒氣填胸，恨不得就把經歷剝做肉泥；又一想可恨的是賊太守，心上已定了主意，就說：『吾未曾允，何得來送禮物？』經歷道：『新夫人

親口說是用強斷乎不成，則不用強定是允得了。若又翻悔，恐使不得。『飛娘道：『既如此，依得三件事便成，若依不得，雖死不成。』經歷道：『請新夫人見諭。』飛娘道：『一要寬半月，待我葬夫；二要太守親迎；三要在此處成親。』經歷道：『第三件恐褻瀆了些。』飛娘道：『有個緣故：太守夫人知道賢慧與否，若一進署，就是妾媵之流；直待夫人遣使以禮來請，方可如命。』經歷點點頭道：『大有主意。』卽向上一揖道：『都是下官執柯身上。』隨回到處州，稟復范太守：『就要寬半月，正是月望佳期，豈不人月交輝？』太守大喜，三事都依了。經歷又到飛娘訂定，更無他說。山中田夫夫婦，皆不疑飛娘是假允，反道如今富貴，是天報他的孝心哩。

且說飛娘想這五百兩聘禮，都是貪贓，悖而入者悖而出，好教他人財兩失，就把些來葬了丈夫靈柩，相近婆婆墳旁；又把銀一百兩與小叔爲四時祭掃之資；一百兩布施與與大士庵的尼僧，令其塑尊白衣觀世音寶相；剩下銀兩，多捨與山村窮苦的人。屈指一算，到十五只有四日了，心中悽悽慘慘，備了些祭奠的蔬果，倩人挑到婆婆丈夫墳前，

燒了紙鏢，拜了又拜，痛哭了半日，哀哀叫道：『婆婆丈夫聽者！五日之內，媳婦就來伏侍婆婆與丈夫。』心中傷痛之極，一時昏倒在地，半晌方甦。獨自一個，孤孤另另的走出山口，坐在石上，定定神兒，見有個道姑，敲着漁鼓，緩步而來。飛娘看時，那道姑走近前來打個稽首，飛娘連忙還禮，問道：『你是那方來的？』答裏：『貧道從終南山來，雲遊五嶽，無處不到；今要化頓齋，不知娘子肯麼？』那時飛娘滿胸仇恨，怎有心情？便道：『我已黃泉下的鬼了，莫向我化！』道姑道：『若有愁煩，我可以解得，何消說此狠話？』飛娘道：『恁是神仙解不來的。』道姑說：『我不信。且待我唱個道歌，看解得解不得？』便敲着漁鼓唱道：

平生一劍未逢雷，况值興亡更可哀！

蠻女猶能氣蓋世，貞娘何事志成灰？

中原劫火風吹起，半夜聲聲海湧來，

自有嫦娥能作主，一輪端照萬山開。

飛娘聽他唱得有些奇怪，就道：『如何不唱修行的話；却唱這樣感慨的詩句呢？』道姑順口道：『只爲娘子心中感慨，我這道情也不知不覺的唱出來了。』飛娘見他說得有些逗着心事，便道：『煩請道姑解說與我聽。』道姑說：『這個容易。首二句是有才未遇，正當國變之話；第三句說武陵女子微側微貳的故事；第四句請娘子自思；第五句是說山東大舉義師；第六句天機不可預泄；第七第八句是說義師之主，却是個女英雄也。』飛娘又說：『你是出世之人，爲何說這些閒事？』道姑說：『總爲娘子說來。』飛娘是最靈慧的，便道：『既承道姑不棄，可到寒家吃了齋，細述何如？』道姑道：『我要與娘子解悶，若不把心中之事，實說與我，到底汝之愁恨，終不能解，連我之齋，也吃不下。』飛娘見他有前知的光景，就把范太守的話，一一告訴了，說：『我只待殺了他，然後自剄。』道姑說：『殺這賊胚，如屠雞犬，直得把命抵他？』飛娘道：『不是抵他，是要完我節烈。』道姑說：『請問爲國報仇，爲夫泄恨，做古今一個奇女子，較之一死孰愈？』飛娘道：『雖素有此志，然一婦人何能爲？』道姑冷笑道：『唐月君亦

一婦人耳，怎的他就能爲？我實對娘子說罷……遂將唐月君起兵，及日今定鼎始末，并自己來意，細述一遍。飛娘道：「依道姑怎樣行呢？」答道：「這是你的大事，但要殺得乾淨，我同你竟到山東，尋這位女英雄，建立千秋事業，流芳青史，不好麼？」飛娘道：「我已許過丈夫，他在黃泉路上等我，豈肯負了這句話呢？」道姑笑道：「這是孩子的話！如今做的是全孝全忠全節烈之事，難道是去嫁了，負了丈夫麼？」飛娘道：「如此，我意已決。」隨請道姑到家坐下。

到次日，飛娘將行李結束小小一包，把這些緞疋，都堆在草廳中間一個棹兒上，道：「使這賊狗奴見之不疑。」十四日，又到丈夫墳上，痛哭一場，將要到山東的事情，暗暗泣訴。回來天色已晚，見道姑裝做貧婆模樣，飛娘問是何故，道姑說：「耕傭來收饘的。」飛娘道：「甚妙。」

當夜睡至二更，忽見丈夫走到房內，慍慍喜喜的說道：「賢妻名在仙曹，當到山東做個女飛將，名蓋天下。但求爲婆婆與我討得兩道封誥，光輝泉壤，也不枉我殉國一場。」

。『飛娘一把扯住道：『我要與丈夫同去的。』儲福把衣袖一拂，忽然驚醒，不禁嗚嗚咽咽哭起來。道姑聞得，忙問何故？飛娘把夢中話說了，道姑說：『何如？你丈夫早已歡喜，你爲何反哭得紅腫了臉，明日難以做事？』飛娘就起身與道姑步出庭中，見月明如水，不覺神思頓爽，因向道姑說：『我連日心上有絲沒緒的，還不會聞得道姑姓名哩。』道姑應道：『有個名帖在這裏。』便在袖中取出兩把劍，長止數寸，道姑道：『這就是姓名。』飛娘道：『小小刀子，如何便是姓名？』道姑說：『你嫌他小麼？』風中一幌，遂長有七尺。飛娘道：『原來是神物！道姑一定是劍仙了？』道姑道：『豈敢。我的姊妹聶隱娘，現在輔佐唐帝師，前日已會過他，說與你同去的。』飛娘道：『道姑也是姓聶了？』道姑道：『仙家姊妹，何必同姓？公孫大娘就是我。』飛娘道：『妾之不材，何幸得大仙到此相救！』就拜在地下，說：『弟子願拜劍仙爲師。』公孫大娘道：『這個使得，但不必稱師父徒弟，只稱姊妹罷了。』公孫大娘即將劍術細細講究一番，飛娘皆心領神會。

看看天晚，公孫大娘催促梳粧，飛娘道：「姊姊倒像個爲我做媒的。」公孫大娘道：「怎不是？我今也把你嫁與山東姓唐的了。」大家笑了一會。不到上午，只見呼么喝大的范太守到了。經歷先進來看，公孫大娘回道：「新夫人早已打扮，諸色完備了。」經歷問：「汝是何人？」公孫大娘道：「數日新夫人僱我來相幫的。」經歷大喜，隨稟知太守，自往縉雲公館去了。

范太守下了轎，步進門來，飛娘立在草堂簾下，見這個太守，輕腳輕手，活像個妝旦的戲子。范太守端視飛娘，果然標緻，心中暗喜，道：「有媚有威，是個夫人福相！」飛娘只是站在簷下不動。范太守道：「下官薦先了。」就一手拉着飛娘衣袖，同進草堂，深深四揖；飛娘也回四福，說：「太守公遠來，無物可敬。」范太守道：「敢勞夫人費心！」就叫把備來酒筵陳上，分付衙役們，山口伺候，家人門首伺候，一個不許入來。又見公孫大娘在旁，就道：「你也迴避迴避。」公孫大娘出到門首，安頓衆人去了。太守斟起一杯香醪，爲飛娘定席，飛娘也只得斟杯答禮，對面坐下，太守就一口乾

了，飛娘也乾了一杯。太守喜極，又換過杯子來，斟滿了遞在飛娘面前，說：「吃個交口雙杯。」只這句話，飛娘按捺不住，立起身來道：「妾告個便。」向房裏逕走。范太守喜孜孜，笑吟吟，慾火已熾，恨不得就赴陽臺，乘這個便，隨後也走將進來。飛娘進房，聽得後面脚步响，左手向後一招，右手已掣取壁間挂好的劍飛轉過身，劈面剝去，用力太猛了，把范太守臉兒，竟砍做兩半，撲的倒在地下；又復心窩裏一劍，直透後心。罵道：「殺才！還便宜你與我同吃了杯酒兒。」掣着劍，如飛的走到前邊，大門早關上的，見公孫大娘在門內站着。有十來個家人，多在耳房內酣飲，被兩位善女人趕進，排頭砍去，殺個盡情。公孫大娘道：「可換去血衣，悄然就走。獨是山口人多怎處？」飛娘道：「別有一條樵夫的路，走出去已離此二十多里了。」於是關鎖了前門，在後面推倒小牆而出。兩人相扶相挽的，竟下金華，至蘭谿。公孫大娘道：「若走杭州，必被他們趕着；我今由嚴州抄出徽州，到蕪湖，轉至滁州，從河南，折入山東去罷。」……

看看行至亳州地方，正欲下店，見有個秀士，攜一童子，也在那裏投宿。公孫大娘

悄悄飛娘說道：『我看這個秀才，是女扮男裝的，明日我們尾着他走，待他解手時，看他一看。』飛娘笑道：『倘若是個男子，這一看好沒意思！』公孫大娘道：『妹子到底還是女娃娃！我們雖然修道，也就是殺人不眨眼的魔君。若有行姦賣俏的，向前來一刀揮爲兩段了，不要說一個男子，縱有千百個赤條條在那裏，我就看看有何害呢？』飛娘笑道：『我不信，做了仙家，倒是這樣撒潑的！要是這樣，爲何又有思凡的仙子？』公孫大娘道：『這話辨駁得好。你不知仙家各自有派，我們劍仙，屬之玄女娘娘，只是殺性難除；那風流有才情的仙子，又是西王母娘娘爲主，偶然有個思凡下降的；還有斗姥娘娘，都是女宿星媛，立功行而成的；若女子而成地仙者，統於驪山老姥；又有后土夫人，則四海五嶽，女神靈之主也。——舍是則爲旁門。我教中大概是義俠節烈勇毅的女子，所以不怕見男人的。』飛娘聞言，自喜得爲劍仙，就道：『我明日看他。』

過了一宿，清早起行，差不多有二十里，那秀才揀個僻處小解，二人就抄在後邊，也蹲在地下看。時秀才小解完了，手擎着幅方絹兒，擦了一擦，擡起雪白屁股來，半截

朱門，剛剛與二人打個照面，飛娘不覺失笑。秀士回頭一看，認得是昨晚同宿的，就道：『大家是一般的東西，有何好笑？』公孫大娘道：『我們也要小解，所以在此，不期你自把美臀獻出。頭戴着方巾，腳穿着朱履，半中間却有個鬍子張着嘴兒，吐出個舌頭，豈不好笑！』秀士道：『我自不得已而爲此；看你二位顏色，也還改個男裝，方爲穩便。』飛娘走近前道：『不改便怎的？』秀士道：『嘴強！目今青州起兵，是位聖姑娘，路上盤詰女人，比男子更爲利害，拿去就算是奸細；像你們那樣風流的，且被他們軍士弄個不亦樂乎。』公孫大娘笑道：『焉知我們不是男改女裝的？』女秀士道：『我不與你鬪嘴，大家走路罷。』公孫大娘道：『我偏要同着你一路，帶挈走走，省得他們盤詰；你若不肯，我到關津渡口，把你扭住，一口喊破，不怕不拿去做奸細，弄個不亦樂乎。』那女秀才是心虛的，恐怕決撒了大事，假意道：『你兩位要我挈帶，也要好好的說，怎麼歪廝纏起來？』公孫大娘道：『說着頑兒呢！』女秀士心上厭他兩個，想道：『不如要他一耍，擺脫了罷。』就捻訣念咒，在那童子頂上，也暗暗畫個符兒，使出來隱

身法，登時不見了。飛娘方欲驚訝，公孫大娘捏一把道：『莫則聲！』就飛奔到女秀士跟前，揪了耳朵，笑說道：『你混甚麼鬼過眼了？』女秀士吃了一驚，便道：『怎麼動粗起來！』就拋了那童子，使個遁形法，又不見影兒了。原來女秀士大有幻術，竟把個身子嵌在一科大松樹內，若是凡夫之眼，但見松樹，不見有人，——這比不得五行遁法，一遁千百里；不過借件物兒藏匿身子，原是旁門之法，暫時遮掩的。公孫大娘左右一看，走到松樹跟前，笑道：『我若一劍，把你連樹砍做兩截了。這樣耍孩兒的法子，弄他做甚！』便一手扯了女秀士出來。女秀士不覺大駭，就說：『你有不要孩兒的法子，也弄個把我看看。』公孫大娘道：『我就學你的隱身法，你若是看得見，我拜你爲師何如？』女秀士道：『快請教。』公孫大娘恐怕他也看得見，隱了身子，却又暗暗升在半空。女秀士四面看了一回，茫然不見，只管瞧那飛娘。飛娘也不知公孫大娘有這樣道術，假意說道：『我是看見的。』就叫道：『姊姊出來罷！』公孫大娘應說：『我要去了。』女秀士聽來，聲在空中，以手搭着涼篷，仰面細看，好個皎皎青天，連雲點兒也沒

有，乃大贊道：『好妙法，好妙法！』公孫大娘輕輕落在女秀才當面，現出形相，道：『怎的就看不見？』女秀士道：『我的法是異人傳授的，出入帝王公侯將相之家，莫不欽敬，不期今日被你看破！我問你二位實係何等人，要往那裏去的？』公孫大娘道：『我且問你向來出入王府，可認得女秀士劉氏麼？』那女秀才見說了他真名字出來，知道是異人，也不敢相瞞，應道：『只我便是女秀才劉氏。』公孫大娘道：『噫！而今要住那裏去呢？』答道：『要到濟寧尋個主兒。』公孫大娘道：『只怕你去尋的主兒，就是要循我的主兒。』女秀才道：『這是怎說？』公孫大娘說道：『那主兒可是姓唐？』女秀才道：『正是。』公孫大娘遂將自己與飛娘的姓名，及殺太守情由，并自今去投他的話說了。女秀才道：『若然，我們自一家人。』就把自己向在駙馬梅殷府中，用術變禁燕王。不意梅駙馬被燕王賺去殺了，又來拿我，我就隱身到宮中去殺他；不意他福分大得狠，每日有神將列宿護持，不能下手，只得逃向各處游蕩。近聞青州成了事，所以前去，要給駙馬報仇。公孫大娘道：『這該到濟南，爲何要到濟寧呢？』女秀才道：『我當日在

濟甯住過，有些熟識，去勸個探軍機，好做進身之策。」范飛娘道：「志量太小了！何不竟去做個細作，殺了鎮守將官，把一座城池做個贖禮，不好麼？」公孫大娘道：「此計甚好，我今與你一處走，真個要你挈帶了。你們兩個認做夫婦，我與你認做弟弟。」女秀才道：「不好！姊丈在那裏？不如認做我的老婆，一大一小罷。」飛娘道：「正好，你是個齊人了！教你每日挨頓打。」女秀才笑說：「我是偽齊人，沒有這件好東西，到不得爭風斯打哩。」公孫大娘也笑道：「丈夫，你個孩子，是誰給你生出來的？」飛娘道：「他自有個真齊人在那裏。」女秀才也笑道：「好亂說！給你們說，這孩子也奇哩。他是戶部尚書陳迪的幼子，喚名鶴山。當日搜拿家屬時，正出天花，半路死了，校尉把來丟在道旁。過了一夜，想是伏了土，又活轉來，在那裏哭，適我經過，問知情由，念陳尚書是個忠臣，特地收來育養，爲他延續宗祀的。」公孫大娘道：「這纔是個女秀才！如今都要說正經話，不要露出馬腳來爲妙。」

於是日則同行，夜則同宿，已到濟甯城下，女秀才就用濟寧的聲口，向門軍說：「沒

是本州人，帶着家眷，在鄉村處館，暫回來的。」幾個門軍，眼睛都注在飛娘身上，話闌了幾句，放進城去了。尋個寓，在盪河衙門側首，住了兩日。那店家見他聲音互異，疑心起來，只管催促起身。

公孫大娘悄悄對女秀才道：「我昨日見衙門儘後，有個寺院，東間壁貼着空房借寓，是本寺住持的，何不借了他？」女秀才道：「我久已曉得這寺內賊秃着實要姦淫婦女，不好的！」飛娘道：「我偏要去借。」公孫大娘道：「正要借這點兒，方肯貸與我們久住哩。」女秀才便道：「說是有家眷的，一借就成。」兩三個和尚，在寺門首等着，看他們搬來，見飛娘帶着些孝，都說是白衣觀音出現了。從此住持僧每日來送長送短，公孫大娘又把些甜言哄他，這個賊秃就錯認了羅刹女，當做懂喜冤家，豈不該死！住了十來日，聞得濟南兵到了，在城外廝殺，和尚却來請去寺中隨喜。公孫大娘道：「如今兵馬臨城，有何心緒呢？」和尚滿臉堆笑說，「城中兵久聞聖姑娘是位天仙，那個不願降順，只礙着盪河主將是燕皇帝的心腹；我們做和尚的，還要長幡寶蓋，焚香奏樂，去

迎接哩。』只見女秀才回來了，和尚說聲：『請大娘快些隨喜。』揚揚的自去。公孫大娘就問女秀才：『連日打聽事體如何？』女秀才說：『州官及兵民的心，都是一心要降的，只是監河軍馬在城外，不敢變動。』公孫大娘道：『這與和尚說的無異，定然不錯。』隨附耳說了幾句，如此如此去行事。女秀才即於明早，趁開城門，放樵採時，使個隱身，出城而去。……

第四十回

濟寧州三女殺監河

袁州府四士逐太守

却說呂軍師戰勝之後，斂兵下寨。次日黃昏時分，忽報拿到奸細一名，遂陞帳勘問，諸將士皆集，看是秀才打扮，氣度不俗，隨叫放了綁縛，問：『汝是何人？竟敢闖入營盤！』應說：『小子有機密要稟，乞避左右。』軍師道：『我這裏萬人一心，有話就說。』隨前跪一步道：『妾身劉氏，人稱爲女秀才。向者梅駙馬鎮守淮安，因妾有法術，』

招在軍中。燕王南下，詐言假道進香，駙馬宣諭祖制拒之，燕師竟從別路過去，奪了建文帝位，哄騙了長公主手書，召還駙馬，密令譚深趙曦刺死在瓦橋之下。又各處張掛榜文，說女秀才用鬘禁之約，咒詛朕身，罪在不赦，着令郡縣搜拿；只得逃向江湖。聞知青州聖姑娘娘大興義師，爲忠臣義士報冤雪憤，因此千里來投，途中又遇着兩員女將。女秀才又住了口，以目視左右，軍師卽分付軍校們帳外伺候，女秀才方稟道：「兩員女將：一是劍俠公孫大娘，一是女中飛將范非雲，今在監河衙門後圓通寺左住着。兩日，在城中探聽官員百姓，都要歸降，只怕的房勝兵多將勇，不敢輕動；所以公孫大娘着令妾身前來，說請軍師把房勝殺敗，趕入城內，便間就找了他的首級。不論何日，但看城中火起爲號，軍師徑殺進城來，可不戰而定也！」軍師道：「這個極易，汝可到後營暫歇。」將至四更，令小兵送女秀才出營去了。

景監軍道：「此婦人之話，自有可疑；真應外合，全憑訂定日期，或內先發而外應，或外先發而內應，怎說不論何日？莫不是賊計麼？」軍師道：「彼僅三個女流，只辦

得刺殺主將，安能接應外邊？行刺又要乘機，豈可預定日子？公孫大娘一段，連我也只是雷一震稟知，餘外絕無一人曉得，彼豈能捏造出來？斷無可疑。我今用個誘虎出穴之計，彼必將計就計待我，我又將計就計以應之，大事可定矣。」卽喚葛續姚襄兩將，分付道：「今日酉刻，可各引一枝軍馬，一枝向西，一枝向南，緩款而行，到正西正南上暫住，聽炮聲連響爲號：如敗兵下來，讓他過去，從後掩殺；若炮聲定後，絕不見有敗兵，卽向前擊彼迎敵之師，務令軍士齊聲大喊，說房勝已被我軍師擒下了，彼必驚惶，我還有兵來接應。」二將領命去了。軍師又遍視將官及牙將等，一會向着景監軍說：「有一處立個大功，奈無可使之人！」小皂旗雷一震齊聲道：「我等敢去。」王有慶見軍師迴顧，心中私喜，亦前稟道：「末將承恩收錄帳下，未有寸功，願拚死掙個功勞。」軍師道：「汝去倒使得，只怕軍士不能聽命。這場功勞，非同小可，汝去點選軍士一千名，都是步戰，有了此數，却來復命。」王有慶遂去點兵。衆將都不服道：「王有慶武藝平常，且屬新降，其心難必，軍師怎舍我等不用，而反用他呢？」軍師道：「毋得多言

，做出便見。『王有慶已點完了軍，稟說：『勾一千名，都願隨末將立功的。』軍師道：『如此却好。』軍師又激獎了幾句，下令：『八百名皆用鎌刀二把，藤牌一面；二百名止帶大砍刀一把，紙火爆各一百枚，——十枚一束，扣成總藥線一條，各帶火繩在手，三更時分，納喊殺入房勝大營，必然是個空寨；汝令軍士分爲兩下，在前營後門內伏於地上，待他殺進來時，上面以紙炮擲去，下面以鎌刀砍其馬足，即使步兵先入，亦砍人足，各用藤牌遮護鎗刀。他若敗了，縱不許殺出，只照前伏在裏面，但有逃進來的便砍；直待大軍殺敗了，他已去遠了，然後回來繳令，便是你的大功。』鎌刀紙炮，早經備辦，可到後營領給。』王有慶得計，磨拳擦掌的去了。軍師喚小皂旗俞如海雷一震余慶四將：『汝等待王有慶去後，各領精兵六百，一向寨前，一抄營後，奮勇擊殺，我還有接應兵來；那時彼必敗走，汝四人合兵追之，從後虛聲掩殺，逼他進城。若城中火起，即乘勢殺人；若無火起，不可造次，且等軍令。』又命彭岑牛驛：『各領精兵一千，接應兩處，總不殺進寨內，切囑！』諸將都領命而去。又命：『張鵬領一枝軍，截殺房勝左寨

救兵；盧龍領一枝軍，截住右寨救兵；汝二將當殺他兩枝軍馬，使彼不能接應。」又顧景兪都道：『煩監軍帶領六百勇士，向適中高阜處屯駐，施放號炮，直待房勝人馬敗盡方止。看他若西走，監軍率兵反應接南邊葛纘；他若南走，向西接應姚襄。毋得有誤！』景監軍大喜道：『小子看軍師用兵，真武侯復生矣。』隨點軍整頓號炮，自去行事。軍師乃命馬千里：『率數百軍士，各領三頭火把，聽我隨時發令。』

却說房勝正與諸將商議，說：『寇兵得勝，而反不出，定有詭計。』忽小校來報：敵人陣腳移動。房勝登將臺望之，時已昏黑，遙見兩枝軍馬，一向西行，一向南去。頭下臺傳令道：『敵人分兵攻我西南二門，今夜必來劫寨，此調虎出林之計，怎瞞得我？我就彼計以破之。』即令龐來興引本部人馬，去迎西門之兵；丁勝引本部人馬，往拒南關之兵；戒令毋得進戰！待我破了他劫寨之兵，即分頭從背後殺來，那時兩面夾攻，使他片甲不返。又將中寨人馬，盡行撤出，自引一枝伏於寨左，令徐政伏一枝寨右，待他進寨，各向前殺入，不許放一人走脫。又料敵來劫寨，恐還有接應之兵，命左右兩寨參游

武士，各向前截住麝殺，使他彼此不能相顧。分撥已定。

甫到三更，果然有兵劫寨，納一聲喊，殺進中寨。徐政在前寨殺入，房勝自在寨後殺入，只見先進去的騎兵，紛紛的連馬都倒，又被紙爆亂打將來，馬驚人駭，擁塞寨門，進退不得。房勝道：『此賊智也！』亟令軍士折開營寨，一湧而入，伏在地下的數步百兵，大半被馬蹠死。王有慶大呼力戰，也被亂軍殺了。寨前徐政那有房勝應變之智，見軍士進去都倒，又被火紙爆打得個昏暈，正在沒法，後面雷一震余慶二將早已殺到；左右二寨參遊武弁，各率兵馬鼓噪而出，又被張鵬盧龍兩將分頭截殺，不能接應。雷一震輪動大斧，恍若巨靈，神勇不可當，大喝一聲，如青天起個霹靂，早把徐政劈死。彭岑牛驛各從刺斜裏殺入，合兵衝擊，那些將官，都係武制出身，從未經歷戰陣，心慌膽裂，手足無措，但見紛紛落馬；其河兵又皆市井無賴，從未訓練，那敢拒敵？唯有棄甲拋戈，四下逃命。房勝尚在寨中搜殺伏兵，聽見號炮不住震天的響，前寨人馬已潰，只得引軍從後突出，正遇小皂旂俞如海，殺散寨後的兵，掩到面前，呼：『休放走了！』

房勝！』房勝進退不得，回顧部下，止有數百騎，大聲呼道：『退後必死，可并力向前。』遂捨命當先，率領將卒，殺開條路，望西南而走。又見前面火把，不計其數，鼓聲震天；併殺來，遂掣身從正面遁逃，小皂旂率兵緊緊追着。那時寨前的敗兵潰向西，房勝潰而南，分作兩路了。軍師亟傳令益監軍向西，自己率統馬兵一千向南追趕。早有姚襄兵敗兵下來，從半腰殺出，把房勝部下人馬，截去一半，剩不上三百餘騎，逕奔南關。丁勝正在等候濟南之兵，不知是房勝收回，劈面迎殺進來，到得喊說明白，已互相殺傷了好些，纔得合兵一處。姚襄小皂旂追兵已到。丁勝道：『主帥可入城，待我當之。』

房勝此時筋疲力乏，一徑叫開城門，立馬在城堵口，看望外邊衝殺，只殺得亂轟。傳說帥府內著失了火，房勝回頭一望，烈焰冲天，不覺魂驚魄散，飛馬回到衙門口，那些守門軍士，正在那邊亂嚷，說：『宅內封鎖的，怎麼好？』忽見本官到了，讓開條路，隨在後頭湧來。房勝分付救火的在外伺候，等傳喚纔許進宅，只帶兩個心腹人，敲開

宅門，見兩個女人走向前來，大叫道：『夫人燒死了！』房勝方在疑惑，早被一個女人，劈面一劍，砍倒在地；那一個女人把跟隨的兩人，一劍一個，頓時完事，仍舊把門關上。原來公孫大娘等三人，聞知外面嘶殺，料必收進城來，就先到監河署內，把一家七小，盡行殺死，放起火來：一者是裏應的信號，二者是賺監河回署的妙計。房勝不知就裏，正好湊巧。可憐隨着燕王屢立戰功，不期此夜死於飛娘之手！

當下公孫大娘割了房勝的首級，如飛到州衙門前。知州正出堂來，要去救火，看見一女人在衙下，把個人頭摔來，厲聲道：『這是房勝首級，可速捧去，迎接呂軍師進城；若遲片刻，此卽榜樣。』知州大驚，急看婦人時，已飛身在屋脊上，不知去向。知州驗看首級不錯，令將盤子盛了，疾忙出衙前行，城中早說大兵已進了西關，知州如飛迎去，跪在路旁，大喊道：『知州來獻房勝首級。』却是雷將軍的兵馬先到，叫取看一看，仍交與知州，着令在州衙等候。此時正不知軍師從何方入城，復入向南門殺出。恰好逢着丁勝戰敗進城，左臂中了一箭，踉蹌而走，雷一震大喝道：『逆賊！待走那裏去？』

「腦門一斧劈下。丁勝心慌，向右墮下，早把中箭的左臂砍掉，翻身墜馬。小鬼旗姚襄正趕到時，見丁勝已經拿下，合兵一處，天已大明，軍師也在後邊飛馬來了。雷一震隨上蕭稟知，徑到州衙前來，知州早企着各廳并武弁數人，戰戰兢兢的一字跪下。軍師進到州堂坐定，知州便將房勝首級獻上，軍師道：『該州功勞不小。』知州連忙叩頭道：『這不敢冒功，有位女將軍從天降下的。』軍師問：『女將軍在何處？』知州道：『騰空去了。』軍師笑道：『也算是爾之功。』即令雷一震：『爾可速到監河署後圓通寺，看公孫大娘在否？』一面令人救滅了火，一面出榜安民。

那時景監軍向西路追逐敗兵，大半投降，也到州衙。軍師即令查點城內降兵，又命姚襄查核倉儲穀石，二人領命而去。隨後彭岑押到龐來興，稟道：『是小將活捉的；再有丁勝，是雷將軍砍去一臂，生擒的。』這二賊是小將不共戴天之仇。當日先父問燕兵從宮內反將出來，在市上聚集二千義士，殺進宮門，不意被二賊從夾巷突出，格殺先父。今邀軍師神算，兩賊俱擒，並乞賜給小將剗取心肝，祭奠先父。』軍師大喜，即交

與彭岑去了。

雷震已來復命，說：「公孫大娘與女秀才，又有一位年少女將軍，一個十來歲的童子，都在寺內後殿吃酒；殺的和尚屍首七橫八豎，大半是精赤的，小將不好問得。倒是隨去的軍士們，只兩個小沙彌在那裏哭，說：「我老和尚好意送長送短，不知怎麼惱了那個標緻的大娘，他獨自一個，四更天來把我們寺中殺盡，只饒了我兩個年幼的，與一個年老的道人。」軍師大笑。雷一震又稟：「小將葉公孫大娘賜了三杯酒，說：「復上將軍，即刻起身到濟南闕下相會了。」軍師道：「如此，可將我四輪的副車，着二十名壯健軍卒送去。」

却說姚襄去查儲，總已支盡，並無餘粒。景監軍計點降兵六千七百餘名，半是市井充的，軍師仍令各歸本業，只挑選精壯三千，付與景監軍，令帶領張勳牛騂彭岑盧龍四將，略定泰安蒙陰沂州諸處，成功之後，即便鎮住沂州。監軍道：「小子得了沂州，務看個機會，圖取淮軍，以報帝師知遇之恩。」欣然別過軍師，率兵自去。

呂軍師駐紮數日，料理已畢，乃命小皂旂爲先鋒，自與姚襄統帥中軍；余慶雷一震萬纘馬千里各分左右前後四軍，愈如海爲合後，仍按五行陣法進兵，前取翼州。一路秋毫無犯，村童野叟，皆在道旁嬉笑；軍師緩款而行，時加慰勞。距城二十餘里，忽小皂旂四馬飛至，說：『有數萬人，手執黃旂，蜂擁前來，並無甲兵，不像個廝殺的。小將講請軍令一望。』時早見旂影飄飄，塵光蕩漾，有如雲霧一般。軍師遂命姚襄飛馬喊問：『爾等若係投誠，可着各文武官員，先赴營前稟命。』衆人推出幾個官來，跪稟道：『是迎接聖后鑾駕的。』時軍師已到，各官皆膝行叩接：爲首一員稟是郡丞；某太守前日破士民逐出城外了。軍師問：『何無守將？』郡丞稟道：『國初以兗州府爲禮義之邦，不曾設的，只有千把總三員看守，問禁。』軍師道：『太守係何人爲首逐的？』答應道：『是孔門中秀才，今現在此。』軍師諭令官弁等督帥衆人先行，隨後止帶數騎進城。到府堂坐定，令傳逐太守的秀才進見，軍師視之，兩個是道士，兩個是秀才。隨問道：士何名，道士顧視秀才曰：『都請坐講。』四人謙遜一回，分左右坐下。軍師問：『那一

位道長姓名？道士答道：『這是表姪叔妹林彥清子。』又指右邊第一位，說：『是戶部侍郎卓公諱敬之子。第二位是朱伯父之門生太常卿盧原質之少弟，——太常公也爲先伯父夷族的。國變之日，林表叔向小子說：「爾伯父麻衣衰經，慟哭於廷，必有奇禍。」曲阜衍聖公爲爾伯父道義之交，汝可與表弟同去投托他處，且待事定回來。」不意纔到半途，卽聞有夷滅十族之信。承衍聖公念先人忠節，收留月餘。玄微觀住持清微道士與聖公至交，小子弟兄二人，恐有不測，情愿出家，原名是方經，表字以一，聖公改爲經大方，本郡都稱大方道人；表弟原名林玄暉，認作林靈素之後，改名又玄，稱爲又玄道人。這位盧世兄名敏政，聞得小子在這裏，改名易姓，游學到此，已有月餘。——都是同仇，所以同逐太守。』卓公子聞言道：『小子名孝，字永思。先父爲官，清苦異常，因自幼定親於某同年在袁州郡刑廳，令小子來此就姻。未到之時，已聞夷及三族，遂逃至曲阜，遇着了方林二兄。又蒙衍聖公推愛，說小子能文，令改姓名爲孔以卓，排行在被子姪名下，進了府學。聞得青州興起義師，要迎建文故主復位，近又傳說濟甯已破，

遂約同學生員哭廟。不期太守傳了府教官，要查我等姓名奏聞，因此一時倡義，士庶齊心，把太守抬出城外。方世兄早備下黃旗數百杆，領着衆道士，大呼於市，從者就有數千，那些官員禁不得，方在後邊跟來的。如今仰托威靈，得爲君父報仇，小子等死亦甘心。』軍師道：『君等皆不愧爲忠臣之後，可敬可敬！』隨問各官賢否？答應道：『都要做得。』軍師卽下令皆照舊供職；其太守員缺，特署方經以學士兼知袁州府，餘皆到京授職。又查郡縣庫帑，俵散來迎士庶。自回城外，營寨安歇，差人探聽景監軍信息。忽有秀才百餘，齊到營門，請軍師駕臨闕里，瞻謁孔廟。又方卓林盧四人皆至，說聖公有啓致請。呂軍師忻然從之，卽令諸將守營靜候，同方學士等起身到曲阜縣去。

第四十一回

呂軍師謁闕里廟景會都披沂州城

却說衍聖公名復禮，字勿非，秉性剛毅，博治經史，講究道德，透徹性天，以傳夫子道統爲己任。聞呂軍師是個名師，所以來請，又令子姪二人出郭數十里來迎。軍師大喜。隨至闕里，聖公率族衆三十餘人接見。軍師道：「謁我夫子，須虔明齋沐，當俟明日清晨。」卽與聖公等逐一施禮畢，聖公開言道：「學生的先子是尼父，先生的先祖是尙父，爲千古文武之宗；今我後人得聚一堂，亦千古難得之事！幸惟先生教之。」軍師應道：「聖公分出文武之宗，爲千古不易之明論。但學生愚見，文武二字，原從三代以後，文者不武，武者不文，遂分爲二，若上古其一也。我夫子若不武，子路曷肯用三軍？衛靈公何至問陣？夾谷之會，夫子告魯侯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以司馬從。」夫子豈不武者歟？卽如尙父位居太師，與周召夾輔成王，道之德義，周公訓子治魯曰：「尊賢而親親，」父訓子治齊曰：「尊賢而尙功」，夫豈不文者歟？特尙父所遇之主，可與用武；夫子所與之人，不可與言武，——易地則皆然耳。孫吳之徒，不知聖道，止講戰功，孟氏早已黜之，此武氏之攸分也。卽如漢之留侯武侯，國朝之臧意伯，謂非

允文允武可乎？學生固不敢以武事而附於文，然亦不敢以斯文而宗主，而謂不知武也。『聖公等贊歎拜服道：『先生卓見，可爲貫通文武淵源，領教多矣。』遂請入席。兩邊說得投機，開懷暢飲。

只軍師問：『當今靖難遜國之事，如逢我夫子，不知何以正之？』聖公道：『春秋曠輒之事，可推而知矣。詩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先子云：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天子之外，總謂之臣；故曰民無二王。懿文爲高王太子，天下皆知爲儲君也，不享而終，則建文爲太子，民間尙有承重之稱；繼世以有天下者，非建文而誰？高王告於廟，謀於公卿而立之，乃萬古之常經；即使失德如桀紂，社稷爲重，君爲輕，義旣當廢，亦必出自元老勳臣，廷謀僉議，俾宗枝近派，暫爲攝政，放太甲於桐則可。况建文登極以來，仁風和洽，德澤汪洋，濟濟朝臣，皆稱吉士；願以削廢諸王之故，而遽稱兵紀，犯宮闈，后妃公主，皆自焚以殉，古來失國之慘，莫甚於此。誰朝無伯父叔父諸昆弟哉？若云長可以凌幼，則是無君之國然矣。而且忠臣義士，被夷滅者至於十族九族，稽之歷

代謀反叛逆者，不過三族，亦何罪而至此？此中庸之主，猶能褒封勝國盡節之臣。漢高封雍齒斬丁公，以臣節教天下，王者無私仇，何況並無私仇，徒以不附己而屠戮之，如屠犬羊，必欲教人以叛逆，誠不知當今是何心也。夫天下，高皇之天下也，燕藩可得爲帝，何藩不可以爲帝乎？諸忠臣義士，高皇之臣子也，忠節者可殺，何人反不可殺乎？正學先生云，「燕賊反」，此卽我夫子春秋之筆也，更有何說之辭？」呂軍師竦然起拜曰：『先生之論，乃今日正人心，明大義，所以維持世道於顛覆之間，允宜載之春秋，昭示來茲。』有頃，席散安歇。

明辰，聖公等陪軍師謁廟畢，時奎文閣新修，中藏圖書萬卷，湘軸牙籤，琳瑯璀璨，軍師登覽云：『略獻小醜。』因題七律一首，詩曰：

汲家羽陵一閣收，須知壓卷是春秋。

天王有道方興魯，夫子當年幾夢周。

廣廈虛涼來賀燕，雕梁天矯有蟠虬。

宮牆千仞誰能到？幸從趨拜得暫遊。

聖公等贊道：『是詩多矣，大作首當壓卷。』軍師不免自謙幾句。又請去看夫子手植古檜；其木柯端直，宛似勁鐵，紋理左紐，卷若絲髮；上有側生植枒一枝，長不過尺；風霜剝剝，絕無枝葉，色如黝漆，真神物也！遂又題詩一律云：

尼山植檜昔曾聞，何幸今來見左文！

地脈也知關氣會，天心者爲護風雲；

靈根盤屈蛟龍合，鐵幹支撐日月分。

草木偏能霑聖澤，至今名字獨超羣。

聖公又大加稱贊。各處游覽已遍，卽請入席，奏起樂來。軍師聽了一會，欠身道：『某非延陵季子，不能審音，但詳其大致，則古樂與今樂相雜也，所以樂器亦如之。鄙人之見，夫子般人而生於周，所聞者三代而上之樂；故論治天下之道曰：樂則詔舞，又稱關雎之亂，洋洋盈耳，而武王之樂，尙曰：未盡善也。何況今時之樂，豈夫子所樂聞者與

？故聖廟之樂，似宜用二南二雅，以存夫子宗周之志；其樂器亦 祇用周制；後代所造者，皆不可以奏正響也。『聖公之姪孔以恂，接着說道：『日今樂舞用八佾何如？』軍師曰：『此較之用今樂，其過節耳。』以恂曰：『尊夫子以天子之禮樂，豈其爲過耶？』軍師應曰：『此似是而非也。李氏舞八佾，夫子黜之爲僭，而自受此非禮乎哉？成王以姬公叔父，而有元勳，賜之禘祭，夫子直曰：『吾不欲觀，』何况後代之賜耶？且夫 未爲天子，豈宜僭天子之禮樂耶？總之夫子之尊以天爵，而不具人爵；封王封公，皆人爵也，卽封之爲帝，亦適足以卑我夫子而非尊夫子也！夫子道統立極，爲萬世帝王之師，宜尊爲師，則中孚天爵矣。』聖公遽然曰：『非先生不能徹論，成道之幸也！』軍師曰：『俟建文復位之後，卽當以此奏請。』聖公曰：『建文復位，天子也；卽不復位，而年號尤存，亦天子也。朱子綱目曰：『帝在房州，帝在均州，』卽此知帝固在。』軍師曰：『若然，學生雖固陋，自必執意行之。』卽起身辭謝。曲阜縣公於衆中趨前揖曰：『小子明日尙有請教。』方經卓永思等都勸再留一日，軍師不好堅辭，只得作

下。

原來曲阜爲夫子湯沐之邑，其賦稅不貢於天家；歷來知縣，也只是孔姓做得，總由聖公推用，不經部選的。那時縣公諱以誠，亦是聖公之姪，見呂軍師志氣軒昂，才識駿越，極其佩服。大備豐筵致請，設坐南面，軍師固遜，仍依昭穆之禮。至酒行數巡，曲阜公起立問曰：『我夫子去後，歷代以來，誰能相承道統者乎？先生必有所見，請一論定，以證愚蒙。』軍師曰：『難言也。然而孟氏尙矣。其爲言也由粗而入於精，由細而徹乎大；其爲言也，至剛而不屈，至正而不倚；——非得聖人之全體者，不能俾用於世，其伊召之流亞乎？獨是生當戰國，未免有矯激之處。韓昌黎正道而行，亦云強毅，信之雖篤，而知之不精，往往雜入苟揚，此其病也。東坡天資敏慧，能達道原，然而流入禪。儒之未鈍者，留侯武侯，皆先得聖人之作用，所謂可與權者，第其根本則略雜於竊，亦所遇之時使之然耳。至程朱二氏，但敦其體，而不究其用，操履篤實，固守不變，寧不謂之大儒；獨是執而不融，泥而不化，似乎墮入窠臼。當治平之日，以之坐談性天

，講論經書則可；若處於興亡之際，豈能與留侯武侯較其長短乎？夫義易爲至聖之微書，我夫子尙言五十學易；孟氏未能明之，而亦不道；京房王弼之流，竟流入於卜筮，此固忘其本而循其末，不足取也！晦菴起而正之，不爲無識，然亦六爻之義，大半晦蝕；千古冥冥，宗之爲師，易雖存而實亡矣。其於詩經六義亦然，未徹其言，率爲註解，大半亦滅沒而不顯，詩雖有而實無矣。二者非執泥之過耶？雖然，二子究能明道之本者，其鼓吹六經，大有功於聖教。譬之於禪：留侯武侯，得如來之神通，而少功行；釋老二子，得如來之宗旨，而落於戒傳。自此以後，非愚所知也。『聖公等莫不大服而贊曰：『夫子復起，不易斯言。』』

時有五經博士孔以敏，方欲問難，忽門上報有皂旗將軍要應軍機。聖公問曰：『何以稱皂旗將軍？』軍師曰：『此卽皂旗張之子也，名小皂旗。其父以一身而當萬軍，負重傷而死，手執皂旂，昂立而不仆，燕軍驚怖，皆羅拜於前，然後負之而去。今其子頗有父風，亦當今之義士也。』聖公說：『如此，可否請進，令寒族儒生一識將軍之面乎？』

『軍師隨教傳進，小皇旗疾趨而入。曲阜公立起說：『我等概不爲禮。』即取大兕觥，手奉三杯，小皇旂正走得渴，遂立飲而盡。孰知孔門人衆，各要敬三杯，軍師又道：『不可却聖公相愛之意，』一連飲了二十餘杯，已是半酣，乃堅辭道：『小將尚有軍情，恐醉後語無倫次，再不敢領命了。』軍師道：『聖公乃是大賢，有事就說，不須迴避。』小皇旂方在懷中取出景奩都書呈上，軍師看了大駭，向聖公說：『奩都御史景公青赤族之後，幸遺一子，在臨清教授家，今已歸闕。帝師鑒其英略，任以監軍，分兵去下沂州。不意淮安守將，早已使人據住，自今連國無功，軍餉不濟，來此告急。學生當星夜前去，容日後再領明教。』聖公見係大事，不好再留。

軍師別過，即於半夜起身，馳赴兗州營中，便喚雷一震，俞如海二將：統領精兵一千，仍由濟寧出南陽，夏鎮，抄至紅花埠；又命馬千里葛纘：領精兵一千，抄到沂州山口；一邊從上而下，一邊從下而上，將他淮安運餉軍兵圍住了，用好言招降，——如此而行。四將領命自去。乃命小皇旂余慶二人：一爾可領精兵二千，到景奩都處協助，只

聽號炮響時，卽殺向前乘勢取城。『自與姚襄拔寨起行，至大路等提音。

却說沂州是山東入淮緊要的路，所以淮安都督撥馬步兵八千，屯駐於此。守將是張勝。還有兩個千戶，一姓許名忠，一姓陸名斌，皆能征慣戰之將。景兪都與他殺過兩場，未分勝負。無奈城池堅固，守禦嚴整，不能攻取。他們糧餉是從淮上運來，因算到軍師在兗州，可以發兵斷餉，飛書來請援的。

那時淮安運餉是兩個守備：一名趙義，一名任信，一來一去，循環不絕。雷一震偃旗息鼓，到紅花埠，探聽雷運糧向北去，空車早上去了，就與俞如海從背後殺將上去。趙義聞有兵來，還只道是淮安的，勒馬向前，見軍士盡裹紅巾，聲勢甚大，着了慌，忙喚軍士們迎敵。那運糧止有五百名步卒，五十名馬兵，因在自己汛內，檢那些不會爭戰的，當這苦差，正走得困乏，誰肯將性命來填刀頭？大家棄了糧車，四散逃命。俞如海卽令步下大喊，降者有賞，衆兵知道失了兵餉，是活不成的，一聞招降，個個羅拜地上。趙義馬要走時，被雷一震大喝一聲，縱馬趕上，活拿了趙義，遂就願降。雷一震道

：『果爾真心，日下就使你立件大功，我在軍師前奏保，定加重賞。』趙義道：『將軍但看我與軍士們受苦光景，怎敢還有假意？』雷一震道：『既如此，爾仍可押運糧餉，把你軍士衣帽，盡與我的軍士換來穿戴，前去賺開城門，豈不是件大功？』趙義叩頭領命。雷一震自己也穿了淮安小卒衣帽，在前先行。俞如海率領兵士，從後搜殺沿途塘兵。只見馬十里葛纘二將一徑沖殺前來，雷一震大叫道：『已着手了，休傷自家人！』馬千里聽見雷將軍聲音，定睛果是自己軍兵，隨讓過前去。雷一震向馬千里說：『軍師令我二人賺城的。今俞將軍在後搜殺汎兵，將軍可速換穿小卒號衣，全我入城。葛將軍可與俞將軍合兵，遵依軍師將令而行。』馬千里即換了裝束，雜在運糧馬軍之內，前進至沂州山口。雷將軍喚軍校密諭軍師將令：『汝等數人到城隅空處，待我們入門之後，連放號炮，直待拔城而止。』軍校領命去了。

看看到得城門口，守門軍士是放糧進城慣的，不須去稟主將，亦不消盤詰，徑行大開城門。糧車纔進時，雷一震輪動大斧，把守門軍士一斧一個；馬千里即招呼部下精銳

，一湧殺入。城外號炮冲天，城中將士，正不知何處兵馬殺到，但聽說已進了城，登時鼎沸。景兪都卽令小皂旂余慶率軍爬城，彭牛張盧四將，又拔許陳二千戶寨柵，自登將臺，援桴而鼓。許忠陳斌聞得號炮，先自震驚，率兵混戰。又聽得城上大喊，回頭望時，但見都緊起濟南旗號。二人不敢戀戰，繞城而逃，部下星散。小皂旂等又經斬開西北二門，兪都傳令弗追，且速進城。城內張勝尚與雷一震等巷戰，不防余慶從橫街上殺來，鎗到處，張勝落馬，軍士拿下，餘兵皆降。彭牛張盧四處搜殺文武官弁，不留一人，唯百姓秋毫無犯。

兪都卽到州衙坐下，傳令安撫百姓。余慶押到張勝，兪都問是何人？張勝詭言千總，今願歸順。景兪都聽說是小武弁，無所關係，隨命余慶收爲部下。時雷一震馬千里皆至，說：『現截糧餉若干，並降守備趙義，馬步軍兵六百餘人，率軍師將令，逐名優賞。』兪都問：『此處截糧降卒，何以軍師就有令到耶？』雷一震備述：『軍師算定，分付小將如此賺開城門，方得成功的。』兪都大駭道：『軍師復札，說是全依我行，那知

軍師量如滄海，暗暗把這大功歸之於我！噫！生我者父母，成我者軍師也。」卽下坐向北面，曰：「從今以後，我奉軍師矣。獨可惜許陳二賊，竟被脫逃，此乃我之無能，更有何說？」雷震笑道：「怎得脫逃？待小將去迎他。」卽飛馬而去。兪都初猶不解，不多時，只見雷將軍同着俞如海、葛續、早將許忠、陳斌二人活拿解到，兪都大喜，問：「怎拿着的？」二將具說：「軍師將令，叫小將等伏在沂州山口，設有南來救兵，截殺他不許進口；若有逃出的賊將，截住擒他，不許出口。小將等用絆馬索拿來的。」兪都道：「這們叫作運籌帷幄，決勝千里。」隨勸訊兩人始末：陳斌原是太倉衛軍，因蘇州府太守姚公善善者，募兵勤王，投託麾下；其許忠向係姚太守之家丁，付以中軍之任。兩人間得無王、賈公首級，賞金三千，爵三品，遂相合謀，潛於夜半入帳，縛姚公獻之闕下，因此燕王擢爲世襲千戶。監軍拍案大怒道：「如此逆賊，萬剛不足！」因想起張勝、恐是一黨，捉來對質，俱供說是守沂州主將，同王禮等殺揚州 王彬御史的。兪都道：「我幾乎被他惑了。」卽命先剗其首，叫把許忠、陳斌上了刑具，解到軍師軍前，聽姚發落，

張勝一賊，處以極刑。願降趙義爲裨將。又發庫帑二千，賞給運糧降兵，大書露布報捷。又作啓飛送軍師，願爲弟子之意。親送雷將軍等出郊，把盞而別。

却說呂軍師駐札齊河界上，忽報景監軍解到兩名賊將，拆看公文，是許忠陳斌。軍師顯謂姚襄道：『令先生公之仇，報在今日。』姚襄咬牙切齒，將二賊綁在樁上，熬起油鍋，逐片割下肉來，煎熬爛熟，以喂犬羊，又取心肝首級，祭奠父親，痛哭一番。雷將軍等回將，亦皆回來繳令。軍師看了景愈都的稟啓，鼓掌大笑，卽遞與姚襄，說：『大凡自許之人，服善乃真。目今門生老師，總是重在勢利，那個真爲學問？如景監軍之萬不肯以人爲師，方可謂之師生，我自自然應受他的了。』姚襄跪稟道：『不才如小子，亦可作養否？倘蒙不棄，願爲弟子。』軍師道：『汝內有主恃，而外有作用，亦我所取，自當造就。』又傳雷將軍詳訊景愈都處置沂州事宜，軍師道：『原可獨當一面。』乃特疏舉薦以淮揚之事畀之，卽拔秦班師。

第四十二回

穆敗將禍及三王

盡謠言謀生一劍

先說公孫大娘三女一童，共坐了四輪車，來到濟南，逕詣帝闕下，滿釋奴即與轉達，聶隱娘如飛出迎，引見月君。公孫大娘稽首畢，范飛娘與女秀才率領童子，一齊拜謁，月君亦命扶起。二劍仙分左右坐下，飛娘女秀才與童子並皆賜坐。尸君謝了公孫大娘，詢及范飛娘女秀才與童子等始末，公孫大娘代述一遍。月君道：『聞名久矣，今日幸得貴臨，匡襄不逮，孤之幸也！』時范飛娘細視月君儀表，真有餐霞之氣，吸露之神，自己不覺形穢，暗暗歎服。那時建文行殿將已告竣，高軍師班師，亦經回闕。月君諭令會同文武諸臣，前去青州，恭迎帝駕，遷都新闕。又與二劍仙商議，親往迎駕事情，公孫大娘毅然曰：『帝師削平天下，舉而授之建文則可；若以北面之禮，迎而事之則不可。建文一日不到，則帝師生殺在手，自爲至尊。若復國之後，帝師與我等飄然高舉，遨遊海島，豈敢戀戀於塵埃富貴中哉！卽某等爲帝師而來，爲帝師之侍從則可，爲建文之臣妾則不可；今若一往迎之，我等皆須朝謁。故今日之主意，在討逆賊，以正君臣之分』

，爲彼忠臣義士，吐氣揚眉，俾得復迎故主，——是率天下而臣建文，非我等并受建文之爵而爲之臣也。斷斷乎不可往迎。帝師以爲如何？」聶隱娘大踰其說，月君凜然。正值青州有大臣公疏，乃是李希顏王逸趙天泰等聯名具奏，大意說：帝師乃上界金仙，爲太祖高皇帝討賊安民，與建文皇帝原無君臣之分；以此羣臣公議，奉爲帝師。師無迎弟子之懼，無煩降駕云云。月君以示二位劍仙，說：「此意出自建文舊臣，方爲至公；若孤家傲然自行，卽謂之私。國策有云：其母言之，不失爲賢母；其妻妾言之，則爲妒婦矣！」二劍仙皆大笑。月君云：「孤卽不去，不可無代者。」時呂軍師班師在中途，卽令馬靈前去傳命，代帝師往迎嬾輿。

建文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建文皇帝鹵簿自青州啓行，一路士民，皆來瞻仰皇闕聖容，拜呼萬歲。卓孝盧敏政林又玄等，皆自兗州星夜前來。迎接帝駕者，列名於左：

一，原任兵部侍郎金焦；

一，原任翰林院檢討王賢；

一，原任大理寺卿劉仲；

此三人是扈從帝在神樂觀分散的。

一，原任工部侍郎王直；

一，原任兵部郎中何淵；

此二人是帝祝髮後在大內分散的。

一，殉難監察御史鄭公；

一，勤王徽州府太史陳彥回之弟名困；

一，殉難宗人府經歷宋徵之子名揆；

一，原內宮太監周恕。

以上舊臣，向來遠求行在不得，今接見聖容，與扈從諸舊臣，及殉難子弟，一時歡喜交集。及至濟南新都，城內城外，各處結綵焚香，士庶老幼，夾道跪迎，嵩呼震地。

建文六年正月朔，文武百官，聯班朝賀，莫不肅然感泣，如對天顏。嵩呼舞蹈既畢，就相率至帝師闕下請朝，月君再辭不獲，方御正殿。真個胡然而天，胡然而帝！南獄夫人所貢藍田碧玉金鳳冲天冠，前後垂十二道珠旒；穿的是天孫所賜混元一炁無縫天衣，有百千萬道霞光藻彩；腰圍漢玉雕成九龍吐雲螭脚帶，下繫紫電裙，蓋着龍女製成自然錦綺；底上挂起非烟絞綺雲龍帳，四角中央懸夜明珠五顆，光輝燦爛，如日月射人。左右列素女四人：二位擎着通明集靈鳳尾扇，一位執龍髯拂，一位執天生成枷楠香如意。劍仙二位，分立殿下。女秀才鳴贊行八拜禮；禮畢，趨出。越三日，召羣臣至闕賜宴，發敕書二道：一道是蠲免東昌臨濟竟郡沂濟二州建文六年夏稅秋糧；一道是赦書除強盜人命十惡及貪污官吏外賦罪一併赦免。又兩道詔書：一特授景星爲都僉憲御史，開府沂州，督理軍務，控制淮南地方；又除金焦爲大司馬，何淵爲少司馬，劉仲爲資門尙書，黃直爲少冢宰，王資爲少宰，卓孝等皆拜爵有差，周恕爲秉筆太監，又命周文獻巡歷各屬，賑濟貧獨。——萬姓莫不悅服。

這個消息，報到北京，燕王這一驚非小，召集羣僚計議。楊士奇奏道：『以臣愚見，莫如招撫此。寇聳動人心，不過借名建文，愚民無知，遂爲惶惑。莫若發詔明誥天下，使兆庶咸知陛下之宜承大統，然後招其餘黨，先有降者，爵之以官，以示顯榮；莫非高皇帝之赤子，豈肯從賊倡亂乎？如此則其勢自潰矣。』金幼孜胡靖奏道：『不可，此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彼寇係是女人，自料雖降亦難受職；且奸黨之子孫，多在於彼，自料罪重，雖赦雖保，豈肯延頸來降？』語未竟，楊士奇折之曰：『這正是我招降絕妙之機括。凡當日迎陛下與拒陛下者，總屬本朝舊臣，祇因見理不明，視爲二姓革命，所以意見各異；推原其心，皆在社稷，高皇帝之所不忍棄絕者。陛下誠能宥其已死，錄其後人，則天下咸服，何況此寇耶？』燕王聽了，心中已有不悅。金幼孜與胡靖等奏道：『陛下旣戮其前人，是罪在不赦；今又爵其後人，則刑賞皆失。況陛下天縱神武，威靈赫濯，何難殲此小醜，安可示之膽怯哉！』燕王遂叱退楊士奇，謂諸臣道：『這皆是柳升之罪！朕以十萬雄師付之，竟至全軍覆沒，養成賊勢！諸將皆沒於王事，彼何爲而

獨生？明係玩師失律。』李景隆奏：『誠如聖諭：柳升既敗之後，自宜赴闕待罪，乃敢借名練兵，遠避德州。幸而妖寇素懼天威，不敢深入；若乘勝長驅，是柳升竟爲寇之嚮導矣。』燕王發怒，即發校尉鎖拿柳升，并梁明鍾祥等，坐以玩寇喪帥，並繫於獄。隨命庶子高煦督率部屬，駐守德州。李景隆深爲得計。

李景隆一日，乘機密奏道：『建文之弟吳王允燿衛王允燾徐王允熙，素與柳升情密，曾聞私下怨謗，恐有逆謀，不可不慮。』燕王心內久矣要害三王，假意說：『他們事迹未彰，不便即加誅戮。』景隆又奏：『臣有一計，可以使三王次第自死，仍以禮葬之，則神鬼不能測也。』燕王問：『是何計？』景隆袖內取出一小罇，摺內開三個藥方：——

- 一，壓心丸（用二錢，研入松茗）
- 一，焦肉蠶（用一匙，入酒）
- 一，孕鼈膏（用五錢，入湯或入羹）

燕王看了，問是怎說？景隆奏：『壓心丸，就是丞相胡維庸害誠意的劉基的，服後數日，胸中如有一塊小石，壓下心去，劉基到臨死，方悟服了胡維庸之藥。而今研入砒末，用以入心爲引導，其效更捷。焦肉蠶其方來自黔黎，祇用少許，調入酒中，吃下不幾日，其人如生疥癩，遍身發癢，癢到極處，要人將竹片每日敲打，漸至皮膚肌肉枯焦零落，如枯死樹皮一般而死。第三方孕髓膏用以入湯，鮮美異常。七日之內，腹中生出小髓，不出一月，都在五臟中鑽開，盡出七竅而死。三王各用一方，豈不巧極？』燕王道：『太狠毒些！』景隆道：『陛下殺人不難，要殺人而使人不知爲難。若要人不知，除非是陰毒。』隨又獻出前藥三丸。燕王疑心，便問：『怎有修合現成的？』景隆又道：『近日有個異人來謁臣，言與青州妖婦祈雨鬪法，結下深仇，今願爲國家出力，平此妖寇，彼亦得報私怨；所以獻此三方，先清了肘腋之患，是取信於陛下的微誠。其葫蘆內只有此三丸，是臣親驗過的。』燕王道：『且看他藥有效否？』隨擇於花朝大宴宗室，及在廷百官，令三王自坐一席，山珍海錯，次第雜陳。吳王服的粉湯，是調入孕髓膏的

；衛王飲的茶，是研入壓心丸的；徐王吃的酒，是滲入焦肉蠶的。到晚宴畢，謝恩各散。數日之內，三王俱得奇疾。燕王假意兩三番遣內官去省視。

一官者隨來奏說：『有個道人，在市上唱歌，唱的是建交的話，聽不甚分明，却像有些關係的。』燕王即召李景隆來問，景隆道：『臣已訪確，正要啓奏。當日忽有都市上，也曾唱個歌兒，巡城御史指爲妖言，把他逐去，而今却又來到這裏。』燕王問：『汝記得否？可一一奏來。』景隆道：『現在唱的是：』迎建文，建文不可殺，一劍暫
榆木。』百官萬民，個個耳聞目見的。在南都唱的是：『莫逐燕；逐燕日高城，高城上
帝畿。』這些舊臣，都也還知道的。』燕王即刻會集舊臣，問：『市上有個道人，爾等
曾聽見麼？』諸臣皆奏是瘋癲的道人。燕王冷笑道：『汝等要建文復來的了！』各官
戰慄畏懼，悉伏地。燕王遂命景隆：『汝可速取瘋道人來，朕要問話。』

景隆如病狗走到大街，恰好遇着，即令左右掖之而走，不片刻已到午門外。景隆奏
過，燕王召至殿上，那道人面龐臃腫，衣服襤褸，光着頭兒，赤着腳兒，黑胖胖樣子，

向上看了燕王一眼，打箇稽首，盤膝坐下。值殿武士大喝：『賊道無禮！』燕王道：『他是草野，那知朝禮？』命將錦褥賜之。道人說：『貧道打坐，總在石上，不用這樣軟東西。』燕王道：『這也不強你。朕且問你有無姓名？』道人答道：『只有半個名字，叫做半道。』燕王笑問：『是恁緣故？』道人說：『目今是半乾半坤，半陰半陽，半君半臣，半男半女的世界，連我也叫做半道人，是個半醉半醒的了。』燕王見說話有核，心中不慳，耐住了性，問：『前年在南都唱造謠言的，可就是你？』道人說：『正是我，只有半個，那裏還有半個呢？』燕王道：『你把南都幾句謠言，解說與朕聽，自然有賞。』道人哈哈笑道：『我是許由，皇帝也不要做的，拿什麼來賞我？但我一片好意，原要人省得。卽如當日在南都唱的是爲建文，如今唱的是爲大王。建文君臣不能審我言，以致君亡臣死；大王若不能審我之言，就是前車之轍了。』燕王聽到這幾句話，便惕然道：『我今問你解說，就是要詳審其中意味了。若說得是，朕有個不從的麼？』道人道：『大王記得南都之歌，試念與我聽。』燕王命李景隆念了一遍，道人解道：『莫

逐燕」，「燕」即大王也；戒彼莫逐，逐則高飛，高飛不至別處，而上帝畿矣，「上帝畿」，即大王入金川門也。這樣明白的話，直至國亡之後，尚無人解說得來，豈不可笑！」

燕王道：「這個話，朕早已知之，我試以問汝耳。」道人說：「這樣說起來，如今的歌，更爲明亮，也不消貧道再解了。」便起身趨出。燕王命景隆止之，脩已不見。燕王遂罷朝回宮，細想這謠言所重在後面，那「榆木」自然是個地名，或「榆木村」「榆木社」之類，是建文結局的所在，却包藏着個隱謎在裏面。隨於半夜發出手詔，與內閣傳下戶兵二部，着令順天保定河間各郡縣，要姓名有「榆木」兩字的人，或音同字不同，或兩字顛倒的，一并送京。——部文一下，各州縣胥吏人等，就借爲訛詐之具，凡姓余、于、俞、魚的，姓穆、姓莫的，概行捉拿，總不輕放半個。只看如今封疆大吏行個牌票出來，不過是才起得一點雲，到得由司發府下縣，就是風雨雷霆，一陣緊似一陣了；甚至毀牆收屋，決隄拔木之事，往往有之，小民如何受得起！何況朝廷一紙詔書？

且表這三府解送來的一個姓俞名穆，一個是余木匠，一個是漁翁，改業做了富翁，

人稱他爲摸魚翁，一個叫榆木兒——是他母親走在路上產下榆木之下，取來爲乳名的；一個秀才叫做于木，又一個偷兒，叫做余小樸，——共是六人。燕王御便殿親自訊問，只取了榆木兒一名，隨授以中書職銜，又賞元寶兩錠。那榆木兒始初不知何事，道性命不保的，不料竟是這樣富貴起來；他平常原也乖巧，就磕頭謝恩奏道：『臣係無能之人，蒙如此天恩，唯有殺身之報。』燕王大喜。過數日，召榆木兒進宮，賜之寶劍一口，諭道：『爾得此劍，可以封侯。試看劍上所鐫之字。』榆木兒仔細看時，近棧會道，有『取遼文繳』四個隸字，便跪下道：『臣理會得，但恐相遇却不認識。』燕王曰：『汝果盡忠於朕，朕自有道理。』隨密宣胡漢胡靖入宮，燕王曰：『召二卿來，要解半道入謠言之義，卿等必有所見，其悉心以奏。』二人見榆木兒在側，心中已噓，便奏道：『陛下天縱神武，謠言中之要人已得，唯所位耳，御臣等亦易敢不爲主盡力。』燕王大悅，隨命賜坐，胡漢等固辭不受，燕王曰：『爾等朕之股肱，視如一體，豈可外觀駭駭耶。』乃藉地坐下。燕王曰：『朕欲遣卿等去訪一人，各寫在掌上，與朕看回否？』二臣各

背寫「建文」三字，燕王撫二臣之肩曰：「知我心也。但於明日早朝遣發時，是要訪求張三丰，卿等須會朕意。榆木兒可以作伴同行，朕已有密詔矣。」隨賜酒宴，宴畢辭退。

次早，燕王御殿，問羣臣：「謠言的「一劍下榆木」句，是怎樣解說？」羣臣皆叩首奏道：「臣等凡愚，其實不解。」胡濙出班奏道：「臣保舉一人，能解其意。」燕王曰：「卿保舉何人？」胡濙曰：「只除非遼東道人張三丰，可以解得來。」胡靖奏道：「張三丰，高皇帝稱爲仙師，能知過去未來，何況一句謠言！但不知隱在何方？須遣人四處訪之。」燕王曰：「但可必來，何論遲速。就煩二卿前赴名山勝境，遍求蹤跡，遇着之日，各地方馳驛送至闕下。」二人道：「臣等願往。」只見榆木兒俯伏奏道：「謠言中有臣小名，願奉陪二臣同去。」燕王道：「汝言良是。」

三人即在丹陛叩辭，連夜束裝，前往兩浙兩廣巴蜀雲南各省地方，去訪張三丰，一實實去訪建文的。出都之日，忽有半道人手持拂子，立於三人馬前，舉手大笑道：「只我便是張三丰，爾等何必遠去尋訪呢？」三人相顧駭愕。

第四十三回

衛指揮海外還書

半道人宮中演法

胡濛道：『前在朝中，你說是半道人，今却來冒認張三丰，就該有個欺君之罪。』
胡靖接着說道：『我且問你，有何憑據，敢來冒認？當今皇帝不是和你戲耍的哩！』道人
不慌不忙，說：『高皇帝在鄱陽，與陳友諒大戰，我曾先報難星過度，高皇急換小舟，
一砲飛來，就把御舟打得粉碎。後陳友諒已中流矢，連彼尙未知覺，我又預報高皇，方
得大破敵兵。』說未竟，榆木兒忽拔劍指道：『我現奉手勅，前途有冒認三丰的，卽行
斬首；你想要試試上方寶劍麼？』道人呵呵笑道：『這劍斬誰？是斬你腦袋的。』遂揚
揚而走，大聲唱道：『訪建文，建文不可戮，先斬一榆木。』榆木兒大怒，飛馬向前，
要殺半道人，只差一丈多路，那馬流星響電相似，再也趕不上。半道人又回手將拂子指
着道：『木兒，咄！你趕我雲南昆明池，纔有分曉哩。』倏然不見。榆木兒勒馬四望，

大嚷道：「這一定是青州來的妖人，使的隱身法躲了。」胡濙心上覺着有些怪異，只怕前途去吉凶難保，無奈奉旨，君命是躲不得的，便分解道：「我們莫理論他，只是向前幹正事罷。」於是三人一徑自去。

却說燕王自胡濙等去後，隨召李景隆入朝，與三臣會議，要興師去平山東。忽提督四譯館少卿薛嵩奏道：「今有海南日本國王差官責着本朝都指揮衛青密奏，現在候旨，乞陛下聖鑒。」燕王驚道：「朕意衛青死于登州了，因何逃至外國，怎不回闕待罪？有何軍職？着差官進奏。」內監傳命宣入，差官呈上衛青密奏，略云：

原任滿家峒都指揮使衛青，稽首頓首，謹奏皇帝陛下：竊臣奉命備倭海上，出巡大洋，三月有餘，登州已被賊寇圍攻甚急；臣到甫及夜半，見賊連營城外，遂率所部五百餘人，奮勇向前，刼破賊人兩寨，而各寨皆已起應，臣乃全師歸城內。——殺賊驍將二員，賊已喪矣。奈元師張信主守，番將谷允主戰，軍機不一，又於雪夜縱飲酣臥，被賊

竊效裴蔡之智，合城兵民，盡遭屠戮。臣巷戰不勝，孤掌難鳴，遂下海船，被風打至南洋日本國。國王懼皇帝陛下之威靈，念太祖高皇之德澤，願借臣倭兵十萬，付臣督領，從海道運取登萊；山河土地，歸之本朝，彼不過利其金帛耳。臣臣與國王及將軍等共爲誓，所以差員航海，越萬里，奏請陛下，凡南北地方，與賊交界之處，先佈重兵，扼賊逃竄之路；仍選上將四路夾攻，則賊寇尅日可平，——上以憂國家而安社稷，下以靖民生而重國節。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燕王覽畢，假意作色道：「朕堂室中朝天子，何難殄滅小醜，乃向外夷小邦乞師哉！」兵部尚書劉正麓善迎旨，奏道：「此在衛青欲借兵立功，以贖失守之罪，在夷王則遠懼天威，亦欲效命，以圖通好於中朝，豈天子云向彼乞師哉！萬里遠來，似宜允之，以示柔懷之義。」燕王見季虎說語迎合恰好，就道：「卿言實屬有理，可令光祿備筵管待，候朕裁奪。」散朝後，有欽天監官密疏言：「妖孽見於青齊分野，主彼處軍民權力

兵之厄。」又適有衛青所奏，燕王心以爲異。

次日，夷使到午門謝宴，燕王宣入，問：「衛青如何不來？」奏道：「衛青恐小邦兵將流入本朝地方，要親目爲巡導。」又問：「衛青是待汝回國起兵麼？」回奏：「原議陪臣回國發兵的。」

欽天監官又奏：「臣等夜觀天文，是現在發兵之際，乞陛下聖鑒。」李景隆奏道：「臣有一異人，能知乾象，現在午門之外，陛下召入決之。」燕王准奏，隨令宣進。

燕王見他儀容醜惡，猜是個邪道，遂問李景隆：「這道士叫甚麼？有何異處？」道人不待景隆回言，卽自奏道：「臣名奎道人，上通天文，下知地理，胸藏鬼神巧妙之機，手握雷霆變化之術；六丁六甲，五通五遁，無所不能。但乞陛下試之。」燕王道：「汝且言近日天文，有何徵兆？」道人奏：「妖星照於青齊，主應在目前；姑俟應後，另獻良圖。」燕王冷笑道：「汝有何良圖！朕意已決。」卽命內閣頒發制書，與日本國王并勅諭悉聽從所爲，有功爵賞；來使發回。隨諭羣臣曰：「朕今調管軍兵一萬，令秦

寧侯陳珪鎮守大名；又調馬步軍兵六千，令新昌伯唐雲與趙王高燧協守各隘口；又調遼東兵一萬，發齊王高煦嚴守德州；又調永平衛兵三千，遼兵五千，與成陽侯張武保守天津衛；又調長淮廬州諸衛兵八千，助都督譚忠鎮守開封府；其淮安真定，向有重兵，無庸再撥，但勅令謹嚴烽候，練習兵甲。若夷兵勝，則四面長驅，掃清巢穴；若夷兵不勝，則窺伺利便，分兵四出以擾之，而賊兵必倉皇四應，疲於奔命，攻破一處，諸處瓦解，計日亦可殲滅，焉用彼哉！」羣臣皆叩首，稱賀聖算。

不幾日，李景隆又密奏：「臣之術士，尚有未盡之言；前因夷使在朝，不敢泄漏天機，今請賜之燕見。」燕王隨御使殿，召問道人：「汝有何天機？可實奏來。」奎道人奏道：「青齊分野，妖星燦爛，然至亥子以後，便覺昏昏，是雖能侵入境界，終屬無用，只爲他妖法利害，不是人力可能平得的。」燕王問：「汝有何法平他？」道人奏：「臣尚須煉一祕法，注成之後，三月內包管一賊也不留。」燕王笑道：「爾尚要煉法，還是試試的光景。李景隆豎子，誤信你胡言。不中用！不中用！」景隆連忙叩首，說：「他

的法術甚多，止這個秘法，要教導他人演習，不是自己要煉習；草茅道人，瘦僧人，
奏得不明。』燕王道：『姑着他把法術逐款奏來，朕就要試驗。』隨奏：『臣所學的，皆五
雷天心正法，要風雲就有風雲，要雷雨就有雷雨。若到兩軍交戰，能遣神將大兵，空中
助陣。又有兩杆異術，能驅魍魎魑魅之精，能攝毒蛇猛獸之精，無影無形，吞嚙敵人；
賊若敗走，又能使沿途林木，皆化爲將軍，絕其去路，無可逃生。——皆百發百中的。
』燕王道：『若如此，便可與兵征討，還要煉習什麼？』道人奏道：『陛下也不要小看
了青州這個妖婦，他當時會因祈雨，與小道賭關，臣差溫元帥斬他，尙被他逃去。所以
臣今要煉一秘法，使他數萬賊兵，一時滅絕，爲陛下安江山定社稷，方見小道一寸愚忠
。』燕王問：『汝作何煉法？可先奏與朕聽。』道人奏：『是六十個童子，演習起來；
每一童子，教他念熟一句；再練了六十個日子，六十個時辰，令童子默念跪拜，臣書符
發令，追人魂魄。憑你百萬雄兵，五十日內外，死個盡絕。』燕王叱道：『此妄言也！
從來咒法，要人的生年日月，或頭髮指甲，或貼肉小衣，止咒得一二人，究無靈驗，

這是邪術，那有咒死百萬人的理！」道人又奏道：「此術玄微，難以測度。臣原是西竺國異人，臣畏，他說纔十二年後，有位真命天子，方用着這法。臣常思若非真命天子，即咒一二二人，鬼神亦不奉命，何況三軍之衆？今屈指一算，正是第十三年，遇着陛下是真命天子，無事之時，百靈尙來呵護，何況有符驅使他？一咒百萬，也是理所必然的。請陛下聖裁。」燕王自思：用兵以殺人，何止百萬，況這妖寇不過數萬，又在所當誅的。上天假手於人，來助朕，也定不得。就問道人：「你再把咒誦的訣細奏與朕聽。」道人

奏說：「臣傳授的是咒生畜的法，天下的人，都屬十二個生畜的，然分門別類起來，就共十種：如甲子屬鼠，丙子也屬鼠，乙丑屬牛，己丑也屬牛之類。六十年花甲已週，所

用咒語止有六十種：如甲子之鼠，甲是木，子是水。要檢五行尅制之日，如庚辰庚戌之類，金尅木，土尅水也。又於尅制之日，檢尅制之時，天干地支相尅着爲妙，然不可必得，只就其所屬，是子但取屬土之時，如己未己丑辛未辛丑之類。就從那日那時咒起，先用符籙禁壓他的心神，再用符籙追攝他的魂魄，任他將軍也逃不得命。今算妖賊營內

，自十六歲至六十五歲止，原只用童子五十名，但必要身無疾病，真正童身，聰明知慧的，須加兩倍取來，三中挑一，方可教導。請陛下聖鑒。」燕王笑道：「那有不屬十二生肖的人！依你咒來，天下人都會咒死。到底是胡說！」道人又忙奏道：「這纔是道法之妙用。不但靈符自有界限，即使驅追魂魄之鬼神，也只到咒的所在；咒的一軍，只死一軍，不沾着局外的。若沒有界限，豈不連自己都咒死了？其中自有秘訣，不消疑慮的。」燕王已有信意，就諭李景隆：「明日幸瀛臺，將他的法術面試一番。爾須早早候駕。」隨退朝回宮。

忽宗人府奏：今日衛王吳王皆得奇疾而亡。燕王心中私喜，佯為太息，令以下禮殯葬。

至明日，景隆率道人赴瀛臺見駕，百官皆集。燕王召問道人：「爾說要風雲就有風雲，可先呼陣大風來，與朕看。」道人聞旨，說：「這須要個童子。」景隆啓奏了，就令人到外邊尋個童子進來。道人舒開童子左手，默念咒語，呵口氣在他掌中；又用指來

畫個符印，令童子緊緊扼定，引他在巽地上，將手一撒，念聲：太上老君律令勅，只聽得虛空中颯沓，真好風也！

那風刮了兩三陣，就悠悠揚揚的散了。燕王便問：『因何處止得甚快？』道人奏：『這是小符咒。若要大風，須用朱砂書符，披髮仗劍，召遣風師，就刮他十來天也不難的。』燕王道：『這也罷了。可起個迅雷與朕聽來。』道人又將童子左手畫了符印，念了咒語，如前緊緊的握着，向離地上望空一撒，只聽得雷鼓隆隆而響，宛如湖口石鼓，激烈一聲。那雷聲在半空中轉了兩回，方纔定了。燕王又諭：『速召幾員神將來與朕看。』道人道：『召將須一事差遣，若是空言發放，必干神怒。』燕王一想，說：『朕宮中有三塊奇石，可令移至瀛臺前安置。』道人向景隆說：『召將須要用劍，請將軍借用。』景隆隨又啓奏。燕王令取御劍賜之。道人接劍在手，向空中指點一番，念念有詞：『龐劉苟畢四將，火速奉令者！』只見一片陰雲，從西飛至，遮得日色無光，雲中顯出四位金甲神人；百官翹首瞻仰，莫不戰慄；燕王站起視之。道人既將前令宣示，又厲聲

喝道：『若違法旨，發勘問罪。』四神將條然斂雲而去。俄頃間，烟塵蔽天，一陣狂風捲起，三塊奇石，端端正正，豎在瀛臺前面。燕王大喜，向羣臣道：『這道人法術可謂靈驗。』羣臣皆頓首道：『此天降大羅真仙，以貽陛下平妖賊也。』燕王隨諭景隆：『近來畿輔雨澤愆期，可擇日建壇，令道人祈求甘霖，俾小民及時播種，朕不惜重爵。』道人說：『不須建壇，要雨多少，倚馬可待。』景隆道：『如此甚好。』道人乃散髮仗劍，向空作法，忽而黑雲四起，風雨驟至，如倒峽翻江一般。

燕王見文武官員，都遭雨打，有旨令文官皆進殿楹之內，武士盡歸兩廡。不多時雨止雲消，依舊一輪赤日。燕王見行潦滿地。料田疇是霑透的了，遂降旨封李道人爲畿國靈應真人大法師。又命順天府尹着落二十州縣，每州縣要十二三歲的聰俊童子十名，出童之家，優免本年徭役，藏匿不報者，軍法從事，限一月內解京候用。隨命駕還宮。

那時李道人志高氣揚，誇說是玉虛金闕上卿，特來爲天子定江山的，諸臣交口稱讚，齊呼仙師。有願拜爲弟子者，李道人說：『要看你們寸心忠良的，我纔肯收哩。』一時

諸臣，皆有慚色。

過有月餘，各州縣帝都解到，有三百餘名。在道人選擇聽後無病者一百名，景隆啓奏燕王，要在個人跡不到的地方演法。燕王卽令內監整頓西宮，傳道人與童子，及一切法物，把宮門鎖了，鎔鐵汁灌洞，祇開傳洞二處，送進飲饌，直待煉成之日，然後放出。

那時徐王也死了，燕王親至其第看時，遍身肌肉枯焦，面目慘黑，無異骷髏。燕王問太醫：『是何病症？』至於此！』太醫奏有似中毒，燕王大怒道：『王府深密，毒從何來？必是醫生緣故。』遂將太醫院官員凡看過三王病的，皆發刑部勘問。三王妃眷，那知就裏，反感激燕王，親情馬厚。

第四十四回

十萬倭夷遭殺劫

兩三美女建奇勳

建文六年春二月，——正日本國師使燕之日也，——司天監王之臣密奏帝師，言：「妖星出於海表，主倭夷入寇，應在春二月，正宜預爲飭備，庶生靈不遭塗炭。」云云。時登州帥府參軍全然奏書亦至，其言大概相同，月君皆不批發。王之臣特遣軍師府，備陳其事，軍師言：「列宿分野，其說焉能無疑？如虛危爲東方之宿；凡有星變災祥，在其分次，則青齊沿海諸郡應之。但列宿周天運轉，並非一定之物，若以青齊分野之宿，或行至荆揚雍豫諸處，而妖星侵入，則應不在此而在彼。今乾象示兆，某亦知之，但未詳候之之時，虛危三宿，適行於何處。」王之臣應道：「侵入之刻，正逢分野之行，分野之地，其應自然無爽。某一生積學至老，方知古來天文家把那分野看殺的糝繆，軍師講究至此，真天機也！」於是呂師貞連名草奏啓知帝師。黎明赴闕，文武百官皆集，帝師臨朝，不待諸臣啓奏，卽宣諭道：「倭奴指日寇邊，孤家自有調度，卿等不須費心。」軍師呂津，可速行文至登州府，令海船出洋巡哨，一有聲息，便緊閉城門，安設紅衣大砲；并沿海各屬州縣，俱照此遵行，倭夷決不敢近城。唯萊州府城不用設砲，開關以

待其入，可一鼓而擒也。」軍師等領旨各散。

越數日，京營大將軍董彥杲，又接得伊弟彥昂告警手札，因微問於軍師曰：「不知帝師發兵，如何調度，邊巡至此？」曰：「將軍無慮。某昨觀星象，婺女一宿，光焰異於尋常，大約帝師勅旨已下京營。」彥杲星飛馳回，早見賓鴻劉超瞿鵬兒阿蠻兒俱在五軍白虎堂，排設香案方畢，遂一齊叩接。原來勅旨只要能行五百里健驢，并小川馬，共六十二頭，止用三十一副鞍串，限明日辰刻送闕，悞刻者削職，悞時者斬首。五將軍皆不知其故，各去分頭挑選；京營不足，又向各營調取，——整整忙亂一夜來，方能足數。彥杲等卽於卯刻送至帝師闕下。時呂高二軍師並諸文武官員，皆奉旨會集。有頃，帝師御殿，女金剛宣諭：將有鞍串三十一頭口，都拉至殿簷下。女金剛逐一用手按之，回奏：「大有勁，小將亦可騎坐。」

只見殿後香風冉冉，二十六名女貞，簇擁出八位女元帥來。衆臣看時：

第一是聶隱娘

第二是公孫大娘

第三是范飛娘

第四是素英

第五是寒簧

第六是滿釋奴

第七是翔風（領女貞十二名）

第八是迴雪（領女貞十二名）

皆是道裝結束，並無鎧甲旗幟，亦無弓箭鎗刀，齊齊在殿下拜辭帝師。隱娘自跨蹇衝，餘皆騎坐小驢，緩款出了午門，飛馳而去。其十一匹小川馬，令健卒趕至前途備用。月君隨諭諸臣：『卿等各回，靜候奏凱。』

行殿衆文武官員退後，皆請問於呂軍師，師真道：『此誘而殺之之妙計也。大約倭兵有十萬之衆，必須調遣各處人馬，與之對壘；那時燕兵乘虛而入，四面交攻，又將何以禦之？且行闕係是新造，安保人心不惶懼耶？今惟嚴飭兵備鎮壓如山，燕軍雖有管樂，亦無所施其技矣。』高軍師道：『雖然，但以數十女子，而敵十萬之強寇，縱能勝之，豈能盡殲之乎？』呂軍師道：『帝師命萊州府開關以待，誘其入而閉之，彼無去路，不至殲盡不止。以愚見看來，此六女將勝於雄師。要知倭夷縱無行陣隊伍諸法，雜沓而

來，一斬可以數百；帝師之劍，寧不利乎？直其志不在土地，而在子女玉帛，凡貧之至者，餌最易也。』

且說當日衛青在登州下了海船，不敢回到京師，想起日本國自胡維庸結連以後，常有宋顧中國之意，或可以利誘之，借此恢復地方，既可免罪，又立了大功，那時還朝，也覺有些光彩。定了主意，遂向日本揚帆前進，遇着風水不便，差不多有八九個月，方始得達。通事官問明來由，轉報與大將軍。從來日本國王止擁虛位，無論大小國政，總是大將軍作主，故衛青心下躊躇，今若求他，必須卑躬屈節，豈不壞了天朝體統？——日後不但無功，而反有罪。一時急智，就效學那楚國申包胥，痛哭秦庭之故事，一見了大將軍，也不行禮，將袍袖掩了面目，放聲痛哭。大將軍見他哭得淒慘，便勸道：『有話請講，不必悲哀。』衛青方收了眼淚。行禮坐定，把山東有婦人起兵，打破齊萊登各郡情由，備訴一遍。自言：『自己一片忠心，陷入喪失封疆之罪，滅名辱親，生無顏面於人間，死則貽笑於萬世；久慕大將軍英風播於南海，特求復命，上以報國殲寇，下以

全身完節。區區苦衷，伏唯垂鑒。」大將軍道：「我知道爾要借兵。但中朝與本國因有割雞屠一事，向缺通好。今爾私自來求，縱爲他出盡了力，也不見本國好處。我看爾到有忠心，只怕燕王那廝把一家的弟兄子姪，忠臣義士，俱置之慘酷刑，何有於汝敗軍與地的！倒不若投在我國，位列將軍，身榮名顯，強如回去，作机上之肉。請三思之。」

衛青道：「多蒙大將軍厚愛，豈不感恩？但某的先父，洪武勳臣，叨膺指揮世職，雖燕王同室操戈，究是高皇之子；某既食其祿，自當盡臣之職，豈有逃生他國，背君親，棄墳墓，而謂我忠孝者乎？至大將軍說到中朝不與通好，正宜發兵相助，方爲豪傑之舉。如秦楚本係仇敵，而包胥請救，出於寸心，並無國君命，秦王慨然興兵，敗吳存楚，以此雄霸天下。況本國與貴邦，尙無秦楚之怨乎？若說復地之後，還朝不免誅戮，則某之臣節已盡，雖死亦榮，又何慮焉！大將軍若無垂救之心，某卽死於此地，猶不失爲烈丈夫也。」立起身來，卽欲觸柱。大將軍亟止之，說：「汝之忠誠，已可概見，我當發兵助汝，勿循短見，致令海南各國，笑我逼死窮途人也。但有句話：我兵越河攻城，

頗亦不易，倘朝中不知觸之苦衷，加罪凌爾，并怪及小邦，擅侵邊界，則徒然糜費糧儲，損折兵將，爲之奈何？」衛青道：「此易事也！我與將軍盟定，凡賊寇所占土地，歸還本朝；其子女玉帛，唯君所取。某當修一密表，煩重大將軍遣一信使，奏知我王，然後發兵進戰，未將親爲嚮導，自無後議。」大將軍道：「這有何說！」遂折箭爲誓，請了國王的印信，遣使齎表。

去後，數月，毫無音耗，青又恐怕生出變端，乃詭言與大將軍曰：「某夜觀星象，見使星纔入燕之分野，想係海道遲延之故。今乘此春天風順，正可興師，老待至夏令，恐炎暑不便。功成之後，某當極力奏明貴國勳勞，往來通好，歲順厚幣，以酬大德。」那大將軍却是通天文的，衛青的話，偶然湊着了，更加敬重。卽擇日挑選倭兵十萬，海艘二百，每艘酋長一名，以知國王，與衛青前去。

衛青謝了國王，別了大將軍，帶了原來隨從人等，揀一隻新的海鯨船坐了，正遇着順風，扯起七道風帆，如飛進發。才四日，行已有一半多路。當晚新月初升，海天一

色，真個浩浩蕩蕩，絕無涯際。衛青心中喜極，呼取酒釀，與酋長高天冲者，呼盧痛飲。酒酣興發，竟學曹孟德橫槊賦詩，卷起袍袖，在船頭上舞了一回劍，吟成四言詩十二句云：

漢有衛青，塞上騰驥；

我名相同，海外飛揚；

一日千里，風利帆張。

心在報國，劍舞龍翔；

殲除孽寇，斬馘妖孃。

不葬鯨波，誓死疆場！

吟畢，擲劍大笑。高天冲也乘着酒興，拔所佩劍刀，向着衛青說道：『你會舞劍，我會舞刀；你會吟詩，我會作賦。看我舞來，比你何如？』手中兩柄倭刀，方纔輪動，忽地颺風大作，把那海鯨船吹得似落葉旋轉，頃刻沈於驚濤駭浪之中，眼見得衛青葬於鯨鯢

之腹了！那前去的船，先有六十三號，與後來的一百二十海船，皆安穩無恙，偏撞壞了行到中間的一十七隻，裏了倭兵八千五百名。

那時諸船與長會集於島邊，商議進退之策。一會長名滿雄者，大言道：『俺們利的是沒有衛青，倘若在時，做了嚮導，只到得沿海數處地方，有恁的女人財寶！他今死了，俺們各處殺去，搶他小年紀的婦女，滿載而歸，豈不逞俺們的意麼？』從來倭奴的性最淫，聽了這樣好話，齊和一聲，各船就吹起波廬來，向西北進發。風色不順，折釵而行，到四月中旬，已近登州。各海口港汊淺狹，不能停泊海鰐大船，就沿着海邊使去。先有大半船隻到了萊州地面，倭奴等納喊一聲，踴躍而上，如蜂擁蟻附，奔向各村堡搜尋婦女，早已躲得沒影。每過州縣，見城塔上架着大砲，都不敢攻城，只向西南而行。到了萊州府，只見城門大開，——恰正是誘他的計。乃招呼後隊，聚集了五萬多倭奴，四面一齊搶進，大街小街，分頭湧去。却見城頭上有幾個絕色的女子，都騎着驢兒走，只道是逃避的，衆倭奴爭先覓路上城。原來是各位仙姑，領了月君的計，將上得城的所

在：盡行剗去，只等東南西北四處，可以上去。二位劍仙，與素英公、范飛娘，各分四面，在城上往來行走。倭奴那知就裏，也在四面分路而上，正遇素英，吶聲喊下手來搶，只見袖中飛出一股青炁，十丈多長，盤旋天矯，勢若游龍，善捲到衆倭奴身畔，擡腰一截，霎時千百人都做兩段，血噴如雨。倭奴急欲退走，無奈擠在狹道之中，後面的尙自湧將上來，一時進退不得，都伏在地下，那青炁就從地一刮成了小半片身了，得命的轉身亂跑。那道青炁，忽從頂上過去，當前攪住一鏃，個個血肉糜爛，與支解腰斬無異：零零星星，屍首堆積滿路，共有數千。——這股青炁，就是玄女教月君煉成的青炁丸兒，直到今日，方顯他的神靈。尙有一白炁丸，付與素英，這邊亦如此，不須煩叙。

只說聶隱娘與公孫大娘是劍仙的劍，但能長短變化，其質剛而不柔，拋向空中，迅疾飛躍，一轉亦可數百人。至范飛娘但隨公孫大娘行事，所殺倭奴，或洞胸貫腦，或剗落肢體，或截斷腰腹，亦共有數千人。其翔風迴雪，在江湖上賣解，原能打彈，百發百中，又受了滿釋奴的指授，竟只遜得一籌，所以月君選此兩人爲女貞之長。——早已都

在宮中煉成純鐵丸，二三萬，各在最高屋脊踏著，凡有倭奴到市井街巷搶擄的，只是把鐵彈打去；重者打入腦袋眼睛，輕者亦打傷心胸手足，動彈不得。倭夷人等，見不是勢頭，要往城外跑時，各門緊閉，間有些藏躲在人家屋內，夾頭夾腦亂擗亂砍，半個也不得留存。當日天色已暝，歇了一宵。

到黎明，聶隱娘道：『大約倭奴尙有有些未到，我們分路迎去。』翔風迴雪，武藝不精，又無劍術，不必去罷。』迴雪答應了。六位佳人，一行川馬，同出東門。不意翔風從後趕來，向着滿釋奴道：『我幫將軍走走。』滿釋奴是經過大戰場的，誰把倭奴放在眼裏，便說：『你只緊隨着我。』於是作五路，向各村野去搜尋。滿釋奴早遇着一大叢倭奴，約有千餘，皆褪去半身衣服，跳躍而來。釋奴舞刀而前，砍翻幾個。那倭奴都是不怕死的，就四面擁將上來，要搶釋奴。恐怕着了他的手，殺開條路，大叫翔風快來，遂拍馬先走；回頭看翔風時，已被他們拿去了。

時滿釋奴踏坐在古廟屋脊上，呆呆地望，有光半日，方欲下去救他，見聶隱娘跨着

塞衛，疾若流星，向西而走，釋奴大叫：『聶仙師。』忙下殿脊來，恰好接住，把翔風被搶情由說了。隱娘道：『他自取其死也，我們且去。』纔出得林子，又正遇着素英回來，略略把這樁事說了幾句，一同向南追趕。遙見棗園內兩個婦女，被兩個倭酋按在地，下姦淫，外面無數倭奴圍遶，釋奴道：『正是了！』隱娘大怒，也顧不得女人是可憐的，便把雙劍向空擲去，連倭酋與婦人都剝作兩段。兩柄神劍，又躍入衆倭羣內，如穿梭相似，紛紛貫透而死。有四散逃竄的，又被素英白炁丸截住，周圍電光一轉，都齊腰分作兩段，血肉狼藉，斑斑點點，染得滿地芳草，無異湘江斑竹。然後轉向西來，見大路上却又有倭奴死屍，重重疊疊，如岡如丘，熱血浸溢，皆成溝渠。——原來是各處漏網的，掃着塞簧回去，祭起青丸兒，殺個罄盡。獨一個騎了川馬，返向東路尋來，素英接着，說：『前頭皆已完局，怕有逃向船上去的。』於是合作一處，趕到海邊。看見公孫大娘與范飛娘駕着席雲，緊緊追着。數千倭奴，被神劍殺得走投沒路，正好來撞着青白二丞之內，盡殺了五牛支解。塞簧問：『二位騎馬呢？』公孫大娘道：『若要了馬，好

連人馬帶都沒了。』於是大夥兒歸向萊州城。

迴雪詰問：『怎不見我嫂子？』滿釋奴道：『風流死了。』迴雪漲紅了面，不好則聲。聶隱娘道：『說與地方官，作速埋葬罷。』迴雪掉了幾點眼淚，便道：『我願依皈聶師學道，不知肯垂慈否？』素英道：『妙哉！翔風之死，汝已悟道矣。』當下拜了隱娘八拜，收爲弟子。

次早，外孫大娘等率同諸女貞折回濟南，緞旨，萊郡各官員，與衆百姓們等，都趨送不及。——是役也，倭奴十萬，遭颶溺死者八千五百有奇；被登州各州縣火炮打死者一萬二千有零；其有被弱看守船隻，得回本國者，不及數百；餘皆死於六位佳人之手。其海獸船，皆被大風刮去；間住在沙灘者，有十餘隻，登州將軍收去，爲巡哨之用。從此日本與中國世爲仇讎，其禍直到嘉隆時稍息。

第四十五回

鐵公托夢志切蒼黎 帝師祈霖恩加仇敵

却說月君在宮中，靜坐修道，猛想起父親臨沒時，說上帝召爲濟南府城隍，陰陽相隔，不知在此與否？若不能親見一面，豈不枉担了個神仙名目？時鮑曼二師，尚在鉅石寨，月君意欲請來商議。忽報聶隱娘等回來，月君問了一番剿倭始末。隱娘又將翔鳳身死，迴雪皈依的緣由說過。月君道：『翔鳳深心未盡，宜受此報。』語未畢，早見兩朵彩雲，直墜階前，却是鮑曼二師。月君大喜，啓問道：『二師向就幽靜，今日之來，必有指教。』曼尼哈哈大笑道：『又來了！爾這裏想要請了商量大事，爲何反是這樣說？』月君道：『要請固有求教，然二師之降，亦必有爲。』曼尼道：『爾要求教的，須用不着我二人；我要指示的，却是爲着爾出醜，如何了得！』月君一時言不盡來，二師拍着手大笑道：『好個智慧神仙，怎的也就懵懵了！請問一書大書上，多少的神龜在那裏？』月君愈不能解，且說句囫圇話來，應道：『就是用神道，也要請教。』鮑曼道：『如今正爲的用着神通，我二人却要出些醜。』月君道：『怎的師主太混和着徒弟一般』

說呢？」曼尼只是笑。鮑師安慰月君道：「此機原不可預洩，所以說個影兒。你心上的事，與我二人來的緣故，即日便明白了。」月君乃稽首稱謝。

次日黎明，滿釋奴等傳奏：文武百官，皆在闕下會朝。月君升殿，文臣呂律、高成寧，武臣董彥果、賓鴻等，共奏倭寇殄滅，請獻捷行殿。月君諭道：「功出自劍仙，用不着爵賞；且殺的又非燕賊兵將，未敢冒功，不必繁文。」王璉等又奏：「倭夷是衛青借來的，即與燕兵無異；劍仙等縱不可加以人爵，亦宜褒崇徽號，以彰天爵。」月君道：「已表卿等之意了。」呂律奏道：「若論崇德報功，自是大典，然功實出于帝師；既奉明詔，臣等亦不敢再請。」高成寧道：「燕賊于南北交界，各添設有數萬兵將，要乘倭奴入寇之時，分途夾擊；今者不煩一卒，未發一矢，十萬倭夷，立時殲滅，燕賊聞之，必然喪胆，勝于破燕軍也！」月君道：「雖然，要亦無損于燕賊，所以算不得功。卿等皆屬過譽了！」都御史鐵鼎出班奏道：「臣有干瀆聖聰之語，恐涉無稽，不敢冒昧。」月君諭令：「但奏不妨。」鐵鼎前奏：「臣夜夢神吏召至一大府署，見兩行執事，嚴

肅異常，先父端坐堂上。臣意謂尙在生時，卽趨進觀省。先父示諭曰：「向者帝師之父，唐某，爲本郡城隍；自我殉難，上帝以我有保守濟南之功，命代其職。爾今歸命帝師，能繼先志，深慰素懷。獨是齊地，常有五年水旱疾疫之災，人死八九；我查勘黜籍，分別可矜，懇奏上帝，允免十分之一。因念帝師道力通天，必能挽回災數，所以召汝來，要轉達此意，非爲父子私情也。還有一語：帝師之父，今爲開封府城隍，汝亦應表明，切記切記！」隨命神吏送歸，霍然而醒，大爲可異。臣旣奏先父之命，雖是夢寐，不敢不奏。『月君聰能，諭道：『卿父精靈如在，尙爲社稷蒼生顧慮，有造於國家，助業莫大！孤家德雖涼薄，安敢不修省以回天意？』卽命呂軍師：『卿可備太牢之禮，代孤家致祭，用答神眷。』諸文武大臣，皆願陪祭，帝師道：『卿等悉係忠臣，允宜陪祭。』方欲罷朝，王之臣袖出一疏，啓奏道：『此係推算十年內，齊燕地方，水旱災荒，與星辰符異諸事；今鐵公顯靈，明示大概，某不須再瀆。但疏內尙有細微，求帝師留覽。』月君命范飛娘接上，然後回宮。

鮑曼二師接着笑道：『心中可不了然麼？』月君道：『先父今不能見，尚自有日。』

今災荒一事，作何消得方好？』曼尼道：『只此，就是我兩人出醜處了。』月君問：『

這是何故？』曼師道：『而今亢旱，求雨也不及，這是由有百姓死罷！』月君合掌應說：

『救旱如救火，求雨是第一件事了。』曼師道：『雨是求得來的，——你往青州求的是

假雨，濟的是假旱，若遇着真旱，也求的假雨，正好發出蝗蝻，再加一倍，使得便得！』

月君道：『幸有大士賜的楊枝，可以洒作甘霖，自然與假雨不同。』曼師道：『好，

好！爾去洒十遍，就有一丈甘霖哩！』月君道：『據——師說，大士這楊枝，也是不中用

的麼？』鮑師道：『不是這等說。楊枝之雨，是大士願力，無量無邊，前龍女傳來法旨

甚明；獨是劫數便然，也只待蕭蕭微雨，可救小半之災。愚民無知，見雨滯，敬，必然

懇請再祈，那時節洒斷楊枝，亦不能應手。所以我二人有個代汝出醜之法。』月君道：

『我三人總是一般，分不得彼此，如何代得？』曼尼大笑道：『月君只道我們把楊枝去

祈雨，却不會理會到焚香師的醜面哩！』月君巧舌道：『那有此理？但凡顯自己之長，

形他人之短，猶且不可，何況我于二師哉！」鮑姑道：「爾還不會理會着，是要憐民知道上天降災，是個劫數，天神仙挽回不得的，然後些微雨澤，亦是浩蕩洪恩了。所以先用我二人去冲過點陣。」月君起謝道：「我有何德，敢勞二師費心至此！」

過不幾日，各府告旱的表章，都是求帝師大沛甘霖的話。又滿釋奴飛奏，文武百官與數萬士民，到闕下懇求帝師，勅令龍王行雨，皆攙集候旨。月君隨御正殿，宣百官進朝。呂軍師啓奏道：「數日來，百姓皆盼望帝師下雨。今禾苗漸槁，盡說帝師降災，所以呼號各衙門來救，臣等敢不爲民請命。」月君道：「民爲邦本，深軫孤懷，但劫數到來，挽回不易。已請到鮑曼二仙師，卿等可速建壇，明辰煩請鮑仙師祈沛甘霖，救彼黎庶。」軍師等出朝，將旨意宣諭了，連夜搭起臺，候鮑仙師祈雨。

次日黎明，范飛娘先赴雨壇，挂下榜文，略云：

彌羅無上天闕，西池王母大天尊駕前，清微元化真人鮑，奉太陰元聖
帝師令旨：……後開，本日午刻，先降淨塵雨三分；次日微召雷

靈神將龍君聽令，辰刻大注甘霖，至未刻止。

百官萬民等拱候，鮑師午刻登壇，先取淨水一盃，焚符于內，望坎位上一大檢，喝：『神將不奉令者斬！』霎時間，雲蒸霧湧，粗粗的洒了一陣猛雨，仍現出一輪紅日。次早，鮑師令取四十九個細碗，每碗內寫道朱符，教范飛娘拋向空中，——差不多直到九霄雲內，跌下地來，磕着石磚，那碗兒絕無一個破損的。衆人齊聲和讚，看鮑師時，却跌坐台上。有兩個時辰，命宣鐵鼎，董彥杲，寶鴻，劉超，四人至前，諭道：『今日碗內四十九道靈符，呼召三十六員神將，並五湖四海龍君，若得一聲碎响，即應聲而到；不期個個完整，大爲詫異。適纔神游紫府，我奏請甘霖，葛真人傳玉旨云：『燕齊百姓，不敬三寶，不重五穀，謗毀聖賢，敗壞綱常，所以絕彼粒食，永墮餓鬼道中；要旱至九月方止，這雨是祈不來的。』』衆百姓聽了，莫不皇皇着急。次日，太陽上升，滿空都是紅的，正當夏至之候，熱氣沸騰，比火還加利害，這旱渴禾苗，那裏還禁得起！鮑師要安衆人之心，立召黃巾力士，在半空中顯出形相，發令道：『目今亢旱，必有旱』

魘爲祟，快與我擒來，以絕禍端！」不多時，一陣風响，擲下兩個似鬼非鬼，似怪非怪的東西，見：

一隻脚，圓如鼇殼，忽跳忽躍；兩個手，黑似乾姜，或伸或縮。頭上非怪非角，宛然小夜叉精；膝下不陰不陽，好是真二姨子。

衆人爭先來看，那旱魘對着太陽，把手來招，鮑師擲下一劍，斬做兩截，並無點血，只有些粘粘膩膩的濃水。忽聽得一聲鶴唳，鮑師跨上鶴背，徑向帝師宮去了。衆百姓就擁住了呂軍師，齊赴闕下。女金剛如飛傳奏，口宣帝師勅旨云：「已請南海曼陀尊者，明日降壇禱雨。」方各散去。

曼君道：「我要求雨，少件活東西。」月君問是何物？笑應道：「好徒弟第一個。我看來都是愛著幾根青絲，要扮個僧道裝的，誰肯削作弟頭？」女金剛大呼道：「只我的頭髮，又短又苦，髮髮的好不癩惱人，削盡了倒可遮遮醜相。」鮑師道：「動動手兒，就騙了個徒弟去哩。」於是女金剛拜了師父，立時祝髮。次日，即隨到兩壇，挂下榜

云：

南無教主，南無觀世音菩薩座下，大力神通，曼陀尼尊者，呼吸爲雲，咳噎爲風，涕沫爲雨，叱咤爲雷；今遵太陰元聖掌劫帝師法旨，限

三日內，降甘霖三尺。

衆百姓見了告示，無不踴躍稱頌。曼師放出魔家的本事來，張口向震位上一呼，吐

出一道黑煞，搖颺空中，化爲雲霧，遮得半天都是黑黑的，就端坐台上，整整一日不動。第二日，曼師巽地上大喝一聲，涼風頓起，刮喇喇直吹到夜方止。第三日，曼師向離位上揮手大叱，只聽得雷聲般般而動，漸至轟轟烈烈；又運動神光，向空一轉，都化作電影，如金蛇一般，四圍亂掣。差不多到了午刻，竟無一點雨星。曼師霍地下台，左手托着個小玻璃瓶，內盛着半碗清水，令女金剛橫着狼牙棍，開導向西北而行，百姓都跟隨在後。到一處空闊地方，令女金剛傳呼幾個曉事的近前來，問：『濟南城中，有水吃沒有？』衆人隨聲應道：『井泉皆已涸乾，只有些渾泥水漿，吃不的。』曼師道：『如

此要渴死了。我且給你們清水吃罷。」就把小瓶，埋在地下，運口氣，向瓶內一噴，只見汨都都，湧出雪一般的清水來，竟成了個泉穴。因宣示道：「此泉千年不乾，百萬人汲取不竭，可以救濟你們了。」如今濟南院使署後，有珍珠泉，從地下湧出上來，如珠璣噴出，就是曼師留的聖蹟。——曼師依舊令女金剛前導，回向帝師宮去了。衆百姓大嚷道：「這樣活神仙，祈不下雨，想是我們逃不得死的了，不如去死在帝師闕下罷。」

忽見有員女將，飛馬而來，宣旨于呂軍師，說：「帝師於明晨上壇，今有告示一道，發挂台下。」衆人聽見，大家望闕叩謝，歡聲如雷。示云：

九天雷霆法主，太陰元君，掌劫討逆帝師示曰：照得雨澤者，上帝之權衡；災荒者，民生之劫數。今來彌月不雨，四野如焚，孤已雨回敦請，（南海曼陀尊者，西池鮑母仙師。）親赴玉虛闕下，爲民請命。上帝以東土民無良心，死有餘孽，未蒙矜宥。噫嘻！尼山之澤常在，尚父之風未息，何意爾民，竟自墮于餓鬼輪迴之道哉？孤雖不敢逆數

而行，然亦何忍視死不救！已於前日，游神南海，拜求慈航大士楊柳

一枝，醜醜空虛；些微一點甘露，可活三千禾黍。孤卽爲爾民代受上

帝之罰，亦所不辭。明日辰刻登壇，已刻降雨。其各虔誦大士聖號，

望南禮拜，慎哉，毋忽！

次日黎明，百姓俱已齊到雨壇盼望；文武百官，但在上清宮排班伺候。京營大將軍董彥榮，賓鴻，瞿鵬兒，劉虎兒，阿蠻兒，帶着健卒一千，在壇下四面護守。有頃，見蕭釋奴，女金剛，爲前導；岳隱娘，公孫大娘，爲次隊；帝師坐着沉香根九龍照乘交椅，上置着金黃緞子九溜柄傘，後掩着兩把孔雀鳳尾左右月掌扇，隨後朱軒兩乘；左是素英，擎着玉淨瓶；右是寒簧，執着楊柳枝；扈從着芭飛娘，女秀才，柳調，迴雪等。帝師先進上清宮行香，免了百官參謁。隨出宮外，見雨壇三層，高有丈丈，頂上一層，四圍皆用彩色布札成圍干。月君仍端坐在沉香交椅，顯出神奇，暗遣一十六個黃巾力士，掖着八個抬轎的女真，從平地冉冉而升，直至高壇放下。素英雲裏，出了朱軒，兩

辦金蓮之下，湧出兩朵彩雲，亦升到第一層台上；鼎隱娘、孫大娘，輕輕一躍，飛入第二層台上；滿釋奴，女金剛，范飛娘等，都在下層站立。衆百姓都向台上叩首，齊呼帝師萬歲。月君向南默誦大士寶號，拜了九拜，隨掣出青炁神劍，劈對着太陽畫了幾道靈符，連口噴炁噴出；頓覺一輪紅日，黯然無光，却像個日蝕的光景。台下百姓，莫不駭異，說：『我帝師惱這太陽，要淹滅他哩。』月君又召到巫山帝女瑤姬，在雲端打個稽首，月君道：『借重帝女威靈，施行雲雨。』隨在袖中，取出雲霧，拋向半空，瑤姬接來一展，漠漠濛濛，遍空布滿雲氣，渾如水墨顏色。月君遂于素英手內，取過淨瓶，又於寒簧手內，取過柳枝，在寶瓶內蘸了甘露，四面一洒，帝女瑤姬，把袖來一拂，颯風颯然而起，吹將幾點甘露，四散至齊東郡縣，都化作甘露。但見：

雨聲瑟瑟，風氣蕭蕭，飄過處，老松如奏笙簧；酒迴時，叢竹如添翠碧。禾黍油油，望南疇兮生秀色；芙蕖灼灼，隨北沼兮起圓紋。試個是甘露半瓶，點滴無煩馬鬣；楊柳片葉，飛颺絕勝龍髯！

月君南向端立于台，台四面各有數尺圍面，並無雨點滲入。時文武官員兵民人等，都在雨裏站着，月君勅令各自隨便避雨。綿綿密密，看看下到西刻。衆百姓望見月君站久不動，就在濕地上跪請鑾駕回宮，百官也再四懇請，月君方下台。回闕之後，雨亦隨止。

月君向鮑曼二師道：『大士甘露，勝于時雨；東土之人，幸全性命。但我觀王之臣奏疏，亢旱處所，不獨山東，如燕薊及河北各郡縣，並淮北一帶地方，皆有災荒。國賊爲仇者，不過一天狼，這些兆民，總係赤子，自應一視同仁。我意欲在宮中，于月下祈禱上帝，普賜甘霖，遍及災荒地方，不必令外人知道，何如？』鮑師合掌道：『此即如來之大慈也。』月君遂在內廷，結一小臺，高與殿檣相等，每夜升台禮拜，懇禱上帝，至五更方止。

七日之後，南天門下鄧天君，見月君朝禮真誠，乃爲轉奏。上帝降旨道：『嫦娥爲國忘仇，愛民如子，好生之念，上洽朕心，可遍賜甘霖一尺，減災五分。』風伯，雨師

，雷部，雷神等，各遵而行。

時燕王正合奎道人祈雨，先用的邪法，攝取各淀之水，下陣驟雨，方不過二三里，到把禾苗蒸壞了，越加不好。正在沒法，恰遇月君求下一場大雨，到湊了奎道人之巧。

第四十六回

帝旨賜臨殉難臣

天緣配合守貞女

奎道人符咒法，已經煉成，又湊巧遇了一場大雨，就說是親見上帝求來的，燕王甚是信服。只待秋涼要與師來侵濟南。不意夏末秋初，疫痢交行，兵民交困，雖然救得旱災，收成也只小半；國用尚且不足，豈能勞民動衆？眼見得不能顯他的本事，甚爲沒脾氣。泰春建文七年，燕齊地方，又復大旱，在月君所仗大士楊枝，得些甘雨，全蠲賦稅，以救災民。至燕之奎道人，他又會造出一片欺人的話，說：『五河四海龍君，奉上帝玉旨，將五湖四海都封禁了。』燕王也只得委之劫數。幸而遼東山西地方，皆得豐收，燕

王師令助戚家，各助貲財，移粟救災。又幸海運漕米到來，平糶于民，稍稍支持；然輾轉溝壑者，亦復不少。是以兩家罷兵息民，各守邊界。至建文八年，濟南地方，始豐得登，呂軍師會同高軍師，合具一疏，一請追諡殉節諸臣，一請賜贈陣亡將佐，一請崇尊孔子先師，一請尊崇真天爵，一請勅封護國諸神。疏上，月君批示：

卿等奏請五款，皆係崇德報功之大典；但帝位未復，大典先行，是否洽于輿論？六卿諸大臣，會議復奏。

兩軍師約齊諸大臣，于行殿午門定議，孔子先崇徽號，諸臣先賜爵諡，神靈先加勅封；其一則表墓建廟，釋菜享祭禮文，俟皇帝復位之日，選行。議上，帝師批示云：

孔子躬膺道統，建中立極，爲萬世帝王之師；乃歷代褒封公伯，元朝易以王爵，至今因之，——是欲以孔子爲臣，非禮也。宜尊爲先師。

孤家首當謁廟。其贈爵諡號諸款，仍會同擬議允當，奏請定奪。

諸大臣李希顏，王璉，梁良玉，呂律，高成寧，馮淮，趙天泰，周輅，錢鼎，劉璟

，胡傳福；劉超，王貴池等，公議殉難諸臣爵諡，開列于左：

原僉都御史景清	贈太傅	諡忠威公	原僉都御史周璿	贈少保	諡忠熹公
原兵部尚書鐵鉉	贈太師	諡忠武公	原副都御史練子甯	贈少師	諡忠定公
原監察御史連樞	贈少師	諡忠烈公	原刑部尚書侯泰	贈太保	諡忠簡公
原文淵閣博士方孝孺	贈太傅	諡忠肅公	原兵部侍郎陳楠	贈太傅	諡忠正公
原大理寺少卿胡門	贈少師	諡忠端公	原副都御史茅大方	贈太保	諡忠懸公
原監察御史高翔	贈少傅	諡忠介公	原戶部侍郎郭任	贈太傅	諡忠襄公
原禮部尚書陳迪	贈太師	諡忠貞公	原兵部尚書齊泰	贈太保	諡忠敏公
原刑部尚書孫昭	贈太傅	贈忠直公	原巡方御史王彬	贈太傅	諡忠實公
原工部御史司中	贈太保	諡忠毅公	原刑部郎中王高	贈少保	諡忠恪公
原禮部侍郎黃觀	贈太傅	諡忠靖公	原大理寺丞魏瑞	贈少保	諡忠節公
原戶部侍郎卓敬	贈太傅	諡忠清公	原都察御史謝昇	贈少傅	諡忠思公

原監察御史王度

贈少保

諡忠悼公

原遼府長史程通

贈大理寺卿諡貞愍公

原監察御史袁鏞

贈少保

諡忠哀公

原蘇州府太守姚善

贈兵部尚書諡忠桓公

原給事中戴德彝

贈少傅

諡忠稷公

原徽州太守陳彥回

贈兵部侍郎諡忠懿公

原都察御史魏冕

贈太子少師

諡忠愍公

原袁州府太守楊任

贈兵部侍郎諡忠康公

原大理寺丞鄒瑾

贈太子太保

諡忠勤公

原候補知府葉仲惠

贈工部侍郎諡文襄公

原太常寺卿盧原質

贈太子太傅

諡忠安公

原松江府同知周繼瑜

贈副都御史諡忠僖公

原監察御史巨敬

贈太子少師

諡忠獻公

原樂平縣知縣張彥方

贈副都御史諡忠成公

原國子監博士黃彥清

贈太子少傅

諡忠慎公

原青州府教諭劉固

贈太常寺卿諡文介公

原太常寺卿黃子澄

贈太子少保

諡忠繆公

原漳州府教諭陳思賢

贈光祿寺卿諡文節公

原北平布政使張昂

贈吏部尚書

諡貞毅公

原太學生方孝友

贈文林郎諡文貞先生

原北平簽事湯宗

贈副都御史

諡貞節公

原燕府長史葛誠

贈通政使 諡貞襄公

原青州庠生劉國

原漳州府諸生伍性原陳應宗林珏曾廷瑞呂賢鄒君默：以上諸生，

曾賜文林郎，諡貞定先生。

又議贈殉節諸臣爵諡：

原修撰王叔英

贈吏部尚書諡文忠公

原給事中葉福

贈兵部侍郎諡端烈公

原工部侍郎張安國

贈太傅 諡忠節公

原給事中龔泰

贈兵部侍郎諡襄烈公

原監察御史曾鳳韶

贈兵部尚書諡忠靖公

原御史鄒朴

贈副都御史諡貞定公

原兵部郎中譚翼

贈兵部侍郎諡貞介公

原御史林英

贈副都御史諡忠介公

原給事中黃鉞

贈刑部侍郎諡烈愍公

原太常寺卿廖昇

贈吏部侍郎諡忠襄公

原紀善周是修

贈禮部侍郎諡文節公

原僉都御史程本立

贈吏部尚書諡清節公

原編修王臬

贈禮部侍郎諡文貞公

原刑部主事徐子權

贈刑部侍郎諡襄節公

原刑部侍郎胡子昭

贈太子少保諡靖節公

原禮部侍郎陳性善

贈太子少師諡襄烈公

原吏部侍郎毛泰

贈太子少師諡清節公

原大理寺丞彭與明

贈兵部侍郎諡節愍公

原給事中韓永

贈工部侍郎諡端介公

原中書舍人何申

贈太僕寺正卿諡襄貞公

原浙江臬司王良

贈刑部尚書諡忠襄公

原教諭王省

贈按察司簽事諡文節公

原濟南參軍高巍

贈按察司廉使諡忠節公

原東平州吏目鄭華

贈奉直大夫諡忠愍公

原都司斷事方法

贈按察司副使諡忠宣公

原燕山衛卒儲福

贈都指揮使諡昭節將軍

原沛縣知縣顏伯璋

贈布政司參政諡哀烈公

原浙東臨海樵夫

贈號「蓋忠逸民」

原教授劉政

贈布政司參議諡安節公

又議陣亡死難諸武臣封爵：

都督瞿能

贈威武大將軍威武侯

都指揮彭二

贈威武大將軍

越薦侯俞通淵

贈襄武將軍襄武侯

都指揮謝貴

贈壯威將軍

指揮使張梟旂

贈勇烈冠軍將軍

都指揮崇剛

贈揚威將軍

都指揮使卜萬

贈昭勇將軍

指揮盧振

贈宣武將軍

都督米忠

贈昭節侯

驍騎指揮莊得

贈奮武將軍

都督余瑛

贈揚節侯

指揮使馮宣

贈揚武將軍

鐵撫司牛景先

贈勇略昭節將軍

都指揮張安

贈靖節將軍

指揮彭聚

贈宣威將軍

驍騎指揮楚智

贈奮勇將軍

參將宋垣

贈宣節將軍

以上殉難死節文武諸臣，凡妻女子媳同死者，其夫人皆封贈貞烈郡君，女爲貞君，子贈郎官，媳爲貞孝孺人，卽婢妾亦有封號。

又議崇女貞諸位仙師徽號：

第一位曼陀尼

大乘微妙自在神通衛國大禪師尊者

第二位鮑道姥

太上玄元至神至化護國大仙師太尊

第三位聶隱娘

通神入化飛劍法魔鎮國大仙師

第四位公孫大娘

神威震蕩靈烈誅邪輔國大仙師

第五位素英

玄真清化通靈妙道仙師

第六位宏黃

玄微沖化逸神妙道仙師

范飛娘

滿釋奴

女金剛

皆封女冠軍仙使

女秀才

老梅婢

迴雪

柳烟

皆封為女宣軍侍使

又議褒崇諸位顯神徽號：

文曲星景清

封為顯威討逆佑國公（立廟）

都城隍鐵鉉

封為顯靈靖逆福國公

開封府城隍唐夔

封為忠正直亮順天安民化逆侯

皂旂將軍

封為顯威蕩寇伯

又議尊崇孔子曰：參天贊化，建中立極，至誠至聖，百世帝王師。疏上，帝君聽之。於建文九年，春正月，擇吉釋菜於國學。月君冕旒袞裳，一如弟子拜師之禮。又遴委

宋和卓孝為使，齎建文帝詔，至曲阜縣闕里聖廟，恭上夫子徽號。

時當仲春之候，月君發手勅一道，諭太宗伯云：『建文四年，孤家所救殉難忠臣之女，今皆待字，已令司天監擇定吉日，將忠臣之女，配合忠臣之子，貯名玉瓶，令其拈

着自取，方爲天作之合。卿其召齊諸忠臣子，率赴闕下，選郎官二員，入廷贊禮。又發手勅一道，令女秀才往召諸忠臣之女。至期成集，月君御東殿。先是大宗伯王濂同贊禮郎官，及諸忠臣朝謁，次係諸夫人與小姐輩，皆行禮已畢。殿設龍案，上列七寶紅玉瓶，贊禮官備寫忠臣子之姓名，貯于瓶，旁設玉箸一雙。范飛娘遍請諸位小姐，次第將玉箸自向瓶中挾取，以關天緣。

第一，是鐵兵部公諱鉉之長女鍊娘，關得僉都御史景公諱潛之子，名星，字麗天。

第二，是謝御史諱昇之女，關得僉都御史周公諱璿之子，阿蠻兒，名小處。

第三，是戶部侍郎郭公諱任之長女，關得司僉都諱中之子，名縉，字天策。

第四，是郭公之次女，關得姚太守諱善之子，名襄，又名勤王。

第五，是董御史諱鏞之女，鬪得大理寺卿胡公諱閏之子，名傳福。

却說第六是鐵公之季女柔娘，與伊姊附耳私語，遂巡不前。飛娘與鍊娘掖之到龍案邊，勉強將玉箸向瓶中挾起纒成同心方勝紅綾一摺。鍊娘代爲展看，遞與柔娘，可霎作怪，殿上忽起陣旋風，刮到柔娘身邊，捲得綉裙亂颺。柔娘將纖纖玉指去掩衣袂，脫下手中方勝，被風刮將起來，在殿中盤旋蕩漾，宛如一片明霞，輕輕的飄出殿外，飛向空中，不知何方去了。月君道：『奇哉！』問是誰名字，柔娘含羞不語，范飛娘代奏是劉超。月君道：『此非姻緣也。』隨問鍊娘：『孤家看爾妹光景，必有隱情，汝可速奏聞。』柔娘把鍊娘衣襟一扯，是要姐姐不說之意，鍊娘道：『帝師之恩，同於父母，豈可隱而不告？』遂向前奏道：『妾妹子上元誕日，偶得一夢，于杏花下遇一書生，兩情相慕，年亦十五歲，係同時誕生，并爲夫婦；又訂三年後，中了探花，方行親迎之禮。妹子向妾云：若不得此書生，則終身不嫁，願隨帝師學道。』月君曰：『此必有其人也。』卽傳旨令人分頭向文武諸臣家內，問有公子十五歲者；卽刻召來。那時劉超，因

母親年逾六十，於舊歲從臨清接至濟南邸第；超之侄兒，名炎，也隨祖母而來。得了諭旨，如飛趨至闕下。時公子紛紛來者，共有二十餘人，月君召入殿內，令滿釋奴，逐個引向柔娘面前，好像官府點名，從東至西過去。落後方是劉炎，柔娘凝眸一視，兩臉微紅，雙環略側，羞澀之中，帶有思慕之至；劉炎却呆呆的站住，端詳一會，方走過去。月君隨問劉超：『汝姪兒年辰幾何，何月日生的？』劉超應道：『是十五歲，正月十五日亥時。』『汝去問今正月間，有無夢兆，可據實奏來。』劉炎隨自趨向前，把夢中曾與此小姐，結爲姻緣，備陳一遍，與鍊娘所言無異。月君道：『汝說三年後中探花一語，是何解說？』劉炎道：『這個連小子也不知，大約是夢中嚙語了。』月君道：『不然，將來亦必有應者。』隨令諭置案六張，案上都擺列着龍鳳金花燭六對，有旨：景星督師沂州，除鐵鉉長女鍊娘不行禮，餘皆交拜成婚，並賜合巹御酒三卮。於是五位公子，向上謝恩。范飛娘扶了謝小姐，女秀才扶了董小姐，滿釋奴老梅婢扶了郭侍郎兩位小姐，各立在公子下首；惟柳烟迴雪二人，扶柔娘小姐，不肯移步。月君道：『孤已知之，今

與汝二人先應佳夢，待三年後中探花，然後結褵可耳。」於是柔娘含羞向前，與劉炎並立，共成五對；贊禮官贊禮，齊齊交拜已畢。司箱，姚襄，橫兒，胡傳福，與四位小姐，各飲了合盞御酒，月君命撤了龍鳳燭，并宮錦燈籠，各十二對，香車四乘，公子小姐，同坐于內，送歸邸第。其劉炎與柔娘，不飲合盞，分送回家。（這個過了三年，劉炎十八歲，中了第三名進士，方娶柔娘成親。因其大小登科，先有異夢，人遂目爲探花郎。自宋朝設科以來，但有殿元之稱，其餘皆名進士，探花之稱，自劉炎始。）

第四十七回

幸蒲臺五廟追尊

登日觀諸臣聯韻

建文九年，春三月，大宗伯行文與沂州開府，景星接着，內開：原任兵部尚書鐵鉉長女，配與原任簽都御史景清之子，奉旨：：。景星大喜，望闕謝恩畢，卽令整備香車寶馬，錦綉旂幟，與笙簫器樂，前往濟南迎娶。都憲御史鐵鼎，亦盛具禽儀，啓知帝師

送去。月君謂鮑曼二師曰：『此已完局，可以稍慰于地下。但自起兵以後，倏忽五年，我未得省坟墓，反不能慰先父母于冥冥之中，爲人子者，于心忍乎？』鮑師曰：『向者國事紛紜，我亦未經道及。汝未彌月時，哭母甚哀，我說：兒勿啼！姑待日後，封親贈母罷。今不但拜禮，且須酌議此禮；前者敕封，是爲成神，却算不得追遠之意。』曼師道：『月君起義討賊，威加海內，而回故鄉，乃尊人未有徽號，與庶民享祭何異耶？』月君愴然淚下曰：『我爲帝師，非爲帝主，此語不可出己意。』遂作手敕一道，宣示六卿，略曰：

孤自勤王以來，歷今五載，雖建闕中原，而帝位未復，日夕靡寧，亦懷曷已。近者頻遭災禍，暫息干戈，又念及祖宗考妣先塋，向缺祭掃，荆榛不翦，隧道久矣荒涼！狐兔誰驅？幽宮定然頽壞。今寒食將臨，孤欲親往祭祀，卿等其議禮 請奏施行。

於是兩軍師與諸文武大臣等，都集建文皇帝闕下會議，高威軍曰：『帝師爲國討賊

五年，不暇省墓，今若變駕到時，滿目荒涼，能不痛心！自當褒崇徽號，建造履園，方是崇德報功之典。去歲大議褒封，何以反不及帝師之父母耶？」諸大臣齊聲應曰：「總爲勅封了府神，便自忽略過去。今須另議徽號。」呂師貞道：「某之愚見，卽用前忠正亮直順天安民之下，添入太上帝師四字何如？」諸臣贊和曰：「此不易之論也。」于是定議追崇：

始祖唐，諱介，爲文獻清忠扞謨顯烈太上帝師。

考諱變，爲忠正直亮順天安民太上帝師。

妣黃氏，爲仁孝淑慎端懿慈惠太上神妃。

祖諱遵晦，爲忠宣文靖迥道崇學太上帝師。

妣姜氏，爲仁明莊敬端純肅穆太上靈妃。

其高曾以上，不知明諱，又啓請帝師勅示。月君批答云：「曾王父諱維寅，高王父諱允恭，墳壙遠在楚之江陵，作何設主祭祀，一併議奏。」諸臣又議建立五廟于蒲白縣

之太白山，安設神主，四時禱禘，悉尊帝王儀制。曾祖高祖，俱追尊爲太上帝師。廷議僉同矣。呂師貞曰：『某尙有愚見，今日不必上聞帝師；徑先啓奏建文皇帝，請攝政相府，特頒璽書，下蒲台縣，褒崇封號，何如？』衆皆稱善。疏上，李希顏大喜，乃遣少宗伯梁良玉，司業盧敏政，齎捧玉音五道，到蒲台宣讀徽號；并勅令知縣速建寢園太廟，安設五位太上帝師神主。然後諸臣連名奏聞帝師，暫緩春蒸之禮，統俟寢園太廟成日，恭請饗行請秋嘗之大禮，庶上慰皇帝之心，下謝臣等之罪。月君覽疏畢，卽命駕詣闕謁謝。將至闕，李希顏等，率諸文武大臣，固請駕回，容臣等代謝，月君乃止。

建文九年，秋七月，蒲台縣上書政府，言：寢園太廟各工程，俱已告竣。趙天泰，王璉，先議遣梁良王，劉璟，恭代皇帝告祭，方奏請帝駕幸蒲台。月君勅諭云：

勅建園陵者，帝王之鴻施；省察坟墓者，人子之私義。今國是蕭繁，邊圉嚴警，孤家雖身往蒲台，心懸象闕。百爾臣工，其恪共乃職！一切軍機，惟副軍機高成寧是任；大司馬呂律，與學士方經，都御史鐵鼎，大司成周轅，都諫周希

刺，大將軍董彥杲，劉超，瞿鵬兒，先鋒使小皂旂等，扈從前行；餘并留守關下。慎哉，毋忽！

司天監王之臣，擇八月初二日，請帝師鑾駕起行，月君別了鮑曼三師，止帶素英，寒簧，滿釋奴，范飛娘，老梅婢，柳烟兒，及女真等二十名，自備供應，前往蒲台。劉超小皂旂爲前隊；滿釋奴范飛娘爲二隊；然後是月君鑾駕；呂軍師等，扈從爲第四隊；董彥杲瞿鵬兒，擁護在後，爲第五隊。初六日，入蒲台縣界，先是梁良玉，劉超，前來迎駕；隨後是縣令，督率士民數萬叩接，皆兩行俯伏，並不擁擠喧嘩。月君甚喜。當晚，駐駕於郊外。黎明，先至城南玄女道院，見鐘籠不改，廟貌如故。時翠雲，秋濤，已害乾血病死了，惟有春蕊，紅香，二女真，形容慘淡，向月君拜了四拜，淒然淚下。月君撫慰了幾句，徐步到公子神位之前，命老梅婢代孤家行禮；柳烟，春蕊，紅香，三人陪禮。老婢是不肯拜公子的，不得已勉強拜了，心中不忿，乃吟詩兩句云：

公子爲殤鬼，

夫人作帝王。

柳烟亦信口接下兩句云：

誰知柳市女，

得侍袞龍裳？

月君大驚曰：『柳烟柳烟，此二句，乃汝之佳識也！向者，鮑曼三師與剌魔公主皆言汝有三十年風流之福。詩本性情，機括已見。』柳烟雙膝跪下，哽咽訴云：『婢子久已身如槁木，心似死灰，若萌邪念，明神殛之。只因身受莫大之恩，所以信口道出。今帝師見疑，婢子當盡命于此。』言訖，便欲以頭觸柱；老梅春蕊紅香三人，競挾持之。月君道：『我久知汝心，所以令汝常侍左右，反謂有疑於汝耶？運數來時，聖賢不能強，汝勿短見！孤乃戲言耳。』柳烟方拜謝了。素英道：『我父親不知近日何如？求帝師差人一問，稍盡爲女之心。』月君道：『不但令尊，凡戚親故舊，都要訪

問。』

次日，入城臨御公署，諸臣朝謁畢。時合縣百姓，在外執香拜禮，月君令沈珂，凡年五十以上，給賞二兩，六十以上，減半加增一兩，并全免建文十年賦稅。隨召知縣張參入見，諭道：『昨日父老迎駕有禮，真見汝之材幹，優陞爲別駕，仍知蒲台縣事。』張參叩首謝恩。月君卽命去訪本宗及諸家外戚，張參啓奏道：『臣留心已久，不須訪得。』帝師本宗，就在勤王那年，盡遷回湖廣江陵，國舅同御弟，隨亦遷往荊州。此地出關，盡皆撤下，微臣已撥入玄女道院，原宅現今封鎖，不敢擅動。再有姚秀才，柏秀才，皆已身故；其子始而挈家遠館，隨後亦遷遠方，這個訪問不的。』月君悵然有感，信筆題五言四韻，以示臣工，詩曰：

蓋世女英雄，感生四海風。

五年還故里，萬事等衰蓬！

遼海無歸鶴，秋冥有逸鴻。

何當諸父老，詔與漢高同？

諸臣傳視已畢，咸贊帝師仙才，非大風歌可比。蒲令張參，卽請勒石，月君道：「一時之感，卿等無得譽之太過耶？」又諭張參：「孤家故宅一區，汝可改爲養老堂，歲留賦稅十分之半，爲供億之需，以示孤優恤之意，傳與諸父老知悉。」

其時樂輿仍返道院，命春蕊，紅香，隨向太白山祭掃。于次日清晨起行，滿城百姓，多追至中途，頓顙哭泣，如失父母，月君亦爲淒然。

第二日，已到太白山，行有數里，俄見茂林之內，巍然五座廟宇，甚是奇整。月君瞻望了一回，下令先到寢園。行及數里，早見長松翠柏，真好佳城也！

看看到了華表闕前，月君下了九龍沉香輿，緩步款入，直到陵前，拜了四拜。隨後素英，寒簧，滿釋奴，范飛娘，老梅，春蕊，紅香，衆女真等，皆拜；文武諸臣，在享堂下各叩首畢。月君隨御偏殿，諭諸大臣云：「自古聖賢帝王，雖僅百年之身，更難保百世之陵寢；孤家起于草莽，糾義勤王，至今大勳未集，何當先受殊恩，榮及宗社，而且僭越帝制？中心未安，應改各廟制式，如公侯之禮。」少宗伯梁良玉奏云：「自古以

來，無論臣民，凡有大造於國家者，咸得晉封王爵，追榮先代。何况帝師以上界金仙，偶臨下土，適當國賊篡逆，乘輿顛越之日，手提三尺劍，而于徒步，奄定中原，爲故主建宮闕，上尊號，不啻日月之光于萬古。所以諸大臣公議追遠盛典，稍答帝師勤勞，尙在抱歉，曷常越制。』劉璟又接奏云：『臣聞蒲台百姓，咸感帝師聖恩，如子來趨父事，以此落成甚勇；而耆老紳士，猶謂朝廷簡陋。今若復行改制，不惟衆大臣決難遵行，卽百姓亦不肯從命。』呂軍師梁良玉亦奏：『劉璟之言，皆是，伏願帝師勿毀成功，以動人疑。』月君道：『雖然孤以坤體，涼德不足以當之。』隨諭諸臣：『翌日先享始祖太廟，次高會，次祖陵；第五日中秋，適逢孤家誕日，乃祭考陵；一切儀禮，宜簡，毋豐。』諸臣依旨，自去整備。

建文九年。八月十一日黎明，月君祭享始祖太廟，冕冠珠旒，電裙雲履，服天孫開闕朝衣，執日南火玉朱圭；諸文武奔走趨踰，分班助祭。舞設八佾，樂奏九成，蓬豆簠簋，燔蕭灌鬯，一如古禮。自高會以下三廟，逐日次第享祭，不必絮煩。

十四日下午，命駕回行宮，行至半途，忽山岩上震天一聲响，轂輦轆滾下一隻斑斕大虎，頭碎腦裂，正墮在月君鑾輿之前。有兩個漢子，一瞎左眼，一瞎右眼，各手執鐵鎚，從岩際飛步而來，大呼『丁奇目；彭獨眼，迎接帝師聖駕。』董彥杲與劉超，恐是歹人，兩騎馬飛向岩前，將手中軍器逼住道：『汝輩是何人，敢來取死！』那兩漢撇下雙鎚，叉手道：『我父指樞彭聚，他父平安將軍部下前鋒丁良，與燕兵戰沒，流落在秦安州，應作獵戶，皆係不識字之人，無由謁見帝師。兩日借這捕虎，在此等候，不期那林子內，適有大蟲攔路，我二人就奮力打殺了他，恰遇帝師駕至，——此虎乃我輩有功之虎也。』彥杲等大笑，隨回馬起奏，月君即刻召見，獎慰一番，令彥杲暫收為副將。當晚宿於林上。

次日，是八月十五望日，月君五更起來，梳洗冠帶已畢，命素英寒黃：『今日孤家享祭父母，汝二人爲予之妹，禮得與祭，宜分左右行禮。』又諭柳烟，春蕊，紅香道：『公子雖無神主，然三尺之坟，幸在寢園之內，爾三人可代朕祭拜。』分命甫畢，諸臣

早已各服命服，齊候在五龍橋畔。月君隨臨享殿，少宗伯梁良玉親自贊禮，諸臣俱在殿外助祭，奏的是武功之樂，設的是太牢玄酒之儀。九闋已終，九獻已畢，百官略退片刻，然後來朝賀帝師聖誕。滿釋奴宣諭曰：『帝師以母難之辰，心懷悽惻，現在寢園，尤不宜行朝賀之禮。』軍師等遵旨，各散。

時有泰安州知州蔣星聚，疏請帝師，巡幸秦岱，舉行封禪之典。月君一覽，批示云：

虞帝東巡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所以祭嶽瀆神靈，此聖王之大典也。其後始工誇稱盛德，始有玉函金簡之名，文曰封禪，其足法乎？孤以女子之身，討逆戡亂，志在迎復建文，申千古君臣之大義，非定霸稱王，自取天下。蔣星聚之一疏，不亦愚昧之至哉！然孤家曾遊遊八表，遍歷嵩衡 峯，今泰山屬在宇內，亦不可不一登覽；但不祀天齊，竟升日觀耳。遠近州邑，皆毋得趨迎，有曠職守，自取譴責。

疏下，諸臣莫不心服。月君隨于次日，遣女健婢二名，送春蕊，紅香，仍歸玄女道院。迺命駕離了太白山，從大路進發。

不幾日，已到泰山之麓，適值天陰，下雨起來，諸臣皆請暫止山下。月君道：『雨師不欲孤家登秦岳耶？』乃策袖中神劍，望空一揮，頃刻浮雲散盡，太陽倍明，遂登山緩緩而行。至于山腰時，有雲氣出于石罅，拂面沾衣，若香烟繚繞；以手攬之，縹緲不斷。——或至濃鬱之時，則連人與馬，卷裹而行，前不能睹後，右不能見左；俄而半隱半現，時藏時顯，霎然微風一拂，卷舒淡蕩，搖曳長空，真勝觀也！自山麓四十里，方至日觀，天色已暝。月君止於觀內，諸臣皆駐下房。晚餐已畢，各自安息。

約有更餘，忽聞得遠遠喝殿之聲，月君隔垣一照，見儀仗甚盛，乃是岳庭夫人碧霞元君，前踏已進日觀闕下。元君香輿漸近，冉冉升起，素英寒質，起矚相迎。月君執了元君玉手，彼此遜順一番，然後行禮。元君尊月君上坐，月君笑道：『元君以小妹爲塵埃中富貴人耶？』乃分賓主坐定。元君欠身而言：『小女今辰赴元女娘娘之召，有失候

驚。』月君道：『誠恐煩勞震帝起居，所以不敢趨謁。又，言及東土既罹兵燹，又遭災荒，顛連已甚，尚須震帝垂憐。』元君笑道：『帝師得慈航之力，救拔一半，拗數而行，上帝亦有嘉賴。若五岳職掌，都遵帝旨，小數或可更移，大數豈可干預耶？然既承明誨，敢不盡心，仰慰慈衷。』月君隨命素英等，速具酒肴上來。元君立起身道：『此非宴會之時，小童暫別，候鶴返時，送于道左。茲有儀仗全副，稍異人間，挈帶在此，惟望帝師賜納。』便令侍女，呼喚神吏送上。月君看時，是：

風磨銅鑼兩面

電旌二枝

絳節二枝

綵旂六對

九節珠幢一對

天狐尾旌一對

羽葆一幅

霞飾四竿

錦旗二對

銷金赤幟八根

鸚鵡羽旗一對

針神綉幡四面

鯨綃旂八對

漢玉花尊一對

水銀侵古銅鑪一對
鸞氈翠蓋一柄

(柄係生成九曲藤枝)

龍女織成山河掌扇二把
(柄係旂檀香琢就)

月君謝道：『辱承賜賜，權且收下；愚妹謝塵世之日，仍當奉璧。』元君道：『不

然，正要帝師於旋躡廣寒之日，以爲前導，折取天香一枝，下報小童可耳。』月君乃拜受。元君升了香輿，便有萬道彩雲繚繞，騰于空中；執事神吏等，皆乘風霧而去。

時方半夜，太陽已升海底，月君在正閣凭欄而坐，命諸臣等，悉到東邊小閣中觀看。諸文武于夜間，都在窗隙窺觀，神明過往，總未睡覺，聞召卽至。却見閣周迴，擺設着多少儀仗，卽適所窺觀之物，各人猜想不定，看着太陽的心，到只有一二分。月君忍問諸臣曰：『海有底乎？』方經對曰：『無。』月君曰：『然則諸島皆浮于海上者乎？』方經不能對。月君又問：『日從海底轉乎？』梁良玉對曰：『然。』月君曰：『日若月諸，照臨下土，不知海底，將何所照乎？』良玉又不能答。月君又問道：『日出何處，日入何所乎？』呂律對曰：『儒家言日入虞淵，日出楊谷，經天之道，皆能言之。至于既沒以後，未出以前，從不論及。至佛家有須彌山半旋轉之說，尤非凡材所能測識；求帝師玉音，開示愚蒙，羣臣幸甚。』月君諭曰：『世界一大須彌山，而四海爲之脈絡，日日循環，轉于山腰，古聖人皆能知之，但不肯以耳目智慮所不及者，示人以疑耳。夫

豈有日月而行于海底地下者乎？諸書所云，天有天柱，地有地軸，六鯨戴峯，日出入處，海水爲焦，皆後人誕妄之說也。『諸臣叩謝奏道：「臣等雙目，無異螢光，所照者幾何。孔子見老子，尙云，某之道，其猶醯雞，何況臣等，對揚帝師之命哉？」』月君道：

『孔子與老子學問，如登泰岱，均造絕頂，而時日略有先後；及一接見，則二聖人之睿智，如以鏡照鏡，各自了然。孔子以三綱五常教天下，止就當身而論，不欲人遠求過去未來之事，所以季路問到死生神鬼不答，其所以必然之故，非不知也。醯雞之言，亦是後人造出，非聖人真有此語。』呂律又奏：『臣尙欲請問日月交食之故，求帝師指示。

』月君道：『日爲正陽，羅星則陽之邪氣；月爲太陰，孛星則陰之邪氣。無始以來，有正卽有邪；邪來改正，所以掩其光而謂之蝕也。詩經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豈非天道之應于人事者乎？諸儒言月本無光，借日始明，相對則望，交會則食；以月掩日，則日無光；以日亢月，則月如晦。夫使月固無光而掩其日，尙或可解說；若月食而謂日亢其月，則是太陽於月食之時，必反在東方，乃可相亢，有是理乎？

珠生于層屬陰，尚有光華，豈以太陰之精，而謂黑如頑鐵者乎？其有圓缺者，比不得太陽全體光明，若鏡之有背，轉側而觀，則成晦望耳。」諸臣聽罷，皆悚然奏道：「臣等空誦幾行儒書，從未與聞天道，今蒙聖諭，抑何幸甚。」月君又諭：「天道雖微，悉在儒書之內，臣等特未盡心參透耳。」諸臣又各愧謝。呂律奏道：「伏羲畫卦，天道始洩其機；然尼聖五十學易，自非臣等所能造詣。」月君道：「卿言良是。」命賜諸臣早膳，曰：「今日之游，不可無詩，孤家與卿等，聯詩以志勝概。」隨手題首二句于浣花箋，以示諸臣，次第聯成十一韻。詩曰：

一登天下小，氣壓太陽低。（月君）

雲樹分吳楚，山河辨魯齊。（呂律）

神州歸掌握，漲海出天倪。（梁良玉）

亦有龜蒙輔，如將堯舜攜。（鐵鼎）

觀凌一派外，巖簪五雲西。（方經）

翠蓋迴虛幃，霓旌繞碧溪。（劉璟）

秦松人欲折，遠柏鳥空啼。（周轅）

雷在屏岩伏，雲生下界迷。（鄒希軻）

當年封玉檢，何處秘金泥？（劉超）

有幾君王幸，曾將秦箬題！（周小處）

嵩呼聞萬歲，鳳唳下雲梯。

諸臣奏上月君，月君看了，遞與素英等。老梅婢一看，說：『這詩，比我們聯的，不過多着幾句，也不見得有甚奇處。』寒簧笑道：『只怕還不及些？』老梅正色道：『除了帝師軍師的二聯，餘外都不服。』衆女真莫不含笑。

梁皇玉等，啓請勒石，昭示來茲。月君遂令釋奴發出，並諭明日即雨，未刻乃霽，諸臣暫退，轡輿尙須再宿。

當夜天鷄初鳴，月君卽起，惟素英寒簧，非雲柳烟，侍于左右。見太陽在海中，出

，其色綠赤，其光熾赫，大若五里之城，炫目奪神，不能久視。海水湧沸，超騰巨輪者數次，——倒象太陽，上而復下，下而復上的光景。有頃，山腰吐出雲霧，溟溟漠漠，遍滿世界。時老梅婢方起走至閣前，大聲曰：『海浪已到山半，此混沌之象也！時！我曉得帝師弄道，要我哩。』月君亟召諸臣登閣，凭欄一望，但見白茫茫一片皆水，直接大海，莫不驚異。話視久之，方知是雲氣布滿，太陽在其上，光華照耀，初如銀漢之流，旋若黃河之浪，翻騰活潑，虛靈變幻，莫可端倪，真從所未睹者。呂律奏：『臣聞崑之黃山有雲海，無由得造，惟少時曾登嵩岳，則所見與今日同。以此推之，諸岳皆有雲海，黃山獨擅其名，臣不能解。』月君道：『瀑布以大行爲勝，而廬山獨著；石以壽山爲美，而青山獨表；洞以黃園爲奇，而桃源獨傳；松以峨眉爲古，而岱岳之大夫獨顯；譬如才人學士之文章，或見知，或不見知，或能傳，或不能傳，固不在乎優劣，特有幸不幸耳。』有頃，太陽行至中天，雲氣益加濃密，乍截泰山，宛然浸在洪波之內；參差奇石，奇竇偃蹇，短於矮柏，歷歷可數。老梅忽然發笑道：『其雨其雨，杲杲日出！』

素英道：『梅姐與帝師之言不驗耶？唐詩云：下方雷雨上方晴，你看山巔全無草木，雖有松柏雖奇，屈曲不盈三尺，非雨露在山半之下，不在山半之上耶？』又過片時，雲氣漸漸解散，蕭蕭斷雨，尚在飄零；半疇大陸，溝澮皆盈；喬木疎林，青翠欲滴。老梅謂衆女真道：『畢竟素英有些仙氣，我一時悟不到也。』素英道：『畢竟梅姐有些書獸，我一時看不出也。』月君亦爲之破顏。

隨諭諸臣：『前夕岳庭夫人，送孤家儀仗，明日回鑾，須往一謝。獨是天齋坐于前殿，作何行禮？卿等有能任其事者，明早先往候駕。』呂律道：『臣不才，前去整理。』諸臣方省儀仗來由；正不知典禮如何，便都隨着軍師，同至岳庭闕下。軍師閑坐清談，並不議及行禮一事。至辰刻，前隊報帝師駕到！軍師疾忙拱請，諸臣避入大門之內，令道士火速掩上。月君駕至，見闕下已閉，卽命迴轡前行。軍師等乃進聖殿，禮拜而出。

第四十八回

建文九年，秋九月，月君自泰山返蹕濟南，見各處村稼，祇好五六分收成，節屋弗撥，童叟多有菜色，心甚憫之。途間遂下敕旨，仍命周文獻，張彤，爲巡方御史，分巡各府州縣，凡欠收之處，卽在本地方發倉庫賑濟。次日，月君返駕進城，先拜皇帝闕下謁謝。早有李希顏，王璉，高咸寧，馮灌，胡傳福等，在闕下伺候，共請回鑾，臣等代謝。月君又加慰勞，方自回宮。與鮑曼二師，略述巡遊諸事，鮑曼慟嘆道：『月君一人爲國，三黨皆逃。』說未竟，曼師忽大笑道：『此爲天下者，不顧家。』適老梅婢在旁，把手來一攤，冷冷的說道：『帝師這樣快活，只可惜相公與太太，不能一見，空生了好女兒呢！』月君愀然而散。

未幾，呂軍師請以姚襄署僉憲御史，仍兼中營左監軍；沈珂署監察御史，仍兼中營右參軍。又請以彭獨眼，丁奇目，發往司關府標下，監理青萊諸郡屯田。又請以：董彥果，賓鴻，爲羽林左右大將軍；金山保，小咬住，爲羽林左右先鋒使；以：董襄，雷一

震，代彥杲，賓鴻之缺。月君皆允之。

是年冬，天氣溫燥，絕無冰雪遲遲，大風拔木，一麥皆不能長養。至來春，是延文十年，從正月朔日起，陰霧瀰瀰，直到二月三月，亦希見太陽之面，而又並無大雨。一交四月，日赤如火，煩燥之氣，不異三伏。五月間，淫淫暴雨數日，甚覺陰寒，及朱曦一出，蒸蒸濕熱，更爲鬱惱，——如是陰晴冷熱，兩二次，以此禾苗中，就生出無數虫來。那幾種虫是：

螟，螽，蠶，賊，蝗，蝻，蝻，蝻，蝻，

名曰八蜡。有嚼根者，有食葉者，有啖心者，有嚼苗者，有嚼節者，滿田之區，跳躍飛騰；百姓號哭遍野。月君卽命取綉花針三千，送進內宮，盡吞入腹，用鍊劍之法，在丹田內鍊了十二個時辰。卽傳百官赴闕，隨駕至上清觀行香。月君朝見玉帝，不服袞冕，仍用瑤台裝束。

是日不排鑾駕，只御小轎，滿釋奴，范飛娘，乘馬爲前導；素英，寒質，乘車隨後

文武大小官員，皆扈從至清觀閣下。月君下盤，步入升殿，行九拜禮；百官在階下，賭拜禮畢。月君出露台，東隅南向坐定，命滿釋奴，于車中取出一湘妃竹方桌盒兒，令兩行文武接看，認是何物。諸臣看遍，不敢輕對，惟周恕奏道：『看月五線絲縷，但寸寸截斷，不知有何妙用？』月君道：『是絲也。卿等試探斗取一把來。』周恕隨舒右手，向盒內一抓，急得攢眉放下，五指多刺出血來，——諸臣皆含着微笑。月君諭道：『此三千綉花針也。朕在丹田，鍊成如絲，能刺人咽喉，貫穿腸胃而死。若拋向百萬軍中，立時可殲；但有干天怒，必遭極罰，永劫沉淪，不可見赦。今惟用以殺戮害苗之虫，一針可殺數千，三千神針，可殺無量恆河沙之虫矣。朕志在救民，雖有譴責，亦所甘心。』諸臣等皆叩首，咸稱：『災者，民生劫數，天地不能自挽，佛顏帝師道力維持，卽上帝好生之心也。與天合德，國家幸甚！』月君乃步至院中，仰天一看道：『必須高台，方可行法。』隨在素娥手中，取過一幅五彩蛟綃帕，望空一擲，雲騰霞湧，忽爾現出一座九仞危台。月君冉冉而升，立于台端，向南又拜九拜。素英雙手捧着朱盒，喝聲：

『起！』那盒兒端端正正懸空，起在月君面前。遂將左手一齊抓下，向着四面八方，分勻洒去；彩絲萬道，如日芒射目，不能仰視。月君喝令：『神將隨着，俟蟲滅盡收繳。』那三千綉花針，都飛向各處有蟲的所在去了。隨收了法術，諭令京尹高不危，行文曉諭百姓知悉，不消兩個時辰，諸蟲殺盡；然已經受災，也只好救得大半。月君還宮之後，又下詔蠲免稅糧三分之一。

至建文十一年，正月朔，百官朝賀元旦，月君廷諭諸臣：『歷年災荒，今歲青黃不接，小民何以爲生！卿等其敷陳良策，以濟時艱。』大臣方欲奏對，早有弱冠六人，整齊齊，同跪在丹墀下奏道：『臣等不揣無知，公具一疏，是爲災荒的意，伏乞帝師聖鑒。』月君視之，却是開設三科以來所取的進士，已經除授紫微省學士之職：

一，殉國戶部尚書陳迪之子，名鶴山。

一，殉國都御史茅大方之孫，名添生。

一，殉節給事中黃鉞之子，名瓚。

一，殉難青州教諭劉固之孫，名炎。（卽劉超之姪）

以上四人，皆向在國學讀書，從前兩科及第，均授爲侍讀，及撰文學士之職。

一，殉國教授有聰陳希賢之子，名略。

一，殉難濰郡庠生呂賢之弟，名儒。

以上二人，同來應試，近科取中，已授侍講，兼修史學士之職。

當下范飛娘接上疏章，月君披覽一看，敬陳救荒籌餉之末議。大意說：朝鮮國歷歲大稔，斗米三分，可以告糶。又日本，紅毛，琉球，諸國，豐富甲于海南，可以借餉。一則使知聖天子行宮已定，一則使之知燕逆殺巢有日，一則使之知帝師威靈無遠弗屆。將見諸蠻，必相率來朝，奉表納貢，凜遵正朔。其告糶借餉細事，奚待言哉！月君卽以疏示大臣，并諭道：『凡殉難忠臣，皆天地之正氣，所以後嗣，莫不英秀駿發，這疏大爲有理。』大臣看畢，奏道：『但恐隔海遼遠，旣不能應我之需；而且蠻性劣黷，又

未必能遵我之令。古來班超，傅介子，立功異域，豈可輕言！」高咸寧奏：「臣觀諸小學士，既能具疏，必能出使；海道雖遙，風順亦駛，似不必豫慮及此。」諸學士齊聲應道：「臣等實願身任使事，方敢具疏，豈有打諸空言的理！」大臣等，又奏：「他國無妨，若日本倭奴，爲我殲滅者十萬，彼既挾此大忿，恐難乎爲使。」呂律進言道：「大臣所慮，豈不周至？然從來遐方荒服，不率王化，必經撻伐而後來庭；今以畏威之後，而示以懷柔之義，臣料倭奴稽顙向闕無疑者。」月君道：「大臣老成持重，兩軍師果斷明決，諸學士又皆才氣超羣，正宜使于四方。」遂而諭：呂儒，黃瓚，爲日本國使；陳鶴山，茅添生，爲紅毛國使；劉炎，陳略，爲琉球國使。又諭高咸寧道：「若朝鮮國使，非卿與全然，不可。」咸寧遂與諸學士，皆頓首遵命。時全然參軍登州，又加銜爲黃門侍郎，以重使事，自有該衙門行文去訖。

到初六日，月君發下聖書，高咸寧呂儒等接受了，拜辭闕下，取路向登州進發。時日本國，遣下海鯨船，最爲穩當，各天使揀了一隻，同出海洋，全憑南針所指而行。

先說朝鮮，卽高麗國也，在遼之南境，而遼亦與山東，隔海相對，路爲至近。不幾日，早到。高司馬同黃門，隨下驛館，有通事人，先來稟候。高咸寧朗聲諭道：『大明天子有詔，可速傳報國王，出城來接。』通事疾忙報知國王，國王李鈞，卽刻排駕，率文武諸臣，直到驛館，接到天朝詔書。高司馬全侍郎，捧詔先行，國王與衆陪臣在後，至正殿上，開讀詔書；國王執圭，陪臣等皆執笏跪聽。詔曰：

朕以元孫而承高廟之祚，正祖德洪庥，皇威遐暢之日，四海颺然，兆民胥悅；豈庶孽跳梁，乘輿遷播，幸賴女真人帝師，戮力勤王，旌旗所指，山岳震迭，忠臣義士，向慕景從。今已鼎定濟南，不日歸膺大寶；掃清燕薊，朝足可待。只爲近來荒旱頻仍，虫災沓至，暫釋兵戈；國餉雖曰無虞，黎民間有菜色。聞爾朝鮮外邦，歷歲阜成，十文斤米，茲特遣正使少司馬高咸寧，副使黃門侍郎全然，齎銀五千，易穀十萬。爾王素守臣恭，諒無遐糶之政；夙敦隣誼，定懷將伯之心，

誓指山河，永爲藩輔。欽者，毋忽！

建文十一年正月

宣讀詔書已畢，國王聽了，心甚疑惑，暫請天使出宿公廡。次日，國王與廷臣先行商妥，然後請宴于正殿，讓二位天使南向而坐，王北面相陪，大臣四員，從旁側席。樂奏三闋，酒行九巡。有王之宗室李煌，素有威望，先啓問曰：『舊年詔到，稱永樂七年，今年無二日，民無二王，聖人之言也。然時有互變，勢有相扼，則九州之內，常有數王，豈止二王？然雖有數王，而其實則一主也。如周末有七國，而夫子尊周；末三分，而朱子王蜀；歷代皆有正統，餘則爲閏。若同姓相爭，如梁元帝之與西東王，其爲王爲寇，事跡甚明，安在爲二王也？』又一臣曰魏宣，向稱博瞻，而有才辯，接口應道：『天使高論，自合至理。但爲寇爲王，皆實有其主。今則徒設虛位，而謂之曰帝，下民何所瞻仰，青史何所考證乎？』咸寧厲聲對曰：『此無君之言也。唐中宗播遷在外，綱目大

書某年帝在某處，此時連虛位皆無，何晦菴以行在與之？爾之言，真無君也！」魏宣報愧不能答。國王見二臣已屈，莫有啓齒者，乃從容豫色而言曰：『從來乾剛坤順，陽長陰消，中國與復帝位，豈無幹旋造化之男子，而以一婦人爲帝師乎？寡人不解，敢以相問。』高成寧正容對曰：『周家肇基王迹，推本姜嫄；文王政行江漢，首化關雎；武王亂臣，邑姜亦在其內；故孔子曰：有婦人焉，推之二氏。則大士爲諸佛之師，玄女爲天仙之長，斗姥爲列宿之尊，卽漢之班昭，尙且爲六宮之師；何況天朝帝師，道統三才，德崇千劫者乎？』全然大聲抗言曰：『朝鮮國王聽者！若論我帝師之道，則上媿唐虞；帝師之德，則遠侔鄒魯。兵法陣略，雖孫吳管葛，僅堪爲弟子；文章詩賦，卽李杜歐蘇，不足爲衙官。至于神通廣大，能使乾旋坤轉，海立山飛，呼氣而日月倒行，揮手而蛟龍遁伏，真開闢以來，無上之神聖，豈以人世之帝師爲榮？不過欲復建文之位，申大義于千秋耳。今不佞觀國王氣色，于三日內半夜，後宮常有火災，燒死宮女兩名，焚毀宮殿兩間，幸得王之愛妃福大，火得以熄，而反有大喜之兆。如此等事，我帝師於萬里之

外，慧照所及，皆已豫知也。國王矍然，心中半信半疑，沉吟了一會，高威寧全然，遂辭謝而出。

國王李鈞，謀于羣臣，皆言俟三日後，其言不驗，彼自羞慚，臣等可以折服他矣。國王卽下令，後宮三日之後，夜間不許點燈，酉刻便睡，違者斬首。

到第三夜，國王幸愛妃鳳氏宮內，秉燭清談，竟欲坐至五更，看火災回自而起。到了亥刻，覺神思有些困倦，乃呼小監，取本日奏章來看。只見二疏皆時閱完，寫了批語，心中私喜道：『已過半夜了！』隨手揭下疏尾浮簽。愛妃取來，回榻煤上燬之，霍地卷起，感到梁間，拉拉雜雜的燒將起來；頃刻，烈焰轟天，風火交熾。國王抱了愛妃，疾忙奔出。火勢大了，宮中沸亂，內監人等，只顧得引了后妃逃避，沒有個來救火的。直到西邊一宮，忽有紅光沖起，火勢遂滅。原來此宮是國王第二個愛妃金氏所居，正在分娩，因地一聲，宮人隨報火已熄了。金氏大喜。內監報知國王，國王又驚又喜。時百官聞中失火，皆在外庭。

天已將明，國王隨命排駕，親到天使公廡。高句馬全黃門疾忙出迎，國王握了全然之手，太息道：「先生真神人也！前言一些不謬。且喜後宮得子，敢請天使，屈留三日，過了湯餅會，寡人親送起身。」說完，匆匆忙忙的回宮去了。咸寧等倒免不得一番慶賀。

國王邀請湯餅會後，又復設宴送行，五千白金，厘毫不收；輸谷十萬石，差人隨天使送至登州交割。先附謝表一道，仍約至來歲進貢。咸寧等，謝別了國王，共是十一個海船，乘着風便，星夜進發。二月初旬，已到登郡，打發夾使日回，遂到濟南復命，把前事備奏一番。月君慰勞道：「可謂不辱君命。」遂下敕詔，將十萬谷石，只揀有災地方，委員發賑。黎民歡聲載道，漸有起色。

不意五六月間，瘟疫大行，凡患者，昏昏冥冥，但覺頭腦脹悶，旋大如斗；少則七日，多則九日，裂出黃水而死。京尹高不危，亟爲奏聞。月君與鮑曼二師面議，曼尼道：「鮑道長向有藥艾，一灸卽愈，何不取來普施？」鮑師道：「你又來了！我那靈艾，

只治外症，不治內疾；亦且沒有得存了。」曼尼說：「我知道，畢竟是龍女有恙，然後肯授與人醫好了，成爲夫婦，可以索謝。如今是窮百姓，便捨不得哩！」鮑師道：「這團若尼，害失心瘋了！倒在光頭上燒一炷兒，先治你一治。」劍仙等皆笑。

忽女金剛傳進京尹高不危密疏，言有一道姑，何來女，身穿棕籬衣，手持小金翹，在市井游行，見患疫病者，隨翦棕針與之，不過寸許。——初病止用一莖，病至五六日者，亦止三莖，煎湯服下，遍身汗出而愈。今現止于臣府衙門之前；小民來求棕者，不可以數云云。月君道：「異哉！何來此真仙也？」忽又傳進呂軍師奏摺，亦言何來女治疫神效，百姓都說是帝師化身，來救我們性命，要向闕下叩謝云云。月君謂鮑曼二師曰：「此仙真隱匿姓名，致使庶民歸德于我，豈可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卽當親往謝之。」鮑師道：「且緩，彼必變化而來，待我也變化而去，看他一看，確是何仙，先爲帝師致意，然後去謝何如？」月君道：「如此，就煩師太太一行。」

鮑姑卽變了個老婆子，隱出宮門，走至府前，見無數人圍繞着一個老道姑，紛紛擾

擡，在那裏求取棕針；給了的，都跪在地，口呼帝師聖號，磕頭而去。鮑師遂鑽入人叢中，注目一看，認得是何仙姑化身。那道姑一見老婆子，也識得是鮑仙姑，卽化道清風而去，祇留下竹杖一根，插在地內，頂上挂着棕籬衣，并小金剪，中間懸着一扇紙牌，上寫着「何來女治大頭癩。」衆人不見了道姑，都埋怨着老婆子，說是他身上臃腫冲犯了。有的就去搶這件棕籬衣，只離着半寸許，再也抓不着；有的就去拔這竹杖，恰似有根長在地下的，莫想動得分毫；又有人抬着桌兒檯兒，爬上去取棕籬衣時，那竹杖長有數丈高。鮑姑道：「列位不用胡鬧，待我來取。」就將竹竿輕輕一拔，担任肩上任走，衆人一齊拉定，忽然連這老婆子也不見了。這些衆百姓，個個暴跳，急得沒法，各自怨恨走散。

鮑姑一徑回到宮中，將情由細說了，月君道：「仙姑是何意思？」鮑姑道：「仙真濟世，只是自行一點慈悲，以挽太和之氣，而洽上帝之心。若使人知道姓字，則與凡夫之沽名釣譽者何異？所以化身而來，被我識破，卽斂跡而去也。」曼尼道：「你看他句

句含着譏諷，說帝師爲國爲民，四海皆知，是沾名釣譽哩。『月君大笑道：『我在塵寰，未能免俗，聊復爾爾。今日請教，既有棕箋衣，何以救人？』鮑姑道：『我有妙法，但要老曼尼也學得何仙姑，隱姓潛名，便可做得來。』曼尼道：『他也只得潛名，不會隱姓；我這尼字是本等，去不了的。』鮑姑笑道：『這就稱做曉來尼罷。』月君也笑道：『我知道師太太之煮，要化作何來女一般形像，去完成此功行。』鮑姑道：『然也。還有說焉：這個大頑癩，傳染得遠，我意須得聶隱娘，公孫大娘，素英，寒簧，與我分行五郡，是不用變化的。惟帝都之內，百姓已經認識仙姑，請曼師變了他的現象，到各坊街上去救濟方好。』曼師道：『好，來難我！我不曾見他形狀，怎樣的變得來？』月君道：『本城是要師太太去完局的。』鮑姑道：『我若不難他一難，就到別處，也要自己露出光頂，不肯變相哩。』月君道：『棕箋只有一件，如何分得各府？』鮑姑道：『剪做六塊，就是。』素英即取剪刀翦時，竟似鐵鍼一般，那裏翦得動一根。曼尼向着鮑姑道：『我看你嘴舌，近來倒強。』就一手把竹竿上挂着的小金翦，取來一翦，便翦了數

根下來。月君道：『且不要剪壞，安得六把剪刀分與各人呢？』曼師道：『我的法子，比鮑老媒好些！竟翦下棕針來，把錦囊盛着，懸之竹竿，便是。若剪做六塊，像什麼樣？』鮑姑笑道：『到底魔尼有些賊智。』于是採取五根竹竿，把棕簍細細翦來，貯以龍女絹函；又照樣寫下何來女紙牌五面，一并懸諸竿上。鮑姑取了翦剩的棕簍，與原竹竿並小金翦，化作何來女的容貌，曼尼道：『如何恁樣醜？看待我化個俊俏些的。』却就變了真何仙姑的法相。——曼尼向袁州，隱娘向登州，公孫大娘向萊州，素英向青州，寒贊向東昌，鮑姑是濟南本郡。——月君道：『我尚有數句話兒：是要表明何仙姑救世的意思。』遂援筆疾書一偈云：

何仙姑，何仙姑，棕簍倒着下蓬壺，

翦盡千絲與萬縷，齊人縮了大頭顱。

月君各與了一紙云：『待治病完日，可從半空丟下，無使世人歸功于我也。』曼師等各別了月君，用五遁法出宮而去。

只說鮑姑，返向南宮外進城，衆人見了，踴躍懽忻，個個來求靈籤，就是沒病的，也要求兩莖去作預備。鮑姑宣言道：『我看大衆，將來要傳染者，我方與之。』霎時間，或已病者，或未病者，就剪下了好些棕針；其求而不給者，到放心，是不害瘟疫的，也有喜之不勝。隨又到府前，及各衙門首，站立一回。不兩日，而合城已遍。乃拋下柬帖一紙，百姓看了，却又猜是帝師，遣何仙姑特地來救他們的，家家設了寶位，祝誦聖號，焚香頂禮，——無異名公鉅卿，倩人屬文，而反受美名，與提筆者，全無干涉。鮑師又到四鄉村堡普施後，巡歷各州縣地方，查瘟疫重者，先行濟救。每到一處，必照樣留下柬帖一紙。越欲表明仙姑道行，百姓越歸功于帝師，不必說了。直至兩月有餘，方得周徧，瘴氣全消，簞針已自窮盡，只剩得領邊寸許的椿兒，担在肩上，取路而回。不意中竹竿中空掣去，鮑姑仰首一看，却是何仙姑在雲端拱手說道：『殘簞合應見還。』鮑姑急忙升起空中，欲爲帝師致謝，仙姑化道金光，竟向東海上飛去。

第四十九回

鄭亨爭將當先喪律

景隆充帥落後褒封

濟南一府，管轄三十六州縣，是最有名的大郡，那傳染瘟疫的地方，共有二十九處。鮑姑遍處救療，兩月有餘，方得告竣。回到宮內時，曼師等五人，皆早已歸來了。鮑姑把何仙姑取回棕簍情由，說了一遍。曼師道：「我回來時，見泰山脚下，坐下老婦子，指着我說：『這個仙姑，是假的。』我就說：『這老婆子，也是假的。』大家一笑，就向我討了剩的棕針兒去。」素英，寒寶，公孫大娘，聶隱娘，齊整道：「怪不得我們路上回時，有個病老婆子，說他一家，有若干人害病，剛剛與我們剩下的棕針兒數目相符，都被他討了去，原來也是仙姑化身了！」月君道：「這是仙家至寶，如何肯留下？今日黎民得以更生，皆大真人之力也！」遂即盟空拜謝。

却說燕地災荒，止有三年，建文十年，一年，却是大稔的。探得濟南凶荒如舊，

又有虫災疾疫，李景隆就密奏燕王，請平濟南。燕王大喜，于建文十二年，春二月，召集武百官諭道：『淵者，天心眷朕，連年豐豫，乘此天氣融和之日，正宜掃清妖寇，鞏固皇圖。爾等文官，其各敝陳方略，武官均經戮力疆場，誰能身任其責者，朕不惜茅土褒封。』李景隆卽出班奏道：『臣屢次遣人探聽，妖人兵死于疫，民死于荒，乃天亡之日。微臣不才，願率兵前往討賊，克日蕩平，以報皇恩；并請飭道士爲護軍，破其妖法，則烏言之衆，不難一鼓而殲也。』鄭亨奏道：『從來邪不勝正，那怕他妖法？微臣不須奎道人幫助，陛下發精兵三萬，誓必生擒賊首，獻俘闕下。』二人爭執起來，皆願立下軍令狀。燕王道：『你二人皆有將才，朕當並用，看誰應先往？就在朕前圖定。』鄭亨圖得先字，心中大喜。燕王隨加封大將軍職銜，並命武康伯徐理之子徐海，應城伯孫巖之子孫爰，爲副；番騎指揮黃信、薛應爲先鋒，使撥兵三萬，令其先進。又命李景隆道：『汝可協奎道人，帶領精兵二萬五千，隨後扎定寨柵，爲遙應之勢。如鄭亨奏捷，汝不得前進爭功；如鄭亨有虞，可星夜赴救，一面奏聞，朕卽撤回，並將前去兵

將總着汝統領。」二人頓首受命。燕王又罵諸臣道：「爾等食君之祿，但知保戀爵位，及至臨事，都像木偶一般，嘿無片言！足見這幾篇爛時文中的舉人進士，是全不中用的。汝等每日所辦之事，皆胥吏所優爲，要這些咬文嚼字的何用？」諸臣面面相覷，俯伏請罪。燕王叱退諸文臣，密諭鄭亨道：「武定一州，乃青齊之門戶，今彼重兵，却全在濟南，是賊不和所守也。兵法云攻其所不守，朕今令齊王高煦，率兵出德州，以牽制之，使彼不敢來救；勝則合攻濟南，易如覆瓿耳。」鄭亨奏道：「陛下指授，真神算也！」燕王卽命欽天監，擇定出師之日，整頓糧草，揀選兵馬：先是鄭亨前進，攻取武定州，李景隆又隔了兩日，始行發兵，日行三十里，故意落在儘後。

這個信息，已星飛報到濟南關下，月君乃會集文武計議。呂軍師奏道：「兩日探報，燕將是鄭亨李景隆，先後進兵，隔着三百餘里。二將並用，定不相能，可以計破。獨是德州三岔道上，又有高煦駐扎，牽制我師，返爲勍敵，必須分兵交應。」說猶未畢，高軍師奏道：「臣料燕兵不敢進攻青齊，必先加兵武定，臣願前往迎敵鄭亨，當彼一面

。』呂軍師道：『如此極妙。少司馬此去，相輔而行；若易破即破之，直逼景隆之寨；若有互相持定之勢，待我殺退高煦，卷甲襲之，鄭亨必然大潰，然後合兵進戰。景隆擊子，魂胆先禡，直如破竹耳！』諸大臣皆服。月君獎諭道：『軍師之計甚當。救兵如救火，其星夜調發，勿使有警邊圍。』隨退朝回宮。

次日黎明，兩軍師赴演武廳，諸營將士，皆會齊聽點。高軍師的六員上將，是：

瞿鵬兒

雷一震

卜克

楚由基

郭開山

孫翦

呂軍師六員上將，是：

小皂旂

曾彪

劉超

阿蠻兒

董肅

葛纘

餘皆留守京師。大將軍賓鴻進稟道：『兩軍師今臨大陣，何不用着末將？』呂軍師道：『京師爲根本重地，非將軍與董將軍，老成練達者，不可留守，自宜後生盡効力疆場耳。』賓鴻又稟道：『小將有子賓鐵兒，年方十九，膂力武藝，却也與小將差不多，願隨董小將軍同作前驅。』呂軍師道：『將軍既有令子，可與董小將軍，便作先鋒。』

賓鴻大喜，隨呼鐵兒上前參見。二位軍師，看那小將軍，真個英勇！……賓鐵兒橫着大刀，向上聲喏，如半天起個霹靂，衆軍皆大驚。阿蠻兒一躍至前，把手中大刀，擲于地下，向軍師道：『小將願與他比試刀法。』賓鐵兒隨手把阿蠻兒大刀提起，等個輕重，道比己的輕些，就列個門戶，把撥風刀輪動，大呼道：『你來，你來！』阿蠻兒拾起大刀，踏進一步，賓鐵兒側身一轉，就便交鋒。劉虎兒卽輪動青龍偃月刀，半空一隔，橫進身子，攔住道：『不許，不許！』賓鴻亦上前喝罵鐵兒，呂軍師亟呼至台前彷彿道：『諸位將軍，一心爲國，皆我股肱，難分彼此。若是爾等廝併，則是未殺敵人，先傷了自己手足，有這等好勇無知麼？』董彥呆道：『快來同向軍師請罪。』於是劉虎兒一手拖阿蠻，一手拖着鐵兒，大家朝上聲喏告罪，軍師又誠諭了幾句。賓鴻又令兒子，呼阿蠻兒爲兄，拱手相笑，方各歸隊伍。二軍師點兵已畢，各統一萬五千健卒，分道而進。

且說高軍師，統率部下，到武定州時，燕軍纔出上谷郡，遂使離城四十里。按五行

陣法，列着七個寨，厲兵秣馬以待。至第三日，燕兵將近，郭開山請率一軍，擊其先鋒，殺他個下馬威。高軍師曰：『勝則固好，倘有挫衄，則搖動全軍，不若以逸待勞，伺其動靜而後破之。』次日黎明，燕將先鋒薛鹿童信，領兵三千，搖旗吶喊，直逼高軍師營前，擺開陣勢，隨橫手中兵器，大罵：『餘生草寇，尙敢抗拒天兵？快來獻首！』濟南諸將，早已戎裝冠帶，一聲炮响，大開營門。雷一震正要出馬，其部下冷話，挺手中槍，大叫：『割雞焉用牛刀？』高軍師亟令止之，一騎馬已飛出陣，與薛鹿童相迎。奮力交戰，來往盤旋，約十餘合，爭禁得薛鹿童番鎗，神出鬼沒，霎時間，刺中咽喉，死于馬下。鴉兒大喝一聲：『番賊不要走，我來也！』薛鹿童方欲迎敵，童信躍馬大呼：『待我來斬此賊。』薛鹿童回到陣前，看他兩人交戰。

原來童信力氣極大，能開百石弓弩，矢無虛發，番將中最有名的；獨是武藝不精，上了戰場，倒覺差些。使的鉄槊，是件粗夯軍器，那敵得鴉兒這枝賽溫侯畫戟？他恐怕真輸了不好看，就虛喝一聲，策馬佯敗，從刺斜裏馳去。鴉兒見他手段生疏，驟馬趕

上，董信急掣雕弓，輕扣金鏃，翻身一箭，喝聲：『着！』鵬兒猛聽弓弦响，閃軀一躲，戰馬前蹄，忽打個雙蹶，箭已從上過去，鵬兒遂乘勢倒在地下。董信只道射翻了，勒馬跑回。鵬兒見他馬到，從地上一躍而起，董信人馬皆吃一驚，畫戟早已刺入，董信措手不及，竇貫腰脇，死于馬下。薛鹿大呼奔救，鵬兒就躍上董信戰馬來迎。雷一震一騎飛到，鵬兒大喝道：『好漢子，怎肯兩人併你這番狗種！』遂自勒馬回陣，讓雷一震與薛鹿交鋒。大戰六十餘合，不分勝負。天色已晚，兩邊各自鳴金收軍。

鄭亨下令道：『我們軍士遠來，營寨新立，賊人必來夜劫。』遂撥兵馬四面埋伏，直至四更方息。軍士方睡未醒，濟南兵馬，已在營前搦戰。鄭亨急開營門，命諸將迎敵。有少年將軍徐海，當先出馬，大罵：『草寇死在旦夕，尙敢闖轅門？』楚由基更不打話，縱坐下馬，撥手中戟，即便交鋒。徐海如何抵得，戰不幾合，返厲聲大喝道：『看鎗！』把鎗一幌，拍馬而逃。由基却不追趕，即拈弓搭箭，較正後心射去，但見兩脚翻空，馬馳人墜；燕陣上孫艾薛鹿二將，齊出救回。由基大呼：『賊將休走！』就飛馬來

戰薛鹿，戰約三十來合。由某見他武藝精強，要把金僕姑來了當他，卽佯敗下去。薛鹿想鎗法不弱于我，如何就敗？方勒馬回來：由某神箭已到，正中護心鏡上，噹的一聲，火光迸散。薛鹿疾忙歸陣，向鄭亨道：『賊將勇銳，正不可小覷也！』鄭亨聽了這話，狠不耐煩，隨叫小軍，『取我大刀來，我當親自斬之。』卽飛馬到陣前搦戰。高軍師見是主將，就呼卜克孫翦附耳授計，——如此如此，二將領命。卜克先出交戰，但只招架，更不還兵，有十來回合，敗下去了。孫翦如飛出馬接戰，也裝個不能抵敵的光景，不十合，又敗回了。——鄭亨正要冲過陣去，忽本營內鳴起鑼來，乃撥馬回陣，問道：『爲何收兵？』薛鹿道：『小將恐元帥恃勝冲入敵陣，遭他的暗算。』鄭亨呵呵大笑道：『若如此畏首畏尾，怎能殺寇成功？』薛鹿道：『據末將看來，適纔二賊，就是誘敵之計。』鄭亨亦不答應，氣忿忿歸入帳中。兵士見主將不悅，各自埋鍋造飯，吃得飽了，且去安息。

薛鹿密呼牙將，傳令部下道：『主帥既無良策，又拒忠言，今賊人，必來劫寨，

豈敢晏寢？人不許卸去戎裝，馬不許卸去鞍轡，整候半夜嘶殺。『那些番兒們，見衆軍都睡了，要他獨自嚴警，反生怨恨，又不敢不遵，只得枕戈而待。』

纔到三更，忽聞喊殺連天，砍入營寨，前隊是步兵，雷一震，郭開山，統領；用的都是火箭火弩，火槍火炮等器械，又用株檮蘆葦等物，灌滿硫黃，扎成三頭列炬，只向燕軍寢臥之處擲去。一時營中，真正如魚游沸鼎，逃生無路。薛鹿連忙綽槍上馬，向中營來救時，後隊瞿鵬兒，卜克，兩員大將，統領馬軍齊到。薛鹿料道不能爲力，招呼部下番兒輩，從暗中逃去。鄭亨驚醒得來，手足無措，綽刀在手，望後營突烟而走。却有孫翦在頭等着，劈心一槍刺死，割了首級。徐海箭瘡將危，不消說得；孫艾亦死於亂軍之內。燕兵三萬，除二千番將得脫外，餘不滿數百人，逃得性命。高軍師大勝收軍。

忽報西北上，又有燕兵殺來，高軍師亟命瞿鵬兒，卜克，向前邀戰。却是自己旂號，違勒定了兵馬。那邊來將，也只道是燕兵，先是寶鉄兒四馬向前一認，方知是瞿卜二將軍，就合兵一處回來。未幾，呂軍師大隊兵馬皆到，咸寧接着，問道：『先生來何神也』

！』原來高煦隨從行間，戰功最大，燕王曾許立爲世子，後乃止封齊王，其分藩地方，已爲月君所取。高煦屢言愿自請兵克復，燕王偏信了訛傳之言，道是妖法利害，因此不許，只教他率兵牽制，去助他人成功，——不消說，是不忿氣的，而又不敢違拗父命。但只點兵二千，撥與部下偏將王斌，盛堅，二員，前往屯札，嘗當作虛應故事一般。剛立了寨柵，早被賓鐵兒，董熹，兩個猛虎，徑冲營門，殺得大敗虧輸，逃回德州，並無阻礙。所以呂軍師兵馬來得這樣迅疾。——當下兩軍師，互相執手，大家把破敵情由，細說一番。呂軍師贊道：『厚兄用兵，仿鬻淮陰，小弟甘拜下風。』高軍師着寶鐵遊了幾句。孫翦方把鄭亨首級獻上，呂軍師道：『可懸之營門外，以辱燕師。且屯駐軍馬，遣馬靈前往打探，然後進取。』

却說薛鹿，領了番兒部落，奔逃出營，在黑影裏一口氣，走有五十餘里，幸得後無追兵，方敢歇下。令番兒們，於各村堡擄些牛羊雞豚之類，并宰疲馬十來匹，架起火來，略燻一燻，大家吃了些。正要起來，見有五六百逃命的敗兵，倉皇奔來，就招呼在一

處，徑投李景隆大寨，將鄭亨不聽良言，以致喪沒，並自己番部全師而返的話，佈告一通。景隆問：『鄭亨何在？』有逃兵答應，已被殺，李景隆大喜。隨令書記修表具奏：鄭亨剛愎自恃，全軍盡復，不惟喪身，而且辱國，并寇勢方張情由。又附薦薛鹿忠勇可任，乞加陞獎，以勵軍心。星夜遣人飛奏燕京。燕王覽表，大駭，遂加封李景隆爲右國公征討濟南大帥，賜黃金白銀，并千里馬，上方劍，出誅關外；封薛鹿爲左將軍，世襲都指揮使，賜金盃銀甲，雕弓宛馬；封奎真爲通玄敷教輔國大真人，護軍仙帥，賜宮錦八卦仙衣，鍍金如意玉柄塵尾各一；又命驍騎平燕兒，指揮滕黑六，內監朱狗兒，三員上將，各統馬步精兵三千，前赴李景隆軍前助戰。

第五十回

蒲葵扇舉掃虎豹游魂

赤鳥鏡懸驅魍魎幻魄

話說馬靈，探得李景隆按兵不進，已經飛章請旨，遂徑向燕京打聽。不兩日，回報

有個奎道人，敕封爲護軍仙師，現今又選將添兵，特賜李景隆黃庵白賊，帶征濟南情由，備細說了。呂軍師道：『我當退舍以待之。』咸寧問：『何故？』軍師道：『這道人必有邪術，非堂堂之師也。若無法破他，軍心惶惑。古語云：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亂，如今離城已遠，倘有疏虞，難免旃靡轍覆。今我意背城立寨，靜以待之，然後相機而行。』咸寧道：『果有邪說，不妨表請兩位仙師到此，則破之如反手，何至不戰而退乎？』諸將皆以爲是。呂軍師道：『不然，帝師從不許用道法者，恐人誤以爲邪說也；若不棄于萬不得已，未肯輕試。故必須略見一陣，方可表請。是藉以破彼之法，非卽以此破敵之兵。今尙未見得，何敢遽奏？且今者，并非我去侵他，得尺則尺，進寸則寸之時，但要殺得他片甲不存，亦何論地之遠近，與兵之進退哉！老子云：知雄守雌，可通之兵法，吾意已決。』遂下令旋師撤兵，退回四十里，謂咸寧道：『帝師七星陣法，微不便于退兵，今當別創營寨，用四象之制，而變通之。』遂傳下將令，令瞿鵬兒，雷一震，宿鐵兒三將：各領兵二千，結一大寨於前；郭開山，曾彪，葛纘，各領兵一千五百，結

一大寨于後。高成寬寨，居中之右，命卜克，孫翳，黃竊，領兵三千爲護衛；呂軍師寨，居中之左，劉超，阿蠻，領兵二千四百爲護衛。又命小皂旂，楚由基二將，各領兵三千，再退三十里，分東西各立一寨，中間讓開大路；既便于前軍之退，又可邀截追兵；并授以密計。餘軍盡遣退入城中，協助道臣高官，嚴備守城之具。衆將軍正不知呂軍師如何作用，惟有各去遵令行事。布置已定。

不幾日，哨路兵卒，飛報燕軍將次到了。呂軍師令將鄭亨首級，高懸營門左側，用粉牌大書：「鄭亨賊首，李景隆亦照此榜樣。」遂傳下暗號，若一聲炮响，後軍速退，中軍隨行，前軍爲殿；如有倉皇爭先者斬。

當晚有燕軍先鋒薛鹿，統領着三千番軍，只距着二十里駐扎。次日清晨，李景隆大隊到來，呂軍師登台，用千里鏡一照，見軍都是皂色旂幟，素粉畫成魚蛇星斗之形。高成寧道：「軍師之見良是，此誠妖術也！」遂又審諭諸將：「若在陣上交戰之時，聞鼓聲卽退，違者梟首。」

少刻，飽餐戰飯，兩陣對圓。李景隆與奎道人，並馬立在營門，見對營一根長木竿，上挑着個首級，中間挂着一面粉牌，寫着十二個大字，看得明明白白。大怒罵道：「誰敢如此大胆？拿這賊軍師來，碎屍萬段。」那時薛鹿，要顯材能，就搭弓扣箭，較親射去，把懸着鄭亨首級的繩索，劈中射斷，那顆頭顱，滴溜墮下塵埃，——軍士齊聲喝采。薛鹿乘此一風，躍馬向前，將鐵矛指着對陣罵道：「敢有不怕死者，速來納命！」寶鐵兒那裏忍耐得住，舞刀縱馬，直取薛鹿，薛鹿看不在眼，用手中槍逼住道：「不直得殺你這小厮，快回去換個好漢子來！」寶鐵兒道：「我不斬你賊頭，誓不回馬。」薛鹿大怒，舉手中矛，在鐵兒刀刃上，用力向上一劈，心前刺；鐵兒側身躲過，滾風刀乘勢砍下，薛鹿疾忙招架，險些兒砍着左肩，心內很吃一驚，方知是員猛將。——兩邊一來一往，戰有十多合。奎道人見薛鹿不能取勝，拔出佩劍，向空書符，呂軍師望見，亟爭擂鼓。鐵兒忘記了是退兵，則道是催他殺賊的意思，就使出個解數，兩脚踢着鐵鐘，將小腿肚用力夾住馬脅，飛迎薛鹿。兩馬方交時，他就一蹬跳在地上，那戰馬如擡電

的，突跑過去了。薛鹿眼明手快，刺斜一槍刺去，鐵兒閃却，就地滾進，滾滾刀正迎
着馬後腿，一掠，兩蹄平斷，薛鹿掀翻在地，隨後一刀，斬爲兩段。忽聞自己營中炮聲
一聲，烈風驟起，黑霧彌空，燕軍大隊，奔殺過來，方道是退兵，就揮着大刀，如飛
奔走。原來鐵兒從小學得諸般走馬走案，一日能行三四百里，頃刻趕着大軍，善走好馬
騎了，與鵬兒，雷一震，合力殿後。時諸將見烟霧內，毒蛇怪獸，張牙舞爪者，不計其
數，向前吞噬，燕軍又乘風掩殺，莫不棄甲曳兵，倉皇逃命；幸虧呂軍師紀律精嚴，又
是豫備着退走的，不敢十分潰亂。早有小鬼旂，楚由基兩路兵，合來接應，方得盡奔入
城。二將見不是勢頭，亦各分東西沿濠而走。吊橋下東有郭開山，西有會彪接着，皆用
強弓硬弩，逆射燕兵，大聲喊：『將軍等快入城！』李景隆與奎道人趕到時，軍已退完
，吊橋亦已拽起，城門緊閉，堵口內排列着火炮打將出來，只得退回二十里扎住。

軍師點查人馬時，死者不足百名，傷者四百餘名；鵬兒與楚由基，各中了一箭，
會彪傷了鳥槍，幸俱不得致命。就喚賓鐵兒至前書問道：『汝纔歷行間，何敢貪戰，擅

違我令？」喝令刀斧手，斬獻首級。劉超，雷一震，小兒旂，阿蠻兒，齊來跪稟道：「違合理應伏法，但有斬薛鹿之功，懇賜寬宥一次。」高軍師飭諭鐵兒曰：「從來王法，或可少貸，軍令不容少緩，孔明揮淚斬馬謖，不得已也！今汝年少無知，我今爲請軍師免死記過，異日立功贖罪。」鐵兒稟道：「小將臨行時，父親再四囑付，豈敢故違將令？只因酣戰忘懷，還記着兵以鼓進之言，所以決意要斬他是實。求兩位軍師，看我父親之面罷！」呂軍師道：「這句話，大誤了！汝父親若有違令，亦必斬首，豈有徇情之理？汝果係認錯了鼓聲，或者倒可恕得。權且記着，發賣軍棍八十。」打過三十，諸將又來叩求，始行釋放。隨草疏章，遣馬靈赴帝師闕下，奏請仙師駕臨，破賊妖法去訖。

時已日暮，但見愁雲疊疊，毒霧漫漫，把一座武疋州城，罩得似黑漆燈籠，半空中神呼鬼嘯，人心未免惶惑。兩軍師帶來衆將，親自撫慰百姓，登城巡視。到夜分時候，忽聽得獵獵風生，太空掃淨，現出半輪明月，聶隱娘，與公孫大娘，與馬靈，從空而降。兩軍師大喜，就請兩位劍仙到公署坐定，細述一番。隱娘道：「明日交兵，看他是何

邪術，自有法破之。」就命小皂旂，阿蠻兒，劉超，賓鐵兒，四將：點選精健馬兵六千，聽候交戰。

却說奎道人黎明起來，見青天皎皎，紅日將升，老大着驚，向景隆說：「妖婦已在城中，可速催後軍來助戰。」景隆道：「何見得？」道人說：「我昨晚發遣無數神兵，從空佈滿雲霧，罩定城池，使彼胆裂心碎，即可殲滅；今已雲消霧散，我知爲彼所騙也。」景隆道：「有法擒之否？」道人曰：「正要他來，省我多少氣力。」早有飛騎來報，朱軍等兵馬，前站已到。景隆大喜道：「不必傳催而至，可以滅此朝食矣。」就會齊大隊人馬，直臨城下，大肆辱罵。二位劍仙，哈哈大笑，率領四將，出城迎敵。李景隆命軍士，退至平原，嚴陣以待。賓鐵兒縱馬橫刀，飛馳來往，大叫：「獻首級者，速來交手！」燕軍道：「此卽斬薛先鋒之賊也！」諸將皆懷懷然不敢出戰。內監狗兒大怒道：「朝廷養你這班狗將官何用？」遂自手舞雙鎗，飛馬直取鐵兒。鐵兒笑道：「你鷄巴頭先割掉了，如今該割你的驢頭哩！」狗兒大罵：「你這小哈巴狗兒，不要走！吃我

一鎚，打介肉醬。』鐵兒輕輕隔過，潑風刀劈臉相迎。——兩人鬥到間深裏，燕陣上千軍萬馬，看得眼花，莫不喝采。惟奎道人一雙賊眼，只注射在對陣上兩位女將，雖然不甚分明，但覺的風韻飄飄，有出塵之致，心中想道：『這又不是青州的妖婦，我且拿他來，試試探戰祕訣，豈不暢美！』遂默默念動真言，頓然烏天黑地，無數奇形怪狀的神鬼，從空飛至。道人劍尖一指，燕軍便沖殺過去。鐵兒見當頭有赤髮青面的婦人，舉金杵打將下來；雖然胆大包身，心中也自着急，唐幌一刀，敗陣而走。劉超疾來接應。時李景隆大隊人馬，勢若海潮湧至，隱娘恐軍士亂竄，隨手撒下一幅白綾，化作一座白石長垣當住。兩位劍仙，各祭起飛劍一柄，誅殺空中神鬼，但見如穿梭一般，真想斬得一箇。公孫大娘就在袖中取出煉成的法物，望空撒起，都顯出神將，剛敵得住，那座白綾化的石牆，又爲奎道人所破，燕軍直掃進來，諸將不能抵敵。隱娘即指揮飛劍亂砍燕兵，不期奎道人手中，有個小棕桃，舉起來向空一洒，散出幾點紅星，不知不覺的兩把飛劍，登時墮落塵埃；三連連幾酒，無影神將，亦紛紛墜下，正是米豆竹枝等物。濟南之

軍，大敗虧輸，各自逃命。呂軍師早已命雷一震，郭開山等，出城接應，奈雲霧中，兇神邪煞，都揮的長槍利刃，只在頂門上盤旋，誰敢交戰？只辦得走路。公孫大娘着了急，把劍在地上一劃，湧出一道長川，驚波駭浪，如雷霆霹靂，燕軍納聲喊，大家勒住了馬，諸將方得收住兵馬入城。二劍仙且站在對岸，看奎道人時，將手中棕拂在葫蘆內一蘸，望着川中洒去，却是數點赤血，仍然現出平地。二劍仙心下已有分明，竟隱形而去。

且問奎道人，用的是何法術，這等利害？原來只算得鏡花水月，一派虛晃的光景，然却是採不得，撈不着的，所以劍法的神劍，也不能斬他。那些虎豹熊羆，長蛇封豕，都是攝來的魂魄，有虛形而無實的，雖然舞爪張牙，却不能拿攔人吞噬人的；那些虛神厲鬼，却是追取魑魅魍魎，魑木怪的精氣，有幻影而無形的；手中執持的兵器，縱是些敗草殘枝，只好侮弄人，也不能傷殺人的。無奈不知就裏，卽有賞獲之勇，孫吳之知，也要被他嚇得沒命的走了。就是他葫蘆內洒出的東西，係娼婦的月經，及產婦的惡血

，至污極穢，略沾一點，鬼怪卽現原形，神仙便落塵埃，任憑通靈法寶，一切皆壞。——乃至道人立意要破月君道法的，可可的劍先葬了隱娘，公孫大娘的兩柄神劍。

當下兩劍仙，一徑回到帝師宮內，將前項事情，備細說了。又道：『非鮑二師，不能破他。』曼師道：『又來了！若沾染了這樣穢物，如何回得南海。』鮑師道：『你這學玄功的，惹着了些，只怕有門地洞，也沒處鑽哩。』隱娘道：『非也。太陽一出，魍魎亡魂；罡風一扇，鳥獸爲灰；二師有此兩件法寶，所以破得他。』鮑師道：『雖然，話說得好，但恐我亦烏鑽，纔升起來，就沾污了些兒，豈不把我純陽之寶，登時化作濁陰，墮入塵垢！』曼師道：『且住！我的蒲葵扇，乃是先天所產之金芽，乃或未及煽動，先被他洒着了些，那時化作枯枝，再從何處生活？』老梅婢在旁，忽接口道：『怎麼婦人的東西，是那樣的髒？像我不嫁人的，也還潔淨些不？』月君道：『童女童男的精血，在我之身，總在潔淨，若一沾染到人身上，也就是這樣了。』曼師道：『你看帝師，且不講退兵之策，學了這些亡國之

君，還在這裏講經說法哩。」衆位仙師皆大笑。鮑師乃扯了曼師，拿了寶劍，各御輕風，徑往武定州去。

且說呂軍師，正在那裏計點殺傷軍馬，忽見四位仙師，齊齊來降，隨恭請至玉帳上座，率領諸將參謁。鮑師卽諭兩軍師，傳下將令，於黎明整備交戰。不意二三更天，各營將士，多害的頭眩腹脹，上嘔下泄，動彈不得。鮑師巡視一遍，諭軍師道：「此中了鬼魅陰邪，與虫蛇的毒氣，我有良方，可以使之頓愈。」是那幾味：

蒼朮

白芷

雄黃

木香

檳榔

官桂

甘草

名曰通靈七聖散，立刻遍賜諸營將士。計點未病諸將，止雷一震，郭開山，孫翊，小皂旂，劉超，阿蠻兒，六員，軍士止八千有奇。當下瞿鵬兒稟道：「小將未曾害病，何故不在點名之列？」軍師道：「汝箭瘡未愈，與病相等。」鵬兒哈哈笑道：「再中一箭，也無妨。」楚由基大聲道：「小將尚在善射，今返爲賊人所射，若不出戰，豈不貽笑于天下？願與盟將軍充作前部，卽死無悔。」于是害病諸將，皆踊躍而起，願以死戰。軍

師大加獎諭，仍以理勸道：『箭瘡痛在一方，可以勉強，病則傷我神明，周身皆乏，如何使得？』露娘道：『軍師之言甚是。』于是止令八員上將，各率健士一千，隨後呂軍師出城前進，天尙未明。

燕軍因連日得勝，都安心酣寢，才得醒來，忽聞震炮一聲，敵人已壓營而陣。李景隆大驚道：『這強賊竟是百折不回的！今日務必殺他個盡情。』俞命將士結束，破敵之後，方許早膳。奎道人說道：『元帥分付，諸將統率弓弩手當先，不用挑戰，但看狂風四起，便冲殺過去，用弩矢亂射之。』諸將遵令，大開營門迎敵。濟南陣上，瞿鵬兒，寶鈺兒，兩將齊出，痛罵：『景隆逆賊，我今拿來，剖你心肝，喂飼犬豕，以泄天下蒼生之恨。』景隆忍耐不得，正要令狗兒出馬，道人急止道：『來了，來了！』早有一陣狂風，刮得飛沙播土，卷過對陣，無數惡獸，從風猖獗。時四位仙師，都在城樓上觀看，曼尼道：『我就是這樣一扇，把燕軍都化作飛灰，好不？爭奈帝師，婦人之仁，不肯一時決絕！』卽騰身半空，取葵蒲扇兒，輕輕兩扇，狂風倒轉，燕軍不能冲進，那些虎

豹犀象，都刮在東洋大海去了。道人着急，又掣取寶劍一揮，霎時間黑雲毒霧，遍空湧起，冥冥中無數凶煞邪鬼，直扑到陣上。但見鮑師的赤烏鏡，翼翼飛騰，光芒四射，無異太陽當天，山鬼駭遁，種種變幻伎倆，倏然盡滅。呂軍師在將台，親自撥棹而鼓，八員上將，抖擻精神，領着一班貔貅壯士，掩殺上去。李景隆急令放箭，如雨濺般射來。小皂旗，楚由基部下，也都是弓弩手，兩邊對射，互有殺傷。——相拒一個時辰，差不多箭都完了，然後交鋒混戰。逾時，燕兵比南軍多，有三四倍，皆係關西健騎，驍勇無比，拚命惡戰，三進三退。奎道人沒奈何，得又作邪法，呼遣真正神鬼來助戰時，却見四位仙師，在敵樓站着，都不敢進，隨風而散。瞿鵬兒，寶鉄兒，又見破了道人的法，便奮勇插入中堅，直取景隆，萬衆披靡。景隆大駭，幸得家將高雲，黃鳳，躍馬爭持，只一合，高雲被鵬兒刺個透心，黃鳳被鐵兒斬去半個腦蓋，景隆乘間脫去。那時燕軍腹中饑餓，又不見了主將，就如山倒一般，望後便退。呂軍師擂鼓愈亟，將士是他餐過的，愈加買勇，直殺得燕軍棄甲拋戈，斷頭截足，流血如渠，積屍遍野。朱狗心保護有

李景隆，望北而逃，見奎道人，早已先走在大路上，呼疾道：「元師快走，貧道有法治之。」將劍尖指着長林喬木，飛畫靈符，中念念有詞，唱聲道：「疾！」……

